武俠世界
$2.00
788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幸運鈔票**　馬雲·著



金錢到底是萬能抑或萬惡，那就要看運用得是否適當。但無論如何，鈔票却是接觸人手最多的東西之一。因此，每當一張鈔票到達你手上的時候，除了看到它表面的價值之外，你有沒有想到它可能沾滿了血淚？也許它能帶給你意想不到的幸運，「幸運鈔票」就是一篇令你驚奇的故事，是期刊出，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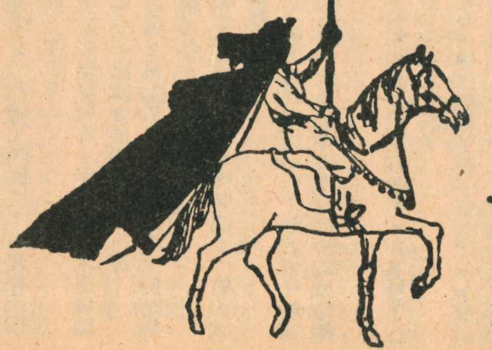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78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幸運鈔票

一張鈔票

又是一年了！

農曆新年是中國人心目中最重要的節日，街頭巷尾都可以聽到一片恭喜發財之聲，尤其是在此時此地，每個人都對金錢那麼重視，因此「恭喜發財」四個字便成爲最受歡迎字眼。

是的，錢，在今日這個世界裏，毫無疑問，佔了首要地位！有人爲了錢而打生打死，也有人爲了錢而去搶去刼，更有人爲了錢而殺人放火！

拜年時孩子一聲「恭喜發財」，你就給他們錢——利是錢！

孩子們接過了紅封包之後，也開始懂得用小手摸觸一下，看看裏面是硬還是軟；硬幣頂多是一元或者五角，軟的紙幣起碼亦有五元。因此，生活在這個都市裏，不但成年人講錢，孩子們也懂得錢的重要！

當然，人是須要生活的，既然要生活，就必須有錢；多些錢生活便可能過得較好一些，少些錢就可能要過得艱苦一些。所以人們便迷頭迷腦地，千方百計的想盡辦法，希望多賺一些錢。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事，只要用的是正當手段！

但是有人偏偏爲了錢而不擇手段，巧取豪奪，貪而無厭！於是悲劇亦往往由此而發生！

幾番追踪

×　　×

陳大新是個小商人，他有二個兒子，一個十歲一個八歲，分別叫大寶，二寶。有朋友開玩笑地問：「爲什麼不把他們改名爲大寶和小寶？」

陳大新會很坦白的回答：「老妻喜歡女孩子，她希望再生養一個，可惜目前還沒有辦法可以控制生男或生女，萬一再生個男的，我便只好叫他三寶。」

家庭計劃指導會主張每對夫婦只生養二個孩子，如果每對夫婦都接受勸告，一定天下太平，可惜像陳大新太太這樣的人太多了。於是人口膨脹問題令到專家們爲之頭痛不已！

大寶和二寶也像其他孩子一樣，每逢農曆新年都可以拿到不少紅封包。

但是，今年他們兄弟二人却因爲這些利是錢弄出了一些小麻煩來！

陳太太是個迷信的舊式婦人，所以年初三不出門，習俗上稱這一天是赤口，一家四口便只好躲在家中。

午間飯後，陳大新一位商業上的友人石宗明夫婦前來拜年，陳氏夫婦照例茶烟招待之外，還語貴吉祥，奉上全盒！

石氏夫婦亦照例給予大寶和二寶兩封紅包。兩個小鬼頭一摸，是軟的紙幣，心中大喜，人家未走，已急不及待地入房拆開紅包細看。

石氏夫婦走後，大寶和二寶揀着父母不注意時，悄悄跑到鄰近玩具攤檔去，買了一副足球機回來。這些東洋鬼子的出品，一副廢鐵竟然索價三十大元。兩個小鬼每人出資十五元，本來是相當公道的，但返家之後差點給母親揍了一頓！

還好父親保駕，說這是新年頭，孩子的利是錢是他們自己的，他們買些玩具玩玩何必太認眞？

大寶和二寶玩了大半天，晚飯後連電視也不看了，躲在睡房內又重燃「戰火」——再玩過！

豈料陳太太還未有空好好的坐下來休息，門鈴又响了起來！天將黑了，今天年初三赤口，怎麼還有人來拜年？——陳太太心裏想！

她從門眼望出去，意外地竟是石太太！

石氏夫婦午間來過了，石太太爲什麼現在又來過？奇怪！

當時陳太太心目中只以爲石太太可能午間前來拜年時漏掉了一些什麼東西，但是她今天執拾家中客廳時並未發覺人客有東西遺下，因此陳太太難免感到滿腹疑團！

陳太太開門讓人客入來，石太太臉上堆滿了笑容，先問：「吃過了晚飯吧？」然後又問：「大寶和二寶呢？」

石太太並非陳家常客，所以石太太這種關懷親切的口吻令到陳太太又是呆了一陣！

但在禮貌上她還是要回答對方的，於是她說道：「孩子們在房間裏玩！」

石太太立即開門見山地笑笑說：「陳太太，有件事眞不好意思！」

陳太太再度感到驚愕不已！到底有什麼事會「不好意思」的？眞叫陳太太無法可以想得通！

「今天午間我來府上拜年時，不是給了二封紅包嗎？」石太太說。

「是的，你已經給了孩子紅包了，你眞客氣！」陳太太以爲對方健忘；可能她以爲未給大寶二寶紅包，現在補送來。

但是石太太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起來是怪我自己糊塗，我一時把紅包弄錯……」

「弄錯了？」陳太太又是一怔！

她心裏難免會想：親友們歷年來給二個孩子紅包眞不知有多少，但從來未聽過有人說弄錯了的。到底錯在那裏？

有一種人眼角生得高，給孩子們的紅包也分輕重；也有一種人喜歡用交易方式——你給他們孩子多少，他還是照數封回給你，不多不少！

現在石太太說弄錯了，是封多了還是封少了？

陳太太立即把孩子叫了出來，石太太立刻迎過去，笑口盈盈地問：「大寶二寶，阿姨今天給你們的利是錢呢？讓我看看可以嗎？」

兩個孩子，不知內裏，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陳太太在旁對孩子說：「所有的紅封包都拿出來，讓阿姨辨認辨認！」

孩子們還是弄得一頭霧水，但結果還是照母親的吩咐去做了！

石太太面色尷尬，陳大新只招呼了一句，便全神貫注地看他喜愛的電視節目。他不大注意這位女人客的奇怪舉動。

等到二個孩子把所有的紅封包搬了出來之後，陳大新才開始注意這件事！

石太太又急忙先作了一番解釋：「是我一時糊塗，我一時大意把一張寫了個電話號碼在上面的鈔票，封進了紅包裏去，後來才發覺。眞不好意思！」

在馬路上遇見一個多年不見的故友，彼此交換地址電話，此乃常見的事；有時手頭上沒有紙張，往往亦會順手把對方的電話號碼記在鈔票之上。等到返家時，却又忘記抄錄起來。這種事情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是見怪不怪的。

但好像石太太現在這樣，爲了追回一張鈔票，而跑到朋友家中來騷擾，却是罕見的事！

還好陳氏夫婦是相當開明的人，尤其是陳大新，他曉得有些商務上的朋友十分重要，有一個電話號碼可能影响到一百數十萬元的生意亦不足爲奇。於是他也動手幫着石太太把孩子的紅封包逐一拆開檢閱。

但是，紅封包裏大部份是一元硬幣，五元紙幣只有數封而已。

石太太小心檢視那些五元紙幣，卻沒有一張是寫上什麼電話號碼。

石太太開始由不好意思而變得焦灼萬分，她問孩子：「你們有沒有出過街購物？」

二個孩子還未答話，陳太太便搶先替他們答道：「是的，今天這兩個小鬼曾悄悄溜落街去，買了一副足球機回來玩！那張鈔票可能就此用掉了！」

石太太那失望的目光中，又現出了一綫希望，說道：「孩子眞乖巧！」她又拍拍大寶道：「來吧，帶阿姨去，如果能找回那張鈔票，我再送一樣好玩的玩具給你！」

像大寶二寶這年紀的孩子，別說有人肯送玩具給他們，如果有錢的話，寧願不買糖吃，也喜歡多買玩具回來玩的。

於是，在陳太太的陪同下，大寶二寶就帶着石太太到鄰近一處攤檔去，那是專出售兒童玩具的街邊檔！經營者是一對年過半百夫婦。

這對賣玩具的夫婦以爲又有生意上門了，笑口盈盈地招呼他們！

陳太太簡單道明來意之後，石太太就接着補充說：「如果你肯讓我找回那張五元紙幣，我除了光顧你購買一樣名貴玩具給孩子之外，還可以多送你一些茶錢，以示謝意！」

那玩具商道：「這是小事，何必客氣？請你等一等，讓我搜搜錢袋再說！」

商人的妻子感到奇怪，過來對她丈夫耳語道：「那張鈔票一定是甚有價值的，找到了，也不會就此交還給他，明白嗎？」

商人低聲道：「何必貪這些……」

妻子捏了他一下，商人立即不敢作聲！

最後，商人終於對石太太說：「對不起，可能是找續時給人客拿掉了！」

石太太看見了剛才的情形，覺得商人不老實，立刻摸出一張百元面額的鈔票來，揚了一揚，說道：「那不過是一張五元紙幣，你得到它也沒有用，何不用它換取這一百元？」

商人的妻子說：「太太，你以爲我們不想賺你這一百元嗎？可惜我們根本找不到那張寫了電話號碼的五元紙幣。」

商人也順手把揀好的十多張五元紙幣逐一給石太太看。

石太太也老實不客氣，看看鈔票正面，也看看鈔票的反面。

結果，眞的是沒有一張是寫上了電話號碼的。甚至數目字也沒有。

這是新年，銀行每年年尾例必發行一些新紙幣，目前這些五元面額的鈔票都是新的，自然沒有任何字跡留在上面。

石太太十分失望！

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把那張百元大鈔納入手袋中，回頭對陳太太道：「對不起，我不該騷擾你！」

陳太太道：「大寶二寶雖然今天到這裏買過玩具，但是，他們未必就用你給他們那張五元鈔票，我的意思是：你可能把那張五元鈔票給了別的孩子。」

石太太苦笑道：「陳太太，我不怕對你說吧，五元一個紅封包我不是隨便給孩子的，既然數目有限，我自然會記得一清二楚！」

那商人感到迷惑地瞪住二位太太，他忍不住問石太太：「到底那張鈔票有什麼用處？」

石太太不高興地盯住他：「那只是一張幸運鈔票，我有了它，打麻將就逢打必勝，你要它沒有用的，你再想清楚吧！」

商人苦笑道：「我根本未留意到這麼樣的一張鈔票。現在也找不到。可能是找續給別人，亦有可能根本未收過這麼樣一張鈔票，否則，我沒有理由不賺這九十五元的。」

陳太太也覺得玩具商人言之有理，用五元鈔票換一張百元面額的，實賺了九十五元，有什麼生意好賺得過這些？

因此，陳太太盡了最後努力，回頭再問大寶：「大寶，記清楚點，買足球機時，你用什麼鈔票？」

大寶說：「我用一張十元的，一張五元的，弟弟也是一樣，我們每人出資十五元。而且，我記得清楚，我們二人的五元鈔票都是拆了阿姨那封利是的。如果阿姨所講的幸運鈔票就是我們其中一封紅包，那麼，我肯定是給了這位伯伯！」

石太太苦笑道：「那的確是一張幸運鈔票，你們回去再找清楚，找到時打電話給我，我保證再送一個大禮給你們！」

這話也等於對那玩具商人和他的妻子說，他們當時都站在檔口之前。

陳太太邀石太太返家小坐，但石太太說：「我那裏還有心情？爲了這張鈔票，老石跟我大吵一頓，他在家中一直生氣！」

陳太太勸慰她道：「何必爲這些小事生氣？朋友的電話號碼而已，如果在電話簿中查不到，大可以輾轉向其他的親友查問一下！遲早總可以查到的。」

石太太說：「如果那麼簡單，我們就不必鬧到天翻地覆！」

「很重要的朋友麼？」

「是的，老石自小玩大的朋友，戰時失散了，前幾天在街上見面，於是他寫了一個電話號碼在老石的一張五元鈔票之上。但老石返家後忘記抄錄起來，我封紅包時欠缺五元紙幣，一時不以爲意，順手取了老石的五元紙幣過來。等到剛才返家時老石左搜右找也找不到，這才發覺是我糊塗！」

陳太太問：「沒有其他朋友可以查問一下麼？」

「如果能夠查問得到，那當然簡單得多了，我們又何必爲此而吵到天翻地覆？」

「這件事雖然不是我的錯，但我卻爲此而感到抱歉。」陳太太說！

「不！是我不好，卻跑來麻煩你，眞不好意思。」石太太道：「我不到府上去向陳先生道歉了，請代我致意吧！」

「不要客氣！」

雙方面就此分手！

石太太心裏想：怎麼不是你的錯？如果你家教嚴謹一些，孩子們不會隨便拆紅包的，那五元紙幣就決不會流出街外了！

石太太心裏雖然怪責陳太太，口裏卻沒有理由去怪別人的！

陳太太帶着二名孩子返回家中去了！石太太雖則沒有埋怨她，她的內心也實在感到有點忐忑不安。老實說，如果老石夫婦爲此而吵咀，陳太太眞的寧願她給孩子的只是兩封一元硬幣的紅包。

至於那個玩具商人，他那貪婪的妻子這時才回頭問她丈夫：「那張鈔票呢？」

「我怎麼知道？」玩具商人說，「做了大半天生意，你也看見的，找找續續也不知多少次了，天曉得有沒有把那張五元鈔票找續給別人麼？」

「把錢袋給我！」玩具商的妻子伸手把帆布袋一手搶了過去！

玩具商人看來相當尊重他的妻子，雖然有人說這是怕老婆！

他沒有理會鈔票的事，忙於招徠過路的孩子們。他十分了解，孩子們這個時候口袋裏最多鈔票，只要他們喜歡的玩具，一定會買。

也正因爲這樣，他們夫婦二人才會揀着這

新春假期裏，家家戶戶忙於拜年之際，站在這裏展開喉嚨拚命的希望多做一點生意！

玩具商的妻子心裏一直以爲那是一張「錯體鈔票」，否則不會這麼值得重視的。石太太剛才肯出到一百元換回那張五元鈔票，相信它的價值必在千元以上。——她這樣想。

於是，她把鈔票都傾倒在地上，蹲着一張一張的小心檢閱。

她自以爲十分聰明，每張五元鈔票都小心翼翼地查驗一番！

忽然之間，她想起了「財不可露眼」這句警惕性的說話。

她草草將其他鈔票塞回錢袋中去，手上只揀出十多張五元面額的鈔票，準備回頭慢慢的，再逐一細看分明，看看其中是否有一張「無價之寶」！

但是，就在這一剎那間，她感到有些不妙！眼看有二名飛型青年男子由那邊走過來！

她立刻順手把一疊揀好的五元鈔票，塞回錢袋中，拚命死攬住那些錢！

她希望二名青年的目標不在他們這裏，但是，刀光一閃，一名青年已揮刀撲來，吆喝道：「不要動！我們只要錢，不要命！如果你敢叫，我就殺你！」

那個玩具商人已經發覺了，立即揚聲高呼：「打刼呀……」

他的妻子卻嚇呆了，因爲那把利刀就在咫尺之間，隨時可以把她刺殺！

另一名青年男子非常有默契！強行動手去搶！

婦人死拉住錢袋的挽帶，卻給持刀的刼匪一刀削去，帆布挽帶折斷了，二名刼匪順利得手，飛也似的，橫過馬路逃去！

由於那二名亡命之徒突然之間橫過馬路，以至一些正在行進中的車輛紛紛停下來，以免造成傷人悲劇；同時那玩具商人眼看血本無歸，也拉破了喉嚨大叫起來！希望因此引起警察的注意！

但是附近並未見有警察出現。

突然之間有一輛銀灰色的汽車，響着號角，越過了火位，直衝向那邊路旁！

這車子本來是尾隨在一列行進中的汽車後面的，由於走在前面的汽車突然停了下來，它差點撞到前面那輛汽車的後面去！

也因爲這樣而引起了車中人的注意！

銀灰色汽車是鐵拐俠盜呂偉良那一輛特製的車子；當時呂偉良正跟他的愛人迷你女賊林愛莉在車子裏。他們約好阿生在一間飯店裏進晚餐。

年初三，雖然許多機構仍在休假，但是阿生是國際特警隊長，隨時都會被召返總部去。今天也沒有例外。較早時他們通過了電話，約好黃昏時候一齊共晉晚餐的。想不到呂偉良的車子剛經過附近，卻遇上了這宗事件。

別的事情呂偉良也許可以不理，但是提到「打刼」他就不能不理。

不要以爲他是著名的鐵拐俠盜，他就會同情別人去打刼；相反的，他對那些刼匪恨之入骨。

所謂盜亦有道，過去呂偉良在江湖上所作所爲只是刼富濟貧的事情；刼的是貪官汚吏，奸商僞善之輩，對一般正當人家絕不過犯。而且做的盡是大買賣，決不貪這雞零狗碎小財！

因此，當年一提起「鐵拐俠盜」四字，那些貪官汚吏以及不義之輩，便會喪膽！

這些日子以來，呂偉良已很少跟警方爲難了；相反，他卻爲了好朋友夏維探長的特殊關係，而往往站在警方那邊！

當然，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爲他唯一的愛徒阿生現在已身爲國際特警隊長。

但無論如何，市民們都知道「鐵拐俠盜」這四個字，代表了勇敢和正義！湖海中人亦往往在這大名面前敬畏三分！

剛才呂偉良坐在汽車裏聽到前面有刼案發生，立刻示意林愛莉把車子開上行人道，以避免前面一列汽車的阻攔！

後來他們都可以看見二名刼匪沿住馬路旁邊急急逃走！於是林愛莉便不顧一切，把汽車沿行人道開了一程，越過了其他車輛，一直追上去！

林愛莉的駕駛技術十分高超，加上沿途響號示意迴避，所以並未出了亂子！

但是，那二名在逃的刼匪卻誤會他們是警探，急忙分頭逃亡；一個繼續往前逃向人叢中，另一個卻逃進了一條橫巷去！

林愛莉一邊把車子煞停在路旁，一邊對呂偉良說道：「我開車追前面那個，你下車追逃入橫巷那個吧！」

呂偉良非常有默契，車子還未完全停下來，已推開車門跳下車去！

只見鐵拐連點，單足輕跳！一條身形如箭似的，飛進了一條橫巷中去！

橫巷裏面燈光昏暗，加上又窄又髒，呂偉良雖則極快，到底還是遲來一步，轉眼之間，已失去了那刼匪之所在！

林愛莉一邊拚命按號示警，一邊沿住馬路把車子衝前！

忽然之間，後面又響起了一陣「嗚嗚」的警車號角聲！

一輛警察巡邏車不知從何處而出，節節追來！

林愛莉全心全意去捉那刼匪！卻想不到警察巡邏車加速越前，把她的汽車截停在路旁！

林愛莉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但無論如何卻也不能把車子撞上去！

一名警長好不威風地從警車上跳了下來，一邊好整以暇地掏出記事小册，一邊走過來！

他盯住林愛莉斥道：「你嫌命長麼？這樣開車就算你們自己不撞死，亦會撞死了別人的，你到底懂不懂得開車？」

林愛莉心裏生氣，眼看要抓住一名在逃刼匪，卻給這糊塗之輩破壞了！

因此她老實不客氣地反問那警長：「你們剛才躲到那兒去了？要不是瞎了眼睛，爲什麼街上發生刼案你們也懵然不知？」

警長呆了一呆！

在他的當差生涯中，除了上司之外，從未有普通市民敢對他如此無禮的；相反只有人對他打躬作揖。因此她難免對林愛莉多看兩眼！

另一名警員這時也從警車上跳下來，如臨大敵的，引得途人圍觀如堵！

林愛莉知道這時候離開追上行人道去，不但沒有把握再找到那刼匪的踪跡，同時亦可能引起眼前這警長的誤會，說不定他還會乘機「開槍追捕」，那時林愛莉才眞的是死得不明不白！

因此，她安然坐在汽車裏，動也不動！

那警長攤大了手掌：「拿出你的駕駛執照來吧！」

「執照沒有帶在身邊，但我會跟你返回警察總部去！」林愛莉說！

那警長不明白她的意思，但眉頭一皺，又好像明白了一些。

警長嘿嘿地說：「聽你這口氣，好像在我們總部裏認識許多人！」

「認識許多人又怎麼樣？」林愛莉道，「我也曉得開快車是犯法的，但我要查清楚你們剛才躲到那兒去了，爲什麼大街上發生了刼案，竟然會全不知情的？但我開快車你反而看見了，嘿！眞奇怪！」

警長正要反駁林愛莉，一名探員却從人叢中走出來，他手上抓住一名青年阿飛！那傢伙面青唇白的，上氣不接下氣！

探員不知內裏，走過來問道：「這裏是不是有人被搶刧？」

林愛莉從衣飾上依稀認得此人正是刧匪之一，因此對探員說：「不是我被刧，被刧者是另有其人，剛才我就是想追踪他，却給這位盡忠職守的警長制止！」

「我看見他拚命的逃跑，認得他是一名搶刧犯，於是一手抓住他，想不到果然有人被刧！嘿！」探員用力推了那青年人一把，又對林愛莉道：「小姐，你看着他打刧嗎？」

林愛莉很坦白地說：「我雖然看不見，但街上有許多人都看見，我只是聞聲追來……」

話猶未完，呂偉良已拄住鐵拐杖由行人道走過來。與他在一起的，還有一個人，他就是被刧的事主——玩具攤檔的主人。

林愛莉雖然證明了她開快車的企圖，却無法避過警長的「抄牌」行動！

林愛莉心裏生氣，也抄下了警長的編號，以及警車的車牌號碼！

警長被那名探員勸開，原來探員已認出了呂偉良的鐵拐杖標誌，知道他是夏維探長的好朋友，悄悄把情形告知了那位警長！

探員做好做歹的，乘機各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刧匪的身上去！

刧匪雖然給探員抓住，但那個錢袋却在另一名刧匪的手上！

一干人等回到玩具攤檔前面來，街上圍觀的人十分多。幸好巡邏車轉眼間又來多兩輛，警員紛紛把人羣驅散！

探員就地審問落網匪徒，迫他說出同黨之所在，但他却死不肯說，只說不知。

探員的拳頭在發癢，可惜街上人多，否則他會揍這傢伙一頓！

玩具攤檔的主人兩夫婦力證此人就是刧匪之一，錢袋一定是給另一名匪徒帶走了。呂偉良追踪至橫街時，由於光綫昏暗，巷內堆放的雜物又多，影响了視綫，所以由巷口搜索到另一個巷口，也找不到那傢伙下落。

探員知道應該怎樣對付這類歹徒，於是邀各人跟到警局裏去落案！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只好暫時撇下阿生的約會不理，開車跟他們同往警局。

玩具商兩夫婦涕淚交流，訴說着被刧的前後經過。

這也難怪他們傷心的，這種街邊小檔口資本不大，難得這幾天春節假期生意特別好，那失去的錢袋裏起碼有二三百元的鈔票和硬幣。這數目對一般店舖絕不重要，因爲許多商店已購了保險，但這種小攤檔却沒有保險公司爲他們賠償！

吵吵嚷嚷中到了警局，探員在途中已難以忍耐，現更加如狼似虎地對待那名年輕刧匪！

呂林二人對這一類事情正是見怪不怪！不過對於一些不擇手段的歹徒，他們認爲探員這種躁暴手段亦不爲過份。

探員粗言俗語破口大罵，將那刧匪推過一旁就是拳脚交加！

那刧匪殺猪般叫！但警局裏的人却只是一笑置之！

這一邊，那對玩具商夫婦黯然相對，林愛莉畢竟也是女人，心腸很軟，看見了這情形也有點心酸。但對於他們所述的「幸運鈔票」一事，又感到無限驚奇，甚至有點半信半疑！

呂偉良久歷江湖，奇奇怪怪的事情委實也見過了不少，對於玩具攤檔的主人這遭遇，除了無限同情之外，覺得那個要追討回「幸運鈔票」的人未必就是如此簡單。因此他們在警局對玩具攤檔的主人垂詢甚詳。

玩具攤檔的主人姓伍，坊衆都喜歡叫他伍伯。人的外貌頗老實，將近六十歲了，他的妻子也是五十出頭，據說兩老沒有子女。

鬧了半响，那名年青刧匪終於願意帶同探員去找他的同伴。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不如你去飯店先會阿生，我想跟探員一同去看看情形如何，如果找不到那刧匪，看我們該給伍伯一點幫助。」

林愛莉喜歡呂偉良這種俠義可風的行爲，自然依從了他的意思。

那探員明知呂偉良就是大名鼎鼎鐵拐俠盜，自然不會拒絕他同往，何况他又是夏探長最尊敬的人，探員也樂得多個人陪同。

那名年青刧匪挨了一頓揍，脚軟身痛，乖乖的帶着那名探員和呂偉良等人到一條橫街窄巷去！

同行的警員爲了審愼計，首先封鎖了街口，然後由探員和呂偉良押着那年青刧匪登上一幢舊樓的天台上面去！

天台上面是一列木屋，有些已經沒有人居住，陳舊不堪！

刧匪之一指住一間天台木屋，對探員說：「我們約好在這裏相會，但看情形他不會回來了。」

探員走到屋前窺望，只見木門半掩！

探員知道這輩亡命之徒往往會在走投無路時拚盡爛命，因此拔槍在手，小心戒備！

他把那名刧匪推了一把：「你進去！」

年青刧匪無可奈何，只好做了先頭部隊，進入木屋之內！

探員持手槍尾隨其後，另一名武裝警員在屋外戒備！

突然之間，探員首先聽到那走在前頭的年青刧匪驚叫起來！

他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呂偉良却從天台木屋的旁側小窗窺見了木屋內的情形。

時已入黑，天台上並非如想像中那麼伸手不見五指，因爲附近一些高樓大厦之上有燈光透出，戶外的廣告霓虹管更把天台照耀得頗爲明亮！

那間天台木屋之內，有盞火水燈，光綫雖然昏黃，却足供睹物之用。呂偉良從窗口望入去，就看見有個人倒臥在血泊之中！

那年青刧匪所以驚叫起來，大概是爲了這種可怖情景！

探員隨後入來，自然也看見了。

他用手電筒照射那睜大眼睛的死屍，問那刧匪：「他就是你的拍檔？」

「是的，他就是何水。」年青刧匪小朱呐呐地對探員說。

探員示意屋外的警員，叫他召人上來，這裏出了命案，自然要通知總部！

呂偉良繞道正門入來，看見死者身旁有個斷帶的帆布錢袋，不禁問刧匪小朱：「這東西可是贓物？」

小朱道：「我想就是我們得手的贓物，大概有人做了賊阿爸！」

探員小心翼翼地將袋口揭開，只見裏面仍然有許多花花綠綠的鈔票；一些硬幣還滾出了袋口，撒在地板之上！

呂偉良沉吟道：「這個賊阿爸看來不甚喜歡錢，這裏最少還留下二三百元。」

探員也大惑不解，爲什麼何水手中的贓物仍在，人却死了？

自然他會把事情連想到黑社會尋仇事件上面去！於是叫由街上登樓的警員們，封鎖這一帶，小心展開搜索行動！

呂偉良覺得兇手雖則逃去已久，但却希望警方能找到兇刀！

死者胸部中刀，看中刀的部位顯屬心臟。

探員極力維持現塲上的一切，以便總部派來的偵探能找出綫索破案！

一名警員持着手電筒，終於在天台水箱底下找到了一柄利刀；從水箱邊緣留下的斑斑血漬看，這刀子極有可能就是令何水致死兇刀。

總部派了一隊偵探人員前來現塲調查，帶隊的正是探長助手辛尼！

辛尼發覺呂偉良也在着，不免感到有些驚奇！

當視察過現塲環境，吩咐各人在水銀燈照射下展開查案工作之後，辛尼有空跟呂偉良交談了。

呂偉良苦笑道：「我們一向是自惹麻煩，以爲帮帮一名可憐小攤檔的主人找回失欵，想不到却發現了一宗命案！」

「兇手十分兇殘！」辛尼說，「從一刀刺正心臟這點看來，他還是個殺人老手呢！」

「但殺人動機却十分可疑，我以爲你要派人把玩具攤檔的小商人帶來這裏辨認一下，看看失欵是否悉數在此！」呂偉良說。

辛尼於是吩咐那名探員駕車去把玩具商人伍伯帶來這裏。

一向平靜的天台木屋，這時却有如開拍現實偵探影片一樣，水銀燈照耀得如同白晝；這是警方在黑夜中查案常見的措施！

警探分頭展開訪問，可惜天台木屋上只有一戶人家居住。其餘的都遷進政府的廉租大厦去了。那雙老夫婦是路邊乞丐，他們趁住這裏木屋未及拆卸才躲上這裏睡幾晚。

但是，老夫婦一早睡了，什麼都不知道。警探也沒他辦法！

呂偉良思前想後，覺得這件案頗多有趣而又可疑的地方，例如伍伯所述的幸運鈔票，到底爲什麼有人肯以一百元換回一張五元鈔票？那張五元面額的鈔票眞正價值何在？是否一如伍太太所說，可能是一張錯體鈔票？抑或就像失主石太太所講的，上面寫上電話號碼？

然後他又想到眼前這宗命案，到底是否與「幸運鈔票」有關？

呂偉良把他自己的想法與辛尼談及。

辛尼笑道：「三教九流社會中爲一角錢而弄出命案的事情我雖然見過，但是，我相信這一宗不會是爲了錢的，否則，這一袋鈔票不會留下來！」

「但我認爲多少與錢有關。」呂偉良說，「你沒有留意到嗎，鈔票之中，獨缺五元面額的，這與伍伯的講法脗合。」

「你相信有人在追尋一張五元紙幣嗎？」辛尼笑了笑，「無論如何，我不相信有人爲了一張鈔票而殺人。如果他爲錢，大可以整袋取去！」

不久，探員已把事主伍伯夫婦帶到現塲上來！

伍伯夫婦惶恐地辨認死者的面貌，表示這正是另一名刧匪。

辛尼把那袋鈔票讓他們辨認，證明也是他們的失物。

但由於這是獨資生意，而且沒有單據可以根查，所以沒有詳盡的數目，只知道帆布錢袋之內約莫有二三百元左右。

由於此乃重要證物之一，辛尼雖然不准伍氏夫婦伸手摸觸，他們也可以看見這袋鈔票之中獨缺五元紙幣。

伍太太說：「我沒有弄錯，因爲我檢起十多張五元面額的鈔票，摺成一叠放進去的。我打算回家時仔細看看其中是否有一張就是錯體的，它可能正如那位太太說，帶來幸運！」

伍伯却埋怨道：「不怕不够幸運了，破了財還不能擋災，早該相信初三是個諱忌的日子，不該開檔做生意，結果却惹來這禍事！」

呂偉良在旁道：「這事未必與你有關，不過，如果伍太太不是爲了一時貪念，急於看看錢袋中是否眞的有那麼一張幸運鈔票，就不致引起歹徒的垂涎！事情現在既然發展至此，埋怨也沒有用的。看來你們這回只不過損失數十元而已，這袋鈔票警方遲早總會發還給你！你儘管放心好了！」

「是的，如果只是不見了那疊五元紙幣，大約有十四五張吧，那只是損失了七八十元，當是替他們白做了幾天吧！」伍太太嘆氣說！

呂偉良本來想補償伍伯的損失，給他一百元。他最同情這輩小攤檔他們是屬於路邊的固定小販。由於經營的玩具有些是高價的，所以一般來說，資本也較大一些。不能與一般小販比較。

不過，由於此地環境特殊，地少人多，他們須要在固定的範圍內擺賣，如果超出半吋，就會引起來警伯的干涉！

由於當局劃定的範圍有限，越界擺賣幾乎是必然的事。不知是那一方面的錯，總之，凡是這一類攤檔，若要避免抄牌，就只有破財擋災！每天都要花多少錢去孝敬一些人！

呂偉良同情他們，正是由於他們資本小，風險大，更要受盡悶氣。假如當地黑勢力猖獗的話，又多一重負担！

所以呂偉良等三俠對待這輩路邊攤檔，向來很少講價，除非離題萬丈。現在他對伍伯的處境亦寄予無限同情，但是，他却不想助長伍太太這份貪念。

他終於告辭了，一切留給警方的偵探人員去處理！

呂偉良回到他自已的汽車裏，較早時林愛莉只是出外截了街車去會阿生，以免阿生留在飯店中呆等！所以呂偉良便有車可用！

呂偉良開車趕往一家飯店去會阿生他們，豈料途中却接到阿生的電話。

呂偉良的汽車裏是裝置有無綫電話的。

他執起聽筒，聽到阿生說道：「師父，我和愛莉姐現在飛鏢俱樂部裏的餐室等你。我打過好幾次電話，直到現在才找到你，你去了那裏？」

「跟辛尼在一起！」呂偉良反問阿生：「爲什麼你們跑回俱樂部去？」

阿生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年初三，赤口。」呂偉良笑道。

「不知是否赤口，總之我們沒有口福却是眞的。年初三許多飯店還未開爐。我怕你找不着我們，所以一直在打電話找你。」

「好的，我立刻就趕來。俱樂部裏有些什麼可吃？我實在太餓了！」

阿生道：「餐室本來也在休息，但福伯特別爲我們弄了幾道小菜。」

福伯是飛鏢俱樂部附屬餐室內的厨子，跟三俠很友好，因爲他們不但是老會員，還經常把那兒視作第二家庭。

呂偉良正想把電話掛上了，阿生却又急急叫住他：「師父，別掛綫吧！反正你在來此途中還有好一段路要走，我跟你談談總不致太過寂寞！」

呂偉良知道阿生想談什麼，笑道：「愛莉已經告訴過你幸運鈔票的事了，大概你想知道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是不？」

「是的。」阿生直言不諱說，「抓到刧匪嗎？」

「抓到了！」

「那麼一定又靠綫人。」

「不，是另一名刧匪引路的。」呂偉良道：「不過，只抓了一具屍體！」

「什麼？」

「另一名在逃刼匪被人殺了！」

阿生驚愕地問：「賍物找回了嗎？」

「找回了，就是欠缺一疊五元鈔票，其中可能有一張是無價之寶——幸運鈔票。」呂偉良在電話中道。

阿生又問：「這裏面有些什麽玄機？」

「你想看看，一張五元鈔票會不會是殺人動機？兇手爲什麽捨棄錢袋中二三百元的鈔票，只拿走了十四五張五元鈔票？」

「嗯！果然有問題！」阿生道，「辛尼有什麽意見？」

「他不敢相信玩具商伍伯的口供，但伍伯夫婦同樣證實有位太太出一百元，只爲了換回一張五元面額的鈔票，奇怪嗎？」

阿生在電話的另一端半响不作聲！

× ×

三俠飯後離開了飛鏢俱樂部。

他們首先與辛尼連絡，查問何水的命案是否有了綫索。

辛尼在電話中告訴阿生：「我們正把陳大新一家四口接到這裏來，現在正根據他們的口供，派人去找石宗明夫婦。」

阿生不知此事詳情，因此問道：「誰是陳大新？」

「就是物主石宗明的朋友，一個小商人，他有二個孩子，孩子拿利是錢落街買玩具，其中一張五元鈔票就是石太太給他們的利是錢。」辛尼簡畧地向阿生解釋。「豈料黃昏時候，石太太却跑到陳家來，要討回那封利是，奇怪嗎？」

阿生道：「夏探長有些什麽高見？」

辛尼苦笑道：「我們人手不足，探長那有理到這些小事來？」

是的，死了一個刼匪算不了什麽，夏維根本沒有過問此案，只是三俠有興趣於此。

阿生又在電話中對辛尼說：「會不會是一宗國際間諜案？」

辛尼登時呆了一呆：「這話出自國際特警隊長的口中，可眞把我嚇了一跳！」

「別大驚小怪！」阿生道：「我只不過大胆假設而已。希望你的人能够找到石氏夫婦，否則，這件事可能大有文章！」

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邊開車，邊對呂偉良師徒二人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歹徒爲了金錢殺人見得多了，但爲了一張鈔票而殺人，其中的確有點不尋常。到底那張五元紙幣有什麽秘密？」

呂偉良沉吟道：「照我估計，不會是伍太太所說的錯體鈔票。伍氏夫婦曾聽石太太對她的朋友陳太太解釋，她順手拿了丈夫口袋中的鈔票封紅包，事後才知道事態嚴重。你想想，一張名貴的錯體鈔票會不會隨隨便便的放在口袋中？」

「是的，此事有太多地方不合情理。」林愛莉較早時也在警局落案時見過玩具商人伍伯夫婦。

根據伍伯說，他跟陳太太是街坊，陳家一對孩子常常光顧他購買玩具。至於那位石太太，他很少見到此人。但當時二名婦人的談話，伍氏夫婦聽得一清二楚。雖然石太太一再說出只爲了鈔票上寫了個朋友的電話號碼，但伍太太推測那必然是一張有價的「錯體鈔票」。

三俠來到了警探部。

辛尼一邊招呼這三位常客，一邊苦笑道：「隊長先生，希望你以後在這新年裏一定要語貴吉祥！」

阿生心知有異，連忙問道：「又出了什麽事？」

「石氏夫婦失了踪！」辛尼說，「隣居說他們黃昏時候便挽着簡單行李離去！」

阿生道：「你似乎同意我的說法！」

「是的，這可能是一宗國際間諜案，看來遲早也要交給你們國際特警組處理。」

「有沒有搜查石氏夫婦的住宅？」

「正申請搜查令！」

「你所講的陳氏夫婦一家人呢？」

「在三號房接受查詢！」

三俠覺得事情似乎越來越令人感到驚奇！爲什麽石氏夫婦要在事後匆匆離去？

照常理推測，第一，可能是石氏夫婦與殺何水的事有關！

第二，可能是明知事情鬧大了，怕警方查根問底，於是避之則吉！

到底這是一宗什麽性質的案件？三俠爲了得到一些概念，於是在辛尼陪同下，跑到三號室去；陳氏一家四口，正在那兒分別接受男女探員的盤問。

陳大新夫婦眞的是發夢也想不到事情會發展到這地步！

眞的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降！

誰會相信爲了孩子一封利是紅包，而引致這許多麻煩來？

陳大新只有盡其所能，供出他認識石宗明的一切經過！

據說：他們是經由一名經紀介紹而認識的，由於生意上常有往來，所以逐漸成爲較密切的朋友。有時石氏夫婦會在假期中探訪他們。

不過，陳大新坦然承認，他對石宗明爲人所知不多，只是在商言商而已！

總而言之，陳大新跟石宗明二人之間的交情，一直就建築在商業利益之上。那就是說：這是商業上的外交手段之一！

大寶二寶承認收過石太太的紅封包，都是五元紙幣的。後來拿到伍伯的檔口去，購買了一副日製的玩具籃球足！

現在問題的關鍵集中在那張神秘的五元紙幣上面，到底上面寫了一些什麽秘密？還是它只是一張錯體鈔票？

除非能把石氏夫婦找到，否則，這謎底恐怕不容易找到。

呂偉良聆聽着一名探目對陳大新問話，阿生却去哄着那兩個孩子——大寶和二寶，林愛莉則跑到陳太太那邊去！

陳氏夫婦對石宗明和他的太太既然所知不多，因此一切問話似乎是多餘的，不過，三俠總算因此而更了解此案的來龍去脈！

辛尼覺得事態嚴重，於是迫不得已，通知他的上司——夏維探長。

夏探長這些日子以來實在忙到透不過氣來！因爲警方人手不足，偏偏刼案多如牛毛，有些刼財之外還要刼色，有些更加弄出了人命。

總之身爲探長的夏維，就沒有一覺好睡！

現在又發生了一件如此古靈精怪的案件，夏維聽了辛尼的簡括報告之後，就順水推舟地說：「如果阿生認爲是國際案件，最好歸入特警組去理……」

但是辛尼立刻說道：「不過這是命案，何水是誰殺的，我們不能不設法去抓兇手。」

夏維瞪住他說：「枉你跟了我不少日子，照你剛才所講，兇手不是很明顯麽？」

「探長，你是說，石氏夫婦就是殺人兇手？」辛尼反問道。

夏維說：「當然，他們爲了奪回那張五元紙幣，不惜與何水糾纏，錯手殺了他！這是絕對有可能的事。快些叫綫人去找他們，同時通知機塲和碼頭海關，不准此二人離開本市！」

辛尼沒有辦法，只好依了夏維探長的吩咐去做。

× ×

事情發展到這裏，一經黑社會綫人的傳播

，立即震動了三敎九流中的下層人仕。

沒有人肯相信爲了一張五元紙幣而大開殺戒！

但無論如何，有些敏感的人已紛紛在暗中收集五元面額的紙幣。

這一類敏感人仕未必個個志在發財，有些無非爲了好奇！他們要看看是否在紙幣上眞的寫了一些什麽秘密。

在這個都市裏，百物騰貴，五元不能維持一個人一天的生活，拿到市塲去，也不足購買一天兩餐的餸菜。如果不太苛求，一餐也勉勉强强够的。

過去街邊小販「派鬼錢」，五元已是大手筆，現在五元是起碼的黑錢，人家的「鬼眼」是雪亮的，如果看準你生意太好時，開口就是一二十元亦不足爲奇。此外，你每個星期還得接受若干張告票，把血汗錢雙手奉送到政府的庫房去！

這就是當地政府的「德政」！

儘管人人都說鈔票貶了值，但政府一直在否認。無論如何，在此時此地生活是越來越艱苦的了，十元八塊不可以維持一天的生活，但有些人却不知到那兒去賺取這十元八塊！

黑社會綫人不但把這件事傳了開去，還在四下裏找尋石宗明夫婦的下落。

機塲碼頭的海關人員已接到命令，不能讓石氏夫婦離境！

警方爲明眞相，終於獲得搜查手令，進入石氏夫婦的住宅內搜查！

這是一個四百方呎的小型住宅單位。一個客廳一個睡房之外，厠所厨房都是相當細小的。但兩夫婦居住也總可以够了。

室中佈置得相當豪華，但令人驚奇的却是室內一片凌亂！

「有人來過了！」阿生說。

辛尼也覺得奇怪，石氏夫婦執拾細軟，匆匆離家已經顯得極不尋常，爲什麽還有人前來他們的住宅大事搜索？

呂偉良對林愛莉道：「警方這次爲了依正手續取得入屋搜查手令，又來遲了一步，他們要找的人家可能已經捷足先得！」

「事情太過令人難以置信，除非石氏夫婦是某方面的諜報人員。」林愛莉說，「否則，他們爲什會自我失踪之後住宅又被人搜查？」

呂偉良道：「但是據我所知，一個有經驗的諜報人員，決不會糊塗到把一張寫了秘密的鈔票拿去封紅包。」

這次警方的搜查似乎又是一無所獲！

唯一的印象就是：石宗明夫婦沒有子女，只有兩口子在此居住。

從居室的佈置，不難看出他們是個懂得享受的人。雖然好一些地方給人翻得亂糟糟的，却可以了解得到他們的生活過得不錯！

辛尼對三俠說：「如果我沒有猜錯，石宗明是某方面的特務，商人的身份是掩飾的，陳大新當然大有可疑之處！」

林愛莉道：「做生意可以賺大錢，別因爲人家的享受一流，就想歪了心腸！」

「一個正當商人，會爲一張鈔票而攪到天翻地覆嗎？」辛尼說，「現在我只祈禱，希望找到一個活生生的石宗明。」

林愛莉怔了一怔，問道：「你担心有人要殺他？」

「絕對有可能！」辛尼說。

呂偉良在旁說道：「他會不會因爲錯手誤殺了何水之後，畏罪逃亡？」

阿生反問道：「然則，這裏又爲什麽被人大事搜索？」

「可能有人想發達！」呂偉良說，「事情傳開了之後，人們都以爲那張五元面額的鈔票是實物，於是有人趁警方未到之前大事搜索一番。」

林愛莉道：「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的，如果石氏夫婦還擁有那張紙幣，問題就簡單得多了。」

「現在一切只不過是推測！」呂偉良說，「事實上那張五元鈔票到底落入何方，根本沒有人知道。如果根據伍伯妻子的口供，她也不能證實那十四五張紙幣之中是否有一張寫上什麽秘密。因爲她正打算一一細看時發覺有人從旁覬覦！於是匆匆把鈔票整叠放回錢袋內！」

阿生補充說：「是的，另一個可能就是：在大半天的時間內，伍伯可能已將那張五元鈔票找給了別的人客！」

林愛莉苦笑道：「然則，這張幸運鈔票一定利市千倍！」

阿生道：「人們得到了它，未必知道它的用處。如果那是特務、間諜的傳訊工具，所寫所記的，亦必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字眼！」

「明天是什麽日子？」呂偉良忽然問。

「年初四。」林愛莉說着，看看她的腕表，是深夜十一時了。

阿生笑道：「現在，實際上已是年初四子時！」

呂偉良道：「明天許多寫字樓都會開始辦公！」

「是的。」辛尼說道，「陳大新說過，石宗明在一間辦公大厦內，開設了一間出入口公司。」

「但是，相信明天亦未必可以找到他！」呂偉良說。

辛尼說道：「現在只有等綫報！」

阿生笑道：「難道，除了綫人你就毫無辦法？」

呂偉良說：「你們警方可以給綫人費，相信要找到石氏夫婦的人也一樣可以出更高的綫人費，只怕到時你們又來遲了一步！」

辛尼苦笑一下：「老實說句，要不是因爲你們大感興趣，我根本不會重視此案！」

「你會後悔的！」阿生又開玩笑道，「這可能就是你的升級試，探長有意考你！」

辛尼苦笑聳肩：「算了！反正我不想坐探長或副探長的職位！」

呂偉良拄杖站了起來，表示他要走了！

林愛莉和阿生也準備離去，石宅之內還有一批警探在偵查。

五元紙幣　千倍利錢

翌日年初四。

報紙大事刋登幸運鈔票的事，引致不少好奇的人，紛紛把視綫放到五元面額的紙幣上面去！

有人在明查暗訪地，收集五元面額的鈔票，更有人用十元換五元；一時之間，五元面額的紙幣竟然十分吃香！

這是一個既敏感又畸型的都市，別說鈔票是一種可以立即購物的紙幣，即使是一張未明底蘊的股票，管它是蚊型公司的也好，或者根本就是假的也好，經濟陰謀家亦可以把它炒高十倍百倍！

在現實的生活中，也確實有過不少人上當，但有備而來的人却袋袋平安！

一種面額十元的股票，炒高十倍已是一百元，但在瘋狂的股票市塲上，居然可以炒到七百元一股。這是什麽道理？

發行股票是等於一家公司公開向外舉債，因此實際上十元的股票只值數元，這是十分公道的。算你的公司暴利，也不可能賺數十倍吧？除非政府完全免稅！

既然一張紙——股票，一經「炒」過之，便身價百倍，那麼，鈔票也是同樣的道理。

有人就相信「幸運鈔票」可以帶來巨額財富，於是不惜出高價搶購。凡是五元紙幣均在收購之列。

如果說人們頭腦簡單，倒不如直說這個世界是個瘋狂世界！

因爲有些報紙在推理的論據中分析，認爲那張五元鈔票仍在市面流通，所以到處搜集者，大有人在！

每個人一經有五元面額的鈔票到手，便首先底面查看一遍，看看有沒有記號，或者是否錯體等等！

其實當地警方以及國際特警也在明查暗訪，搜集五元面額的鈔票，只要有人找到那張問題鈔票，「暗花」是五千元。

市民心目中的幸運鈔票，在警方心目中便是導致殺人的「問題鈔票」！

於是黑社會幾人在忙，警探在忙，國際特警也在忙個不了！

有搜集癖的人固然希望獲得一張轟動一時的錯體鈔票，就是知道行情的人，亦十分希望賺取這五千元「暗花」！

「暗花」也就是警方懸紅的暗盤花紅！

用五元去換取五千元，利錢豈非千倍麼？

試問還有什麼生意好賺得過這些？

辛尼爲了緝捕石宗明夫婦歸案，帶人到石氏出入口商行去！

一如所料，那兒只有一男一女職員上班！

他們顯然未知老闆出了事！

由於年假關係，今天是農曆新年後第一日上班，文件待清理，人手又少，所以這二名職員忙得不可開交，連報紙也未看！難怪他們未知「幸運鈔票」闖出了禍事來！

「你們老闆是不是石宗明？」辛尼表明了後身份之後問他們。

「是的。」二個職員異口同聲地答。

「他今天回來過嗎？」辛尼又問。

「沒有。」

「認識石太太嗎？」

「當然認識，她是我們同事！」

「同事？」辛尼怔了一怔，「說清楚點，是老闆娘還是同事？」

「她是這裏的會計兼出納。又是老闆娘，所以我們並未弄錯。」

「算得周到。」辛尼說，「你們兩個之外還有多少人辦公？」

「沒有了。這是一家小公司，經理之外，職員只有三個，包括老闆娘在內。」

「做什麼生意的？」

「出入口。」

「有商業登記嗎？」

「當然有。在老闆房間裏。」

辛尼推開一度半透明的玻璃門。裏面只有丁方一百呎左右。

除了一些文件柜之外，便只放了二張辦公桌，一個盛放打字機的小桌。大概是供石氏夫婦辦公時用的，二名男女職員則與他們隔開。

辛尼看過了牌照，指示一些探員撬開文件柜偵查，看看有沒有什麼綫索足以證明石氏夫婦的眞正身份。

一男一女職員顯然是無辜的，否則在此時他們不會再回來上班！但是，辛尼還是對他們展開了連串的查問。

事實上也只有他們才可以供給一些有關石氏夫婦二人的資料。

但是，查問的結果也令辛尼相當失望，因爲這一男一女職員異口同聲地說：石老闆夫婦只以數百元月薪請他們回來工作，表面看來，這小商行並無不妥。

由於石氏夫婦在房內辦公，所以平時他們說些什麼，他們二人在外根本也聽不到。

不過，他們却不否認，石氏夫婦行踪有些詭秘。尤其是石宗明，有時接了一個電話之後，便會匆匆外出！

只是這件事未發生之前，男女職員也以爲那是商務上的約會。現在回想起來，他們亦認爲石氏夫婦可能是一對問題人物。

搜查的結果，在這小商行內根本無可疑之處。

警探翻查過一些賬目，大都是石太太做的，實在看不出破綻；甚至漏稅的痕跡也沒有。

不過，有個大疑點，就是石氏商行生意不太大，除非他另有副業，或者幹的是走私生意，否則，以這種小生意實不足以供給他們夫婦二人的豪華生活享受！

事情還是沒有結果！

阿生率領的國際特警組人員，却把視綫放到陳大新的身上！

他們覺得陳氏洋行的生意大得多了，難怪石宗明要去拜候陳大新，可能是另有目的，也可能是希望做一些生意！

陳氏洋行裏面有十多個男女職員辦公，陳大新是經理。他雖然說這是親友們信任他，合夥生意，讓他拿主意，但阿生看得出是個全權股東！

不過，他也實在看不出陳大新有什麼可疑之處！

表面看來，陳大新是個老老實實的商人，商行中人都十分尊重他！

阿生開始有些迷茫！

他很久沒有處理這一類奇怪的案件，不管石氏夫婦是好人還是歹徒，這時候若果能找到他們，全案便可大白！

但是，根據陳大新的口供，他只承認跟石宗明只是生意上的朋友。他甚至還未想到何時才向石氏夫婦作回拜式的拜年。

阿生在這種情形底下，似乎沒有理由去懷疑陳大新是石氏夫婦的同黨！

警方已正式透過報界和電視、電台等等，找尋石宗明夫婦二人！

阿生雖然不大同意這做法，但却也沒有辦法可以阻止他們，因爲這是當地警方的職責和權力之一。

阿生現在開始担心石氏夫婦可能遭不測，更担心經過報紙的渲染之後，還有人會爲了「幸運鈔票」而被殺！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一向跟湖海中人熟悉，這時候他們正在督四的地下賭場之內。

這是十分秘密的地方，他們經過了許多轉折才獲得引見！

督四是西區著名的大撈家，黑道中對這位老前輩無不敬畏三分；但督四對呂偉良却獨具慧眼，一直都十分尊重他！

因此，只要在可能範圍之內，呂偉良一聲求見，督四決不會擺架子的！

也許有人懷疑，當局自從大舉掃蕩非法架步之後，地下賭檔應該絕跡了。但是，議員大人也說：越是繁榮的都市，非法事業便越加蓬勃！

在「供求均衡」的情形之下，地下賭場不但普遍存在，許多明明沒有派黑錢的，亦照開如儀，眞的是信不信由你！

但是無論如何，呂偉良做人的態度一向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因此，儘管督四幹的是非法事業，他却視若無睹！

他覺得這也沒有什麼不對！

一則他不是警務人員，何必管這些？

二則他覺得即使督四不幹，也有大把人開設這一類地下賭場！

再說：在種種非法勾當事業當中，賭之爲害雖大，但總比不上毒品！

毒品可以摧殘一個人的健康，禍延後代！

但是，如果你沒有門路，休想跑到地下賭場去「博彩」！

至於另外一種非法事業——色情架步，固然可以傷殘青少年，但是，只要當局不讓它公開存在，爲害也不見得大吧！

例如小電影，如果沒有門路，怕你想開開眼界也不容易！

何況看小電影只是催情，不想那回事誰叫你去看？而且也不會上癮；但毒品却不同了，上癮之後就非日日吸食不可。

許多青年就爲了吸毒，什麼事都肯去做的給歹徒利用。

也許呂偉良一直有着這概念，他對五花八門的非法事業當中，最憎恨只有毒品！因此，他們三俠一直認爲販毒者就是「劊子手」！

督四尊敬呂偉良並非因爲他不與自己爲難，而是由於呂偉良那一份豪邁的性格與做人，大義凜然！這種人在今日江湖上是罕見的！

現在呂林二人就在督四新開的一間豪華地下賭場之內！

「想不到幾個月不見，你又大展鴻圖！」呂偉良笑道。

「老弟，別開玩笑了！」督四半開玩笑說，「我已經給警方趕絕，剛剛才鬆一口氣，想不到你又追踪到這裏來！」

林愛莉打量着這間設備齊全的經理室，笑道：「別裝模作樣了，警察怎麼會跟你爲難？財可以掩眼啊！」

「別冤枉他們，上兩個月起，已不用派鬼錢了！」督四一派正經地說，「並非我不肯派，是沒有人敢來收。」

「萬一冚檔，豈非血本無歸？」林愛莉笑了笑說。

「只有熟客才上來，我們迫住不接新客。」督四道。

呂偉良道：「怪不得這麼辛苦才可以找到你！」

督四說：「閒話休提，又有什麼事？呂老弟，我也知道你的爲人，正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

呂偉良笑了笑，反問道：「今天有看過報紙嗎？」

「打劫、殺人！」督四笑道：「你又要找一些問題人物嗎？」

「不！我又不是警探，怎會有閒心去理這些事？」呂偉良說。

督四想了一想，恍然說道：「嗯，是不是報紙大事渲染的幸運鈔票？」

「對了！」林愛莉說，「四哥，難怪你撈到風生水起，你確是話頭醒尾！」

督四笑了笑：「你過獎了！」

呂偉良問道：「你知道石宗明此人的來頭麼？」

「從報紙上的資料看，我敢肯定石某不是黑道中人！」督四又說，「他可能是某方面派到這裏來的地下人員。」

「有這方面的消息嗎？」

「沒有。」督四說，「今天我們這裏弄到沒有五元紙幣找續，也是因爲這件事，眞的叫人啼笑皆非！」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

「我以爲是天方夜譚。」督四苦笑道，「聽說警方還出暗花五千元，收購那張問題鈔票和石氏夫婦的下落！」

「是的。」

「其實這一類來歷不明的事情，呂老弟，我勸你們還是少理爲佳！」

「謝謝你的關懷！」呂偉良苦笑道，「問題是我們目睹此事的發生，想不理，但良心上又似乎有些過不去！」

督四搖頭苦笑，他了解呂偉良的爲人，他要理的事沒有人可以勸他不理的。

督四忽然站了起來，又到他的辦公桌後面去，把一個信封從抽屜中取出！

他回到沙發這邊來，對林愛莉和呂偉良說：「猜猜這是什麼？」

林愛莉開玩笑道：「如果我們是警方人員，我會猜它是一包黑錢！」

「你雖然不是警方人員，但你却猜中了！」督四也開玩笑道。

呂偉良接過打開一看，果然信封之內全是一些鈔票！

督四又說：「不過，你放心，這不是黑錢，是五元紙幣。」

呂偉良把它倒出來，果然全是五元面額的，大約有二十張左右。

林愛莉檢起一張看看，上面寫了一些字：「356……4—2……」

她忍不住問：「這是什麼意思？」

督四神秘地一笑，說道：「猜猜吧，我也不知道它的用意！」

呂偉良拿起另一張，上面也寫了一些數目字，是舊式的記賬數字，例如豎直一劃，那是一字，兩劃便是二字，交加便是四字等等。

林愛莉又拿起另一張，上面好像寫了一些更古怪的字句！

那幾個字是：「輸到仆直，永不超生！」

林愛莉想了想就忍不住笑了起來！

這大概是賭徒的傑作，輸了給別人，竟然在鈔票上寫咒語，怎能叫人不笑？

那麼，第一張大概也是賭徒落的馬纜，或者買即場時寫上的！

此外，這些五元面額的鈔票之上，還分別記下了些電話號碼以及賬目等等不一。

「是你收集的？」呂偉良問。

督四點頭微笑，道：「是我叫外面收集的。我看見報紙的新聞之後，跟住聽說有人搶購五元面額的紙幣，於是叫荷官收集一些，其他的給賭徒們換掉了！」

林愛莉也知道街上有人用十元換五元的怪事發生，何況是地下賭場，只要賭徒們相信五元紙幣是幸運的象徵，用十元或者二十元換一張五元面額的也不出奇！

但是，眞正有價值的，相信除了錯體的之外，便只有石宗明要找的那一張！

呂偉良問督四：「這是出讓的麼？」

「不！送給你吧！」督四說，「如果你認爲它確有參考價值的話！」

「我又不是穿制服的人，豈不是受之有愧麼？」呂偉良笑道。

「別開玩笑了，一百數十元算是什麼？拿去吧，這可能是古董！」督四很大方的說。

但是，呂偉良絕對不是那種貪小便宜的人，雖然督四這些也只是用不正當手段賺取回來的不義之財！

呂偉良掏出銀包，用一百元和十元鈔票，換了那信封內二十三張五元鈔票！

呂偉良又說：「你不把它炒高，我已感激不淺！」

林愛莉把鈔票放回信封內，順口問道：「這裏面會不會有一張是石宗明夫婦急於要找的鈔票？」

「很難說，可能有也不出奇！」督四道，「我們這裏有個賭徒一口氣贏了萬多元，事後他對人說，身上有一張幸運鈔票！」

林愛莉又開玩笑說：「萬多元？你有沒有報大數？」

「這是獨資生意，何必報大數？」晉四格格地大笑一陣！

林愛莉說：「那麼，他一定無法可以離開這裏，否則一定被人打死！」

「小姐，別那麼看低我吧！」晉四又一派正經地說，「別人是否這樣我不知道，但我晉四不喜歡靠搶的，否則我去打刧銀行豈不簡單快捷？這裏着重抽水，正正當當的賭，到底也有便宜，何必用其他不法的手段呢？」

「是的，賭博永遠是做庄的佔盡便宜。」呂偉良同意晉四的說法，「他們願賭服輸，贏只贏在運氣而已。照數學家分析，永遠是庄家勝利的！」

呂偉良不想開罪晉四這種人，因爲對方是那麼的尊重自己。

但林愛莉這份人一向心直口快，她想到就說，沒有呂偉良那份修養！

剛才她雖然鬧着開玩笑，呂偉良却不想晉四有所誤會！

還好晉四畢竟也是個大撈家，對這些事根本不會放在心中。

呂林二人終於告辭了。晉四送他們到後面的秘密出路處，還對呂偉良說：「如果有這方面的消息，我會設法通知你的！」

呂偉良一再言謝！

二人由出口處出來，發覺這是一幢住宅大厦，外面是一條長長的通道，根本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因爲他們進來時不是由此路進的。

出到屋外，才知道不但大厦不同，街道方向亦已不同了。

一句說穿，那是數幢大厦互相貫通的，如果不是身歷其境，沒有人知道其中的秘密；如果警方要破這賭檔，相信裏應外合之外，還要懂得此中奧秘，否則一定撲個空！

晉四說只做熟客生意，以他在此地就上這麼長久的日子，相信警方的人他的手下一定有辦法認得出，因此上當的機會不會太大！

至此，呂偉良不禁苦笑道：「眞的難怪人家都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林愛莉開着車子說：「我們應該與辛尼取得連絡嗎？」

「你想出賣晉四？」呂偉良一時想歪了！

「不！你不理會他，我也不會憎恨賭博。」林愛莉說：「我只是指這些五元面額的鈔票，要不要讓辛尼開開眼界？」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相信辛尼也不會知道石氏夫婦要找的到底是一張什麼鈔票。不過，讓他看看也好！」

於是林愛莉把車子直開往警探部。想不到又在那兒見到了阿生。

阿生正在跟夏維探長會商。

辛尼招呼呂林二人在會客室坐下，對他們道：「局長在跟他們開會。」

林愛莉呆了一呆道：「甚麼？局長在跟他們二人開會？你是說你的頂頭上司？」

「是啊！就是新任警察局長。」辛尼說，「相信你也想不到事態會變得這麼嚴重吧？」

呂偉良道：「到底爲甚麼？」

辛尼道：「就是爲五元面額鈔票的事！」

林愛莉出奇地問道：「是不是又有人遭不幸？」

辛尼笑道：「不！暫時還未接到有人因爭奪五元鈔票而弄出命案，但因此而起的糾紛却有過好幾宗，相信遲早會弄出傷亡事件來！」

「你的意思是：局長爲應付這些事而開會？」呂偉良至今仍然不敢相信地問道：「到底這件事怎會攪到如此嚴重？」

辛尼道：「聽過一處離島每年神誕搶飽山的事嗎？島民認爲那是幸運的象徵，於是不顧危險地爬上高處去搶。」

呂林二人則在晉四處也聽到，市面五元面額的鈔票被搶到非常渴市，但他們實在難以相信事情會嚴重到局長要召開緊急會議！

辛尼又道：「局長認爲市面太亂混，担心有人混水摸魚，特別邀請阿生隊長參加我們的緊急會議！」

林愛莉忍不住笑了起來道：「眞的是一百歲不死也有新聞，不知是報紙過份渲染，還是本地人喜歡一窩蜂的事，五元鈔票又豈可代表了幸運，嘿！眞的叫人到感到莫名其妙！」

「你們在外面有沒有發覺銀行有人排隊？」辛尼又問。

「不大留意。」呂偉良說。

辛尼笑道：「市民爭着到銀行去換取五元面額的紙幣，弄到間間銀行向我們警方求助，趕緊派人前往維持秩序！」

林愛莉沉吟道：「其實五元面額的鈔票不但未見有何幸運的象徵，還弄出過命案。人們看到了報章的報導，應該知所警惕才是，爲甚麼還爭相兌換？奇怪！」

「可能爲了報紙誇大了石太太的一句話，根據玩具商伍伯說，當時石太太曾揚言，那張五元鈔票曾令她逢賭必勝，所以她才願以一百元贖回它！」辛尼又道：「但是，更幸運也只有一張，市民的頭腦何其簡單？」

呂偉良笑道：「記得股市當紅時代嗎？每有新股上市，不論它是魚蛋粉大牌檔，抑或是蚊型公司的股票，銀行也有人大排長龍前往申請！即使明知那種股票明天可能被跌破了底價，他們還是那麼熱心，我當時也覺得無法理解這種心理。」

林愛莉道：「相信人們可能認爲五元面額鈔票除了帶來好運之外，還能保值，起碼就有人出到一百元換一張，說不定有一天它比銀行股還要值錢呢！」

辛尼苦笑搖頭道：「這個地方人實在太多了，任何事情只要吸引大部份的興趣，其餘小部份人就受到影响，自然而然的，變得一窩蜂。站在我們警方的立場，最担心因此而引起暴亂事件。」

呂林二人這才明白，局長可能最大的隱憂就是担心造成暴亂事件。因爲這個都市人太多了，過去既發生過銀行擠提，也發生過毀滅性的大騷動。每一次都變成了致命傷！

不久之後，會議開完了。

夏維和阿生回到探長辦公室裏來，辛尼也帶着呂林二人由會客室過去！

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道：「會議開成怎麼樣？」

呂偉良立刻就道：「你不是警方人員，怎可以查根問底？」

夏維笑道：「不要緊的，這又不是甚麼秘密會議，只是應付當前局勢的。新任局長不想一登場就鬧出不愉快的事情來！」

阿生也道：「是的，這樣子下去，不愉快的事可能會接二連三地發生！」

林愛莉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在担心一些甚麼？」

夏維解釋道：「市面上沒有五元面額的紙幣流通並不重要，問題却是：銀行有人大量兌換，有人寧願要二十張五元鈔票，不要一張百元的。一些私人兌換店乘機收取加一，就是要五元五角才肯換一張。更有人爲了爭購五元鈔票而大打出手，總之一切糾紛均來自五元鈔票，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是報紙過份渲染！」林愛莉毫不考慮地說。

阿生道：「這可能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剛才我們研究過了，可能有人從中造謠。」

「造謠？做甚麼謠？」呂偉良問。

阿生道：「例如强調五元鈔票可以帶來好運，又例如謠傳五元鈔票最多錯體，如所周知，錯體鈔票往往是超出它本身面額上的價值的。於是有人採漁翁撒網形式，大事搶購，希望從中獲利。即使一百張一千張也不嫌多，反而它起碼也值回五元面額上的代價。但是，如果其中揀到一張錯體的，就隨時可以拿去拍賣！說不定值上一萬幾千呢！」

林愛莉道：「物以罕爲貴，錯體鈔票所以值錢，無非因爲一千一萬，甚至十萬百萬千萬張之中，未必有一張是錯體的，所以才那麼值錢。如果多了，根本就不值錢。所以說市民爲了錯體鈔票的吸引，似乎說不通！」

阿生笑道：「但事實確是如此。這個都市有太多說不通的事情發生，正是信不信由你！股市風暴已是最佳例子，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的人，這裏多的是！」

夏維探長道：「我們同時要展開多方面的偵查行動，此時人手不足，所以不得不請國際特警協助。」

呂偉良道：「不知你所講的多方面調查，是否包括可能僞鈔黨在作怪一項在內呢？」

夏維道：「正是英雄所見畧同，我們正有此懷疑。僞鈔黨可能印了大批五元鈔票推出，於是造謠，希望市民爭相兌換。這是絕對可能的事！」

阿生道：「但直至目前爲止，警方仍未收到有關僞鈔的報告。」

夏維道：「我們已逐間銀行通知，叫他們一有可疑之處，便立即通知我們！」

林愛莉突然拍腿叫了起來：「鐵拐俠盜果然是名不虛傳！」

室內的人都把視綫集中到她身上去！却把呂偉良弄得有些尷尬，他覺得林愛莉有時不但太過孩子氣，簡直像個傻大姐！

林愛莉道：「剛才的推測絕對正確，目前流通的五元鈔票都是簇新的，因爲銀行每年年晚都有新鈔出籠，如果僞鈔黨在這個時候混水摸魚，正是最好不過的，保證順利得手！」

阿生道：「所以目前我們派人四出搜集五元鈔票的樣本，送去化驗，看看是否有僞鈔存在！」

夏維道：「如果有所發現的話，銀行應該辨別得出，出納幾乎就是專家。」

「但我以爲，歹徒如果混水摸魚，僞鈔未必這麼快到達銀行出納的手中。」呂偉良又說，「不過目前人人儲存五元鈔票，相信你們想抽樣檢驗，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阿生道：「我會想辦法的。」

林愛莉道：「其實目前我最担心的，還是石宗明夫婦的下落！」

「他們逃不了的！」夏維說，「機場海關已奉命不准他們離境！那傢伙這一次害得我們好苦啊！我們一定要把他抓回來，治以應得之罪！」

呂偉良把從晉四處換來的五元紙幣，交給夏維和阿生研究。

他明知這些東西未必有用，但既然帶來了也不妨看看。

夏維和阿生接過了，逐一檢閱，有時看到一些寫上古怪字樣的鈔票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這可能是千倍利錢的寶貝，你小心收藏它吧！」夏維笑道。

呂偉良道：「有一天你求我轉讓時，我有可能索價奇高！」

阿生道：「這些全是舊鈔，大概不會有假的，否則我會取一張回去化驗！」

林愛莉道：「鈔票眞假如何分別？」

阿生答道：「這是專家的事，但我們特警組有極精細的儀器可以分析。例如紙質，油墨，水印等等，全是關鍵之一。」

林愛莉道：「我以爲只有銀行裏有經驗的出納員才會分出眞與假！」

阿生道：「不！時代進步了，歹徒也十分科學化，他們印製出來的僞鈔足以亂眞。因此國際特警也要想出新的科學化驗方法來對付這輩不法之徒！」

林愛莉道：「我雖然不是專家，但是，我却明白此中原理。例如印刷技術可以亂眞，紙質却只有印幣廠專用的。換句話說，歹徒得不到那種特有的紙質，即使印製出來的鈔票十分像眞的，一張儀器分析化驗，就會露出破綻，是不？」

「正是如此！」阿生說，「印刷技術是公開的，甚至紙幣上的水印亦可以仿製，只有紙質無法模仿，除非歹徒能從印幣廠偷走這種特製的鈔票紙。」

呂偉良笑道：「如果我有本事偷掉那些鈔票紙，我才不會印五元面額的，起碼印一百元，甚至印五百元的，對嗎？」

夏維却道：「那又未必，這是心理學，五元面額的鈔票不易引人注意，即使有多少技術上的錯誤，也不易被人發覺，但一百元的則不同，你收到一張百元大鈔時，相信一定多看一眼！」

呂偉良笑道：「我這個人很大意，即使五百元也只是順手往口袋一塞，怎會多看一眼？所以你不能拿我去舉例。」

阿生說道：「我同意夏探長的心理分析，這件事極有可能與僞鈔有關。」

林愛莉也道：「是的，最後我也同意你們的忖測，這是僞鈔黨的戰畧。阿生，你化驗須要多久時間才有結果？」

「國際特警的儀器新式得很，數小時之內可以有電腦分析報告送到這裏來。」阿生又說，「但是，問題却是收集樣本困難。」

「怎會有困難？」林愛莉道：「通知銀行就行了。」

「但是，目前五元面額的鈔票已被市民搶購斷市，想找一張亦難。」阿生說，「我們須要普遍搜集樣本才可決定是否有僞鈔上市。」

夏維道：「是的，我們已派人前往各大銀行收集五元面額鈔票的樣本，希望就快有個結果！」

× ×

石宗明的住宅和辦事處都有警探埋伏！

夏維認爲他遲早會再出現，因爲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了。石氏夫婦不會放棄他們的家庭和事業，除非他另有苦衷。

這些苦衷包括石宗明可能殺死何水。但是何水是一名刼匪，只要他的律師找個藉口，大概總可以獲得原諒。

另一個可能就是：他是印僞鈔的人。

但是，警方在他的住所和辦事處未找到任何證據足以證明他是僞鈔黨！

現在只等國際特警的化驗報告，以證實是否有僞鈔上市！

三俠從未遇到這麼棘手的案件，甚至他們也不敢想像下去，到底這是甚麼性質的案件？單純爲了錢呢，還是間諜鬥法？

呂偉良從晉四那兒得來的一叠五元面額的鈔票，亦已交給阿生帶返特警組的化驗室去。明知這未必有用，但却希望有奇跡出現！

反正呂林二人都不是鈔票收藏家，這些五元舊鈔留在身邊何用？

呂偉良有一種呆立在十字路口的感覺，既無目的地，也不知何去何從。

他左思右想，看來只有寄望國際特警的化驗，否則就會毫無頭緒！

警方的綫人也好像完全失去了作用。

過去警探要找一名在逃犯人，只要通令各綫人，二十四小時之內包保有消息。可能是這個地方太細，可以躲起來的地方不多。

如果有案底的，綫人甚至可以在數小時之內有他的消息。

但是，這一次已超過了五十小時以上，警探一再向綫人增加壓力，甚至開出了暗盤，務求找到石氏夫婦爲止。可惜仍有如石沉大海！

警察局長是新上任的，做事很認眞，不管以後他是否改變宗旨，總之目前這態度就令人滿意！爲了這件事，他每天要見夏探長數次！

夏維與國際特警辦事處的連絡一直未曾中斷過。他希望化驗有結果！

但是，從各大銀行收集的鈔票樣本似無問題，也許有問題的鈔票都給市民當寶貝一樣收藏起來了。

不過，另一項奇跡却出乎意外地，給國際特警的化驗員人發現了！

那張五元面額的鈔票是由晉四處得來的，其中一張有密碼！

那是間諜用的密碼，國際特警的密碼專家認爲有問題。

凡是國際間諜所用的密碼，並非一般人所能了解的，甲國有甲國的一套，乙國也有乙國自己一套。但是，國際特警組織既是世界安全的保證，他們的專家有辦法可以演譯其中的奧秘。

問題是須要時間。

目前專家們仍未有答案，但是國際特警處長任如重已首先通知了局長和探長。

阿生自然也知道得最早，他立即去找他師父呂偉良和林愛莉。

呂偉良有點愕然！

當初晉四給他這疊五元面額的鈔票，他幾乎不想要，想不到奇跡就在這裏！

撇開一切收穫在所不計，呂偉良也希望對阿生的工作多少也有些帮助。

於是他和林愛莉再往西區找晉四！

阿生也想去，但呂偉良認爲不大好，他已是國際特警隊長的身份，到這種地方最易引起誤會。他不想惹來麻煩，只想找答案。

呂林二人重臨晉四的地下賭場時，已是晚上時份了。

凡是這種地方，越夜越熱鬧。晉四是大捞家，豪客捧場的也多得很！

因此，當呂林二人進入晉四的地下賭場時，但見人頭湧湧，賭桌之上，鈔票滾滾！

晉四面上充滿了驚奇的神色，怔怔地問道：「呂老弟，又出了甚麼事？」

他大概也曉得，呂偉良不會有閒心來這裏消遣的！

呂偉良開門見山地道：「這次該感謝你，你帮了我一個大忙！」

晉四是個大捞家，自然對一切事物的反應十分敏感。他很快便想到可能與鈔票的事有關，不過他仍然大表驚愕！

他驚愕的原因是事先他並未想到那個「順水人情」會出奇跡！

呂偉良道：「五元面額鈔票之中，有一張有問題！」

「有甚麼問題？」晉四怔怔地問。

「裏面寫上了密碼，那傢伙可能是間諜。」呂偉良又問道：「有辦法再帮我個忙嗎？」

「查出來源？」

「正是這意思。」

晉四苦笑搖頭道：「相信很難帮你，一則這裏每日有數百人來來往往，相信荷官也記不起鈔票的主人是誰。二則，太過張揚去查，你不怕打草驚蛇嗎？」

「只要有辦法查，我當然不怕。」呂偉良順手摸出一張鈔票來！

那就是阿生交回給他的「問題鈔票」，上面的密碼已由專家抄下研究！

晉四看看那張舊的五元面額鈔票，又苦笑道：「我給你二十幾張，叫荷官逐一去記，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呂偉良道：「試試好嗎？也許荷官對一些熟客甚有印象。」

晉四無可奈何，只好按鈴叫人入來，把一名總巡場傳進來。

晉四明知這是多餘之舉，但他既然尊重呂偉良，自然順從他一次，讓他心息而已！

豈料那名巡場聽了晉四的簡單解說之後，竟然說道：「這張『幸運鈔票』麼？我記得，是一位熟客押給我們的。」

「甚麼？押給我們的？」晉四面色不大好看。

巡場道：「他輸得太多，最後從一個紅封包內取出這五元鈔票，說這是幸運鈔票，求押十元，讓他翻本！」

「他媽的！如果眞的是幸運鈔票，他就不用輸到拆利是紅包了。」晉四有些生氣。

呂偉良笑道：「四哥，何必認眞？反正人家輸了不少，即使以十元換五元，也不見得吃虧到那裏去！」

晉四苦笑一下，有些尷尬。他本來不是如此吝嗇的人，只怕他的手下再上當，所以才不得不板起了面孔！

呂偉良問那巡場道：「記得他是誰嗎？」

「記得，他姓雷，很爛賭，是這裏熟客之一。」巡場又道：「他聲明今晚帶錢來，要贖回這張鈔票的。」

晉四一怔道：「爲甚麼你不早說？」

他的意思是：萬一呂偉良就此一去不回，人家來贖回這張紙幣時，去那兒找回？

但是巡場道：「四哥，我交給你時，也說過了，你不記得吧！」

晉四可能事務太多，也許他眞的忘記了。看見呂偉良和林愛莉在着，也不好意思再發脾氣！

就在這時候，有人拍門！

進來的是賭場內一名荷官，他要找總巡場。據說有人要見他！

晉四叫巡場出去，呂偉良却加上一句道：「如果是那個姓雷的，請拖住他。」

巡場也知道呂林二人的來頭，更知晉四十分敬重他們，答應一聲，跟荷官出去了。

出到外面，果然是姓雷的。

「雷公，有甚麼指教？」總巡場笑嘻嘻地說。

他一直只知這位熟客姓雷，賭場的人習慣了叫他雷公。却不知其名。

這中年男子生得樣相庸俗，衣着也不光鮮，這可能與他嗜賭如命有關。

雷公摸出一疊鈔票，拿出二張十元面額的交給巡場道：「我要贖回那張五元鈔票！」

巡場笑道：「記得你只以十元出讓，何須二十元那麼多？」

「當是利息也好，請你喝茶也好。」雷公說，「反正輸輸贏贏也不差在這十元八塊！」

「其實五元紙幣，你能換十元已經多了，我只担心你不來換回它！」巡場笑了笑，接過那二十元，又道：「你等一等！」

巡場打個眼色給在場的打手，示意他監視住這熟客。

巡場重回經理室，關上門之後便把情形告知晉四等人。

呂林二人聽了大喜，但是晉四警告他們，最好別在這裏鬧出事！

呂偉良答應了他。

於是晉四開了一副電視傳眞機，把特寫鏡頭放大，由巡場指示「雷公」的樣子給呂林二人看個清楚。然後呂偉良又吩咐巡場一些說話。

巡場這才離開了經理室！

巡場出到外面，雷公已伏案大賭，但轉眼已經輸個清光！

巡場在後面一聲不響，直至到他離開賭桌才笑嘻嘻的交還那五元紙幣給他！

雷公埋怨道：「怎麼你去了這許久？如果你早些出來，我就無須輸多千多元！」

其實巡場早已站在他後面。他笑道：「押東西的人太多，要慢慢找。現在請你看看清楚，是否就是這一張？」

雷公接過一看，道：「正是這張。嘿！還好先給二十元，否則我也沒錢贖回它！」

巡場故意道：「你還可以翻本的。」

雷公瞧他一眼道：「你又叫我押掉它？」

「別開玩笑了，我差點給老婆打死，就是爲了這東西。」

「你老婆的？」

「是的，這是幸運鈔票！」

巡場笑道：「有了它，是否就好運？」

「當然！」

「那你今天和今晚應該大勝特勝才是！」

「嗯……」雷公又瞧他一眼道：「幸運與賭運無關，主要能保家宅平安！」

「哦！原來如此！」巡場笑了笑！

雷公走了！

呂林二人在晉四的電視傳眞機中見到，立刻也向晉四告辭！

呂林二人離開賭場，悄悄跟蹤他！

雷公不知道有人跟蹤，尤其是他現在心情沉重，口袋却輕輕的！

明知此地治安太壞，只是身上沒有錢，還怕甚麼呢？——他心想！

他像上了毒癮一般，只要有錢，就想博一博，想贏回以前輸去的！

如是者也不知有多少次，以至現在負債纍纍。可以借的都借過了，可以當押的，也當押淨盡了。他眼前一片灰色！

現在只有這五元面額的「幸運鈔票」，他不知老妻何故稱它「幸運」，但這確是他妻子的，他今天偷偷拿來「鎭壓」一下，希望可以帶來好運，想不到給老妻發覺，吵了一頓！

爲了籌備一筆賭本，他曾跟一名朋友商量借貸。他的朋友相信了他的謊言，答允借他五百。他說老婆等住入院留醫，非一千元不可，朋友也相信他。

結果，老婆入院是假的，那一千元又送給晉四了。如果呂偉良知道此事，他一定不再同情晉四去開賭了吧？

雷公覺得他似乎沒有甚麼希望了，爲甚麼他會這麼爛賭？他不明白！

他走到一處海傍，眞想跳海自殺，但他沒有這種勇氣！

如果他是個有勇氣的人，早已戒賭，一切自可改觀的！既然沒有勇氣戒賭，又何來勇氣跳進冰凍的大海中去？

於是，他又慢慢地沿住行人道走！

他一直不知道有人悄悄地跟蹤着他，而且那二人是極有名氣的，他們當然是呂偉良他們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也担心他會自殺，但現在危機已過去了。

他們把車子迫近雷公！

雷公以爲是過路汽車，不以爲意，直至呂偉良向他招呼時，他才感到愕然！

林愛莉停車道旁，呂偉良跳下車來，雷公在路燈照射下有點吃驚！

呂偉良扶杖走過去，笑道：「閣下是姓雷的？」

「嗯……你……」雷公一時之間想不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了解他的心情，笑道：「你一定想像不到我是誰，其實我一直由地下賭場跟蹤你到這裏來。」

雷公又呆了一呆：「你爲甚麼跟蹤我？」

「因爲那張五元面額的鈔票！」呂偉良直截了當地說。

「你怎麼知道的？」

「我看見你從晉四賭場中贖了回來！」

「是的，那是我老婆的幸運鈔票。」

「不要迷信，那張鈔票，不會帶給你好運的！」

「我也知道，但老婆硬說它是幸運鈔票，我也沒有辦法。」

「我姓呂，呂偉良，這名字你可能有點陌生，但你可能聽過鐵拐俠盜這稱呼吧？」呂偉良自我介紹道。

「鐵拐俠盜？你就是鐵拐俠盜？」雷公怔了一怔，半信半疑地打量着呂偉良。半晌，他又吶吶地問：「爲甚麼你會注意那張鈔票？」

「因爲它不但不是幸運鈔票，而且還可能令你倒霉！」呂偉良說，「從你連場敗北的情形看，你就該相信我的說話了。」

「是的，鈔票並沒有甚麼奇特之處，我眞不明白我老婆爲甚麼這麼重視它。」

「我想你告訴我，你太座從那兒獲得這鈔票的？」

「我也不大清楚。」雷公說，「相信她也只是因爲一場蔴將而開始重視它！」

「她贏了？」

「是的，所以她用紅封包套住這鈔票，我以爲它眞的能帶來賭運，便偷來放在身邊，跑到地下賭場去博博。結果還不是一場焦頭爛額麼。嘿！」

呂偉良語重心長地說：「賭博只可以視作一種娛樂。小賭碰碰運氣是一種享受，大賭影响家庭經濟預算到底不大好的！」

凡是一個賭徒，只有在他失敗至心灰意冷時才肯聽聽別人的勸告。雷公現在的心情剛好容納得下呂偉良這一番「忠言」！

雷公苦笑一下，道：「你是不是想得到這張五元紙幣？呂俠士？」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不妨告訴你，我已經從晉四手上得到了它，但我爲了查明它的來源，才送回給晉四，候你來贖。」

「這……這是甚麼意思？」

「它的來源關係重大。據我所知，它已害死了一個人，下一個不知輪到誰。」

雷公呆了一呆！

呂偉良又說：「我無意嚇你！也許只是我太敏感，我總覺得這張鈔票可能給物主帶來麻煩。這並非涉及迷信方面，而是由於我們這裏的環境太過複雜！」

雷公有點六神無主地問：「然則，你以爲我應該怎麼樣做才對？」

「先帶我見你太座，我不會令你們損失的！」呂偉良說。

雷公很合作，於是呂偉良揮手示意林愛莉把車子開過來！

一輛車子由那邊路旁疾馳而至！

但是，當那車子駛到面前時，呂偉良才呆了一陣；剛才由於車子的車頭燈亮了起來，照射得呂偉良雙眼看不見對方的車型與顏色！現在車子接近時，他才發覺那不是他的汽車！

林愛莉用車送他到雷公身旁時，呂偉良一直沿住海傍的行人道與雷公邊行邊談，二人因而不經不覺又走了好一段路。但林愛莉的車子

却未有跟來，因此他們的距離拉遠了！

呂偉良心中立刻產生一個疑問：來者到底是何方神聖？

他想也未曾想完，車上立刻有人跳下來。

若在一般情形底下，呂偉良一定反應敏捷，先採取行動，但是當時事情來得十分突然；二名男子跳下車後立即以手槍相向，喝令呂偉良切勿妄動！

呂偉良固然沒有反抗之餘地，他也不想反抗，只想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二名男子持槍走了過來，同時揚言他們是警探！

等到他們走近時，呂偉良幾乎可以肯定，對方絕不是警探！

若果換上平時，呂偉良一定向對方討個證件看看，但此時他却沒有提出這要求。

對方是二名彪形大漢，他們迫近呂偉良和雷公時，表示現在治安不好，他們懷疑二人，要搜身！呂偉良並不反對，雷公當然也不會反對！

在搜身時，對方也小心得很，一人戒備，第一個動手先搜雷公！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不但窺破了對方的身份，也看得出對方在搜身時做了手脚；那傢伙竟然是個扒手，把雷公身上一些東西，悄悄地取走！

雷公一直以為對方眞的是警探，不以為意，甚至給人家動了手脚也不知道。

呂偉良識穿了對方，可是他却不動聲色！

他在心裏想：林愛莉怎麼樣了？看情形她也被人要脅住！

否則，這時她不會全無聲息。

至於眼前這班人，看來也大有來歷；他們為甚麼要取去雷公身上的紙幣——輸淨唯一的一張五元紙幣，也就是呂偉良要追查來源的一張！

呂偉良久歷江湖，對於這些「小手術」自然看得一清二楚。

等到那傢伙循例要搜查呂偉良的時候，呂偉良看得出他只是循例性質。

因為他們的目標分明在乎雷公口袋中的「幸運鈔票」。

呂偉良非常大方，舉高了雙手，任他們搜查！

正因為呂偉良的大方與合作，對方的戒備便鬆弛了。

如此一來，呂偉良便有可乘之機。

呂偉良本來可以一動手之間便可以反敗為勝。

但是他却沒有反擊。其實他只須出其不意地，把那人制服，用他來做擋箭牌，另一名在旁持槍監視的人便會無所施其技了！

如果呂偉良要那樣做，他是絕對做得到的，但是他却沒有採取行動。為甚麼？因為對方現在已一無所得，那張五元面額的鈔票已給呂偉良悄悄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重新取了過來。而對方竟然一無所知，還在冒充警探。

呂偉良心裏一方面感到好笑，另一方面則替林愛莉在暗地担心！

林愛莉沒有過來接應，顯然是出了事；最低限度也正在被人威脅住；威脅他的人，當然也是這二名自稱警探的人的同黨。呂偉良所以不敢輕舉妄動，當然亦與此點有關！

雷公顯然還未發覺他口袋曾被人悄悄摸竊，直至那二名大漢開車走了，他探手口袋中，這才驚叫起來：「糟糕！怎麼那張幸運鈔票不見了？」

呂偉良笑了笑：「他們扒了你的。他們不是警探，你上當了！」

雷公瞪住那絕塵而去的汽車，咒詛起來！

呂偉良道：「別担心，跟我來吧！那鈔票在我這裏，等會兒我還給你就是！」

雷公又是一陣迷惑，他有點半信半疑；既然是那人扒了他的，怎麼又會在呂偉良那裏？難道是呂偉良動的手脚？——雷公心裏難免會這樣想。

但是，呂偉良不但一直與他有一段距離，甚至遇上了那二名大漢之後，一直沒有接觸過他！何況呂偉良如果存心不軌，也不會說出剛才那一番說話。

呂偉良已沒有時間向他再作解釋，因為他非常担心林愛莉的安全，所以他匆匆跑向那邊路旁可以停車的地方。

雷公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只好跟着呂偉良過去！

呂偉良到處找尋他的汽車，他想像中他的汽車已悄悄駛離了現場一帶。

因為他一直以為林愛莉遭人要脅着，早已失去了自由。

但是，出乎意外地，他的汽車停在一個停車位上面，只是車內不見了林愛莉的芳蹤！

這麼一來，呂偉良更加吃驚不小，因為他的汽車是特製的。

如果林愛莉够機警的話，她留在汽車之內反而沒有危險！

呂偉良再往車內張望，裏面空無一人，林愛莉的確沒有留在汽車之內睡覺或者昏倒。那麼，她去了那裏？

被歹徒要脅登上了另外一輛汽車，由另一街口駛離了現場嗎？

被人推落海裏去了？

兩個可能性都高，但如果被人推落海，相信即使林愛莉不高叫救命，亦會有水聲引起數丈以外的呂偉良和雷公二人的注意。

看情形還是被歹徒要脅着，悄悄帶離了現場。

也許由於對方有槍，所以她不敢亂叫！

從剛才的情形去推想，對方顯然大有來歷，他們固然不是警探，也不會是一般鼠摸小偷之流。因為他們不但有手槍，還一直在跟蹤監視雷公或者呂偉良。最低限度就由眷四的地下賭塲開始，否則，他們又怎麼會知道雷公有着這張「幸運鈔票」？

呂偉良正在苦苦沉思之際，雷公突然在那邊驚叫了起來！

呂偉良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急忙拄杖輕跳了幾步，衝了過去！

雷公的目光中充滿了恐懼，直瞪住地上！

呂偉良的視綫被路邊的汽車擋住，因此他必須由汽車與汽車之間的空罅中走過去！

在靠近坑渠旁邊的馬路上，躺了一個人，那是一個女人！

呂偉良從衣飾中認出，她，就是迷你女賊林愛莉！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的腦袋彷彿重重地被人轟了一下！

要不是他是個經歷過不少風險的人，頭腦冷靜的話，在這一刹那間，他也有可能就此昏倒過去。

因為眼前躺在地上的並非普通人，而是他心愛的人，豈可視若無睹或者無動於中！

林愛莉蜷曲着身體，躺在坑渠旁邊，雷公一定以為他發現一具艷屍，他才會驚叫起來。

甚至現在，呂偉良也以為林愛莉必然凶多吉少！

呂偉良急忙把林愛莉扶起，示意雷公過來幫他；雷公這時才記起呂偉良剛才是與另一個女人開車同來的。

雷公過去幫着呂偉良把林愛莉扶起，抬上行人道上，這才發覺林愛莉只是昏迷過去！

呂偉良正設法把林愛莉救醒，一陣汽車馬達聲把他嚇了一跳！

他把視綫由汽車夾縫中窺過去，果然又是剛才那二名冒充警探的大漢，他們大概已發現那張五元鈔票得而又失！

正因為他們如此重視，呂偉良更覺事不尋常。

他們把車子慢駛，二人在車內四下裏張望，明顯地正在找尋呂偉良和雷公的下落！

呂偉良現在的心情沒有剛才那麼沉重了。剛才他担心林愛莉的生命有危險，但現在他起碼知道她只是一時昏迷過去！

看情形，可能給人從後面在頭部重重地擊了一下！現在她正慢慢地甦醒過來！

但是，那輛汽車也在此時停在附近，車上的人分別由左右兩旁的車門走出來，手槍扣在口袋裏，正分頭在附近搜索！

呂偉良拍拍林愛莉面頰，低聲說道：「愛莉，你醒醒吧，我們有危險！」

一支電筒光柱在他們的頭頂探過，他們三個人就在那列汽車的另一邊蹲着！

林愛莉像發了一塲夢，摸摸隱隱作痛的腦袋：「這是甚麼地方？」

呂偉良急忙掩住她的咀巴，在她耳畔低聲說：「這是海傍，但也可能是葬身的地方！」

「我們有危險？」林愛莉的警覺性一向很高，看來她這時已經比較清醒。

「是的，我們有危險！」呂偉良又問：「你怎麼樣了？愛莉？」

「還好沒有死去！」林愛莉回憶起剛才的情勢，不禁問道：「他們是甚麼人？」

「我也不知道。」呂偉良一邊說一邊注意着那二名大漢的動靜！

雷公也蹲在呂偉良身旁，渾身在發抖！他不知道他們的行蹤是否會被發現，但對方既然要找他們，相信遲早也會被他們找到。

呂偉良示意林愛莉和雷公，跟他由一處夾縫中通過，目的是要避過對方的視綫，因為那二名大漢已沿住行人道過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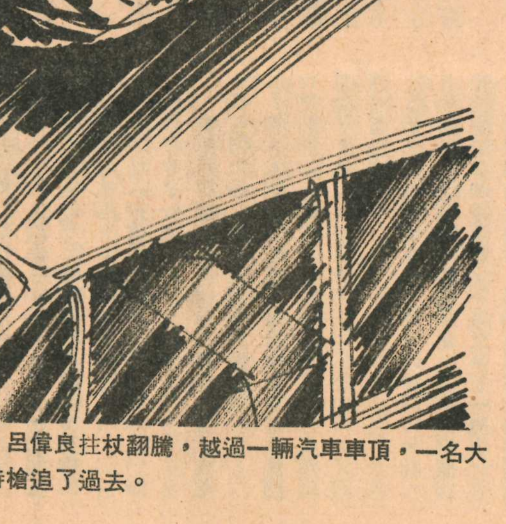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你帶他上我的汽車裏去，只要鎖好門，他沒奈你何的。」

林愛莉担心地問：「你呢？」

呂偉良說：「我會設法拖住他們，你立刻打無綫電話向警方或者特警求救吧！」

話猶未完，那二名大漢已經迫近了！

那二名大漢已發現他們的下落，高聲叱喝：「不要動！站住！」



呂偉良拄杖翻騰，越過一輛汽車車頂，一名大漢持槍追了過去。

但他們沒有理會他，林愛莉帶着雷公竄向一輛汽車旁邊，那是呂偉良的特製汽車。這汽車不但防彈，而且還有許多特製機關，只可惜林愛莉未能完全了解如何使用。

由於他們不理會對方的警告，一名大漢担心他們立刻就開車，情急之下開了一槍！

「砰」然一聲，槍聲震撼了這一帶寧靜的街道。

這一邊，呂偉良也在拄杖翻騰，越過一輛汽車車頂，登時引起另一名大漢的注意，持槍追了過去！

呂偉良是故意引他過來的，他落地之後立刻在黑暗處躲了起來！

那大漢以為跛子可欺，正擬追來之際，那邊却傳來一陣警車號角聲！於是他立刻回頭跑，與另一名槍手同時衝上原來的汽車逃走！

但是，林愛莉既然登上了汽車，那裏肯放過他們？立即開車追蹤！

警車是因為剛剛由附近經過，聽到槍聲而趕來查看的，現在看見兩車急急開走，心感不妙，將車子打橫，企圖攔截！

二名大漢毫無疑問，現在已等於承認他們不是警探，否則就無須如此驚慌。

他們雖然露出了馬脚，但却非常機靈，只見他們的車子直衝上行人道，閃過去擋在前頭的警車，一掠而過！

林愛莉的汽車眼看他們越過了警車，立刻掉頭，先讓呂偉良上了車！

警車不知剛才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只知道二輛汽車之中他們起碼要截獲一輛，因此順住方向，追逐林愛莉駕駛的汽車。

林愛莉接儎了呂偉良後，迅速開車逃走！

她並非只為了逃避警車，還希望能追及另一輛經已拐彎的在逃汽車——那車中的人物明

顯地是有問題的！

林愛莉現在頭腦已經清醒過來！她了解這一帶街道的情形，因此把車子由這邊繞道過去，希望可以及時追到在逃的可疑汽車！

如果對方依正路牌指示行車的話，林愛莉的判斷當然對了。但是，無奈對方只知如何擺脫警車的兜截，却未依照規矩行車。

因此，林愛莉無法再看見在逃的可疑汽車，只有全心全力擺脫警車的追逐！

但是，在這一刹那之間，呂偉良却認為林愛莉似乎做錯了！

因此呂偉良說：「愛莉，既然追不到他們，為甚麼不停車？」

林愛莉沒有回答呂偉良，只是拚命把車子往前開去！

林愛莉有她自己的想法，較早時她是沒有時間向警方解釋，只想爭取時間希望來得及追到那兩名大漢；可是現在她覺得解釋已屬多餘，警方不會相信他們的說話，他們只有做代罪羔羊而已！

因此，呂偉良的勸告她並未理會，反而把車子開得更快！

呂偉良無法制止她，却又担心警車已利用車上無綫電話通知了其他警車趕來兜截！

就在這時候，「嗚嗚」警車號角聲中，傳來「隆」然一响！

警車在橫過一處十字路口時，與一輛疾馳中的汽車撞作一堆！

三個針孔　數種忖測

林愛莉現在雖則可以鬆了一口氣，但難保警方遲些不會向他們找麻煩！

因為警車上的警員可能已記起他們的汽車號碼，車型和顏色等等！

呂偉良的汽車本來有許多古靈精怪的用途，例如一按下鈕，車子可以自動噴出烟霧，也可以變換外殼的顏色，和車牌號碼等等。

但是，林愛莉却沒有盡量加以利用。因警方可能已在刹那之間看清楚了他的車牌號碼；雖則當時光綫不足，而且車子速度奇快！

呂偉良叫他指示路綫，讓林愛莉車子開往他的家中去！

坐在一旁的雷公更加嚇呆了！

雷公不禁怔怔地問：「你們到底還要知道一些甚麼？」

呂偉良笑道：「我們當然不是為了想發財，只想救救你！如果再不查清楚這紙幣的來龍去脈，你和許多人都可能有危險！」

雷公想起剛才那一幕仍然忐忑不安，心有餘悸！

他不敢不合作，只好告訴林愛莉，如何可以開車到他的家門去！

林愛莉把車子開到一條橫街，三人下了車，由雷公帶路登上一幢舊樓！

雷公在樓梯間告訴呂林二人道：「請你包涵包涵，別提賭錢的事！」

呂偉良還未答話，林愛莉就說道：「對妻子說謊的人我最不同情！除非你立下決心戒賭吧！」

雷公苦笑道：「我想不戒賭也不可以了，現在我口袋裏已不名一文！」

呂偉良道：「女人當然是幫着女人的，我們先上去見見雷太太再說吧！」

三人登樓，按了門鈴。

大門打開，開門的是一個中年婦人，但她不是雷公的妻子，而是這層樓宇的二房東，也就是所謂「包租婆」。

這婦人面色非常之難看，尤其是看見是雷公，她便生氣地說：「你回來便好極了，到底你欠我三個月的租金甚麼時候才有得交？今天我迫得你緊時，你又說去向親友借錢，怎料一去便是大半天。嘿！你……」

雷公給她一輪機關槍似的搶白一番之後，面露尷尬之色，說道：「好了，好了，包租婆，請你別這樣好嗎？今晚稍後時間我會給你的，現在我有人客。」

中年婦人打量了尾隨而入的呂林二人一眼，用鼻子哼了一聲！

雷公沒有理會她，帶着呂林二人透過走廊，到他們夫婦二人所稅居的房間裏去！

雷太太正滿面怒容，看見她丈夫踏入房門口便想發作，後來看見後面有二名陌生人却又忍住了；她以出奇的目光瞪住呂林二人，又回頭看看她丈夫。

雷公為他們簡單地介紹，同時說明呂林二人的來意。當雷太太聽到呂林二人欲查那張五元面額鈔票的來源時，不禁又呆了一陣！

林愛莉怕她誤會，從旁解釋道：「事情其實並不嚴重，我們只想證實一下而已！到底這張五元鈔票你是怎麼樣弄來？」

雷太太稍作沉思，說道：「說起來你會怪我迷信，但這却是事實；記得年初三那天晚上，不，只是將近黃昏的時候，我一個外孫女兒跟我在街上一起走的時候嚷着要買玩具。」

林愛莉立刻接着問她：「結果你帶她到一處路邊攤檔去買，鈔票就是那個玩具檔的人找續給你的，是不？」

雷太太又以極其詫異的目光瞪住林愛莉：「小姐，你……你怎麼會知道的？」

林愛莉道：「記清楚了，是他找續給你的嗎？」

「是的，不會錯的！」雷太太說：「我記得那件玩具只用了五元，當時我給了那人十元，他找回五元給我，就是這張鈔票！」

呂偉良問：「你怎麼會記得如此清楚？」

「因為當晚到我女兒家去，打了一塲蔴將，就全憑這張鈔票鎭壓，令我贏了將近一百元。」雷太太說起來還津津樂道。

呂偉良又問：「當時你口袋裏一定不止這張五元鈔票，是不？」

「是的，但是我賭博心水最清。」雷太太說：「尤其是每次落塲打牌之前，我必先拿定若干本錢出來，放在桌面，以免事後數目不清不楚，以至是輸是贏也不知道。當晚我就拿出這張五元鈔票壓在桌上，然後開始打牌，豈料一開始就贏了。所以，我認為這是財神爺送來的，返家後，便把它收藏在一個紅封包裏，豈料……」

她開始有些生氣了！林愛莉急忙說道：「你有沒有把此事告訴過別人？」

雷太太道：「本來就沒有，但是，這殺千刀的偷掉了這張幸運鈔票之後，害得我連輸了幾塲！」

雷太太還是按捺不住，把她的丈夫大罵一頓！

呂偉良從旁勸開她，說道：「鈔票只有眞與假，並沒有甚麼幸運與不幸運之分。賭博也只是偶然的事，只會偶然讓你贏，長賭也是必輸的！」

林愛莉又重覆了她的問題：「請你想想清楚，雷太太，你有沒有把幸運鈔票的事對外人提過？」

「最初沒有。」雷太太道：「但自從失去了它之後，我便忍不住對人說。原來市面上也有人相信五元面額的鈔票會帶來幸運！可見我所講的，決不是憑空構想，而是眞有其事！」

呂林二人打了個眼色，笑了笑！

他們的目的已達，現在證明這張五元鈔票就是石太太的！

首先由石太太給了陳家孩子，孩子拿去買玩具；最後伍伯在找續時順手給了雷太太！

也就是說：那個被人殺死的刼匪，並未刼得這張五元紙幣。

呂偉良問：「你們欠了人家多少租金？」

雷太太可能剛才不大留意二房東追租的吵聲，這時却有點不好意思；她甚至還以為這是她丈夫告訴陌生人的。

但雷公却答道：「這是舊樓，我們住了很長年期了，每月只不過數十元，三番四次加租，現在也不過一百元而已。」

呂偉良掏出一疊鈔票來：「你欠他三個月，也就是三百元，對嗎？」

雷公尷尬地笑了笑！點了點頭。

呂偉良給了雷太太五百元，說道：「我想買下這張五元鈔票，五百元肯出讓嗎？」

雷太太有點猶疑，但雷公却忙不迭地答應了！

林愛莉知道呂偉良的性格，他並非志在購買這張「幸運鈔票」，只不過借個藉口幫助一下雷氏夫婦而已。鐵拐俠盜這個人就是這樣，他喜歡幫助別人，但自己又沒有那麼多的錢。於是便想到這社會有太多不公平的事，例如有些奸商，奸奸狡狡，走私漏稅，却可以過着富裕的生活。相反，有些善良市民，安份守己，克勤克儉，反而要戰戰兢兢的過着非人生活。

這就是呂偉良為什麼要做個現代都市俠盜的最大動機了！

他要刼不義之財，他要幫助那輩善良的小市民，歷年來受過他幫助人不知凡幾，因此「鐵拐俠盜」這稱號在小市民心目中便是救星！

雷公想伸手接過五百元鈔票，但是林愛莉却搶過呂偉良手中的錢交給雷太太。

林愛莉不反對呂偉良這種助人精神，却不想再慫恿雷公再跑入賭塲去！

雷太太接過了鈔票，納入口袋中，吶吶地問：「到底你們為什麼要用五百元換掉它？」

呂偉良如果直截了當的告訴對方，這無非為了幫助他們付房租，似乎太過傷了對方的自尊心。

因此他笑了笑，說道：「這張絕對不是一張可以帶給你幸運的鈔票，這點你丈夫最了解，但我們得到它却有許多用處，起碼可供研究之用。」

雷太太沒有意見，雖則她的神色有點不大願意，但看在五百元的份上，她也只好放手了，因為眼前她實在太須要這筆錢去付房租。

×　×　×

在特警組的秘密辦事處內，任如重處長正召集他的幹練下屬開會。

阿生身為隊長，他是當然的列席者。此外還有三位貴賓，其實其中二人是常客，他們就是呂偉良和林愛莉，還有夏維探長！

任如重用相當肯定的口吻說：「這是一宗國際性事件，如果我們估料不差，還是一宗間諜鬥智事件，很可能還有人要死下去！」

夏維探長是趕來旁聽的，他是當地治安首長，責任重大，自然須要知道特警組方面的檢驗和偵查的結果如何。

阿生報告說：「一張落入我們手中的五元面額鈔票，已證明就是石宗朋太太失去的。根據專家的分析，上面確有密碼，而且證實是S國的密碼！」

「S國？」夏維探長驚呆了一下！

在座的人都心中明白，S國是一個大國，野心勃勃，所以當地政府一直在戒備，以免他們的特工們在此地活動。

即使如此，S國的遠洋輪船却常常藉故來此入塢修理。本地政府為了顧全國際法，又不能拒人於千里。

因此，S國的特工即使活躍於此間，亦不足為奇！

阿生繼續說：「令人感到難明的，就是鈔票上面的密碼，只有二個字，經專家們演譯之後，證明那是S國密碼中的『和平』和『頁』字。」

「和平，頁，嗯！這是什麼意思？」夏維東着眉梢問道。

任如重說：「頁可能是頁數，但和平二字又是指什麼？根據我們推測，和平二字，可能也須要演譯，例如它代表一個數目字，那數目字就是頁數。但是，這又是指什麼書本或者文件？」

夏維道：「A國與S國是勢不兩立的，你們有沒有通知A國大使館？」

任如重道：「除了A國之外，C國也跟S國作對，本地政府也受到強隣C國的壓力，而拒絕S國在此設大使館。總之，站在國際特警的立塲，我們不通知任何國家，只與當地政府連絡。」

阿生說：「鈔票仍然在化驗室檢驗，希望有新的發現。」

任如重道：「呂先生和林小姐為了追查那張五元面額鈔票的來源，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現，就是有人不惜任何手段，希望得到它！」

呂偉良笑語夏維道：「如果你肯答允不把我牽涉在內，我不妨告訴你，昨天晚上海傍的開槍事件，正是與此有關！」

「原來在逃的可疑汽車是你那一輛！」夏維恍然大悟道，「為什麼你不向巡邏車解釋？憑我的面子，相信會無事的，何況你當時正為我們找綫索呢！」

「沒有時間多作解釋。」林愛莉道，「我們希望可以截獲那二名冒警的人！」

呂偉良補充說：「事後雖然我們還是兜截不到他們，但是，這件事如果報警，不但麻煩，而且有危險，因為經由警方辦理的事，照例會向外公開，那時我們便可能成為國際特工追殺的對象！」

任如重說：「由於那二名冒警大漢都有手槍在手，可見他們的來頭並不簡單。」

阿生也說道：「是的，他們不會是本市一般犯罪歹徒，而是國際特工，可惜給他們溜掉了！」

這時候，有人進入會議室裏來。

這個人也是襟前佩帶了特別徽章的，他也是一名特警！

任如重瞪住他問道：「有什麼新發現？」

原來進來的人正是國際特警組裏面的專家，負責化驗室工作的。

那位專家說：「這張五元鈔票上面，有三個非常細小的針孔。」

「針孔？」阿生呆了一呆，又問：「是今天才發現的麼？」

「是的，可能是上次疏忽了，也可能是後來才加上的。」專家說，「由於針孔太過細小，須要用特別光學儀器照射才可以發現。因此，可能是上次一時疏忽了亦不足為奇！」

呂偉良說：「鈔票由阿生交到我手上之後，可以說我一直在監視着它，照正沒有人可以從中做手脚的。」

林愛莉也說：「是的，鈔票由離開地下賭塲以至現在為止，未會有機會停留在別人手上太久。所以，我以為第一個可能性最大，就是首次檢驗時疏忽了。」

那位專家道：「三個十分細小的針孔是被人刺在鈔票的六個數目字之中，其中三個數目之內的，因此，眼睛固然容易疏忽，就是放大鏡亦無法輕易發現。今天我們是利用新式光學儀器檢驗到的。」

阿生問：「你所講的六個數目字，是指每張鈔票上都有的編號嗎？」

「對了，隊長。」那位專家道：「鈔票編號是：三一零四五九，後面的英文字母是：SY。針孔就刺在一字四字和九字的筆劃內，所以不易發覺。」

阿生接過那張鈔票，在燈光下仰首而望，果然也看不見任何痕跡，如果平面而看，更覺絕無可疑之處。

由於這項發現非常之重要，於是各人便應邀到化驗室去！

特警組的化驗室是最齊備的，許多新式儀器連當地警方的化驗室也沒有。

專家用新式光學儀器把鈔票上的針孔放大，讓各人像看幻燈片似的，看得一清二楚。

果然，鈔票上的六個數目字之中，第二，四，六位等三個數目字上面，出現了針孔。

由於這些針孔均刺在黑色油墨之上，而且非常細小，所以絕不容易被人發覺，也正因為這樣，才更加令人感到它的意義深長。

「這可能就是頁數了！」那位專家說，「最初鈔票上出現二組密碼，經繙譯後證明那是S國的間諜密碼中的『和平』二字，以及頁數中的『頁』字。現在這項新發現，正好符合了我們的要求，那就是說，鈔票上的密碼是一種暗示。」

阿生說：「是的，當初我們一直無法知道它的原意，根據現在這發現，眞正的頁數也許解答出來了，那就是：和平一四九頁。但是，眞正的用意，我們仍然無法可以明白。」

「未必是一四九，可能是二四六。」那位密碼專家說，「因為針孔刺在第二，第四和第六個位的數目字之上。因此，眞正的頁數可能是二四六亦不足為奇。根據國際特工的通訊方式和習慣，有時未必會太過直接，有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

林愛莉道：「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首先解答出『和平』二字的含意！」

「會不會是指越南之戰或者中東之戰的和平？」夏維說。

任如重道：「目前來說，任何一種可能性都在。尤其是這裏已成為國際間諜中心，S國特工在此活動已不是首次發現的了。」

「和平，和平……」林愛莉喃喃自語地，咬着指尖在苦苦沉思。「和平後面有頁數，那當然是一本書，書本才會有頁數的。」

那位密碼專家說：「我剛才已解釋過了，未必這麼直接的，如果這是一種密碼通訊，一切可能與我們想像中的事相差甚遠！」

林愛莉道：「但在未有進一步發現或解釋之前，我們必須從表面去想。」

「是的。」阿生也說，「和平可能是一本書，一個暗號或者一種暗示，甚至一件物件，或者一個行動和一個計劃等等，都有可能的。一四九可能是頁數，也可能是保險箱密碼之類，也有可能是一個日子，例如一月四日格林威治時間九點正……等等，我覺得都有可能的，對嗎？」

那位密碼專家點點頭，表示他也同意了阿生這種想法！

在塲的人感到無限迷惑，尤其是夏維探長，他內心更加上了一種莫名的恐懼，因為現在這世界上秩序非常混亂，恐怖事件一再在各地發生，刧機啦，爆炸油庫啊，襲擊大使館啦，挾持人質啦，血洗機塲啦……總之令人聽見就心煩！

撇開一切政治立塲不談，作為一個治安首長的夏維探長，此刻他內心的恐懼是不難可以想像得到的。

其實比起夏探長更加担心的，就是阿生的上司任如重處長。

任如重是國際特警首長，他們的任務是維護世界和平，消滅一切對人類生命有威脅的罪惡行動，例如反毒就是其中主要任務之一。

至於國與國之間的明爭暗鬥，國際特警組織並不偏袒任何一方面，但是，倘若其中有可能危及世界和平時，他們也會採取行動。

眼前那張「問題鈔票」之上，出現的可能是相反的意義——表面是「和平」，也許有人正在準備一塲戰爭呢！

任如重召集這項會議的目的，無非想把目前特警組的發現告訴有關人等。

另一方面就是要知道他們的意見，這種交換意見結果，往往會收到極大的效果。

事後各人重新回到了會議室去，夏維探長報告說，殺死刧匪何水的兇手還未找到，警方的綫人甚至全無消息。由此可見，兇手極可能是與當地黑社會無關，否則綫人多多少少亦會有些綫索的。

至於問題人物石宗明夫婦二人的下落，更是音訊全無。

石氏的商行被迫關門。

警方查過石氏夫婦的銀行戶口，發覺他們的存欵並不多。

石氏商行的資產與負債也不會相差得太遠。因此，說石宗明為了商業難題而逃之夭夭，似乎有點說不通。因為從賬目上看，這家商行是有錢可賺的——以目前形勢看，實在大有可為！

綜合看來，石氏夫婦之失踪，大有可能與那張「幸運鈔票」有關。

根據夏探長的推測，當晚石太太到陳家去向孩子們追回那封「利是錢」時，石宗明極有可能在附近一帶窺伺着。

後來他目擊打劫伍伯的情形，於是向刧匪追踪，直至那天台木屋的匪巢為止。

另一種可能就是：石宗明目擊妻子「任務」失敗，被迫用他自己的辦法，企圖取回那張十分重要的五元面額鈔票。

他的辦法，就是：僱人去行刧玩具商人伍伯！

無論任何一種可能性都好，總之，夏維就首先認為殺人兇手是石宗明！而不可能是一宗「黑吃黑」的賊阿爸事件。

因為如果是死者行家做的，被刧到手的錢袋會整個失去，決不會只取走了五元鈔票一批，而留下十元，百元以及硬幣等等。

警方為了急於找出眞相，懸紅萬元緝捕石宗明這個罪魁禍首。

但是，國際特警組織却認為一萬元也許可以打動黑社會裏面的人，却無法打動國際特工們。因此，他們還是加緊他們的偵查工作。

既不屬於警方，又不屬於國際特警的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他們却有他們自己的獨立行動和想法——

這對江湖上的愛侶在離開了國際特警的秘密辦事處之後，開車到伍伯的玩具檔去。

因為陳大新的住宅就在那兒附近，呂偉良覺得在毫無辦法之中，去找陳太太談談，也許會有些幫助，她畢竟是這件事早期主角之一。

但是，車子至中途時，呂偉良突然叫住林愛莉：「不要再去找陳大新太太了，愛莉，把車子開往十字大道去吧！」

說着，他已拿起了車中的無綫電話，撥動了一個電話號碼。

林愛莉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麼，但她却知道呂偉良必然是事出有因。因為一直她都發覺呂偉良在默默沉思，大概他終於想出了一些端倪吧！

林愛莉正想問他何故要去十字大道時，電

話已經搭通了！

「阿生嗎？」呂偉良對住電話說，「夏探長走了沒有？」

阿生應了一聲說：「正在處長辦公室，快要走了，怎麼？你要找他？」

「是的。」

「請等等，別掛斷，讓我替你搭過去！」

電話的另一端在不久之後出現了夏維的聲音：「那一位？」

「呂偉良。」呂偉良望了車窗外面，說道：「我們的車子正在東區，大約五分鐘之後到達十字大道的和平銀行！」

「發生了什麼事？」夏維急急問道：「是不是那兒又發生刧案？」

「不！我忽然想起本市有一間規模不大的銀行，就是和平銀行，鈔票上面的『和平一四九頁』，可能是暗示秘密盡在和平銀行的保險箱一百四十九號之內。但我不是警方人員，只怕得不到銀行方面的合作，你可以來嗎？」

「可以的，我剛準備離開這裏。」夏維說得非常爽快，「我們就在和平銀行見吧！」

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這時才問：「你以為會有什麼秘密收藏在保險箱之內？」

「可能是十分有價值的情報。」呂偉良沉思着說：「但是，我担心我們又遲了一步！」

「不會吧？」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說，「如果對方已經得手，又何必冒警搜身，希望知道鈔票上的秘密？」

車子拐了彎，後面有一輛汽車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便一直跟踪着他們。但，由於二人集中精神在腦海中找尋答案，却疏忽了身邊的一切。

十字大道是主要街道之一，街上的車子擠得密密麻麻的，人車爭路的鏡頭不斷出現，其實這情形到處可見。當局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措施，令到當地的交通問題成了絕症！

前後將近十分鐘才可以到達和平銀行，比呂偉良的估計多出了五分鐘。

夏維探長也在稍後時間抵達，他偕同呂林二人入內，向負責人表露了身份。

但是，令他們大感失望的，就是這間銀行規模極小，根本沒有保險箱設備。

夏維以既然來了，順便向銀行方面調查，石宗明此人是否在此開了戶口？

調查的結果，證明石宗明並未在和平銀行開戶。但是，夏維却要求他們把編號：「一四九」和「二四六」這二個戶口的姓名地址向警方提供。

銀行方面是絕對合作，但呂偉良又撲了一個空！

呂偉良問夏維：「有一條街道叫和平道或者和平街的嗎？」

夏維搖頭苦笑：「似乎未聽過……」

話猶未完，他身旁的助手就說：「有一條小街道叫和平街的，就在南區。」

「可能是和平街一百四十九號。」呂偉良說：「我以為不妨去看看。」

於是一干人等，又開車到南區去！

南區果然有一條和平街，但又短又窄，只有數十幢樓宇。

他們由街頭到街尾行了一轉，發覺並沒有「一四九號」號門牌。

於是他們留意到「十四」號，可能是十四號九樓，他們這樣忖測。

這條街是有十四號的，但那是一幢舊樓，只有三層高，沒有九樓。甚至整條街道也沒有那一幢大廈是有九層高，最多不過四五層。

呂偉良又一次失望！

夏維只好返回警探部去！

「我還是以為這與書本有關！」林愛莉說：「和平可能是一本書，一四九就是頁數。」

呂偉良沉思着說：「但是，這本書到底收藏在那裏呢？」

「可能就在石宗明的家中，或者他的商行辦公室之內。」林愛莉說。

「這似乎不合邏輯！」呂偉良說，「如果石宗明把秘密收藏在自己的物件中，又何必苦苦要追討回那張鈔票？」

「是的。」林愛莉同意了呂偉良的想法。她想了一會兒又說：「如果我們假定有『和平』這本書，它應該放在一處公共塲所，例如書店，圖書館等處，任何人可以去的地方！」

「你這想法反而合理！」呂偉良說，「我們不妨假設某方面的間諜人員把一些秘密收藏在一本書內，這本書叫『和平』，於是在事後設法通知他們的人前來接收。為了避免這秘密落入另一方面的人手中，所以就利用鈔票傳遞訊息，不料石宗明一個不小心，把事情弄壞了。那麼，『和平』這本書最有可能收藏在市立圖書館裏面……」

林愛莉幾乎不等呂偉良講完，已把車子開動，直駛往市立圖書館。

他們始終還沒有發覺，一輛神秘汽車如影隨形地，在暗裏跟踪他們。

呂偉良說：「希望這次不會再撲個空。」

「你以為這又是什麼性質的秘密？」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說。

呂偉良道：「既然不惜殺人，那當然是十分重要的。石宗明能够放棄一切逃亡，更顯得此事絕不尋常。說不定，他們夫婦二人已遭毒手！」

林愛莉把車子開到市中心區去，市立圖書館就在這一區裏面！

他們無法找到停車位，只好開到較遠處的停車塲去，那是政府經營的！

林愛莉駕車繞了幾條街，就忍不住詛咒起來：「這個政府眞混賬，十多萬輛汽車的都市，全部只有三萬幾個車位，他們的目的似乎在多罰欵，眞是豈有此理！」

車子開入政府停車塲，收費又增加了。

這年頭百物騰貴，政府當局不但不設法抑制一下，還首倡加價加租，這也難怪治安不靖，遍地盜賊！

呂林二人由停車塲步行到市立圖書館，足足走了十分鐘。

那輛神秘汽車沒有放過他們，一直在暗地裏苦苦追隨着！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警覺性一向很高，但這一次似乎過份集中精神於思索方面，却疏忽了來自背後的危機！

二人步入圖書館，向管理員道明了來意。

管理員是個四十歲左右的女子，戴有深度近視眼鏡，很有禮貌。

她聽了林愛莉的說話之後，答道：「你所講的書名可能漏了一些字，小姐，是不是世界名著：戰爭與和平？」

林愛莉道：「可能是的，但我仍想知道到底有沒有一本書名叫『和平』的書籍？」

「沒有。」管理員說，「據我所知就沒有，但『戰爭與和平』一書我們却存放了三本，因為這本世界名著有很多人借閱的。」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本書？請你指示一下！」林愛莉說。

「本來存放在八號書柜的。」管理員說，「但是，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三本都已經借了出去！」

林愛莉仍然和呂偉良走到八號書柜，但二人結果還是找不到「戰爭與和平」這本書。

呂偉良沉吟道：「愛莉，我看不必找了，

不可能有秘密放在那本書中。」

這是圖書館，裏面靜得連蒼蠅飛過也可以聽到。所以林愛莉爲了避免騷擾別人，也只好放低聲音說：「爲什麼你會這樣想？」

呂偉良道：「這類圖書既然可以外借，而且根據管理員剛才說，還有許多人拜讀這本世界名著，那麼，要接收這秘密的人，豈不是要追到借書人的家中去？而且書有三本之多，到底秘密收在那一本裏面？這也是問題。所以我以爲，這點綫索不妨放棄！」

林愛莉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她仍然有點依依不捨，在書架之前徘徊，希望找到一本名叫「和平」的書。但是，找來找去也找不到，最後只好跟呂偉良一齊離開了圖書館。

他們雖然走了，但是跟踪而來的人却得到了他們的提示，趨前與管理員交談！

那是二名男子，他們向管理員表示身份：

「我們是警探！」

管理員呆了一呆！

其中一人又將一份證件出示，管理員只見上面貼有照片，像是警探證件。但由於事情來得太過突然，她並未查看那證件到底是眞還是假！

那人又說：「剛才一個跛子與一個女人到這裏查問了一些什麼？」

其實剛才他們已跟了入來，只是聽得不大清楚而已。管理員照實對他們說了，因爲她絕對相信對方就是當地的警探！

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人跑到八號書架前面去查看，另一人要抄錄三個借書人的住址，這三個人就是向圖書館借出三本「戰爭與和平」的。

管理員非常合作，那二名男子也意料不到一切過程會這麼順利。

當然，他們不會是什麼警探，但管理員一時不察終於也上當了！

×　×

劉小梅由學校裏出來，一個男子開車在學校附近等候她。

劉小梅是個十五歲的中學生，由於南國女兒早熟，因此她體態豐盈，難怪許多男孩子都在追求她。還好她的興趣在書本裏，對戀愛一事暫時還沒有興趣！

許多男子碰過壁了，但是每天她放學時都可能有人在附近路口向她糾纏；他們都是追求劉小梅的，有些是別間學校的男學生。

不過今天這一個男子却不是追求她的裙下之臣，也不似個學生。

除了汽車裏坐了一個陌生男子之外，附近也站立着另一個男子。他們都對劉小梅虎視眈眈，留意着她的一舉一動！

劉小梅根本從來未見過這兩個人，更加發夢也想不到他們是爲了書本而來找她的。

這兩個人就是到過圖書館去的人，他們從管理員那裏查得劉小梅在這裏求學；後來他們又從劉小梅同學口中知道誰是他們要找的女學生。

車外的男子開始迫近了劉小梅，他知道沒有找錯對象，因爲可以看得見，小梅手中的書本之中夾了一本「戰爭與和平」！

「劉小姐。」那男子非常有禮貌地先招呼了一聲！

劉小梅呆了一呆！

如果這是她認識的人，她就無須驚愕，但眼前此人她從未見過！而且看年紀已在三十歲過外，絕對不似是追求她的那一種男子。

那男子沒有讓她有多餘的時間去想，走過去挾持着她，登上汽車去！

他一邊扶她登車，一邊說道：「請上車，我有幾句重要的話告訴你……」

劉小梅心感不妙，正待掙扎之際，又聽到那男子說：「我們是警探，你一位男朋友犯了案，他在警局作供時提及你，所以我們必須請你合作，希望你不要介意！」

開着汽車的人出示證件，表示他們的確就是警探。其實劉小梅那裏還有心情去分眞僞？首先是事情來得太過突然，然後是據說她一位男朋友犯法，而且在警局提及她的名字。

爲什麼她的男朋友要提及她的名字？她的那一位男朋友犯了事？犯了什麼？打刼，還是毆鬥？

別說像劉小梅這種未經世故的女子，就是許多人在這種情形底下，也會上當的；何況對方還軟硬兼施的把她拖上了汽車，她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

劉小梅登車之後，車子立即開動！

她身旁的男子說：「你是不是常常到圖書館去？」

「是的。」劉小梅莫名其妙地問：「這有什麼不對？」

「你是不是借了一本世界名著『戰爭與和平』？」那男子問。

「是的！」劉小梅立即從手上那疊書本中找出一本從市立圖書館借回來的圖書，交給她身旁的僞裝警探。還問道：「是不是就是這一本？」

「是的，就是這本。」那男子小心翼翼地，翻開了每一頁。

但是，書本裏面根本沒有任何物件夾在其中。

那男子心有不息，把釘裝部份也揭得很深，希望在釘裝的夾縫中找到一些什麼，結果他還是失望了。

於是他問劉小梅：「你當初把這書本借回來時，有沒有發現一些什麼？」

「有！」劉小梅毫不考慮地說！

那男子立刻引起一陣緊張，連同那開車的也爲之精神一振！

坐在劉小梅身旁的人問：「那是一些什麼東西？」

「一張字條！」劉小梅不知道她那一位男友出了事，担心惹禍上身，一切只好照實說。

「字條？」那人心裏想：果然是不負此行。他立即又問：「上面寫了一些什麼？」

豈料劉小梅却說道：「那是十分無聊的，字條上面，寫了一個電話號碼，一個姓名，他是比我早一步借閱此本書的人，希望藉此字條徵友！」

「字條呢？」

「我撕掉了！」

那人又是一陣失望，他滿以爲字條可能就是秘密之所在！但現在既然撕毀了，相信劉小梅也不會記在心裏。不過他還是問她：「記得那姓名和電話號碼嗎？」

「記得！」劉小梅出乎意外地說，「但我從來未打過電話找他，雖然我曾一度認爲他可能是個與我志趣相投的人。」

「把姓名電話給我！」那人用命令的口吻說。

劉小梅翻開一本小册子，那是專記錄親友姓名和電話的。

她指住其中一個姓名，那是：湯占士。後面是一個電話號碼！

那人抄錄下來，然後對開車的說：「找個電話亭，在附近停車吧！」

劉小梅眞弄不明白，到底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無論如何，她這時候反抗都似乎太遲了！

車子最後停在一個路邊電話亭之外，那人

挾持劉小梅下了車。

那人命令着說：「打電話找這個湯占士，約他到中央公園去！」

劉小梅開始有些懷疑了。她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我早已告訴你了，我們是警探，這件事十分重要，你一定要照我說話去做！」

劉小梅雖然半信半疑，但終於也只好照做了！

對方接電話的湯占士，滿以爲艷福飛來，一口答應下來！

這是極富傳奇性的羅曼蒂克故事，憑一本每個人都可以借閱的圖書，徵求志趣相投的朋友，就像古代的紅葉傳詩一樣有意思。

他們從未見過面，因此劉小梅告訴湯占士，她到時的衣着和打扮，還約在中央公園的東閘入口處相候。當然，這一切都是那位「警探先生」的好主意，劉小梅只好依計行事！

半小時後，一輛計程街車儎來了一位新潮青年，只見他西裝畢挺，下車之後還小心地整理了一下衣襟！然後一邊看腕錶，一邊急步走向公園的東閘門這邊來！

劉小梅現在彷彿像個機械人一樣，挾着書本，出現在閘門之內不遠處！

果然，那新潮青年走過來了！

他非常有禮貌地問：「可是劉小姐嗎？」

「是的，你……」劉小梅吶吶地問：「你可是湯占士？」

「在下正是！」湯占士並未察覺對方的神態極端不安，否則他一定有所防範！

就在此時，二名男子分左右迫近他！

等到湯占士發覺時，已有人暗中用手槍抵住了他的腰部！

同時有人沉聲警告：「乖乖的不要吵，否則你會被殺！」

湯占士呆了一陣！

那人又說：「跟我們到外面去吧！切不可企圖逃走或者驚叫！」

「我犯了什麼事？」湯占士抖着聲音說，也許他也以爲對方是警探！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的！」那人說着，推着湯占士出了閘門外！

劉小梅呆在一旁，目睹一切！但是直至到現在爲止她還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她只知道一點，就是對方絕非警探！

但無論如何，她暫時總可以鬆一口氣了，因爲對方並未將她帶走，只是口頭上警告她切不可將今天的事告知別人！

由現在開始，劉小梅似乎可以置身事外了，但是她是個受過教育的人，思想也比較成熟。她越想越不對勁，萬一湯占士遭了不測，那就是她一手做成的。

怎麼辦？——劉小梅陷於苦苦沉思的境地。她必須有所抉擇：一是不理，一是爭取時間，立刻通知警方。

她記得公園裏也有個報案中心，這是自從當地罪惡日增之後，當局擺出一副「接受歹徒挑戰」姿態的「新產品」！

於是劉小梅立刻奔向公園一角，準備跑進那間方型建築物去！

那是一間玻璃纖維的小屋，要不是小心看看那幾個小字，誰也不相信裏面有維持治安的警察。劉小梅在離那小屋不及數丈遠的空地時，就給二名飛型青年調戲了一番。說是警方威力不足，倒不如說歹徒日益猖狂吧！

劉小梅終於奔進那小屋裏去了！

小屋之內只有一名警員，劉小梅要求他出去拘捕二名阿飛青年時，那警員聳聳肩苦笑道：「小姐，這裏只有我一個人，如果我出去，這裏有電話誰來接聽呢？」

劉小梅有點啼笑皆非地說：「既是報案中心，爲什麼只有你一個人？」

那警員道：「我的同事出去買香烟還未回來。你既然沒有損失又何必這麼緊張？」

劉小梅覺得這種情形太不對勁，相信報案亦屬多餘，甚至那警員會問：既然你不認識那男子又怎麼會約他？而且警員亦未必相信有這種莫名其妙的事情發生。

劉小梅也弄不清楚此事的來龍去脈，如果她報警，警方可能問到她口啞啞。因此，她回頭一想，終於沒有把剛才湯占士被陌生人擄去的事說給那警員聽，便悄悄離開了那警崗。

那警員也只以爲她受辱之後心有不甘，但事態既不太嚴重，也懶得去理！

×　×

劉小梅整天感到忐忑不安。她不知道那二名冒警的人是何方神聖，更不知道湯占士的下落；而最令她無法交代的，還是那部世界名著：「戰爭與和平」。

那本書是劉小梅用學生證向市立圖書館借閱的，但當天她返家之後發覺那陌生人事後並未將那本書還給她！怎麼辦？

飯後她無意中在電視新聞中看見一幀照片，差點嚇得她昏迷過去！

那是湯占士的照片。

新聞說：這青年人在近郊一處山邊被殺，心臟中槍斃命。警方徵求有關消息以及目擊者，並盼死者親友提供消息云。

劉小梅口定目呆！她好像被人由後腦重重地轟擊了一下！

這是怎麼一回事？

無論如何，劉小梅覺得責任在於她；如果當時她報警的話，湯占士就不必死！

她心情矛盾，不知應該怎樣做才好！

她的家人不知內裏，追問她是否認識螢光幕出現的死者，她否認了。

她說只是同情他而已。

但是她的母親說：「這個都市治安太壞，警方力量薄弱，所以刼案無日無之，何必大驚小怪？」

許多市民心目中都有同一看法，就是生活在今日這個都市裏，生命財產已逐漸失去了保障。

這是誰之過？

眞正的答案應該是：政府的政策一手造成的！

乍然聽起來，這種說法又似乎過火一點，我們不該過份責備政府；但是如果想深一層，仔細分析一下，又絕不過份。

先不要說別的，單說說股票市場。外國財團跑到這裏來攪風攪雨時，政府的經濟專家已明知是「明火打刼」，但他們却袖手旁觀；等到祖家的財閥們賺到盤滿砵滿之後，高官們才佯作煞有介事的亡羊補牢，雖則未爲晚也，但亦已令本地市民吃盡了苦頭，損失則數以億計，甚至有不少人被送入神經病院去！

經濟攪垮了，加上世界不景氣籠罩下，大小工廠紛紛關門大吉，工人失業，試問這班人最後會跑到那裏去？食谷種嗎？改營小販嗎？憑本身技能轉營別業嗎？還是索性去做「無本生意」？

如所周知，這個政府的福利計劃是全世界最短見的。嚴格來說，根本沒有福利可言。不要看政府「歲入歲出」的數字遊戲，先看看每年各大機構以及市民們捐欵做善事的數字，便是數以千萬計。

試想想：如果這個政府的福利計劃完善周到，何須善長仁翁掏腰包？

政府寧願化費一千數百萬元到外國聘請「稅務專家」回來，目的是緝捕漏稅的市民。當

然，站在政府立場這是對的。

但是，市民不禁要問：安份守己依時納稅給政府的市民，到底有什麼保障？失業時是否政府有救濟金可領？退休時政府是否有養老金可領？

也許有人會說：有的，可以向有關部門申請！

申請？即使閣下有這種耐性，兼具能忍受官員們冷面孔的修養，恐怕收到那筆鷄零狗碎的金錢時，已經餓死了！

說到「食谷種」，際此百物騰貴的時候，每月薪金能糊口已經萬幸，那裏還有多餘的金錢儲存起來做「谷種」？

就算平時克勤克儉，省吃省用節省下一些積蓄，當失業時便找些小買賣經營一下，只怕過得黑勢力一關，亦無法過得警察干涉這一關。他們會控告你阻街，無牌擺賣！

總之，五花八門的律例，你賺到的除了給控制該區的黑人物之外，還要付「鬼錢」。你以為「破財擋災」嗎？不！每個星期，最少還要承担數張告票，因為政府興建了那麼多的法庭分店，可不能讓法官大人太過空閒而拍蒼蠅的！

如果閣下有一技之長，例如你懂得駕駛汽車，那你大可以在失業之後轉業做司機，但當局訂出的苛例多到令你頭暈眼花，只怕你那份薪金亦不足以應付法庭每月的違例罰款！

那麼，意志稍為薄弱的人，在政府政策趕盡殺絕的情形底下，試問還有什麼可以做的？於是滿街盜賊，大做「無本生意」的人，便「成行成市」了！

歸根究底，試問這種環境不是政府做成的，還能把責任推在誰的身上？

可惜那些腦滿腸肥的什麼議員們，只知道奉承委派他們的人，從未肯為小市民們設想一下，這社會的秩序又焉能不亂？

劉小梅左思又想，終於悄悄離家外出。

她覺得她應該報警，否則，那本屬於市立圖書館的「戰爭與和平」日後被發現落在歹徒手中時，她可能更加麻煩！

她不敢讓父母知道，怕他們責怪自己不用心於功課之上。

因此，當她到達警局，要求夏探長接見時首先就說：「我有件重要事向你提供，可以不讓我父母知道嗎？我担心他們會責備我！」

夏維說道：「有什麼事你儘管放心說好了，我們會盡量避免致引你的麻煩的。」

「我看電視知道有個青年人無辜被殺。」

「你是說湯占士嗎？」夏維恍然大悟，「是的，我們透過電視台，徵求目擊證人。」

「那好極了，我有十分重要的綫索向你們提供！」

於是劉小梅開始把當日她身歷的奇事，逐一向夏探長複述。

夏維探長萬二分感謝劉小梅，因為要不是她把此事說出，夏維絕對不可能想像得到此事竟然亦與「幸運鈔票」有關。

雖然劉小梅來得太遲，如果早一步報警，也許警方還來得及制止此事發生。但是，夏維探長現在起碼也知道湯占士不是被人刼殺。

看情形，湯占士是由於反抗，逃走或者不合作，以至被殺的。

夏維立刻通知國際特警方面。因為特警組方面在這連串調查中担任了一個重要角色，警方既然有此重要發現，夏探長當然要讓特警組也知道。

從「戰爭與和平」一書的失去，以至劉小梅被人找上門這點看來，顯然有人在找尋一種秘密；那秘密可能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情報。

夏維還不知道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去過市立圖書館，也不知道二名身份不明的人會暗地跟踪呂林二人至圖書館去！但是，他却不難想像得到此事與五元鈔票上面譯出的意義有關。

因為根據國際特警組化驗室的發現，鈔票上面的密碼暗示出「和平」二字，同時又發現鈔票編號上的「一、四、九」等三個數目被人用極細小的針，刺上三個小孔。

這些細小的針孔雖則引起多種忖測，但現在已逐漸明顯了。也許某方面的特務人員已知道鈔票上的秘密——夏維這樣想。於是他們正多方展開追尋已失落的一份秘密情報。

那麼，湯占士會不會是另一方面的間諜？

事情發展到此，看來已有些綫索了，但嚴格說來，還是毫無頭緒！

例如：殺死刼匪何水的，是否也就是殺害湯占士的這一幫人？

他們在追尋一些什麼秘密？

他們屬於那一方面的？

看情形只有一個人最清楚此事的來龍去脈，此人就是石宗明！

但是，石宗明的住所和辦事處，還有他一些較親密的親友，都受到警方的調查和監視，結果還是毫無綫索可尋。

甚至連夏維探長現在也開始有點懷疑，石宗明夫婦可能已經用偷渡方式離開了本市。否則，他們的銀行戶口被監視，既然不去投靠親友，一定要光顧酒店，或者用高價收買一些下級公寓的侍役，然後才可以獲得藏身之所。那麼，這筆錢又從何而來？除非他們逃走時身旁已有許多錢。

至於另一個可能，就是已遭某方面特工人員的殘殺，但是屍體呢？

因此，夏維探長認為石氏夫婦悄悄離開本市的可能性最大。

不過即使夏維探長有此想法，他們的緝捕令還未正式撤消！警方的綫人仍在到處收集有關石氏夫婦的消息，一則為了交代，二則為了那筆可觀的賞金！

但是身為國際特警的阿生，却認為這是國際事件，黑社會中的警方綫人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貢獻！所以他只命令特警們注意當地各領事館的動態；他相信此事必與外國一些領事館扯上關係！

雖然夏維、阿生和呂偉良他們有時在某一宗案件上，意見會不謀而合，但是，這一次却有些例外了。他們三方面行動固然並不一致，就是想法也差得頗遠。

由於湯占士之死，劉小梅的自動投案，夏維探長於是立即與市立圖書館取得連絡，查出其他二名借去世界名著「戰爭與和平」的人的住址！

其中一個是自修生，他說出較早時有人來過，自稱是市立圖書館派來的，結果取去了那本「戰爭與和平」的書籍。

警探又找到第三名借書人，當然也是借閱世界名著「戰爭與和平」的，他是個老年的殘廢者，雙足不良於行，坐在輪椅之上。

據他解釋，書是由友人代借回來的，但用他本人的身份證在圖書館登記。

他年老又殘廢，日子很難過，除了看報紙雜誌之外，還好看一些由市立圖書館借回來的名著。

不過，他似乎很幸運，至今仍未見有人前來騷擾過他！

夏維探長認為只是時間問題，那幫人遲早會來的，他們的目的也在乎那本「戰爭與和平」，除非他們已在另一本同名的書本上找到了須要的秘密。因此，夏維派人暗中保護和監視這殘廢老人！

阿生却有了一個妙想天開的想法。

他對夏維說：「相信傳遞消息的五元鈔票不止一張，可能還有其他的，只是一天未找到石氏夫婦，一天亦無從證實而已。我想故意傳出一項謠言，就說五元鈔票發現許多是假的，希望銀行方面能收回一批，然後警方利用權力令他們送來逐張檢查，也許會有更大發現。」

夏維苦笑搖頭：「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為什麼？」

「這個地方是有法律的，故意造謠是有罪的，何況市民未必會把所有的五元鈔票都送回銀行去。這辦法正是勞民傷財，而且可能徒勞無功，反而害我給上司責備一番！」

阿生沒有辦法，因為這種事情只是當地警方才可以辦到，夏探長既反對，憑國際特警的權力，那是不能去實行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一直獨立行動，甚至沒有時間對阿生連絡和解釋。事實上阿生也太忙了，有時他要睡在特警的秘密總部裏。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看過了當天的電視新聞，他們覺得像湯占士之死，可能是無辜的。因為夏維已在電話中告訴他們關於劉小梅報案的事。

至今他們仍然未知道對方把注意力集中在三本「戰爭與和平」的書本方面，完全是他們「引導錯誤」所致；要不是他們被神秘人物跟踪到圖書館裏去，這連串有關借書人的事件根本就不會發生。

呂偉良在客廳裏踱步，林愛莉已經把電視機關掉了，她在沉思！

時鐘已指着十二點，但阿生還沒有回來！

呂偉良並不担心阿生，他已經不是頭一次睡在總部裏面了；他只担心這件事這樣子鬧下去，到底還要死多少人？

「不可能與『戰爭與和平』一書有關的。」呂偉良最後停在沙發椅旁邊，喃喃自語地說。

林愛莉也說：「是的，凡是可以借出外的書本，都不會收藏如此高度秘密的文件。否則，就會很容易失去，你和我更愚蠢也不會這樣做。」

「那麼，『和平』二字又是指什麼？」

「和平，一四九頁。嗯……可能是一份報紙嗎？」

「我似乎未聽過有這份報紙。」

「一四九——這三個字有針孔，鈔票上又有個頁數的頁字，顯然是指一百四十九頁，但是，什麼東西有百多頁？報紙只有十多頁，有些只有四頁。」

呂偉良道：「更值得注意的，就是那張五元鈔票上的號碼，會不會是故意選取一張內有一四九這三個數目字的鈔票？」

「如果傳訊的人認為有此必要，要找一張編號中包括這三個阿拉伯字母的鈔票，相信也不困難，只要手中有多一些鈔票就可以了。對嗎？」

呂偉良說：「是的，只要其中一張鈔票的編號之中，順序有此三個阿拉伯字，不論它的面額若干，均可被利用。」

「會不會是由右至左？也就是九四一。」

呂偉良道：「如果是書本，百多頁比較普通，九百多頁則少見。而且，習慣上阿拉伯數目字是由左至右的，看來不會例外。」

林愛莉咬着指尖，在苦苦地沉思！

呂偉良也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他們從來未遇上過一件如此棘手的案件，不但毫無頭緒，連它的性質屬於那類，一時之間也很難判斷。

呂偉良閉目沉思片刻，突然站了起來，拄杖走近電話几旁邊！

林愛莉知道他一定又想到了一些什麼，也許他只是致電阿生或夏維探長！

她沒有去理會他，因為她也正在思索着一個問題，就是特警組的密碼專家既然認為鈔票上的密碼屬於S國間諜所用的，而此地又偏偏沒有S國的領事館或者大使館，他們的總部設在何處？

呂偉良這時已將電話搭通了。

他既不是打到警局去找夏探長，也不是打到特警總部去找阿生。

呂偉良的電話是打到一間報社去的，他找一名叫小丁的記者。

這時候許多人都睡在夢鄉裏，只有報社的人仍在緊張地工作。

「有什麼獨有新聞向我提供嗎？」小丁跟呂偉良是多年朋友，過去呂偉良確實向他提供過不少獨有的新聞，讓他出盡風頭，所以這時候小丁一開口就開玩笑地說。

呂偉良却道：「不！內幕消息雖然有，但還未到向你提供的時候，現在我却有一件事要向你請教一下！」

「老朋友，何必客氣？」小丁說：「到底有些什麼事？」

「過去本市有一份和平日報嗎？你在報界混上不少日子，相信你必然會知道的。」

小丁毫不考慮地答道：「沒有。」

「雜誌呢？」呂偉良又問。

「雜誌？」小丁又說：「請你等一等！」

電話裏沒有聲音，他可能要向身旁的一些同事們請教！

不久之後，小丁又在那邊說道：「過去有一本雜誌訂名為：和平。但是，已經結束好幾年了。」

「什麼性質的？」

「這裏有位老行尊說，它是純文藝性的，執筆者全是名家。」

「照你說，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本雜誌？」呂偉良問。

「怎麼？你想找嗎？」

「是的。」

「請你再等一等！」

電話聽筒中又沒有了聲音，他大概又要向那位老行尊請教了。

過了一會兒，小丁又在那邊對呂偉良說：「呂老兄，如果你要翻查一些什麼，有個地方也許可以找到『和平雜誌』的合訂本。」

「是什麼地方？」呂偉良問道。

「就是市立圖書館。」

「市立圖書館？」呂偉良呆了一呆，「你肯定可以找到嗎？」

「據我的老前輩說，它裏面收集了不少有價值的歷史文獻，所以出版時極受文化界重視。因此，市立圖書館一定有收藏它的合訂本，明天你不妨到那裏去看看。」

「好的，謝謝你。」

電話掛斷了，林愛莉原來已經站在他的身邊。剛才呂偉良跟小丁所講的電話，她顯然也聽到了。

林愛莉道：「我也覺得我們在圖書館逗留的時間太短。假如當時我們與管理員多討論幾句，說不定她會記起有一本舊雜誌：和平。」

「是的。」呂偉良又說：「只有合訂本才有百多頁以上。」

「明天，明天才去只怕太遲了！」林愛莉說，「我以為立刻就要去看個明白！」

「但是，這是午夜時份了。」

「午夜又怎麼樣？難道你不習慣在午夜裏活動嗎？」林愛莉說：「來吧！我們立刻就要設法進入市立圖書館裏去，否則只怕又被人捷足先得！」

「好吧！」呂偉良苦笑了一下：「想不到我又要東山復出了！」

林愛莉也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兩本賬冊　億萬數字

將近凌晨一點了！

街道上靜得叫人有點心寒。

過去這個地方號稱不夜之城，如今卻連廣告霓虹光管也熄掉了！

能源危機威脅着整個世界，這個地方得天獨厚，當局本來無須過份緊張，但是政府為了向另一方面交代，又豈可毫無行動上的表示？

由於管制燈光的關係，令到習慣了在黑夜中活動的人更感方便無比！當然也方便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二人。

現在他們已摸到市立圖書館門外，除了暗淡的街燈之外，裏面沒有燈光透出。

當局雖然強調自從管制燈光之後，已多派警員到各區巡邏，但是呂林二人自進入市區以後，根本未見過一個警察。也許警察先生們躲在黑暗一角窺伺亦未可料，所以有着夜行經驗的呂林二人，也只好步步為營。

圖書館不似博物館，博物館可能收藏一些價值連城的名畫古玩，但圖書館大概不會引起飛賊的垂青吧！

因此，這裏既無人看守，連防盜設備也實在簡陋得很！

呂偉良是著名的鐵拐俠盜，林愛莉也是極有來頭的迷你女賊，因此他們的合作不但甚有默契，行動也異常迅速！

轉眼之間，他們已經由二樓平台進入了圖書館裏面去。

平台那邊有個窗門，呂偉良是個經驗豐富的俠盜，他自然懂得如何選擇這種門徑！

市立圖書館很大，還好管理員把它分門別類的，弄得井井有條！

呂林二人很快就可以找到了「著名書刊」類，在那一個架子上面，果然有一種訂名為「和平」的文學雜誌合訂本。

「和平雜誌」是月刊，每個月一本，一年是十二本，合訂本是用十二本作為一輯的，也就是一年一輯，共有數輯之多，看來前後也出版了幾年。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都携備了照明工具，他們極力避免開亮圖書館內的燈光，以免惹起巡更的人的過份注意。

但是，就在他們從架子上搬下一輯合訂本時，突然聽到了一些聲響。

呂林二人立即把電子照明燈熄滅！

那種聲音只是偶然發出的，只響了一下，沒有持續下去！

呂偉良耳語林愛莉：「會不會是老鼠？」

「圖書館的防鼠防虫措施最好，否則書本都會給牠們咬壞！」林愛莉低聲說，「會不會有人在此留宿？」

「相信不可能的，大門不是在外面上了鎖嗎？」呂偉良又說：「剛才我們打開了靠近平台的窗門，老鼠可能就是由那兒入來的。此外，憑我經驗，有些物件，例如木架之類，有時亦會給天氣影響而發出聲響來的，希望我們只是作賊心虛吧！」

再過一會，一切十分平靜。於是呂林二人又再開亮了照明燈。他們分工合作，把「和平雜誌」由第一輯開始，逐本翻閱。

第一輯也就是第一年度的合訂本，但是，當時的篇幅甚少，只有九十多頁。但林愛莉仍然不會輕易放過，她想像到「一四九」三個數目字的可能性，「一」會不會就是表示「第一輯」？或者「第一期」？那麼，「四九」二字便是頁數了！

但是，「和平雜誌」第一期四十九頁揭開了之後，只見到已經發黃的紙張，根本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直至到第三年度，也就是第三輯合訂本開始，「和平雜誌」開始增加篇幅了，每期厚達一百五十多頁，因此每一期都有「一四九」頁存在。

呂偉良逐一小心查閱，在他的想像中，可能有人在這一頁上面留下什麼記號或者字條，字跡等等。但是，看完了第三輯，卻未見有任何可疑之處。

當然，呂偉良只是匆匆地檢閱，只見到了「一四九」頁時才較為留神。

他同時亦想過了，會不會是有一本「一四九期」的和平雜誌？

如果有，說不定一切秘密盡在其中。

但是，「和平雜誌」只出版五年，以每年十二期計，全數亦只得六十期而已，所以根本也沒有「一四九」期的存在！

差不多五本合訂本都翻完了。

在翻閱合訂本的時候，呂偉良會經一再聽到一些細碎的腳步聲！

似乎有人在逐步迫近他們這方面來！

起初呂偉良以為可能是老鼠，因為窗門打開之後，外面平台上的老鼠可能跑了入來。但是，呂偉良既是一名十分出色的俠盜，耳目伶俐之外，辨別事物和聲響的本能也極高。

因此，他認為這人類的腳步聲，絕不可能是老鼠走路聲。

呂偉良佯作若無其事，但內心卻在戒備中分析：是誰在向他們窺伺？

那步聲停在附近，沒有再前進！

呂偉良覺得他們在等候時機，也許要看清楚呂林二人在幹什麼！

呂偉良在內心分析：如果這是巡更的人，步聲不會如此鬼鬼祟祟的！

那麼，對方顯然也是問題人物，可能也是由窗口入來的。

他們是誰？

從步聲分析，對方也有二個人。

他們為什麼入來這裏？是否跟踪他們而來？有可能的！

也許一直就有人在後面跟踪住他們，而他們太過把注意力放在街上是否有警察這方面，以至疏忽了跟在背後的人。

呂偉良忽然靈機一觸，低聲叫道：「愛莉，你過來看看，這是什麼？」

呂偉良雖然沉聲叫着，但是他估計過伺伏在附近的人一定可以聽到的。

林愛莉也以為呂偉良真的發現了一些什麼，忙着湊過來。

剛才他們之間是有數尺距離的，每人負責翻閱一輯合訂本，現在走近了，就並肩站在一起！

呂偉良於是指住其中一頁，煞有介事的對林愛莉又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這一次由於呂偉良說得非常之細聲，所以除了林愛莉之外，站得較遠的一定不容易聽得到他到底在說些什麼。

呂偉良是故意這樣做給窺伺他們的人看的，只要對方看見了剛才的情形，他們一定會以為呂偉良發現了什麼秘密。

其實呂偉良什麼都沒有發現，他只是把林愛莉召過來之後，把眼前的危險形勢通知她，同時警告她切勿東張西望，態度一定要冷靜。

林愛莉非常有默契，故作緊張地，俯首注視那頁舊雜誌。

她又故意問：「這是什麼意思？我真的有點看不明白！」

「我也看得糊塗，相信這就是我們要找的了！」呂偉良一手把那一頁撕了下來！

「為什麼你撕掉它？」

「根據鈔票上的指示，就是這一頁。我們既然看不明白，為什麼不帶回去交給夏探長？也許警方有辦法查出其中的秘密……」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有人吆喝了一聲：「你們站着不要動！」

呂偉良心裏想：「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那邊又有人用電筒照射過來。

步聲在移動，電筒光柱雖則十分强烈，照射得呂林二人無法睜開雙眼來。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都可以聽得出，那兩個人的腳步聲。

呂林二人不敢妄動，而且舉起雙手！

呂偉良一隻手還執着那一頁舊雜誌，他絕對相信對方的目標就在於此。

林愛莉卻担心國際特工們手段一向殘酷，而且必有手槍！萬一他們殺戒大開，那真的是死得不明不白！

不過呂偉良的態度非常冷靜，因為一切既是他預料得到的事，又何妨面對現實？

他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你少管！」那人說，「你們似乎知得太多了！」

呂偉良苦笑道：「不！如果知得太多，根本就無須冒險跑到這裏來！」

那人冷然一笑：「起碼你已經知道一張五元鈔票上的秘密！」

「何止我知道？」呂偉良說，「如果你有朋友在警方做事，相信你也會知道，而且必然引起一陣貪念，就像我一樣。」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鈔票上的指示，可能令到一個窮光蛋變成一個大富翁。」

那人呆了一呆，一手把呂偉良手中撕下的一張舊雜誌奪過來。

由於剛才他已聽得非常清楚，呂偉良對林愛莉說，一切秘密可能盡在其中，所以那人奪得那頁舊雜誌之後把槍管伸了過來！

林愛莉大吃一驚。

她想反抗，但另一人卻在旁虎視眈眈，如果袖手旁觀，呂偉良可能立即被射殺。

在這矛盾的剎那間，呂偉良卻冷靜地說：「你想殺我，最好在槍管加上滅聲筒，否則你插翼也難飛，除非你會隱形！」

「為什麼？」那人仍舊用槍管抵住呂偉良的心臟部位。

「你可曾聽過『國際特警』這個名堂？」

「當然聽過了。」

「那麼，你可知道我的身份？」

「你就是國際特警？」那槍手冷冷地說：「那好極了，難得你肯自我介紹，現在不就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的時候麼？」

呂偉良笑了笑：「不！我不是國際特警，我是鐵拐俠盜！我的消息卻來自國際特警，他們這時候正在外面等着我們。」

那人聽了呂偉良這番說話之後，恍然大悟地說：「原來他們利用你！」

「是的，他們是世界性警探，可不能知法犯法，闖進這裏來偷竊，但我們就不同了，能避過警方便可以獲得一筆報酬！」呂偉良又笑笑說：「但是，你以為我會稀罕這些麼？不！我絕不看在眼內，我知道這是一個寶藏，現在大概已獲得證明了。」

「好大的胃口！」那人回頭跟他的同伴交換了一個眼色！

看來他們已相信呂偉良的謊言，担心外面有國際特警接應。

於是他們一邊用電筒照射二人的眼部，令他們無法睜開雙眼，一邊步步後撤。

林愛莉悄悄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卻用他的聽覺去判斷對方與他們此時的距離，當他發覺步聲去得頗遠時，電筒的光度也弱下來。於是他對林愛莉說：「你在我一聲號令之後，立即向左躍開，包抄他們！」

林愛莉呆了一呆！

她不知道呂偉良的整個計劃，當初只以為呂偉良一片謊言無非為救眼前困境，想不到他還要反敗為勝，希望抓住對方！

林愛莉想也未曾想得完，呂偉良已發出了一聲號令！

她的反應極快，立即往左邊躍開！

呂偉良也在同一時間往右邊飛躍而出！

這時候，那二名槍手已退到那彎角盡頭了，看見這情形，立刻開槍射擊。

但是另一名槍手卻厲聲喝道：「你瘋了嗎？槍聲會驚動外面的人！」

那「砰」一聲槍響，在這深夜時份有如平地一聲雷！

但沒有命中，因為呂林二人不但甚有默契，身手也極之矯捷！

他們分左右兩旁躍開，就是想到對方可能會不顧一切開槍向他們射擊！

附近有書柜枱椅等物，在這黑夜中要向二個目標射擊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來呂偉良可以讓對方就此離去，尤其是那一頁舊雜誌只是他順手撕下來的，根本亦全無秘密可言。但是他覺得這是難得機會，只要抓住其中一名槍手，相信真相就可以大白。

因此，呂偉良決定冒險一試。

槍聲不但不能把他嚇倒，反而亂了對方的陣腳，尤其是他們相信了呂偉良剛才的一片謊言，以為外面有國際特警。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立即向左右兩邊包抄過去。左右兩邊是兩列擺滿了各種書刊的書柜，正是最佳的掩護物。

對方二名槍手一擊不中，加緊腳步沿住牆邊走向窗口。

那窗口外面就是平台，呂偉良他們剛才就是由那兒入來的！

只要走出平台，由平台邊緣一躍而下，離地只不過十一二英尺左右，那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附近有暗淡的路燈照耀，除非槍聲已驚動了警察，否則附近並無住宅，這一帶都是辦公大廈，晚上很少人在此留宿的。

因此，呂偉良欲要擒得其中一人，必須趁他們未離開這裏之前。

他沿住一列書柜拄杖急衝，到了盡頭處看見那邊窗前有黑影移動，立即拄杖再衝一程。

對於黑暗環境，許多人都不大習慣，但呂偉良是一名俠盜，他習慣了在黑暗中摸索。而林愛莉也是一名女賊，她的行動即使在黑暗中亦快捷無比。何況一些窗門外面仍有暗淡光綫透入，這對他們就更為有利！

二人衝到窗前，這是唯一打開了的窗門，也就是他們進來時的「入口處」。

這時候二名槍手已越窗出了平台。

其中一人已急不及待，一躍而下，跳到街上去。

另一人在慌忙中絆倒，跌倒在平台之上，林愛莉眼看一些物件自那傢伙手中跌出，落在平台邊緣。

她一個箭步衝前，目的自然是為了奪得一支手槍，雖則這是黑夜，但街燈的光綫反映下，這平台上的視綫總比較室內清楚。

林愛莉早已看出那些自槍手之中跌出的物件就是一支手槍。

只要奪得一支手槍在手，情勢就會立即改觀。

經過了無數次的合作，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動作與心理上都非常之有默契，因此林愛

莉在看見呂偉良衝前擒拿那倒地的槍手時，她便分身前去奪槍！

平台有鐵欄攔住，下面就是街道，另一名槍手已經落到馬路上面去了。

他發覺附近既無警車，亦未見人影，因此胆子加大。

他首先竄進原來的汽車中去，等候他的同伴下來。

但是當他探首車窗外仰首上望時，却看見一個人影在移動。

那人影可以肯定不是他的同伴，因爲那人有一把長頭髮。

於是那槍手立即開了一槍。

又是「砰」然一聲槍响，登時震撼了這一帶寂靜的地區。

他是拚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心理，反正剛才在室內已開過一槍，現在既然久久未見他的同伴隨後躍下，又看見林愛莉企圖躍下追來，無論是爲了救他同伴或者制止林愛莉追來，他覺得開槍都是必要的。

其實當時林愛莉只是俯首準備拾起那支手槍而已。就當手槍接觸到她的手指時，那人就由下面車內往上開了一槍！

林愛莉顧全性命要緊，立即伏下。

手槍本來已經一半拿在手指之上，這一下俯伏躲避又令它滑出了手外。本來就非常接近平台邊緣，現在一跌之下，立即掉到街上去。

槍聲引起正在附近巡邏的一輛警車的注意，立刻鳴號開過來查究。

這時候呂偉良已輕易把倒地的槍手制服，林愛莉也只不過虛驚一塲，剛才一聲槍响並未把她擊中，她還可以站立起來協助呂偉良。

至於下面的一名槍手既然聽到警號聲，那裏還敢呆等下去。

他手上已奪得那一頁夢寐以求的「秘密文件」——其實那只不過是呂偉良的「陷阱」而已，根本沒有作用。但在他的心目中却以爲勝利完成「任務」了，於是立即開車逃去！

呂偉良本來想跳下截停警車，然後告訴夏維探長關於此事的經過。但是，警車却給正在急急開走的汽車引開了注意力。

警車與那槍手的汽車追逐而去，呂偉良和林愛莉只好自行照料一切了。

林愛莉首先躍下街中，檢回那支手槍之後，示意呂偉良。

呂偉良於是拍拍那名被他制服的槍手：「你跳下去吧！」

那槍手一直担心會落入警方手中，現在看見警車開走了，心情亦較爲輕鬆。

他一躍而下！

林愛莉持槍在下面戒備。

那槍手着地後正待有所動作，却給林愛莉衝前飛起一脚，踢得他朝天仰倒！

呂偉良隨後跳下來。

林愛莉一把將那槍手自地上揪起，咬牙說道：「我本來可以一槍把你殺死，但我却不想太過便宜了你，上車吧！」

呂偉良帮着林愛莉把那槍手押上他們的汽車裏去。

「你們是什麽人？」那槍手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問道。

呂偉良說：「你眞長氣，剛才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嗎？還問什麽？」

「但外面並無國際特警接應，可見你只不過一片謊言！」

「是的，我對歹徒很少講眞話的。」呂偉良笑了笑說道。

林愛莉負責開車，她把車子朝相反的方向開去，以免跟警車碰頭。

呂偉良已接過了林愛莉交給他的一支手槍——這是那槍手墮落平台之上，又再掉落街中的。呂偉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槍咀抵住那傢伙的腹部。

林愛莉問呂偉良：「我們把他送往什麽地方去？」

呂偉良問那槍手：「你喜歡到那兒去？」

「肉在砧上，難道我還有選擇餘地麽？」那槍手苦笑道。

「我很民主，先徵求一下你的意見。」呂偉良笑了笑說。

「相信你們一定把我交給警方。」

「那又未必！」

槍手呆了一呆：「你們把我弄得糊塗了。到底你們是什麽人？」

「你跟踪我們到圖書館去，當然知道我們是誰才會這樣做。」呂偉良說。

「不！我們不是跟踪你們，只不過是偶然的巧合。」槍手說，「我們想偷進圖書館去，想不到給你們棋先一着！」

「現在你們不是坐享其成嗎？」呂偉良說，「秘密已給你的同黨奪走了！」

槍手道：「那到底是什麽東西？」

「你既不清楚，爲什麽要冒險爭奪？」呂偉良反問道。

「我們只是奉命行事，請你原諒。」槍手說。

呂偉良說：「奉了誰之命？說得坦白點，也許你還有一綫生機！「

「一個S國人。」槍手道：「他用重金僱用我們二人，我們只知爲了金錢而工作，其他的事實在所知不多。這是眞話！」

「那你就帶我們去見那個S國人吧！」呂偉良說着，把手槍推了一下！

那槍手感到腰間作痛，忙解釋說：「我們沒有他的住址！」

「你也許活得不耐煩了！」呂偉良認眞地說！

槍手道：「是眞的，我們不知他住址在何處，每次只等候他的電話指示。」

「在那裏等電話？」

「我的住所。」

「那就到你的住所去！」

槍手支吾着！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不如送他到國際特警那裏去！」

呂偉良說：「你可以用無綫電話通知阿生，但現在我們必須爭取時間！」

呂偉良又回頭問那名槍手：「S國人一定要知道你們今晚行動的收穫，對不？」

「是的。」

「那麽，你們約好在何處會面？」

「就在我家中。」

「你家裏還有些什麽人？」

「你以爲還會有老婆兒女麽？」槍手苦笑道：「幹我們這種亡命生涯，決不能有家室，否則只有替這社會製造悲劇。」

「你很通情達理，可惜缺乏了民族觀念，否則怎麽會替S國人工作？」呂

槍手笑道：「到這都市來生活的人，試問誰不在爲錢而拚命？做官的爲了搵錢，小市民也是爲了金錢而忘我地工作；什麽國家民族，早已拋諸腦後了！」

林愛莉道：「少說廢話，你到底住在那一區？什麽地址？」

槍手說：「西區，小石路十九號二樓，小姐。」

林愛莉於是把車子開往西區。

呂偉良警告道：「你別整古造怪，否則我會先殺死你！」

「放心吧！」槍手說，「我的拍檔伙伴可能已被警方抓住，我寧願跟你們合作，不希望你們把我送到警局中去！」

呂偉良問：「你怕警察？」

「我吃過不少苦頭了，這裏的警方人員都是混蛋！」槍手說。

「你有案底？」呂偉良又問：「你叫什麽名字？」

「陳用。」槍手說，「我有許多假名，你只要知一個就够了！」

車子在黑夜中奔馳，很快便抵達西區小石路。

林愛莉把車子停在附近。

他們沒有立即下車，只是穿過車窗，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

呂林二人同是江湖上有名氣的人物，對於這一類事情經歷得多了。他們懂得如何小心防範中伏，現在更要看看那輛會被警車追逐的黑色房車是否已回到這兒來；說不定另一槍手已成功地擺脫了警車的追踪，首先回到這「巢穴」來！

林愛莉雖則在黑夜中看不淸楚那黑色汽車的車號，但居高臨下，却可以看見那是一輛什麽顏色、什麽類型的汽車。

那車子並未停在附近！

這就是說：另一名槍手還未回來，他極有可能已落入警方手中。

呂偉良担心警方在捕獲另一名槍手時，他太過合作，那時他會帶警方的人到這兒來，然則，那樣大陣大仗的，極可能嚇怕了S國人。

呂偉良押着陳用下車。

二人沿住行人道走向十九號那邊去！

呂偉良把手槍收藏得十分技巧，槍咀保持瞄準前面那槍手！

林愛莉關好車門之後，也隨後走了過來！

她沿途保持戒備！

呂林二人都是老江湖，知道此時此地什麽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

例如：那個幕後人——S國人可能一直等候在陳用的住所中。此時他說不定正居高臨下，由窗口窺伺下來，對呂偉良他們用槍監視或者瞄準。

又或者這是陳用的詭計。這裏未必是他的住所，他有同黨在此接應！因此，呂林二人隨時都有可能陷於別人的包圍中。

他們步步爲營，押住陳用登上了十九號的樓梯間，直達二樓。

呂偉良警告着陳用：「別企圖通知屋內的同黨，把鎖匙給我！」

陳用苦笑道：「屋裏根本沒有人！」

但林愛莉已制止他說下去！

雖然隔住一度門板，但他們的說話聲音，可能傳到屋內。

呂偉良把鎖匙交給林愛莉，他仍然以手槍抵住陳用背部！

林愛莉接過鎖匙開了門！

屋內一片黑暗，毫無動靜，看來是眞的沒有人。

呂偉良叫陳用按亮電燈！他雖然有電筒在手照射着對方，以便陳用有任何蠢動時得以防範，但屋內沒有燈光是非常不便的。

亮了燈，他們立即發覺到地板上有一大灘血！

沿住血路，走廊上面躺了一個人！

那人胸前有血漬，他雙眼睜得大大的！

呂林二人立即戒備！

陳用却在極度驚愕中叫了一聲：「小麥，你……你怎麽會……」

話猶未完，有人冷冷地喝道：「拿槍的，快把雙手舉起來！」

呂偉良立即轉身！

但是，「拍」地沉聲一响，呂偉良的手腕立即感到一陣疼痛！

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槍棄在地上！

林愛莉欲待退出屋外，已經來不及了！

門「砰」的一聲關上，一名持槍的人不知由那一處黑暗角落竄了出來，喝令林愛莉把雙手高高舉起！

一名高鼻外國人由走廊那邊走過來，他對陳用說：「你們完成任務了嗎？」

陳用慌忙說道：「在阿中的手裏！」

「阿中呢？」S國人問。

那外國人是個S國人，但却說得一口流俐的本地話，呂林二人爲之驚奇不已！

陳用說：「他稍後就會回來。」

「爲什麽你們不在一起？」S國人問。

「我失手被擒，阿中先帶着那份文件逃脫了。」陳用說。

呂偉良了解到陳用的心理，他分明在担心觸怒這位幕後老闆，如果他說出阿中被警車追逐，他可能像倒斃地上的小麥一樣！

「你不該帶這兩個人回來！陳用。」S國人含怒盯住他！

陳用囁嚅地說：「他們迫我！我不知你們在這裏，對不起！」

「對不起？」S國人冷笑一聲，面色一沉，說道：「你和小麥愚蠢，我們的事情完全給你們這班飯桶弄壞了！」

陳用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忙又說道：「請聽我解釋，洛先生。」

「不要解釋了，你到底對他們說了一些什麽？」S國人問。

陳用瞥了呂偉良一眼：「我什麽都沒有說，你不相信可以問問他！」

呂偉良看得出陳用那可憐的目光，他極力希望S國人相信他的說話；同時也希望呂偉良能够救救他，即使帮句口也是好的。

但是，呂偉良目前的處境正是自身難保，曉誰得這S國人會先殺了誰？

也許他會命令槍手先殺死呂林二人，也可能一怒之下先殺陳用！

陳用稱呼那S國人爲洛先生，他當然不會是姓「駱」的，也許名字之中有個「洛」字在內。也許是S國人要他這樣稱呼，實則是個假名也有可能。

總之，做間諜特務的人，十句之中難得有一句是眞的。

洛先生叫呂偉良站過一旁，那像是本地人的槍手一直用手槍監視他和林愛莉。那支手槍是配上了滅聲筒的。

呂偉良深信，剛才開槍射傷他的就是這槍手！

他的手腕仍在冒血！

雖則只是皮外傷，呂偉良也覺得隱隱作痛！尤其是雙手舉高了之後，血水一直在沿住手臂倒流入衣袖裏去，實在不好受！

受傷、流血甚至更加嚴重的傷害，在呂偉良的冒險生涯中已不知經歷過若干次了。現在他可以忍受一切痛楚，就是無法預測以後的發展；也許在一兩分鐘之內，也許只有一二秒之間，他的生命就會結束！

呂偉良雖然有着極其堅强的生存意志，尤其是跟林愛莉互相愛上了之後，更加覺得生活得有意義。但是他那冒險的精神始終如一！

呂偉良知道政治是不講理由的，特工們殺人不眨眼，他過去也遇上過這一類外國人，他們但求達到目的，此外一切不理！

林愛莉一直心有不甘，她看見呂偉良手腕在冒血，猶如痛在心裏！

她想反抗，但她覺得成功的機會很微！

不但那本地人有一支滅聲手槍，相信那「

洛先生」也有手槍，只是沒有拔出來而已！

林愛莉的性格雖然有時很衝動，但這是在生死關頭；她的一舉一動不但影響到自己的死與活，也足以影响呂偉良！

她愛呂偉良，他雖然目前受傷了令她心痛，她卻不想看着他死去！

那槍手似乎很有眼光，他那眼睛就像一頭狼狗一樣！

他注意呂偉良多過林愛莉。因此，林愛莉認為只要她一動手，呂偉良就會首先被殺；至於她自己能否逃過射擊，還是一個疑問。何況那外國人洛先生也會迅速拔槍呢！

林愛莉無可奈何，只有靜觀其變！

洛先生打了一個眼色，呂林二人，心裏一凜！

因為那眼色充滿了殺機，是向那槍手示意的。那槍手可能立即就開槍！

果然，槍手把手槍槍咀一擺。「拍」的一聲！沉聲一响！

只聽到「喲」地一聲叫，陳用登時倒在血泊之中。

下一個輪到誰？

呂林二人也交換着眼色！

但是，槍手殺死了陳用之後，立即又把槍咀指向他們！

呂偉良在眼色中示意林愛莉，教她切不可輕舉妄動！

他們是合作慣了的，林愛莉對於呂偉良的眼色很有默契！

所謂「默契」，就是無聲的領畧，只有常常在一起的人才會互相了解。

洛先生說：「你們是什麼人？」

呂偉良道：「不是警探，也不是特務；只是想發點財！」

「你以為找到那文件就可以發財嗎？」洛先生道。

「是的，只要得到它，自然有人出高價購買。」呂偉良說。

洛先生忽然發出一陣笑聲！

這笑聲在此時此地聽起來，份外令人覺得可怖！因為眼前躺在地上的，是兩具染滿了鮮血的屍體，其中一人還是剛剛死去的！

呂林二人無法了解洛先生此刻內心在想着一些什麼，可能他已識穿了二人的謊言，否則，他為什麼會忽然笑起來？

笑聲停下來之後，洛先生說：「你們一直把我當作傻瓜！」

呂偉良直覺上覺得，他已知道他們二人的來龍去脈了！

果然，洛先生又說：「你是姓呂的，你……你姓什麼？」

林愛莉也覺得到了無可隱瞞的地步！

她咬咬下唇，說道：「我姓林，你大概早就查清楚了。」

「是的，你們一向被我們監視，可惜這班飯桶太不濟事！」洛先生說，「你們不但與警方有連系，跟國際特警也十分熟絡！」

「無論你怎樣說，我們實實在在只是為錢工作！」呂偉良又說，「我們是開私家偵探社的，所以有時難免知道了一些秘密。」

「是的，你們很能幹，我很了解。」洛先生又問：「誰委託你找這份文件？」

「沒有人委託！」呂偉良說，「但我卻清楚除了閣下外，還有人肯出高價購買它。所以，我表面為了協助警方，實際是想賺些錢。」

「你以為誰會要這些東西？」

「就像你們S國，還有A國、C國，你們都是大國，相信出手一定不會低！」

「那麼，你知道這是什麼文件嗎？」

呂偉良覺得面對這種政治特工有時很頭痛，如果你知得太多，他們可能不肯放過你。但是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他們又可能因為覺得你沒有利用價值，一槍把你殺死！

所以，呂偉良只好以他的經驗，小心地答道：「我雖然不知道這份文件的內容，但是我卻知道它的重要性，否則不會有這許多人要得到它。」

「從什麼時候開始知道的？」洛先生說。

「一張五元紙幣上面，據說曾記下了這一份文件的收藏處！」呂偉良說。

洛先生又問道：「你怎麼知道紙幣上的秘密？」

「你不是已經查到我與各方面的朋友都很熟嗎？」呂偉良說。

「是國際特警組人員告訴你的？」洛先生笑了笑，「你有個徒弟是國際特警，是不？」

呂林二人心裏又是一凜！

這班政治特工果真厲害，他們竟然會查得這麼清楚。

如果洛先生是本地人，一點也不出奇，問題卻是他是個外國人，卻知得這麼多，那就絕不簡單了！

呂偉良讓自己的頭腦冷靜一下，然後說道：「你既然查得這麼清楚，我也不想多說！」

洛先生道：「除非阿中把文件送回這裏來交到我的手上，否則，你們兩個都要死！」

但是呂偉良卻說道：「如果阿中落入警方手中，你們更加須要我！」

「為什麼？」洛先生怔了一怔！

「你這麼聰明，難道還不明白麼？阿中從我手中奪得那文件之後，急急逃去！但他不該開槍引起警方的注意，以致警車至今仍然可能在追逐他！」呂偉良又說：「如果你希望再次奪得那文件，相信除非阿中回來，否則就只有我們可以幫助你一臂之力！」

洛先生怔怔地點了點頭！

其實在呂偉良心目中，此人絕不聰明；如果他真的有頭腦的話，就不該急於把陳用這槍手殺死。現在變了沒有生口對證，任得呂林二人怎麼說都可以了，誰說洛先生聰明？

也許剛才洛先生火遮眼，他責怪陳用不該把二人帶到這兒來！

同時陳用只有一個人回來，洛先生可能認為他的行動失敗了！

現在阿中還未見人影，街上也靜得像墳墓一樣，連車子也未見一輛經過！

「看來阿中是凶多吉少了。」洛先生喃喃自語地說道。

呂偉良說：「你們似乎用錯了人！」

「你說什麼？」洛先生瞪住他！

呂偉良說：「陳用和阿中這輩太過魯莽，我總覺得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在圖書館外面，如果他們不先開槍，就可能不會引起警車的注意！」

「是的，他們真的是飯桶！嘿！」洛先生說話的時候，握住拳頭，重重地在枱板上擊了一下。

呂偉良又乘機說：「這裏是親西方國家的，我敢保證，如果警方得到那份文件，十之八九會給A國領事館取到手。」

洛先生心平氣靜地瞪住呂偉良：「你似乎有什麼好建議！」

「我怕說了出來，你也不會接受！」呂偉良覺得魚兒快上釣了。

「說來聽聽吧，我一定要得到那份文件。否則，我無法交代！」洛先生道。

呂偉良也曉得政治是無情的，洛先生可能還有他的上司。

他故意說：「我想首先弄清楚，我替你弄回那文件之後，是否有什麼好處？還是結果也

會像陳用一樣會被你殺死？」

「不會的，你放心！」洛先生說，「我得到文件說後會立即離開這裏。」

「你還未提及條件呢。」呂偉良說。

「你大概想要一筆錢而已！」洛先生又問：「你要多少？」

「人為財死，我冒生命的危險，當然要有代價的，對不？」

「是的，這也很合理！」

「我要十萬元，不多吧？」

洛先生笑了笑！

呂偉良總覺得這笑中有刀，很陰險！

洛先生終於點點頭：「好吧！我們就此說好了，我答允你！」

「請你先為我止血？」呂偉良揮動了一下他已呈麻木的手臂！

右手高舉之後，血反而流得少了，但卻有些麻木。

洛先生小心地過來檢查呂林二人是否携有武器在身上。

然後他示意那個本地人為呂偉良止血！

那槍手槍法奇準，剛才一槍擊中呂偉良的手腕，令到他不由自主地棄槍。後來的一槍更擊中了陳用的心臟，俱見功力！

林愛莉雖然暫時可以鬆了一口氣，但她總覺得不是味道！

可以想像到：洛先生即使更笨，也不會放虎歸山！

他可能要留下人質，最好的人質自然就是林愛莉了！

呂偉良止了傷口的血，卻在內心祈禱着：這時候阿中千萬不要闖回來！

只要阿中能擺脫警方的追捕，他最後勢必回到這兒來，向洛先生交代的。到了那時候，呂偉良也就自然失去了被利用的價值！

洛先生結果會怎麼樣對付他們？呂林二人的內心都會明白！

阿中這麼久還未見回來，看來總是凶多吉少了。他大概已落入警方的手中。

這也是呂偉良唯一感到還有一綫生機的！

但是，對面突然傳來了一陣汽車聲，令到室內四個人都感到愕然！

這是深夜二時許，這裏又只是二樓，街道上的動靜這兒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車子就在門外停了下來！

有人急急登樓！

洛先生拔出了手槍，那本地人持槍撲到窗前俯視時已來不及了，於是他改變了位置，跑到了大門後面去，小心戒備着！

果然，有人輕輕敲門！

洛先生與那槍手交換着眼色！

槍手把槍咀指向大門旁，沉聲喝問道：「誰？」

在這一刹那間，呂林二人也在暗自交換着眼色，由於對方的注意力被門外人吸引過去，卻沒有留意到他們的眼色！

呂偉良和林愛莉自然都不難可以像想得到，只要來者是阿中，他們的性命便隨時會結束在洛先生的槍下！

因此，他們都在內心作了準備！

門外人也低聲說：「開門，快些，我是阿中！」

屋內的人無不驚愕！

呂偉良揀準了槍手去開門的刹那間，出其不意地揮動了他的鐵拐杖，擊向洛先生持槍的手部！

洛先生的注意力過份集中於門外，也想不到呂偉良那支鐵拐杖的功力，手槍應聲墮地，同時他也不由自主地尖叫了一聲！

那一拐擊得洛先生痛不可仰！

槍手還未開門，背後已傳來了洛先生的驚呼尖叫之聲！

他立即回過身來！

但是，林愛莉早已跟呂偉良交換過眼色，她的動作自然也跟呂偉良配合得恰到好處！

枱上有紅汞水、繃帶和膠布之外，還有一把利剪！這些東西都是洛先生替呂偉良止血敷傷用的藥物和工具！

這時正好給林愛莉加以利用！

只見她抓起枱上的利剪順手擲出！一度刀光直射向門後！

槍手身裁高大，閃避不够靈巧！利剪就從他身旁掠過！

「哎喲」的一聲！他的手臂，被利剪割傷了！

但這只是輕傷，完全沒有影响這槍手的戰鬥力，只不過卻令到他的槍法失準！

「拍」的一槍，滅聲手槍在冒火！但卻未有擊中林愛莉！

林愛莉知道這是生死關頭，自然不會就此罷手！尤其是眼看呂偉良已把洛先生纏住，門又未開，阿中自然無法入來，形勢還不致於太壞！

林愛莉捨身飛撲過去！

別看她纖纖弱質，她卻是個武功底子不俗的女子，那捨身一撞，登時把那身裁高大的槍手撞到往後倒了幾步！

最後，碰在門板之上，發出了「隆」然巨响！

門外的阿中不知道屋內發生了甚麼事，一再拍門問道：「陳用，開門吧，裏面發生了甚麼事？」

但是，沒有人回答他！

這時候屋內四個人分成兩對，正展開生死搏鬥，那裏有人去理會他？

洛先生絕未想到呂偉良這跛子受了傷之後，仍然如此英勇！

他給呂偉良糾纏得透不過氣來！

而林愛莉赤手空拳的，苦苦握住那槍手的左手——那是握住一支手槍的，她知道這是可以取去她性命的東西！

門外沉寂下來了！

阿中似乎知難而退，不敢再在這裏逗留下去！急急奔落樓梯！

洛先生雖則給呂偉良糾纏得透不過氣來，但是他的頭腦還十分清醒，聽覺也極之敏銳，他可以聽到有人急急衝落樓梯的步聲！

那當然是他渴望等待的阿中。

無論陳用或者呂偉良的口供都是一樣，阿中已將秘密奪到手了！

洛先生焦灼之情，實在難以形容，他發狠地把呂偉良用力一推，呂偉良登時往後仰倒地上！

洛先生趁勢由窗口跨了出去！翻身躍落街中！

他所以不由大門衝出，是由於林愛莉這時正與那本地人在那門後纏作一團！

洛先生身手果然不凡！

只見黑夜中一條身形翻騰，眨眼之間人已落在馬路中心！

路旁一輛車子正在開動！

洛先生及時叫住他：「阿中，請等等！」

阿中剛才聽得出屋內有人搏鬥，他担心警方或者是另一方面的人在此埋伏，所以正待急急駕車離開這裏，却想不到就在這一刹那間有人從天而降！

他定神一看，是洛先生！

街上有路燈，雖則昏黃一片，也足可以令阿中看出對方是誰！

洛先生衝到車旁，拉開了車門就鑽進了汽

車裏去！

阿中急不及待，洛先生也担心呂偉良啣尾追來，催促他開車！

呂偉良是眞的想繼洛先生之後由窗口一躍而下，啣尾追來！

但是，他回頭看看近門後處，林愛莉正被那身裁高大的槍手壓在地板之上！

林愛莉捨命緊握住對方持槍的右手，看來危在旦夕！

呂偉良就是爲了這驚險鏡頭，放棄了追踪洛先生，反身拄杖撲來！

只見杖影起處，一具高大的身形幌了幾幌，「隆」然倒在地板之上！

呂偉良要不是看見林愛莉處境危險，他出手絕不會如此又狠又重！

那槍手完全沒有反抗餘地，就這樣倒了下去，動也不動！

呂偉良不知道他捱了這一杖之後是否會死，還是只是暫時昏倒過去，因爲他還要回到窗前來，看看是否來得及追踪洛先生和阿中。

但是，當呂偉良再回到窗前時，俯視之下，但見阿中那輛黑色汽車這時已經開到了街口之處，而且正在拐彎！

無論如何，他是追不到他們了！

林愛莉由地上爬起來，舒了一口氣，拍去衣服上面的塵埃！

呂偉良執起地上的手槍——那槍手的滅聲手槍——林愛莉也接收了洛先生遺下另一支！

二人在屋內巡視一遍，除了他們二人之外沒有第三個活生生的人！

至於那高大的槍手，雖然生死未卜，看來也算得上是半死了！

呂偉良叫林愛莉利用屋內的電話通知夏維探長和阿生！

他自己則先後蹲在地上，檢驗三個倒在地上的人。他發覺其中二個是死的，那就是陳用和另一個叫小麥的男子。

只有那個不知名的高大槍手還有呼吸，他只暫時昏倒過去！

呂偉良順手從枱上取過一捆綳帶——那是洛先生爲他包紮傷口用的。

呂偉良担心那槍手甦醒後會反抗，雖然沒有手槍在手，他更強壯也有如無牙老虎，但呂偉良還是不想麻煩。

於是他用綳帶做繩子，綁起了那個槍手！靜待警方的到來！

× ×

阿生一直在研究着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就是關鍵人物石宗明到底是否仍然生存？

假定他還未死的話，那麼，他是否已離開了本市的控制範圍？

由於事態嚴重，當地政府固然一直在担心這件事會引致國際糾紛，就是國際特警巴黎總部也傳令任如重，密切注意這件事的發展！

國際特務的任務是保障世界和平，消滅罪惡。因此，任何危及人類生命的事，他們都要小心處理。

任如重和阿生一直留在秘密辦事處之內，指揮着全體特警，追查此事的來龍去脈。

阿生首先冷靜地分析：既然那張五元鈔票上密碼已被專家證實是S國間諜常用的，那就是說：此事首先與S國有密切關係！這似乎是毫無疑問的事！

至於石宗明夫婦，他們是否S國收買的間諜之一？那是另一回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二人必與S國特工扯上了關係。

否則，那張如此重要的「幸運鈔票」又怎麼會落入他們的手中？

假如說這是無意中得來的，那麼，石太太何故事後又要到陳家急急追回那「幸運鈔票」？它們爲甚麼又要躲了起來？

那張五元面額的鈔票當然沒有甚麼幸運可言，主要還是因爲上面技巧地記下一些秘密，才會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爭奪。

然則，那秘密又是甚麼？

不會「寶藏」吧？一定是政治性的情報之類。——阿生這樣想！

那麼，石宗明夫婦躲到那兒去了？

他們既與S國有關，而S國在這裏又沒有大使館或領事館，會不會在一些親友家中？

但是，當地警方已調查過數十名石氏夫婦有關係的親友，至今仍有不少他們的近親被警探們暗中監視着！

如此看來，除非石氏夫婦能及時偷渡離開本市，否則，要不是被人殺死，毀屍滅跡，就是躲在非親非故的人的家中，以至警探出盡法寶也找不到他們！

「沒有棄屍的報告！」任如重對阿生說，「難道被人沉屍海底？」

「海底！」阿生的靈感好像因此而觸發了，「是的，海！」

「你說甚麼？」任如重知道阿生機靈，却不知道他正在想些甚麼。

阿生道：「爲甚麼我一直沒有想到海？夏探長的警方幾人在陸地上出盡辦法仍然找不到石氏夫婦的下落，他們一定在海裏！」

「你的意思是任家艇呢，還是說石氏夫婦由水路逃往鄰埠去了？」

「不會去鄰埠！」阿生說，「本市警方與鄰埠警方氣息互通，但至今夏探長仍未接到消息。我的意思是：我們早該想到大洋船！」

「你是說，他們由大洋船偷運出口了？」

「不！未必如此。」阿生說，「我只是覺得此事既與S國有關，S國在本市又沒有領事館，那麼，S國的特工們有何處可以藏身？」

任如重立刻恍然大悟：「對了，船——大洋船！」

「是的，S國離此甚遠，但是他們常常有大洋船來此入塢修理。」阿生道，「我們早該把注意力集中在船塢中。」

「嗯！」任如重點點頭，「快通知夏維，警方的緝私隊可以幫我們的忙！」

「是的，只有緝私隊登船才來得比較自然一些。」阿生說，「讓我立即與夏探長連絡一下！」

夏維一直在担心此事不知如何發展下去，局長已接到市長的命令，令他們小心處理此事。因爲這裏是政治敏感的地區，一不小心便可能惹起國際糾紛。因此政治部密探已奉命傾巢而出！

夏維感到責任重大，他所感受到的壓力更大，因此當阿生與他通過了電話之後，他整個兒輕鬆了不少。雖然阿生不是神仙，但憑過去他們的合作，十之八九會順利破案！

夏維深知阿生是鐵拐俠盜的愛徒，長江後浪推前浪，有時這年青人比較他師父更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所以，夏維在極度困惑之中，就只有寄望於後生可畏的阿生身上！

阿生約他會面，他担心電話隨時都有可能被人偷聽，而此事必須保密！

二人見面後，阿生把計劃說了出來，夏維連聲稱妙不已！

× ×

一隊緝私隊開入一間規模宏大的船塢，時間已經是深夜了！

船塢管理人對當地緝私人員自然是十分敬重，只好問明來意，然後帶他們到海傍去！

S國那艘修理中的大洋船頓位在萬噸左右。據管理人說：修理已告完成，他們隨時都可以離去！

甲板上有人看守！

管理人帶着緝私人員由跳板過去，登上了大洋船之上！

船上的S國水手十分合作！

船長是個六十歲左右的S國人，他却有點不大高興。

緝私隊是由十多名國際特警僞裝成的，領隊的正是阿生與夏維二人。制服是由夏維探長經正常手續借用的！

由於他們並無把握可以在這船上找到石宗明夫婦，所以夏探長才會徵得他上司——警察局長的同意，讓國際特警僞裝成緝私人員登船搜索。

萬一找不到石氏夫婦，阿生也希望看看船上有無可疑之處。

但是，如果出動警探，或者由國際特警直接介入，萬一沒有結果，勢必引起國際糾紛！

這正是市長極力避免發生的事！

緝私人員帶着士巴拿和羅絲批落船搜查是常見的事，但這艘既不是剛抵埗的船，也不是就要開出港口的，爲甚麼在這三更半夜會召來緝私隊？於是船長提出質問。

阿生以隊長的身份說：「雖說是例行檢查，但我不妨告訴你，我們剛收到一個告密電話，懷疑你的船員携帶大麻！」

船長苦笑一下，强調他們的管理森嚴，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但是，人家既是當地的緝私隊，自然有這種權力，解釋已屬多餘！

船長爲了表示合作起見，傳令船員們讓緝私人員搜身！

其實阿生的目的只在找人——找兩個人，他們就是石氏夫婦！

夏維帶了一組人到船頭去！

阿生帶着另一組人到船尾去！

搜索了大半晚，竟然一無所獲！

他們不但找不到一絲一柳的大麻，每一個船員水手也有合法的登記證件，此中當然不會有石宗明夫婦二人在內！

阿生非常失望！

更失望的應該是夏維！

他們無可奈何，只好向船長道歉，然後登岸！

船長送別他們時，驕傲地說：「相信你們一定是受到了A國的壓力，我會把此事通知我的政府！」

登岸之後，阿生心有不忿，他問那看更人：「看見他們把甚麼箱子之類送上船嗎？」

看更人想了想，回憶着說：「有二名高高大大水手，那天晚上挽着二個大皮箱上船。」

「有多大？」阿生問。

「足可容納一個人那麼大。」看更人說，「我看那大力水手挽得十分吃力，過跳板時還有人從旁協助。但當時我不以爲意！」

阿生跟夏維交換了一個眼色，各人立即回頭走過了跳板，重返船上！

船長極力抗議，但阿生他們並沒有去理會他！

看更人亦被召到船上來，他被帶到各水手的睡艙中去！

但是，由船頭找到了船尾，由艙底找到了甲板上面來，也不見那二個大皮箱的影子——看更人親眼見過的二個大皮箱！

阿生有些担心，他們可能已把石氏夫婦屍沉海底，然則就給任如重猜中了。

但是，就在阿生感到吃驚與絕望之際，甲板上有些東西令到阿生產生了疑問，那是一副灌輸氧氣的儀器，有些喉管一直沿住船舷透到下面海中去！

兩條粗如二指的鐵鍊，纏在二個絞盤之上。鍊子的末端也在海水之下！

阿生用手電筒照射下去，但水深天黑，根本看不見甚麼。

船長面色一沉，聲色俱厲地向阿生他們一再提出抗議！

但是，阿生沒有理睬他，一邊吩咐二名好氣力的特警絞動那個絞盤，他相信鍊子一定吊着一些沉重的東西浸入海中。

另一方面示意夏探長，用無線電通話機與守候在船塢外面的大批警員連絡！

阿生果然猜中了，鐵鍊絞了上來，兩隻附有氧氣的巨大箱子被吊上了甲板上面來。差不多無須打開，也可肯定裏面分別儎着兩個人！

箱子打開，果然是石宗明和他的妻子，每人一個箱，彷彿睡在棺材，只不過有氧氣設備，也有通話的儀器。

大隊警員衝上船來，船長當然再也無話可說，連同全體水手船員們一齊被捕！

石宗明夫婦終於找到了。

一干人等被帶返警局去！

現場被封鎖，武裝警員嚴禁一切閒雜人等進入船塢之內！

石宗明和他的妻子立即被隔離，這是警方防止他們串同口供的措施！

石宗明接受夏維和阿生問話，他精神頹喪，但却相當合作！

他很快地說：「我是S國僱用的，我生意上有難題，覺得替他們工作既有生意可做，又有豐厚的酬勞，何樂而不爲？」

阿生問：「做了多久？」

「才幾個月。」石宗明道。

夏維問：「他們要你做些甚麼工作？」

「收集來自A國的情報。」石宗明說。

阿生問：「你在那裏接受訓練？」

「我未受過訓練！」石宗明苦笑道：「我如果受過訓練，今次就不會出事！」

「你是指那張五元紙幣嗎？」

「是的。」石宗明說，「我負責傳送二張有密碼的鈔票，但返家後一時給別的事情忙開了，忘記把二張五元面額的鈔票收藏好！於是就這麼樣便出了事！」

「誰給你二張五元紙幣？」

「S國派到C國去的間諜。」

「他是誰？現在那裏？」夏維問。

石宗明道：「我只知他姓朱，可能又再潛到C國去了！」

「你奉了誰之命？」

「洛先生，我是他出錢僱用的。」石宗明說，「我打算年初四早上把這二張鈔票交給洛先生，想不到年初三到朋友家拜過年之後，返回家中發覺其中一張鈔票不見了！」

「另一張呢？」

「事後已交給了洛先生。」

阿生問：「你可知道未失去的鈔票上的密碼說了些甚麼？」

「我說出來也可以，但有條件。」

「甚麼條件？」

「這是政治鬥爭，我的任務失敗了之後，洛先生很生氣。」石宗明又說，「但是，我的處境很矛盾，留在這裏可能給C國特工殺死！如果洛先生把我送回S國，他們也必然在拷問一番之後，同樣把我殺死！所以，我要求你們把我送到一個中立國去！」

「可以的！」夏維說，「我知道一個政治犯有這種權利！」

「既然你肯保證了，我也不妨告訴你另外一張鈔票的秘密。」石宗明說道，「另一張鈔票上面，根據密碼譯出的意思是：『通天船務行』。」

夏維立即命助手去查一查，是否有此一間船務行。

阿生問：「那麼，誰殺了劫匪何水？」

「洛先生的殺手們。」石宗明說，「洛先生在此地有一班本地殺手！所以我一經濕浸了腳，就被迫要好好的與他合作，如果反抗，他的殺手隨時會殺死我們。當日，我妻子到陳家去追回那封利是，洛先生也跟我開車到附近監視。後來他確定那鈔票可能在伍伯那兒時，便主使二名青年去硬搶！洛先生在這裏認識不少流氓！」

「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這個洛先生？」

「半山區，他表面是個大富商。」石宗明說，「但據我所知，他是S國派駐此地的特務頭子！」

就在這時候——大約是凌晨二時許，林愛莉由陳用家中打出的電話，搭到了夏維的辦公室來！

林愛莉不知道夏維還留在警局中，更不知道他們那邊的發展，只是呂偉良叫她打電話通知夏維和阿生。她照做了！

林愛莉曾致電夏維住宅，但夏太太說他仍未返家。所以她只好打到他的辦事處來，卻想不到阿生也在這裏。

更出乎意外的，就是他們已找到了石宗明和他的妻子。

林愛莉把呂偉良召來聽電話，那是阿生接過電話之後要她這樣做的。

師徒二人交談幾句，他們約好在海傍大道「通天船務行」外會合！

原來師徒二人是交換最新的情報，他們一致認為洛先生與槍手阿中，現在可能正趕到通天船務行去！

於是夏維一邊派人趕到陳用家中辦案——那兒死了二個，重傷一個。

另一方面，夏維又透過無綫電通知各警車，把海傍大道其中一段暗中封鎖，同時留意一輛黑色房車，必要時逮捕一個S國人和一名本地男子。

事情似乎已經明朗化，石宗明是為S國做間諜的，但一張鈔票可能害死他，結果除了他們夫婦之外，卻累死了幾個人。

警方沒有把此事大事渲染，要是這是一宗罪案的話，這時他們已通知各報社派人去採訪了。

但這是間諜案，他們必須小心處理。

各人趕到海傍大道時，果然發現一部黑色房車停在通天船務行外面！

洛先生和阿中以為那一頁舊雜誌就是綫索，正在船務行內埋頭研究之際，阿生等人衝了入來！

洛先生看得形勢對他不利，他只好放棄了抵抗！

他身為S國特務頭子，又久居此地，自然知道當地政府如何處置政治犯，只要他不拔槍殺人，大不了就是遞解出境！

結果洛先生和阿中均被捕！

但是，夏維等人把二張鈔票的密碼拼合之後，應該是：

「通天船務行，和平一四九頁。」

這是甚麼意思？

後來阿生在賬册中找出兩本，封面都寫住：「和平」二字的。

他揭到「一四九」頁，只有無數的阿拉伯字，看不出可疑之處！

這是二本記載「和平號」貨輪賬項的巨型賬册，上面有上千上萬的阿拉伯字，卻不見有甚麼秘密存在。

不過事後洛先生懊喪地說：「一定是給C國的特工棋先一着，把底片從一四九頁中取回，可惜我們知得太遲！」

但是，C國特工又怎麼會知道秘密在賬册內的「一四九」頁？

這是一個謎！

以其說是C國特工神通廣大，不如說警方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差吧！

無論如何，此案至此總算結束了，但是，知道此事的人卻不多。市民事後知道有些政治犯被送走，卻不知道他們曾把這兒攪到天翻地覆！

（全文完）

編後話

以膾炙人口見稱的「鐵拐俠盜故事集」，今期又刊出一篇「幸運鈔票」。馬雲君以犀利的筆鋒，借書中主角的口述，把某地一般貪污無能之輩醜事，執政者的「要不得」腐敗措施，毫無忌憚的盡情譏諷揭露無遺，令人讀來拍掌稱快。

今期的「幸運鈔票」題材更為突出，內容描述國際間的間諜鬥智鬥力，各逞奇謀，寫得刻劃入微，淋漓盡緻。愛好馬君之緊張刺激的「鐵拐」迷，請千萬不可放過。

× ×

擅於撰寫偵探、詭異武俠小說名家之孫玉鑫先生，他的作品又與讀者們久別重逢了。「銀狼」是一篇三期完傳奇性脫俗俠情小說，今期起隆重刊出，故事開首是講述一個巫家要猴戲班子，以巡迴性的在各地演出，三年後又來到濟南……。要知詳情，請恕編者賣個關子，還是參閱是期內文第四十三頁好了。

× ×

除了固定每期刊出之長篇外，朱羽的「不歸河」，秦紅之長篇武俠：「千里不留行」，兩大佳作都在本期裏一齊推出；還有半禪居士的練功秘訣：「戟術」，招式繁多，圖文並茂，解說詳盡，不可不看。

民初遊俠傳 / 朱　羽·文　盧　令·圖

不歸河

一股惡風雲　籠罩雙龍灘

儘管烟味，汗酸味將人薰得透不過氣來；儘管嘈雜的吆喝聲能够將人的耳朵震聾，但是這間小小的屋子仍是擠滿了人，賭博這一門玩藝兒眞有點吸引力。

「通殺！」錢三爺口沫橫飛地喊了一聲，將手掌心裏的兩粒骰子扔了出去。九點，他又提高嗓門吆喝起來。「九在手，瘸十跟尾走。」

他那肥嘟嘟的手拿起了頭一副牌，看他摸牌那麼用勁，眞担心他會將牌九上的點子摸平了。士氣旺盛，運氣不佳，那兩張牌翻過來竟然是長三配板凳——瘸十。

滿堂一遍歡呼聲，錢三爺輸了錢，拿人發火，氣呼呼地吆喝：「賠就賠，叽什麼？幾輩子沒有見過錢？」

白花花的大洋摔在桌子上砰砰嘭嘭响，錢三爺人是不錯的，就是有這麼一點小毛病——賭品太差。

這兩張長三靠板凳害得錢三爺賠了二十六塊大洋外帶八十個銅板。沒關係，他面前白花花的大洋錢還有高高三叠。

錢三爺嘩哩嘩啦地砌好牌，他那粗嗓門又吆喝起來：「下！下！不怕死的連人也給我睡上。」

天門上一個粗壯的年輕小伙子向他打趣：「三爺，若是輸了呢？你是不是養一輩子？」

「你想得倒好，」錢三爺飛舞的口沫星子濺到好幾個人的臉上。「養你一輩子？你又不是我兒子。輸了就跟三爺去走船，管吃，管穿，不拿錢。……下，下！懶得跟你們這些龜兒子囉嗦。」

大夥兒又開始落注，錢三爺將那兩粒骰子在手掌心裏直搓揉。突然一個瘦精精，約莫三十出頭的男人來到他的身邊，湊在他耳朵根子上低語了幾句。

「狗雜種！」錢三爺額上青筋一根根地鼓了起來，嘴裏不乾不净地破口大罵：「怪不得我把把抓瘸十，原來是白虎星照命。早不來，晚不來，偏偏在老子推牌九的時候來囉嗦，教他滾遠點。」

「三爺！」那瘦精精的漢子雖然臉上帶着笑，却沒有被錢三爺兇巴巴的態度嚇退。說話的聲音還提高了一點：「你那張招貼寫得清清楚楚，日夜招募水伕，怎麼能怪人家來的不是時候？」

錢三爺肥大的手掌揚了起來，眼看就要在桌上驚天動地般一拍，突然他的手又往上抬，撫摸着他那鐵靑的下頦，聳肩笑了起來：「嘿嘿！在雙龍灘還沒有人能够管我三爺，就你這個龜兒子小管事總要管一管我。好，算我沒有道理……是怎麼樣一個傢伙？」

「三爺！若是不像樣的，我也不會將你拉下賭桌啦！你去看看就曉得了。」

「這個瘸十莊家也沒有什麼作頭，」錢三爺將面前的大洋收進了褡褳，往肩上一掛，一巴掌拍在那瘦精精的漢子的肩頭

上，像打雷似地吼了一聲：「走！你這龜兒子看上眼的大概不會差。」

出了賭錢的那間屋子，就是茶座，這時候剛剛擦黑不久，座上差不多有三十多個茶客，然而錢三爺一眼就看見了那個害他老抓癟十的「白虎星」，因爲他是唯一的生面孔。

他大概在二十四，五上下，戴着一頂茶色呢帽，對襟小褂敞開了三粒鈕子，露出一大截結實的胸膛。他的五官生得很端正，大眼，濃眉，薄唇，面皮白淨，倘若他將對襟褂子扣週整，簡直就像一個教書先生。

他坐在那兒的姿態，他那種看人的神態，他的穿戴，看上去似乎有一點流氣。那微微的一點流氣却又不令人刺眼。

「這就是錢三爺。」瘦精精的漢子爲他介紹。

他連一聲三爺都沒有喊，只是微微地欠動了一下身子。若是不留神，根本就看不出他曾經作過禮貌上的表示。

錢三爺並沒有火，這就是他的長處。儘管他在雙龍灘是豎大姆指的人物，儘管他有好幾條船，有好多堆棧，有好多好多的大洋，却一點也不擺架子。

他走到那小伙子的身邊，一拉領口，露出小伙子的肩膊頭，冷冷地說道：「你沒有拉過牽（縴）。」

小伙子搖搖頭。

錢三爺又拉起小伙子的手，將一雙手掌心翻過來，目光一掃，語氣更冷了：「你沒有撐過篙，沒有搖過櫓槳，我跟你賭，你這雙比姑娘家還要白嫩的手恐怕連掃帚都沒有拿過。」

小伙子嘴角處流露出極輕微的笑意；那種笑不是自謙的表示，明顯的含有嘲弄的意味。

「那你還想上船幹水伕？」錢三爺開始上火了，而且還瞪了那個瘦精精的管事一眼，管事的雙手抱肘，神態很鎮定，似乎十成十地信任他那雙眼睛。

小伙子開口說話了，低沉而有力：「別人是用手駕船，我是用眼睛，鼻子和舌頭駕船。」

「哦！」錢三爺楞了一楞，一屁股坐了下來，嘿嘿笑道：「小傢伙，你要不是打擺子，發高燒，胡說八道，就一定有點眞功夫，說出來聽聽，讓我長長見識。」

小伙子端起茶碗來喝了一口茶，那種喝茶的姿態眞是文雅得過了份，使得錢三爺連連地皺他的眉頭。小小一口茶汁下了喉嚨，他才慢條斯理地說道：「我用眼睛看天色，用鼻子聞風的味道，然後用舌頭下命令。」

「你弄清楚，」錢三爺粗粗短短的指頭，只差一粒米的距離就要戳上那小伙子的鼻尖。「在我的船上，下命令的永遠是我。」

「如果我在你的船上，下命令的是我，不是你。」

錢三爺活到四十八歲，只怕還是頭一次聽見別人用這種口氣對他說話。他不但沒有冒火，反而有挺新鮮的感覺。嘿嘿笑道：「我看你一定在發高燒，胡答亂說。宋管事，摸摸他的額頭燙不燙手？」

那個瘦精精的管事只是笑而不語，似乎對他們兩個一來一往地鬥嘴感到莫大的興趣。這時，有幾個耳朵長的茶客也好奇地挪座圍了過來。

旁邊看熱鬧的人愈多，那小伙子也就愈有精神了，說話的聲音也高了一些：「三爺！聽說你新買的那艘小火輪，過幾天就要走下水，是不是？」

「嗯，你走過幾趟下水？」

「你走過幾趟？」小伙子竟然來了一句反問。

「嘿嘿！」提起行船的經歷，錢三爺就像推牌九抓到一副至尊寶那麼興高采烈。「你豎起耳朵來聽清楚：從十八歲開始走船，下水是一年兩趟，三十年六十趟不算多。我還打算走六十趟才會坐在屋子裏抱孫子，抱重孫子，抱灰孫子，享老太爺的清福。」

「我只走過一趟。」小伙子的語氣平靜而又沉穩。「比起你來，那是差得太遠了。」

「哈哈！」錢三爺爆笑起來。「不錯，不錯，你吹牛還不算吹得過份……」

「三爺討老婆討了多少年了？」

這突如其來的一問，不禁使錢三爺楞住了。旁邊瞧熱鬧的也都莫名其妙。反觀那個小伙子，却在一本正經地等待答覆。

錢三爺楞了一楞，立刻就回答道：「我要走船的那一年討老婆，也是整整三十年了，你問這些幹啥？」

「跟你睡了三十年的婆娘，你摸清楚了沒有？」聽語氣他好像在說笑，看神色却是一本正經的。「她的頭髮有多少根？肩膀有好寬？肚臍眼有好深？腰有好粗？腿有好長？嗯？還有……？」

錢三爺可發火了，霍地站了起來，質問道：「你龜兒子說這些話是啥意思？」

「我是打個比方，」小伙子倒是挺沉得住氣，坐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水就好像妖精，表面上，看起來文文靜靜的，心眼裏，却是陰險毒辣，防不勝防。跟你睡了三十年的婆娘，你都未必摸得清楚，走了三十年的水道，你難道就摸清楚了它的性子？」

錢三爺被問得說不出話來，這傢伙眞有點辯才。幸虧不是吃講茶，不然他有理也會說成沒理。

旁邊圍觀的人起了鬨笑，錢三爺的臉面放不下，於是吼道：「難道你就摸清楚了？」

小伙子以手指蘸了茶汁，在桌上畫了一條彎彎曲曲的綫，然後指指點點地說道：「往下走，這裏是七星灘，鬼打漩，五神灘，球門灘，雙星岩，豌荳峽……這幾個地方走船的人都看成鬼門關。我却摸得清清楚楚，那裏的水向左漩，那裏的水向右漩，那裏有幾塊石頭，那裏有多深，那裏有多淺，一丁點也瞞不過我。」

旁觀的人不再笑了，錢三爺的火氣也降了下去，四週鴉雀無聲。

那位瘦精犄的管事抱拳行禮，很恭敬地請教道：「哥子高姓大名？」

小伙子並不狂傲，也抱拳回禮，很客氣地答道：「兄弟姓彭，小名祖康。」

「哈哈！」錢三爺又是一聲爆笑。「龜兒子！你若是早些說你是彭老八的么兒，我們不是就少費口涎抬了半天槓子了嗎

？對！你就是那個閉着眼睛撐舵也能過七星灘的彭老八的兒子。自從你老子過世之後，這條河裏不知翻了多少船，死了多少人？難怪你吹牛說大話，原來你有祖上秘傳。哈哈……」

「失敬！失敬！」姓宋的管事再度拱拱手。「原來哥子是彭大爺的少爺。」

小伙子低頭喝茶，既未承認，也未否認。

「龜兒子！」錢三爺一巴掌拍在那小伙子的肩頭上。「現在來談談價錢，船到南川打來回，你要多少？」

彭祖康伸出了三根指頭。

「三十塊？」錢三爺的腦袋一直搖。「太少！太少！大洋六十塊，若是有回頭貨，我再加你三十。」

「三爺！」彭祖康一個字一個字地道：「你莫弄錯，我是要三百塊。」

「三百！三百？」錢三爺就像臀部上被人紮進了一根針，突地跳了起來。「你是在唰啥個鑢子？一趟水費頂多五百塊大洋，拋去開銷，我賺不賺得到三百塊還成問題哩！」

宋管事也幫着老闆說話：「哥子！三爺說的是實話，三百塊一趟來回，太貴了點吧？」

「那艘小火輪能夠裝八百石貨，下水貨每石四毛，四八三百二，回頭貨總有四百石，一石四毛五，四四一六，四五二，就算一百八，來回總共五百大洋。」彭祖康就像是一個算賬先生，一筆一筆地在精打細算。「煤炭，油料，伕子錢，伙食賬，碼頭上鷄零狗碎的打發，少說也要開銷二百五，只有二百五的利頭。」

「是啊！」宋管事連忙接道：「你哥子眞在行，算得一點也不錯。」

「還有客票沒有算，」彭祖康一揚手，又接着計算起來：「小火輪上有特等鋪位十二個，到南川一個三塊六，統艙鋪位三十個，一個二塊二。拋去伙食，大概可以淨賺八十塊大洋。」

「就算你算得一分不錯吧，二百五加八十一共三百三，你一個人拿去三百塊，我喝西北風？」錢三爺口沫橫飛地又加了一句：「嗯，我去喝西北風？」

「三爺！」彭祖康笑瞇瞇地說道：「你莫發火，只要你請我管你的船，我就有法子裝三八兩千四百石貨，特等鋪位從十二個變成三十六個，統艙鋪位從三十變成九十。開銷一樣，收入多了原來兩倍，算算看，還是你划得來。」

錢三爺就像關廟裏的周倉，端好架勢，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其餘的人也都聽楞了，這小子吹牛吹得太離譜了啊！

過了許久，錢三爺才嘿嘿笑道：「我看你簡直是神仙下世，能够將我的船一艘變成三艘……」

「你說對了，」彭祖康很快地接上了口，說：「我就是要將你的船一艘變成三艘。」

「說說看，怎麼個變法？」錢三爺感到了莫大的興趣，頸脖子伸得很長。

彭祖康却賣了一個關子，他道：「說沒有用，要我親自動手方行，而且還要你肯化三百塊大洋的工錢請我。」

「請了。」錢三爺的吼聲像打雷，一巴掌拍在宋管事的肩頭上。「走！我們三個人到徐二娘那裏去喝一杯。今年開春一個看相的說我五月要遇貴人，要發財，格老子硬是靈驗。」

× ×

雙龍灘是水陸兩路的交匯點，所以市鎮上特別繁榮，熱鬧，一條迤邐二里多長的大街上店鋪不知有多少家。其間生意最興旺的自然還是茶館，酒樓，客棧之類，幾乎每天都是高朋滿座，勝友如雲。

距離這家老張茶館約莫百步之遙的地方有一家名叫「過江龍」的客棧，這家客棧不算是雙龍灘最上等的，然而由於招牌的名字有些奇特，生意也就格外好。一亮燈，就不會有空着的房間了。

此刻已經是晚上八點多鐘了，一個肩上掛着褡褳，手裏拿着把摺扇，穿着竹布褂褲，約莫三十歲出頭的遠客來到了這家旅棧的門口。儘管寫着一個紅色「滿」字的燈籠高高挑在門前，他還是步履安詳地踱了進去。

客棧的么師（即茶房）連忙迎了過來，諂笑着道：「客官！小店滿了，請走別家……」

來客很文靜地道：「我不歇，是來會客的。」

「哦！哦！那一位？」

「唐貴臣，」來客生怕么師摸不清楚，又補了一句：「從銅梁來的……」

「客官請跟我來。」

二十三號房間住的那位唐二爺大概四十靠邊，那張面孔四四方方，有稜有角，一雙大眼睛特別有神，當來客在門外出現時，他的表情是既沒有驚，也沒有喜，顯然有客來訪他早就知道了的。

么師送客入門，輕悄地帶上房門，走了。

「金浩！」唐貴臣挑起了雙眉，低沉而不悅地埋怨道：「你攪啥子名堂？竟然晚來了一天……」

「大哥，你聽我說。」名叫金浩的來客一個大步跨到他的面前，悄聲道：「作夢也沒有想到熊彎腿搬了家，害我白白跑了八十里路……」

「找到他沒有？」唐貴臣顯然有些發急。

「找到了，不然我還敢空手來？」金浩有些沾沾自喜的味道。

「嗯！」唐貴臣畧顯焦急的神情平息下來。「東西呢？」

「全了，現寄放在長發堆棧，是不是要……？」

唐貴臣一搖手止住了他的話，又問道：「新不新？」

「全新，一桿要八十塊，格老子熊彎腿硬是會敲竹槓。三八二百四，連子彈一共三百三十六塊。」

「別算小賬，」唐貴臣很沉穩地說道：「雖不敢說一本萬利，這一回起碼也要弄他個三，兩萬塊錢回來。……他們三個住在臨江旅館，等一下你也住進去，半夜裏悄悄將傢伙交給他們，明天一大早你就離開雙龍灘。」

「怎麼！」金浩連忙問道：「我不跟船走？」

「你急個鎚子！」唐貴臣罵了一句粗

口，然後低聲道：「你從陸路往下走，在興隆場上船，要是剛巧沒有鋪位，就再往下趕。雙龍灘認得你的人多，明白嗎？」

「明白，明白，只是……」金浩壓低了聲音，涎着臉說道：「大哥！到現在，我還不明白，到底是樁啥個買賣。你能不能够……？」

唐貴臣冷冷道：「你用不着問，到時候教你幹啥就幹啥，分你多少就拿多少，不會教你吃虧就是。好！你可以走了。」

「是！是！」金浩的舉止是必恭必敬的，不再多作停留，連忙退了出去。

唐貴臣又坐進了那把大籐椅，眼睛望着門，似乎還在等什麼人。

過了差不多半個鐘頭，門外敲起了幾響咚咚鼓聲，緊跟着一個粗啞的聲音喊道：「大爺！要不要聽一段花鼓？……」

唐貴臣還沒有作什麼表示，一個老頭兒帶着一個二十出頭的女人已經推門進來了。

老頭子遞上一本小摺子，笑瞇瞇地道：「大爺點一段吧！」

唐貴臣接過摺子，走到那女人的身邊，以很輕的聲音問道：「事情辦成了？」

「嗯！」女人點點頭。「照你的吩咐，東西按進了舵房。」

唐貴臣也不再問，在腰間摸出二十塊大洋，數了一遍，然後交給那個老頭子。

老頭子笑瞇瞇地接過大洋，數了一遍，然後一個個地拿起，吹口氣，又放在耳根聽一聽，鑑別大洋的眞僞。看神態，他準是一個財迷心竅的人。

那女人面上浮着輕薄的笑容，低聲道：「大爺！我的一份呢？」

「妳的一份？」唐貴臣瞪起了眼珠子。「說好了二十塊大洋，怎麼……」

女人挨到了唐貴臣的身邊，近得幾乎靠進了他的懷裏。吃吃嬌笑道：「大爺！我陪人睡一夜是大洋一塊，爲了替你辦事我陪船上三個伙伕睡覺……」

「別說了！」唐貴臣摸出三塊大洋放在她的手掌心裏。「三塊算妳外快……」

「就三塊錢！大爺你好憑良心！」女人貪婪的目光，盯在唐貴臣腰間隆起的褡包上。「一晚上陪三個伙伕睡覺，又是睡在到處都是煤灰的鍋爐房裏。他們三個人要是沒有累得睡覺，你的東西就放不進舵房裏去。腰也扭斷了，腿也夾疼了，才三塊錢？」

唐貴臣眞有些火，却沒有發作，又掏了一疊銀元放在她的手掌心裏，冷冷問道：「够不够？」

前三後八，竟然有十一塊之多，那女人樂得幾乎閉不攏嘴。

那老頭子已經收起了大洋，這時將點唱的小摺子收回，故意提高了聲音道：「沒關係！沒關係！大爺累了早些安歇，明天再請關照。」

他一陣自說自話之後，拉着那女人走了出去。

唐貴臣又在那張大籐椅上坐了下來，目光仍然望着房門，顯然還在等人。

這一等，竟然等了一個鐘頭。

來了個年輕小伙子，最多二十二、三歲，身體長得非常結實，一身都透着驃悍勁。他未經敲門，就推門走了進來。

唐貴臣楞楞地望着他，一句話也沒有說。

那小伙子從荷包裏摸出一大堆銀元遞到唐貴臣的手裏，笑嘻嘻地道：「大哥！這裏是三十三塊，外帶兩塊利息。」

唐貴臣面上的神色很平靜，看來他不會因任何事而吃驚。只是低聲問道：「做得乾淨嗎？」

「那還用說，我又不是頭一回。」

「有沒有叫？」

「那裏還輪到他們叫……」

「屍首呢？」

「就在娘娘廟後面那遍草坡上，大哥不是吩咐我不要掩藏嗎？」

「嗯！」唐貴臣輕緩地點着頭，臉上浮現一股陰冷的笑容。「雙龍灘好久沒有出過人命案子了，我要讓他們忙一忙，也要考考他們的功夫。」

「大哥！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收！這個給你，」唐貴臣抓了一疊銀元遞到那年輕小伙子手裏。「馬標！莫說我這個作大哥的管你管得太嚴，過兩天我們就要上船了，既然裝買賣人就要裝得像。少嫖、少賭、少喝酒，有了錢打點金子放在荷包裏。趕二天我跟你說房親事，成個家。幹這一行，是不能幹一輩子的。」

「是！是！」那年輕小伙子溜得眞快，手頭有十幾塊大洋，他得好好去找找樂子。

× × ×

夜已很深。

老張茶館已經沒有幾個茶客了。么師一個個地在打呵欠，只等那幾個屁股上帶膠水，連在板機上拉不脫的茶客走了之後，就可以上門板歇店，睡個舒服的大覺。

這幾個屁股連板櫈的客人還沒有走，却又來了一個客人；來人是馬標，滿面血紅，必定是灌飽了黃湯。然而他却沒有醉，看他那穩定的步子就可以肯定他絕對沒有醉。

「開堂」的牌子還高高的掛在門口，自然不能推拒客人進門。么師只得硬着頭皮迎過去，問道：「喝茶？」

「灌了一肚子酒，誰要喝茶？」馬標往裏面那間屋子一指：「還有沒有？」

「有！有！」么師一聽說來人是賭客，不是茶客，心裏寬舒了許多。賭客不要人侍候，第二天還可以分享頭子錢。他往前湊了湊，笑瞇瞇地道：「熱鬧得很，你沒有聽見鬧烘烘的聲音？」

「通殺！」裏面一聲爆叫，接着又是一遍咒罵，嘆息之聲。

推莊的人是個四十多歲的人，貌相很斯文，穿着也很講究。馬標一眼就認出了他，那天他們兩個一先一後地到「錢記大發船行」去買船票。兩個人還互相通過姓名……對了，他叫林慶山，人挺隨和。馬標跟他很投緣，只是對他有點疑惑；看他的穿着應該是有錢人，說什麼也不該買二塊二毛的統艙票。

林慶山的手風似乎很順，面前白花花的銀子堆了有一百多塊。週圍的賭客一個個都是愁眉苦臉，大半都是輸乾了荷包，抱着膀子不肯走的閒家。

馬標進來的時候，林慶山正好打出骰

子。大家都在看自己的牌，誰也沒有注意他這個新進來的人。

賭客各自翻開了手裏的牌，林慶山也輕巧地將兩張牌翻開，笑瞇瞇地說道：「天牌一對，又是通殺。今晚這個莊眞有點瘋。」

全場鴉雀無聲，只聽見林慶山收牌，收錢的聲音。

「格老子，」突然響起一聲爆叫。「副副大點子，不是天槓就是地字九，這副牌九莫非是你餵的。」

有人提出疑問，第二個也跟着開了腔：「只殺不賠，嘿嘿！眞有點玄！」

「賭假！郎中！」場面有點亂了。

「不識字也該摸摸招牌，吃到雙龍灘來了，沒那麼便宜！」

林慶山倒是很沉得住氣，兩隻手平放在桌沿上，一動也不動。

馬標禁不住開了腔：「喂！各位哥子，不作興欺負外鄉人啊！」

他這一句話，立刻招來了二十幾雙敵意的目光。

「這句話是誰說的？」聲音起自門外，跟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走了進來。「雙龍灘是水陸碼頭，作的全是外鄉人生意，絕不會欺負外鄉人。老張茶館更沒有人敢欺負外鄉人。」

馬標迎了過去，語氣硬硬地說道：「贏了錢不讓走，硬說賭假，這算不算欺負外鄉人？」

立刻有人搶着說：「張大爺！副副天槓、地字九，把把通殺，這不是……？」

這人就是茶館老闆，他臉色一沉，道：「說人賭假，要有憑據，副副天槓、地字九，那是人家的好運氣。要賭就要輸得起。」

老張眞有點份量，一番話說得全場鴉雀無聲。

他的眼珠子一掄，又道：「老張茶館沒有人敢賭假，抓住了由我老張砍斷他龜兒子的爪爪。若是沒有憑據，也不准胡答亂說。」

那些輸了錢的水伕、挑伕，一個個乖乖地走了，走得無聲無息的。

老張又說道：「二位也請吧！雙龍灘是個講理的地方，誰也不想要霸王。」

「不行！我還要賭賭。」馬標在天門上坐了下來，冲着對面的林慶山一笑：「你說今晚的莊有些瘋，我就不信。來！開門，我一個人下。」

林慶山將面前的銀元往褡褳裏袋，笑瞇瞇地說道：「一人不吃酒，二人不賭錢。走！我請客去喝一杯。」

「二人不賭錢，話是不錯。」馬標摸頭搔腦地說道：「只是，我今晚還沒有過癮。」

「日子長啊！」林慶山已經站了起來。「我倆有緣同船過渡，又都是睡統艙，可以日夜不停地賭，包你過癮過足。」

馬標道：「你今晚贏了那麼多，還會睡統艙？」

「我就是有萬貫家財，也是要睡統艙。我愛賭，統艙人多，賭起來熱鬧。」

馬標恍然大悟地叫了起來道：「難怪你要買二塊二毛的統艙票，原來是這個道理。」

兩個人嘻嘻哈哈地走了，桌上丟了兩塊大洋的頭子錢。老張沒有道謝，更沒有道別。他只是楞楞地望着林慶山的背影，花白的眉毛微微皺起。

茶座裏已經沒有人了，么師已經在上門板，錢三爺手下那個瘦精精的宋管事匆匆走了進來。

他一進門，就吆喝道：「張大爺，剛才三碗茶錢還沒有開，特地爲你送來。」

「小錢，何必那樣急？」老張收下宋管事遞過來的十五個大銅板。隨口問道：「那天開船？」

「初八。新船走頭一回，總要選一個黃道吉日。」

「那個姓彭的小傢伙怎麼樣？是不是眞有點功夫？」

「眞有一套！」宋管事豎起了大拇指。「只能裝八百石貨的小火輪，現在要裝兩千四百石。」

「哦，他有啥子高招？」

「在小火輪的旁邊再綁上兩條大木船，明白了嗎？」

老張先是一楞，接着笑了起來：「哈哈！絕！其實，這個法子也並不出奇，別人就想不出。」

宋管事一本正經地道：「張大爺！你說這個法子並不出奇，那就錯了。兩條木船綁上小火輪，靠小火輪的機器帶動，說起來簡單，作起來可不容易。第一，這兩條木船要綁得平穩；第二，裝貨也要裝得勻均；第三，船身加寬了，有好些險灘，水道窄得不得了，差那麼一點，就過不去了。」

「有彭老八的兒子在船上還有話說，錢三爺眞是該發財了，找到這麼好一個舵把子。」說到這裏，老張突然將嗓門一壓，道：「對了！有樁事我要順便跟你說一聲，這回坐你們船的客人，恐怕有一個大郎中。」

「哦！大爺認識他？」

「不認識，不過，我看得出。」

「唉！」宋管事輕輕地嘆息了一聲。「這種人那條船上都有，人家拿錢買票，你能說不讓他上船？高明一點的倒還好，贏錢算他功夫好，輸了的只怪燈籠（眼睛）不亮。怕就怕那些半瓶醋，一旦露了馬脚，就要出事。」

「這個傢伙是個高手。但是太高了也不妙，高手必定心狠，見了人都想趕盡殺絕，總會遇上一個不要命的要找他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謝謝張大爺提醒，我會留神。」宋管事打算要走了，突然又問道：「你要不要帶點什麼東西？」

「若是方便，就跟我姑娘帶幾紮五彩絲綫回來。」

「一定！一定！」

宋管事說是來還茶錢，其實他是來看看還有船上的人在這兒賭錢沒有。明天整日裝貨，他絕不准許那夥人賭錢賭得第二天幹起事來沒精神。

離開茶館，沒有走到幾步，黑暗裏就響起了一個冷冷的聲音：「宋廷飛！還沒有睡？」

地方上，朋友間，彼此見面的時候，很少有人連名帶姓地叫。非常明顯，對方

含有敵意。他連忙滿懷戒心地停了步。

從街邊的黑影下轉出來一個人，宋廷飛一眼就認了出來，對方名叫楊星魁，他家也是開船行，有好幾條木船走客貨。雖說同行是寃家，以宋廷飛的爲人來說，也不會寃到那兒去。因此笑呵呵地道：「原來是楊……」

對方根本就不容他打招呼，一步走了過來，冷冷道：「我爹想請你去喝一杯，肯不肯賞光，嗯？」

那種非常明顯的挑釁語氣宋廷飛竟然消受得了，笑笑道：「太晏了，煩你跟大爺說一聲，二天再來叨擾。」

「不行！」楊星魁的態度非常强硬。「你今天晚上非要走一趟不可。」

「楊二哥！」宋廷飛有些光火了，冷冷道：「大家都是熟人，來這一套不大好意思吧！若是我有什麼地方不對，明天大家到張大爺那裏吃講茶，今天晚上恕不奉陪。」

楊星魁沉聲道：「好話不說第二遍，今晚上你非走一趟不可。」

「星魁！」一聲叱喝，街邊又竄出來一個人，是楊星魁哥哥星茂。「對宋管事說話怎可如此無禮？……小宋，我爹有點要緊的事跟你商量商量，費點神走一趟，賞兄弟我一個面子。」

宋廷飛經不起對方好說，只得咬牙點了點頭。

一路上他都在尋思：楊占武找他到底是爲了什麼？想來想去，無論如何都想不出來。

楊占武約莫五十開外了，說起來比同行的錢三爺要大上好幾歲，看起來似乎比錢三爺還要壯，還要年輕。船幫老大走遍了水陸碼頭，那個不嫖？那個不賭？他就沒有沾染這些惡習；甚至連吸一口葉子烟的嗜好都沒有。不管春夏秋冬，他脚上永遠是一雙多耳麻鞋。節儉是一種美德，過份則變成了吝嗇。正因爲如此，他的人緣就不及錢三爺來得好；在金錢上分分較量，作生意過份保守，以致錢三爺買了用機器轉動的小火輪，他還是那幾條修了又補，補了又修的老木船。

他坐在堂屋裏等待宋廷飛，面上的神色就好像一個法官在等待犯人。但他並未過份失禮，坐在那兒向宋廷飛一擺手：「坐！」

在塲的人除了楊占武父子三人之外，還有許多楊家船行的人；這些人平日都和宋廷飛熟。此刻却沒有一個人向他打招呼，反而抱着膀子對他怒目而視。宋廷飛一眼就看出氣氛很不對勁，也不吭聲，默默地坐了下來。

楊家老大星茂是個和氣人，想調劑一下沉悶的氣氛，連忙取過烟桿往宋廷飛手裏遞，笑着道：「小宋！燒桿烟。」

「謝！」宋廷飛禮貌地推拒了。

楊占武向他的大兒子投過一個嚴厲的眼色，示意星茂退到一邊去，然後清清喉嚨開了腔：「宋管事！深更半夜請你來，只因爲有點事要請教……聽說運送南川的貨，錢三只收每石水費三毛五？」

這一開腔，機伶的宋廷飛立刻就發現了問題的癥結。心裏有了底，回答起來也就順當得多，他笑着道：「楊太爺！是有這回事。」

「今年三月，我跟錢三爺在老張茶館談好了的。」楊占武說得很慢，雖然他心頭的怒火十足，却盡力尅制住沒有發出來。「我們兩家絕不可以用削減水費的辦法來拉生意。如今才事隔三月，錢三就變了卦，怎麼這樣不講信用？」

將水費每石由四角錢減爲三角五，錢三爺早就想到招致楊占武的反對，因此也就先一步想好了說辭。宋廷飛自然受到了東家的指示。回答起來一絲也不慌亂：「楊大爺！這是你誤會了。三爺並不是用減水費的方法來拉生意，而是慶祝大發船行開張三十年以及新買的小火輪首次開航，給老主顧一點優待。下一趟還是要照老價錢。爲了不影响別家船行的航期，還只限制長發堆棧一家。這點請楊大爺明察。」

這番話非常漂亮，其實骨子裏全不是這麼回事。大發船行小火輪要裝運往南川的八百石貨早就由長發堆棧集齊了，正在裝船。由於彭祖康的妙主意，還需要一千六百石貨才够。而只有兩天就要開航，錢三爺才來了這招削價的殺手鐧，以便將別家船行待運的貨挖過來。

楊占武竟然還沒有將內心的怒火形之於言表，冷冷地道：「你知不知道我的船行一向也是由長發堆棧集貨？」

「哦！知道的……」

「作生意以賺錢爲第一，我這裏每石水費四毛，你們那裏每石三角五。長發堆棧的貨自然全往你們的船上裝。這樣一來，我的三條木船原訂初九啓航的，現在却走不成。你明白嗎？」

「這……？」一向挺機伶的宋廷飛這也不禁辭窮了。

楊占武突地站了起來，以極爲決斷的聲音道：「請轉告錢三，他這一套花招，在我面前行不通，老老實實地按照我們的約定。不然，他的船初八休想開航……送客！」

這一聲送客，似乎根本不容宋廷飛有解釋的餘地。

楊星茂顯然覺得如此對待宋廷飛有些失禮，連忙走過來道：「小宋！請，到兄弟屋裏去坐坐！……」

宋廷飛今年不過二十七歲，就當上了大發船行的管事，深受錢三爺的器重，自然有他的一套；他懂得什麼時候該軟，什麼時候該硬。而此時是絕對不宜過份軟弱，因此他也站了起來，冷冷道：「楊大爺！在雙龍灘你是深受敬重的人物，方才這番話，倒教我有些不服了。以楊大爺的身份，好像不應該說這種威脅的話。」

「哦？」楊占武着實楞了一楞，吸了一口長氣，才沉穩地答道：「弟娃兒！你這幾句話我聽得進，不過，我方才那番話是要你轉告錢三，並不是沖着你。若是我的話有些刺了你的耳朶，我認罪。等這樁事平了，我擺枱子跟你賠禮。」

「那倒不敢，」宋廷飛仍是不卑不亢地道：「廷飛身爲大發船行的管事，自然不能抱膀子站在一邊。楊大爺說，教敝行的船初八開不了航，好像太過份。這是清平世界，講王法……」

「屁的王法！」楊星魁一個箭步衝了過來，左手揑緊拳頭在宋廷飛面前一幌，

右手拔出腰間的七首，篤地一聲扎進了茶几面上。惡狠狠地道：「這就是老子的王法。你要是再滿口大話……」

拍！楊占武一記重重的耳光摑在他次子的臉頰上，打得楊星魁口角流血，連退了好幾步。同時間，他發出一聲厲叱：「跟我跪下！」

儘管楊星魁驃悍跋扈，在他父親的喝下却馴如綿羊，立刻雙膝一屈，跪下了。

「弟娃兒！」楊占武雙手向宋廷飛一拱。「兒子有錯，老子賠罪……你說得不錯，清平世界，要講王法。不過，國有國法，幫有幫規。而且這是我和錢三早先有的約定。若是水費每石四角，托運的人將貨物往大發的船上裝，我屁話沒得一句。若是每石三角五，那就不行。老話，煩你轉達一聲——初八那天休想開船。時候不早，大家明天都要忙，不躭擱你了。」

塲面顯得極爲尷尬，而且該說的話宋廷飛也說了，他當然不需要再停留下去，因此行禮告辭，很恭敬地道：「請楊大爺放心，我會連夜將話轉告三爺。」

楊星茂送宋廷飛出來，他很溫和地說道：「小宋！這件事，無論如何要請你調停一下……」

「楊大哥！」宋廷飛爲了顧及自己的立塲，自然不能讓對方進行游說，因此很快地挿口說道：「這件事令尊好像是誤會了。」

「小宋！」楊星茂很親熱地摟着他的肩膊。「你不必說了，我全明白。你們三爺請到了一個姓彭的舵把子，他出主意在小火輪的兩旁加上兩條木船，原本要裝八百石貨的，現在要二千四百石。初八是這個月最吉的日子，你們非開船不可，短短兩天要集一千六百石貨根本辦不到，因此錢三爺就來一手減價五分的絕招。小宋！大家都是一個碼頭上的，總不能讓我們不吃飯呀！伕子訂好了，初九因缺貨不能開航，一天是一天的開銷，難怪家父要發火了。小宋！我眞心眞意地不希望大家爲這件事傷和氣。」

宋廷飛心頭明白，楊星茂的話沒有半句話是錯的。但他心裏却在說：這是作生意啊！誰不希望多賺錢呢？

×　　×

眞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錢三爺和彭祖康在徐二娘家裏一口氣喝了三斤大麴。其間曾經作了許多決定，連夜需要趕辦的，都由宋廷飛前去接洽，這賓主二人一直就沒有動過。

彭祖康的酒量的確驚人，平日一向用大碗喝酒的錢三爺都不得不俯首稱臣。而他對酒字下面那個「色」字似乎毫無興趣，因此拂逆了錢三爺請他到這兒來喝酒的盛意。而徐二娘手底下那幾個姑娘也只有躲在簾子後面不敢露頭了。

三斤大麴喝乾，錢三爺已經有了七分醉，還在大喊拿酒來。從任何角度看，都不難發現彭祖康絕非一個貪杯的酒徒，而他却沒有阻止。眼神中流露出明顯的冷漠；錢三爺即使一醉不醒，似乎與他毫不相干。

第四斤大麴又送了上來，徐二娘還刻意地加添了幾味小菜。而這個時候，宋廷飛也氣喘吁吁地趕到了。

殘留的三分清醒使得錢三爺停杯問道：「事情都歸一的嗎？」

「三爺！」宋廷飛不由自主地皺緊了眉頭。「不是我存心掃你的興，酒不能再喝了，有點小麻煩。」

「呃！」錢三爺打了個酒呃，因酒意而充血的眼珠子瞪起來眞够嚇人。「小小麻煩就要我不喝酒？說吧！是啥子了不起的事情？」

「三爺！這小麻煩若是不好生應付，就可能變成不可收拾的大麻煩。」宋廷飛並沒有立刻說出原委，而先一步提出了警告。

「嘜！龜兒子！」錢三爺不耐煩地吼了起來。「不是教你推磨子，轉啥個圈圈？有話快說，有……」

宋廷飛顯然不願意聽下面那句髒話，連忙接口說道：「剛才楊占武喊我去了一趟。」

「嗯！」錢三爺瞪得溜圓的眼珠子收小了，嗓門也壓低了一些，道：「他說些啥子？」

「他說，三月裏跟你在老張茶館約好了的，不許減價拉生意！……」

錢三爺吼道：「你龜兒子是啞吧？爲啥不告訴他……？」

「三爺！該說的話我全說了，楊占武就是不聽我們那一套，最後他還說了一句狠話。」

「哦？」錢三爺的紅眼珠子再次瞪了起來。

「他說，如果我們硬要以三角五一石貨的價錢搶生意，初八那天就教我們開不了船。」

錢三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瞄了彭祖康一眼；而後者似乎完全不關心他們的事。他左手旋動着酒杯，右手慢條斯理地往嘴裏送花生米。平心而論，錢三爺對楊占武是多少有些含糊的，但他又想在彭祖康面前顯顯威風。於是揑緊拳頭在桌上驚天動地般一擂，吼道：「他教我初八開不了船，好大的口氣！我倒要告（試）一下。」

對於東家這種好勝逞强的心理，宋廷飛是非常明白的。因此他機伶地道：「三爺今晚不妨好生想想，看看該如何對付，明天我再向三爺請示。」

完全出乎二人意料之外，彭祖康竟然挿上了嘴：「你們說的是那個楊占武？」

宋廷飛回答道：「雙龍灘那有第二個楊占武？就是楊家船行的東家啊！」

「是他！」聽口氣，彭祖康似乎很熟。「聽說去年他親自押貨走南川，過球門灘爲了大洋一元之爭，結果沒有請領水，他自己撑舵。船沉了，他那條老命也差點送掉。想不到這個小氣鬼還會說狠話。」

錢三爺是何等人物？如果他肯用腦筋，簡直比狐狸還要狡三分。一聽口氣，就知道彭祖康不會置身事外，於是試探地道：「弟娃兒！你說我們初八是不是應該按時開船？」

「當然。」彭祖康毫不猶豫地點了點頭。「不過，你可又要多化費一百塊大洋了。」

宋廷飛會錯了意，不禁問道：「你的意思是說，這一百塊大洋，送給楊占武？給他……？」

（未完）

三期完新穎俠情中篇連載

銀狼（上）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翻雲覆雨夜　毀屍滅跡天

鼕！鼕！鼕！鼕！

鼕鼓聲聲，是單音，但震耳欲聾。

鼕，鼕，鼕，鼕，鼕，鼕！

鼕鼓改作複調，雷的一聲緊似一聲，加雜着脆霹靂般的巨大銅鑼聲，似乎要震碎了整個的「濟南」城！

只聽這鼓聲、鑼聲，濟南府不論是內城抑或外城的居民，凡是年在六七歲以上，七十以下的，沒有一個人不立刻知道是「巫家」耍猴戲班子到了！

耍猴戲的有一套，那年頭代步十分不便，沒那麼多的騾馬，牛車又太慢，所以有一輩子都沒離過自己「三家村」一步的人，因此要說他們不認識駱駝是啥，不算嘲諷，是事實。

不過你若對他們說，你曾見過，脖子八尺多長，角粗而短的丈二高鹿，他們就會瞪你一眼，啐上一口，罵一聲「滾你娘的」！

我說耍猴戲的有一套，原因在此，不管是省會重鎮，抑或是窮鄉僻壤，沒有什麼地方的人沒見過耍猴戲的，這行江湖朋友，足跡踏遍南北，走盡東西，啥辦法，啥年頭混飯都不容易。

這行子，只要一個人，兩隻乖的猴子，外帶一條調教好的大黃狗，就能够走遍三山五岳混個溫飽。

人少，花費少，賺頭多，反正乖巧猴兒能耍的把戲，就那麼十幾套，不過就憑這十幾套猴把戲，足能每次收滿那「銅鑼」制錢，不僅混個兩飽一倒，還可以外帶三頓老酒。

耍猴戲的能組成個班子，的確是稀罕事兒，稀罕事兒到處有，哪，巫家猴戲班組成了！

一個猴戲班子就當然不同於獨腳耍猴戲的江湖行了。要不少人，至少十八到三十頭乖巧猴子，調教好的靈犬，少說也得六至八條，並且還必須搭配上些其他雜耍，這樣一來，使費開銷要大的多了。

說老實話，如果也是像普通「落地」（指無固定表演場地而言）的江湖行一樣，趕東村的集市，北城的廟會，趁熱鬧賺錢的話，弄的好也許不會賠累，但要指望混够人，畜溫飽並能灌幾壺老酒，那是作夢。

何況由東莊去西城，自南集到北鎮的搬運費用，就够班主那張臉一拉三丈長，從年初一流苦水直到年三十夜的！

所以，儘管有野戲班子，跑馬賣解的班子，少見猴戲班子，別當「開碼頭」，「跑地方」好混，只提「地頭蛇」這一樣，已够這些江湖行頭大半天的了。

當然，如果眞有了一個猴戲班子，並且憑着走南到北跑碼頭混生活，那一定是有兩套，不僅猴子們要眞有兩套，人也非有兩套不可，否則流落異鄉，死無葬地是十分平常的事。

天下事就這麼怪，偏偏誰也不敢幹的事，這家姓巫的幹了，他們不止這個姓氏看來聽着全格別，作爲更格別，不論走到什麼地方，對「地頭蛇」是毫不理會，不找事，更不怕事，規規矩矩作生意。

說來誰也不信，從巫家猴戲班子成立開始，已不知道走過多少地方，演出過多少場猴戲，據說巫家猴戲班子所到之處，萬人空巷，站無站處，場場爆滿，有人傳出消息講，那是自古傳下耍猴戲這一行到現在，沒人見到過的精采絕倫的演出，看過第一回，非看第二回不可，可惜的是，巫家猴戲班有個規矩，不論是大城抑或小鎮，場子從日正當中拉開，夕陽無限好的黃昏收停，其間共收三場錢，也就是演出絕不相同的三場猴戲，然後走人，三年內不回頭，班主人巫老頭，每到一個地方，必然先作這樣聲明，他說的好，沒有大善士，不養賣藝人，人貴自重，在貴寶地叨嘮過，三年內焉敢再作煩擾，所以，就算你多麼想看第二回巫家猴戲，抱歉，少說也得再隔三年。

巫家猴戲班當然是以猴戲，猴狗戲爲主幹，但眞正叫好又叫座的，却是一場「狼戲」，一場「人戲」，和另一場「五鬼大搬運法」！

當巫家猴戲班子，作好場地，插上粗竿，以雙幅漂白布圍好個十丈大圈圈兒，敲響了只有巫家猴戲班子才有的人高巨鼓，桌大銅鑼後，令人眞的不敢把他們當作個耍猴戲的班子看。

他們要比人們所知所見跑馬賣解的，越省跑馬頭的戲班子還大，大的多！

先講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共是二十四口子，兩個老太婆配上兩個看來乾枯瘦矮的糟老頭子，是兩對老夫妻，親兄弟，巫老大和巫老二，一位雪白頭髮雪白鬍子的紅臉老人，看上去年紀比巫老大多不了幾歲，你愛信不信，他就是巫老頭兒，巫老大和巫老二的親爹！

有兩位妖媚至極的美艷少婦，配上兩名很够英俊只嫌煞氣重些的中年漢子，他們又是兩對夫婦，妙是眞妙，正是巫老大和巫老二各生的傳宗接代寶貝兒子和兒媳婦。

另有兩位大姑娘，要多美有多美，要多俏有多俏，烏光漆黑的長辮子，甩垂到屁股溝下面，小臉蛋是顆瓜子兒放大的，彎月眉，水淋的亮星眼，如果掃你個邊兒，保你受用一晚上，若再對你似無心實有意的嫣然一笑，你要能魂魄不失傾盡所有，那算你道行深定力高。

還有兩男兩女四個九歲也許十歲的小孩子，粉琢玉雕的一般，活脫脫像天上下來的金童玉女。

這一共是十五位，他們十五位，一家人，姓巫，兩位大姑娘是巫老大的女兒，四個金童玉女，是巫小大巫小二的子女，對巫老頭來說，是四代同堂，好命，好福氣。

二十四去十五，下剩了九位，全是巫老大和巫老二的弟子，雖然姓氏不一，却是上下一心。

現在該談猴子了，猴子整整二十四隻，沒有不乖巧靈精的，好狗十八條，一條

賽過一條的健壯聽話，四隻「銀狼」，眞眞正正皮白似雪，毛白如霜的「銀狼」，有「小叫驢」那麼大，使人望之生畏。

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四隻巨大的怪鷹，兩金兩銀，大有仙鶴般高，山羊般壯，戴着「鷹遮兒」，不使牠看到任何東西。

最後要說到巫家猴戲班的行李了，行李沒人見過，因爲他們雖然只有二十四個人，却有三十六匹馬，兩輛十分寬敞的雙馬車，一切應用之物，全在車上。

像巫家猴班子這種設備，是例來所無，破天荒，前固然實無古人，後恐怕也難有來者！

濟南外城西北角上，正有一片廣場，那本來是挑担挽籃做小生意的集結地，今天一大早，巫家猴戲班子插上了粗竹竿，在圍那雙幅白布圈圈兒的當空，巫老大到了，他僅僅是一抬腳，人就站到丈八高碗粗的竹支竿上面，先向四外一抱拳，別看人矮小乾瘦，嗓門可像雷鳴，揚聲說道：「小老兒巫大，三年前來過貴寶地，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巫家猴戲班子又到了，小老兒話是專對各位素日此地做小生意的好朋友們說的，小老兒佔了朋友們很大的地方，這有欠情，欠情當還，諸位，圈子裏面東角上，有專爲朋友們設好的小攤位，不收費，賣多少全是朋友您的，並且供給茶水，也分文不收，謝謝諸位幫忙，謝謝謝謝。」

話說完，立刻開始分號牌，有一份算一份，公平道地，好在那年頭人老實，沒誰爲看猴戲臨時「客串」小生意人，所以剎那分光。

日正當中了，鼓鑼聲震，震開了濟南城居民的心竅，沒到半個時辰，圈子裏已站無站處，全滿。

× × ×

震天鼓聲，驚動了內城「拉馬巷」尾那朱紅大門內的人，這是座够大的宅院，不過看門漆剝落，牆磚裂縫來說，這戶人家似乎已沒有從前富裕。

今天，七月十四，明兒個可就是俗傳的「鬼節」了，濟南府的氣候，很够乾燥的，現在大太陽正頂着萬千屋脊照直了晒，够亮也够熱，論日子算是夏末，今天可比六月天還悶還熱，但是拉馬巷尾這戶人家，却有些凄凄寒意。

房子够高，更够寬廣的，大樑離青磚地，足有丈八，太陽雖赤，晒不透這種合縫瓦，何況大樑距尖尖的屋脊，高也有丈八。

這間上房，朝陽固然射不進來，日頭偏西也沒有光亮，前窗外是丈寬的石走廊，後窗外丈二高的「風火牆」，難怪屋子裏冷清清的有些陰森的感覺。

緊靠後牆角落地方，是張紫銅高柱的軟籐床，雪白的紗帳高掛在排分開來的「紫金鈎」上，軟軟的鵝毛枕上，半靠臥坐着一位面色蒼白的中年婦人。

婦人若不是那蒼白面色多顯了年紀，應該稱得起是位絕代風華的佳人，也許是病，也許因爲其他緣故，她髮頂的烏雲，已出現幾絲銀白。

床對面，古桌案，案右側近內門處的木椅機上，坐着位模樣兒和婦人十分相似的年輕公子，看上去這位公子也就是二十出頭，長長的劍眉，大大的星眸，是男人中少見的俊秀人物，若非偶而蹙眉時雙目中會陡射出奇亮的神光，那就叫人覺得他身子骨稍嫌單薄了些。

臥靠在軟枕上的婦人，一句話正叫那似自天外傳來的「鼕，鼕」霹靂般鼓聲打斷，神色突變，激動的問公子道：「三弟，這鼓聲像是三年前……」

俊公子是這位患病婦人的三弟，難怪彼此模樣像，俊公子似知胞姊要說什麼，接話道：「大姊猜的不錯，正是三年前來過一次的巫家猴戲班子。」

病婦人急急揮手道：「三弟你先到外厢坐，我要起來。」

俊公子沒動，道：「大姊，妳忘了淸早時候『老不死』說過的話了，妳動不得，天塌下來妳也動不得！」

病婦人瞪了俊公子一眼道：「三弟不許沒規矩，也不想想現在你幾歲了，對童老爺子……」

俊公子還沒接話，病婦的話也沒說完，前窗外已傳來哈哈爽朗的大笑聲道：「有意思，小滑頭這下子可有了『管主』，該我『老不死』得意幾年啦。」

俊公子聞聲笑道：「大姊現在妳不再教訓小弟了吧，妳聽，他自已都稱呼『老不死』，放着那好的酒不去喝，專聽人家說閒話兒，眞是老不死。」

窗外笑聲又起道：「賢侄女兒，老頭子可要進來嘍。」

在病婦人一聲「請進」下，門開門關，內室軟簾挑處，出現了一位身材矮小頭大而人胖的古稀老者，老者的模樣兒，就令人一見想笑而終生難忘。

大頭胖老人踏進內室，立刻手指着俊公子道：「好個小滑頭，幾乎要瞞過我老不死去，如果巫家這陣震天鼓敲晚剎那，你小滑頭準已溜了號。」

話聲中，已坐在桌案另一側的椅機上，那雙大僅如大黃豆般的小眼睛裏，射出精光，直瞪着俊公子。

俊公子若無其事的聳肩一笑道：「我只是不希望背後多個跟屁虫，怎麼，難道我拉着你老不死的腿來，不讓你去？」

病婦人含笑叱道：「三弟，你又沒規矩了。」

大頭胖老人一聲嘻嘻笑：「賢侄女兒妳別管，反正我老不死和他小滑頭有的是賬要算，總有那麼一天，那麼一天。」

俊公子道：「日頭東山落，老不死，那一天還早的很呢！」

大頭胖老人仍然嘻嘻的說道：「我老不死可推算着日子近了，聽說『岳陽』的那一位已經動身啦，『胭脂雲』快過閃電，就這兩三天，紅披巾飄進濟南城，遮住了拉馬巷，我老不死從那時候運道就開始好轉！」

俊公子的臉色變了，竟霍地站起道：「當眞那朵一身刺的玫瑰要來？」

這話當然是問大頭胖老人，那知胖老人似乎沒有聽到，竟轉對病婦人道：「我說賢侄女兒，我『大頭鬼見愁，陰司奪命』可不是白叫的，妳這幾天眞動不得肝火，提不得眞力，只有三天，賢侄女兒，過了這三天，妳就是要一飛上天，我也不阻攔，怎麼說？」

病婦人掃了俊公子一眼，才微吁一聲道：「老爺子，可是誰能想到，偏偏巫家猴戲班子今天會到，您是知道的，他們只待一天，今天不去……」

大頭胖老人接口說道：「有我，還有小滑頭，妳留在床上，不許動，就是不許動！」

病婦人道：「我怎安心，不親自去問問巫班主……」

俊公子開了口，道：「大姊，除非妳信不過老不死的本領，除非妳當三弟我是個廢物，否則妳躺妳的，萬事有老不死和我！」

大頭胖老人接着道：「再說這件事我們只是心有所疑，去聽聽消息，問問經過，其實不是我老不死說風涼話，憑他們一個走江湖的猴戲班子，還沒那麼大的胆敢拐架人口，申生兒已經走失了三年，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

病婦人不再開口了，星眸中閃動着淚珠。

俊公子安慰的說道：「大姊該還記得大柳樹楊家老長工楊明的話，申生在答應了巫老大，當『五鬼大搬運』的活人，縮中失踪，房頭現身後，被請下來，受了巫老大的薑糖贈禮，還在大柳樹楊家門口玩了很久，後來一轉眼失了踪，大姊，那時候巫家猴戲正上演第三場，沒人離開場地，走時萬衆目睹，沒帶外人，咱們現在也只能去打聽打聽，不敢對人家起疑的。」

病婦人強壓下內心的激動，這也許和素日的淑嫻教養有關，以平淡的語氣，說出着實已使俊公子和大頭胖老人驚心動魄的話來，道：「三弟，我半生行事，可有什麼地方粗魯不當過？去巫家猴戲班，當然只是打聽打聽，因爲三年前申兒失踪，他們班子離城時，我還沒有認定申兒會找不到，沒有問過巫家始末，現在我有個說不出道不出的衝動，似乎申兒緊隨着剛才那震天鼓聲接近過我，使我幾乎認定申兒就在巫家班裏，他又回來了！」

俊公子和大頭胖老人的臉色，全變了，這些話聽來十分平常，仔細想想，令人毛骨悚然！

病婦人話還沒有說完，又道：「尤其是剛才，我似乎聽到申兒聲聲喊娘，不知是什麼緣故，他有些口齒不清，喊娘的聲音混濁，像狂號着『呀嗯』兩個字，不過聲聲可聞，聲聲疼心，聲聲……」

俊公子起身大步到了床前，手扶在胞姊肩上，誠懇而毅然的說道：「大姐，小弟就和童老爺子去，妳信的過小弟，別起床，姊妳答應！」

病婦人點了頭，大頭胖老人本來有句調侃俊公子的話要說，因爲二十年來，俊公子這是第一次稱他童老爺子，但是他却忍住了，時地兩不宜，說不出口。

俊公子招喚來一位够俏丫環，千叮囑萬關照，告訴丫頭不得離開病婦人一步，然後才和大頭胖老人雙雙辭出直奔巫家猴戲班演出地方。

× × ×

巫家猴戲班子今朝有些怪道，按規矩，這多年來，他們是在鼓敲三翻百零八響之後，巫老頭就要出場登高交待些兒場面話，接着開始演出，今天，百零八響的鼓聲早已敲過，不見巫老頭的面，於是鼓聲再起，只是聲音較前次低了許多。

巫老頭並不是不在後場，他一向獨坐的小帷棚裏，他今天趕巧來了客人。

雖說巫老頭絕對不是山東人氏，更不是出生濟南，但在濟南這個城裏遇上故舊好友，是平常事。

往常，如果萬一巫老頭有事不能說那番開場白，放心，誤不了時更誤不了事，自有巫老大或是巫老二接替，反正話就那麼幾句，誰說全是一樣。

今朝，巫老頭來了訪客，奇怪的是連巫老大和巫老二全忘記頂替老爹，不但沒有走上前場高台，並且雙雙小心謹愼的伺候在巫老頭帷帳門外，一左一右，像是守門的兩將軍。

巫老大和巫老二的兩位老伴兒，站在離帷帳門丈遠地方，像嚴守關閘不准任何人擅越雷池一步！

巫小大巫小二哥兒倆個和他們那妖媚騷艷的渾家，被阻在老娘丈外，又像是第三道關口的守將，照這樣嚴重看來，巫老頭接待的這位訪客，必然大有來頭。

聽！巫老頭那單人帷帳中傳出話聲。

一個言談俗鄙而粗魯的聲調，低沉但却有力的說道：「巫班主，該談談正事了吧？」

巫老頭聲調沉穩自然，道：「請，貴客儘管直說。」

「好，俺姓鄭，鄭大剛，是來向班主討賞的。」

「哦？沒請教鄭老哥在那裏恭喜？」

「班主這是說的啥行話，俺不懂！」

「抱歉，老朽是問老哥，現在作何營生？」

「打鐵，南門裏鄭家鐵舖是俺的，濟南府沒人不知道。」

「是是，久仰久仰。」

「用不着來虛的耍假的，巫班主，俺說過了，來討賞。」

「是是，鄭老哥可能提老朽個醒兒，這賞是爲甚麼事定的？」

「你沒定，俺自己定的！」

巫老頭雪白的長長壽眉挑動了一下，笑了，道：「鄭老哥可是替貴寶地地面上的大哥們出頭？」

鄭鐵匠話鋒突然來了個出人意外的轉變，道：「班主，請仔細聽着，俺那鐵匠舖在南門裏，南大街的頭一家，門對『賀侍郎』府，後鄰「泉廬」，很好找，貴班今天散了場，時正黃昏，初更前俺等班主你的親身大駕，和由你帶去的千兩黃金，你要俺提個醒兒，好，事情出在三年前，當事人是個孩子，姓卓，也許只提這些還不够，外加一句，卓家孩子失踪後，當夜離城二十里的『小土坡』東河道邊，一座坍廢的老山神廟……巫班主，話到此爲止，告辭，初更見，別忘了千兩黃金！」

有人推座而起，巫老頭適時接上了話，道：「鄭爺，一句話，老朽按你吩咐的辦，不過鄭爺，行有規家有法，鄭爺，誰保證這是第一回也是最末一回？」

鄭鐵匠笑了，道：「班主要不問這句話，老實說今夜初更你會撲個空，班主，我保證，金子到手，往事全休。」

帷簾挑起，眞叫快，外面早已不見了

巫老大兄弟的人影。

訪客走了，巫老頭一言不發到了前塲，止住鑼鼓，登上高台，若無其事的交待出他倒背全錯不了的場面話。

× ×

俊公子和大頭胖老人，來的是晚了點，可也該算沒怎麼晚，塲子裏早已人擠人，要側身站，可是猴戲還沒開始，所以說不算怎麼晚。

大頭胖老人對俊公子一笑道：「怎麼說，站在人家屁股後面，吃熱屁有份，看光景沒福，得往裏面擠！」

俊公子一笑，揚聲喊道：「借光借光，讓讓，讓讓！」

人喊着，脚步動，不知甚麼緣故，人羣竟自動左分右避的讓出通道，他倆坦然大步直到內圈圍綫邊沿。

巫老頭作生意，裏圈兒圍綫邊沿，並不是已近猴戲的小圈兒，猴戲用不了多大地方，巫家猴戲班子因爲另有一套賺錢的法門，所以戲圈子比任何猴戲圈子大很多，但也不過三丈圓圈，塲圍十丈開外，只分作三個圈兒，最裏圈三丈，是戲圈兒的塲地，再一圈兩丈，擺着長條木櫈，而正南方更設有二十幾把椅子，再五丈多的大圈子，那是站座兒。

坐木櫈的主，可以連看兩塲，有價，銀一兩，別小看一兩銀子，十口之家過十天清淡日子，就許用不了一兩銀子。

椅座外加五分銀子，叫茶水費，不管木櫈抑或椅座，都不是巫老大帶來的，在當地租現用，這老頭兒算盤精絕，便宜佔盡。

現在，俊公子和大頭胖老人，剛剛擠到站座和木櫈間的圍綫粗繩邊，已過來了一名看來就知十分精明的漢子，這漢子未語先笑，微一哈腰，向俊公子道：「這邊鬆快，爺你老椅座上請。」

說着，一隻手挑高了粗繩，肅請俊公子和大頭胖老人攢繩落座。

壯漢帶路恭請他們坐到當中首排的木椅上，瞧，左側廂兩位長辮子大姑娘之一，已很快的閃身而起，用福漆茶盤兒托端過來一盞香茗，順手撩起一張矮几兒，几兒安置在俊公子腿前二尺外，香茗放平，嫣然一笑道：「你的茶。」

俊公子是第一遭來，大頭胖老人更是生平第一次看這種猴戲，都只當這是規矩，不是嘛，水牌上寫的明白，椅座一兩五分銀，包括茶水費在內。

因爲香茗只端來一盞，只是放在俊公子面前的，他不由欠欠身說了聲謝謝。

這聲謝謝，換來姑娘的嫣然一笑，好大方，伸出手來！

俊公子一楞神，大頭胖老人見識多，臂肘一碰俊公子，下巴朝水牌一噘，俊公子臉一紅，伸手囊中，妙，身無半分銀，這下子羞的俊公子一張臉紅到脖子，那隻探入囊中的手，再也掏不出來。

大頭胖老人嘻嘻笑了，囊中取出一錠足十兩的銀錁子，眼睛却帶着嘲笑的意味掃着俊公子，銀子却是往姑娘伸出來的手掌心裏放。

那知人家姑娘手一縮道：「你的茶另有人倒，我是問這位公子討賞。」

大頭胖老人微一楞下，笑了，道：「姑娘，我們是一道的。」

那意思表示茶資椅費兩個人誰給全一樣。

姑娘沒理會大頭胖老人，霎着一雙媚眼兒，瞅的俊公子從心裏發慌。

俊公子無奈下老着面皮接過大頭胖老人的十兩銀子，轉過給了姑娘，道：「是我們兩個人的茶資。」

我們倆個人中，當然是指他和大頭胖老人而言，不過，這句話也不能說沒有語病，所以招來姑娘低聲的說道：「我喝茶可不用給半個子兒！」

俊公子被挑逗的不知如何應付才好，大頭胖老人已看出端倪，笑笑說道：「喝茶的是我老頭子和他小滑頭，這銀子是付茶資用的。」

姑娘還是沒理大頭胖老人，低聲問俊公子道：「你出門可是向來不帶銀子？」

俊公子並不是位靦覥人物，剛才只是因爲付不出銀子一時發窘，現在姑娘一再的挑逗沒完，他早已恢復了自然，更明白姑娘的居心，於是坦然一笑道：「姑娘可曾聽人說過，有隨從在側，公子爺伸手付錢的事？」

大頭胖老人小眼一瞪，才待出口，俊公子反而先他一步叱道：「隨從有隨從的規矩，少開口！」

這時恰好另一壯漢爲大頭胖老人端來香茗，姑娘把十兩銀子往壯漢的手裏一丟道：「十兩，不用找零，公子賞你們喝酒了！」

說着，柳腰曳移，像陣風似的回到另一位姑娘身旁，兩位姑娘立刻開始低言互訴，時有咯咯笑聲傳到，而雙雙媚眼，更波波頻送。

俊公子臉上是帶着安閑的笑容，鼻間却冷冷的輕哼出聲！

大頭胖老人更是滿臉春風，話聲低而鄭重道：「小滑頭，看下樑知上樑，小心，這猴戲班子不簡單！」

俊公子道：「希望這樣，看誰的道行深些！」

大頭胖老人臉上笑意更濃了，話可恰恰相反道：「注意過沒有，咱們往前擠的時候，人一閃，我似乎看到鄭鐵匠這個狗種從後帷出來！」

俊公子笑對媚眼兒飛成串的兩位姑娘點着頭，說道：「人是看到了，先前沒多想！」

先前沒多想，表示現在他正在仔細的思量內情。

大頭胖老人道：「鄭鐵匠這狗種，豈不正是大柳樹楊家老楊順的女婿？」

一句話提醒了俊公子，頭是對兩位姑娘點，話可是對大頭胖老人，道：「這裏完了事，得順便瞧瞧這鄭鐵匠。」

大頭胖老人帶上一句道：「也不能少了老楊順！」

「我說你一向自誇凡江湖名人，全識一面，怎麼說，就認不出這姓巫的一家是啥家變的？」

「小滑頭，我說過這話不假，那得江湖名人，要猴戲的，似乎不在江湖名人之流！」

「反正說大話不花銀子錢，你老不死有的是理！」

他們在低低交談着驚心動魄事，兩位大辮子俏姑娘可也沒閑着，大上一歲的先開口，悄悄地，媚眼兒是瞟向俊公子，道：「二妹，我敢打賭，他和那個大頭怪正在談咱們姊妹倆。」

三妹抿咀笑，說道：「怕他不走一半魂！」

「二妹，可惜咱們當天就得走，怎麼辦？」

「走也是先到那山神廟，大姊，你儘管張羅好別的，他交給我就是！」

「一句話，不過二妹，這次可不准先饞咀吃喲？」

二妹嬌嗔故惱，道：「姊妳這是甚麼話，上次是那小子猴急，半路上直摸索，摸的人走不了路，其實要早知道那小子不頂用，哼！」

當大姊的噗哧笑了，道：「怎麼，妳保證今天這個能頂用？」

二妹也噗哧聲笑了出來，道：「至少比上回那個看着就叫人舒坦，不過……」

「不過那個大頭怪物惹妳厭是不？」

「眞的姊，他說那大頭怪是他的隨從，能信？」

「二妹，管這多幹甚麼，反正最後還不是一鍋爛？」

「大姊，這回這個我要留着！」

大姊變了顏色，聲調本就不高，現在更有些低沉的叫人喘不過氣來，道：「二妹這可不是鬧玩兒的，說不定今天這回，咱姊妹只能說說解解口饞！」

未再表示意見，二妹只是抿抿咀哼了聲。

大姊看出端倪，加重語氣道：「二妹可別犯小性，這不比往常，姓鄭的鐵匠不簡單，沒看老爺子只要臉調向裏面，就直皺雙眉！」

「哼！事可也眞怪，當年又是怎麼落在人家眼裏的，二叔辦事向未牢靠，只怕等會兒有他的好看！」

「還等會兒呀！妳是兩隻眼一顆心全照顧上那個他了，再瞧瞧，二叔和二嬸可還在塲上？」

二妹果然向外打量，巫老二和他渾家巫二婆子，已不知甚麼時候離塲走了。

別看二妹她一向行事任性霸道，那固然一方面有她霸道任性的眞本錢，另一方面可還是因爲巫老頭兒給孫女撐腰，今天連巫老頭全沒了好臉色，她可有自知之明，得萬般事全忍些兒，別在倒楣的日子裏自找更倒楣。

巫家猴戲班子有多少人，俊公子和大頭胖老人是有心而來，早就摸了個一清二楚，剛才沒留神，如今由於那姊兒倆個談話，雖在人聲喃喃喳喳一片嘈雜終成喧鬧下，仍未逃過俊公子的「千里天覗神功」，聽了個仔細，大頭胖老人，也隱約聽得幾句，彼此互望一眼，四目橫移，發現那巫老二夫婦果然不在塲上，再作會心一笑，雙雙站起，胖老人剛要開口，俊公子首先說道：「別爭，申姪兒沒見過我，萬一他眞如大姊所說，人在此地，只有你能帮他，所以留下來的應該是你，對不？」

大頭胖老人，成名武林已三十多年，那顆異乎平常人的大頭，給他換得了「大頭鬼見愁」的美號，他那一身奇特的醫術，又增加上「陰司奪命」四個字，提起「童不老」，成名的武林或江湖中人，不知道的可總沒有，此老最讓人欽服的，是朋友遍天下，仇家無一人。

俊公子是那位病美人的三胞弟，這沒錯，童不老和病美人的公公「彈指陰陽」卓不凡，是生死友道義交，前幾年，卓不凡和愛子卓健，雪嶺訪友同遭橫禍，病美人成了新寡文君，她恰恰又是童不老的義女，於是童不老義不容辭的成了她家主理外務的長輩，並且傳授着年才六歲的卓中生入門的武學基本功夫。

三年前，巫家猴戲班子來的時候，卓中生和幾個一般大的玩件，去瞧熱鬧，被巫老頭請作「五鬼大搬運」中的活「道具」，接着就失了踪，病美人找遍全城，外帶四鄉八鎭，毫無消息，喪夫未久，又復失子，任憑病美人鐵打的身體，也熬受不住，終於病倒，萬幸童不老在側，總算保住性命，調養經年，童不老才獲得奇藥，再三天，病美人不但重疴立愈，更將功力倍增，可巧就在這個當空，巫家猴戲班子又來了，幾乎使童不老前功盡棄，好在分別已久的俊公子到了，安住了姊姊的懸心，和童不老雙雙偵訪巫家猴戲班子，發現了許許多多的不平常的事。

俊公子車飛虹，長安武林世家子，不僅是幼承家學，十年前更蒙當代第一奇客的「龍谷」主人龍騰雲，收爲衣鉢弟子，十年苦習其功力只怕世上已罕有敵手了。

童不老年紀雖高，妙在偏偏比「龍谷」主人低了一輩，更妙的是，從車飛虹很小時候，就喊慣小滑頭，車飛虹沒甚麼可回敬的，罵聲「老不死」，於是老不死對小滑頭，直到現在。

現在，老不死沒話可說，俊公子講的對，申生不認得這位自小遠行的三舅，可是認識他童不老，於是童不老只好留下，俊公子大方的離了塲。

有人關心他，又正好猴戲還沒開始，他剛走到索圈邊上，那二妹飄身阻住了去路，媚眼兒合着神筆難以畫出春情，悄悄的問道：「那兒去呀？」

車飛虹答的妙，手一握二妹的無骨柔荑，道：「去個妳不能去的地方，否則準帶着妳！」

二妹那麼厚的臉皮，全發了紅，一扭頭又回到原處。

車飛虹步出布圍子，目光一掃，心頭一凛，正看到巫老二夫婦一頭鑽進後進的小布圍子裏面，巫老二夫婦回來的太快，快得叫車飛虹心口上揪起了疙瘩！

他閃身移步到了小布圍後面，可說是連半絲絲步聲全沒有，他不能站的太近，隔有數尺，哈腰去收拾褲腿帶子，「天覗神功」攝到了低沉的話聲，是巫老二的，道：「爹您老萬安，我全摸淸楚了！」

巫老二喊爹，不用說，巫老頭已經從前塲上下來了。

接着果然是巫老頭的聲音，道：「閉上你的臭嘴，摸清了？摸清了什麼？就憑姓鄭的那小子，敢那樣幹，你知道他背後什麼人在撐腰？別的不用談，只說人家三年前就放好綫，不慌不忙，等着咱們三年後自己投到，然後再把話遞給咱們，老二，咱們除了聽吩咐照着辦以外，就休想其

他的好事！」

「爹！」巫老二接上話道：「我看他不像有來頭，也許三年前……」

「住口！」巫老頭叱道：「聽着，去提金子，一千兩，給我準備好，再傳令下去，把一切早經安排妥當要作的事，全停下來，不准再作，場子完了，要穩穩當當的收拾好，慢慢的出濟南城，仍在小土坡老山神廟宿下來，所不同的是，一切合計好的全罷手，那一個不聽話，叫他當心自已的頭，去！」

「是！」巫老二轉身就走不敢回言！

「回來！」巫老頭一聲沉喝，巫老二轉身卽回。

「去關照一聲二妞，剛才她和個小白臉在橫裏豎裏亂飛媚眼，對她說，這次得耐點性子，啥全不准沾手，不聽要她想想我的家法！」

「是爹，二妞會聽話的！」

「最好是這樣，不過，今天這個人特別，如果不是正趕上出這檔子事，我全想叫二妞調住他引遠些，好身子骨，是人中龍！」

要照平日，巫老二聽了這些話會表示點他自己的意思，看法，並且常常能十分中肯，可是今天他走背時運，三年前的事出了毛病，嚇得有話全悶在胸腔裏，於是乎只爲他少說了兩三句話，結局竟慘到老家！

別看巫老二貌不驚人，心思細密却是巫家頂尖兒的一個，三年前那檔子事出毛病，說來實在冤枉，毛病沒出他身上，他僅僅是代那妖媚其面蛇蠍其心的二妞兒受過。

大妞二妞，巫老大這兩個寶貝女兒，別當眞的是巫家親種，僅是巫老大奉嚴父巫老頭的諭示，代收的義女，不過那時大妞二妞還很小，大的才四歲，所以直到現在她姊兒倆個還不知道自已身世。

在當時，巫老婆子還活着，就曾問過巫老頭，是那門子道理要收養兩個「活寃家」的賠錢貨，巫老頭說的好，他要巫婆子上眼瞧，那不是賠錢貨，至於「活寃家」一說，他有辦法變成「親孫女」，果然，現在全應驗了，只可惜巫家婆子壽數不長，早一步伸腿瞪眼玩完大吉，沒能親眼目睹。

巫老頭仗着這兩個俏孫女，可眞叫得手應心，女孩子，尤其是美艶色藝雙絕的女孩子，如果背後有像巫老頭這種高手調派，自已又能隨時隨地鬆脫那根紅腰帶，放心吧，上天去神仙笑迎，入地獄閻王起座，何況人家大妞二妞早看開了，啥叫貞節？誰說是吃虧？天知道，誰舒坦誰知道，來者何必拒，只怕不够勁兒。

三年前，二妞調上了個細皮白肉的小伙子假裝腿脚痛，比大隊走脫了片刻，叫那個小伙子半扶半抱攙着走，半路上，荒草地，小伙子怎耐那心猿意馬的挑逗，由不得上下其手，二妞本就忍不住慾火淫心，那經得住小伙子的摸摸索索，時已將及二更，荒郊再無人踪，於是乎天爲被地作床野地裏苟合起來，誰想到小伙子鋃樣蠟槍頭，只有程咬金的三斧頭，二妞時正顛狂，恨怒不打一處來，心一横，腿一緊，生生把個活蹦亂跳的小伙子，夾成了個死傢伙，就地挖坑，黃土埋人，然後二妞兒回了老山神廟，這本是神鬼不覺的事。

偏偏事情該當，鄭鐵匠渾家妹妹，是這小伙子的家主婆，全是大柳樹楊家老長工楊順女兒女婿，小伙子和二妞有了默契，告訴了鄭鐵匠，因爲他倆是嫖賭同出進，所以當小伙子在城外調着二妞邊走邊摸的時候，鄭鐵匠悄隨於後，爲的是接小伙子的「力」，打次野食吃。

不巧的是鄭鐵匠沒想到小伙子那麼不管用，當遠遠地偸窺着事不對勁的時候，已經晚了，小伙子已成了塊死肉，鄭鐵匠也是人，野食當然想吃，可是命更想要，他忍下了色心，直跟着二妞到了老山神廟，於是巫老二辦的事，被鄭鐵匠看了個清楚。鄭鐵匠當時幾乎嚇昏了，回到城裏本想報官，又想去通知卓府，但他轉念一想，小伙子已死，萬一官府或卓家沒追上巫家猴戲班子，那時候豈不要打人命官司，搖搖頭，這小子來了個裝沒看見。

誰也想不到，巫家猴戲班子三年後的今天，又來了，二妞出落的更迷人啦，鄭鐵匠色心又起，財心尤盛，一咬牙，找上了巫老頭，不過他也有準備，曾告訴了老楊順，說萬一他要有個三長兩短，叫老楊順去稟官扣下巫家猴戲班子，再去通知卓府，要卓府的人注意那幾條「銀狼」！

巫老頭一口答應了千兩黃金事，巫老二心裏恨，和老件是一步打打綫，已把鄭鐵匠住處環境和一切算了個清楚，本意是想初更時送去柄快刀，宰了鄭鐵匠一了百了。

巫老頭搖頭，發諭不許妄動，給金子，先安下這檔子事，等班子離了境，隨時悄悄回來宰活人再取回黃金，薑是老的辣，巫老二聽令行事！

他對老爹爹事後滅口安排，心服，對那位「人中龍」，却暗底下搖頭，既是人中龍，又怎麼會那麼簡單上鈎，不通，雖是不通，他並沒說出口，這就叫天意，也正是善惡到頭的報應！

× ×

車飛虹重又回到猴戲場，正好，正趕上大妞二妞以軟骨功夫換得彩聲不絕，車飛虹笑着入了座。

大頭童不老，悄聲道：「好快，有什麼發現？」

車飛虹低聲道：「我還得出去一趟，不回來了，有件事老不死你不能誤，初更前，到城外小土坡老山神廟，先找個藏身地方等我，不見不散！」

童不老再想問問詳情，車飛虹已閃身走了。

他直接的到了鄭鐵匠鋪，有意思，鐵匠鋪關了門，一把大鎖鎖在外面，他默然一笑，那裏全沒去，回到卓家。

卓夫人睡過一覺剛醒，車飛虹直接了當的對她說，他保證有好消息，不過他勸大姊別焦急，不出三天，就算帶不回申生來，也準有最可靠最好的消息，卓夫人答應了他，他告退出了上房，悄悄的嚴囑丫環們一定要寸步不離，有人找，不論誰，除了是他自已和童不老，別開門，告訴外面的人明天一大早來，囑咐過後，他又回到了鄭鐵匠處，四外重新看過，竟飄身進了後院。

並不是車飛虹藝高人胆大，而是他已打聽清楚了鄭鐵匠，他站在後院，竟壓着嗓門喊道：「鄭鐵匠，鄭鐵匠，鄭大剛，鄭大剛！」

沒人應，但是車飛虹已聽到後柴房有了極輕微的動靜，他一笑，轉對柴房道：「出來吧鄭老大，是我，楊老爹叫我來的，有要緊的事！」

柴房裏沒了動靜，車飛虹坦然大步向柴房門走去，似乎毫無防備的推開柴房的門，一道寒閃，直削而下，對準車飛虹的頭臉前胸，車飛虹一笑，輕舒五指，已握住一個執刀人的手腕，正是鄭鐵匠！

鄭鐵匠拚盡吃奶的力氣要掙脫腕子上的手，蜻蜓撼柱，休想！他急了，低喝道：「你是幹什麼，闖進後宅想怎麼樣？」

車飛虹一笑，五指又加了一分力道，噹啷啷，握在鄭鐵匠手中的那柄鋼刀，墮到地上，車飛虹微一抖手腕，鄭鐵匠暴退數步後背撞上了石牆，幾乎昏了過去。

鄭鐵匠並不認得車飛虹，車飛虹可識得鄭鐵匠，別看鄭鐵匠大字識不得五個，見得却不少，他似乎想通了。所以臉色也變了，變顏變色下，記起刀柄兒還在手上，於是色厲內荏的冷冷地說道：「我懂了，好，你小子儘管動手，姓鄭的絕不含乎，反正我前脚死，你們巫家班後脚玩完大吉，死的只怕比我……」

車飛虹接了話，道：「鄭大剛，巫家猴戲班子送金子來的人，還沒到呢！」

就這一句話，鄭大剛那張臉成了死人顏色，直目張口儍在一旁。

車飛虹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說老實喘，我是內城卓府上來的，鄭大剛，你可願意告訴我點什麼？」

鄭大剛還了魂，剛剛打算好一番謊言，車飛虹突然又冷哼一聲道：「在你告訴我要講的事情以前，我先告訴你幾件事，你見過了巫老頭，他也答應送來金子，我更清楚這內中緣故，問問你只是複證一次而已，最後再告訴你件事，我殺人要比你打鐵方便，只要這麼一捏！」

說着，車飛虹足尖微挑，挑起來地上的鋼刀，手握刀柄沒見用力，那刀的柄兒就像是麵捏成的一樣被握擠成了一堆兒！

鄭大剛只覺得褲襠底下濕了一片，人更矮下小半截去，車飛虹冷笑着，五指伸縮不停，抬足舉步直向鄭大剛走來，鄭大剛連個楞兒全沒打，就一五一十把三年前他所親眼看到的事情，全說出來。

× ×

黃昏，夕陽愛煞人，在橘色彩霞映了半邊天的當空，巫家猴戲班子收了場，巫老頭一個人，提着個很不小的皮口袋，先一步離開場子奔向鄭大剛的鐵舖。

看猴戲的人羣中，那大頭胖老人，比巫老大走的還早，是一直出了城，目的地自然是車飛虹說過的，小土坡東河道邊的老山神廟。

巫老二早已經把話傳給了二妞，可巧人家俊公子也不在場，二妞咬咬牙，點點頭，心裏邊可像到口的香肉被生生奪走的難過，尤其是想到好煞人的光景，不知覺的兩條腿就有些兒濕咕嚕的，眼珠兒掃邊兒正瞧到大頭胖老兒，看明白落脚處，自有辦法找到那塊非吃到嘴裏不解饞的香肉——俊公子！

如果她知道，老兒是童不老，捧着俊公子送給二妞二妞也不敢要，不是嘛，天下事都在冥冥中有個安排，別瞧有些一生作惡的能風風光光的身歸那世，不是迷信，是他父、祖列宗仍有餘德，碰上這種不合理的事，您要再睜大點眼珠子，看他的第二代，您不信可以用手指頭數，他們第二，第三代可說沒有一個得好收場的，這就是禍延子孫，冥冥報應！

巫家猴戲班子在全收拾好一切東西，就要離開的當空，才發現二妞兒沒了影子，恨煞了巫老二，也急煞了巫老二，急恨無用，大妞說的好，不用管二妞啦，咱們走，她會自己回去老山神廟的。

一句老話提醒了巫老二，逼向大妞問及三年前二妞也是一個人留後，獨自回的老山神廟，究竟發生了些啥事，大妞說了，巫老二臉色一變，巫老大已急催快走，有啥話和事，老山神廟候老爺子回去，一塊兒算。

巫老二沒再說什麼，大隊出了城，走的不快，看上去從從容容。

二妞雖說行動十分小心，悄悄的跟着童不老，倒楣的是童不老並非普通大頭胖老兒可比，沒轉兩條街，童不老已發現被人追踪了！

先時他還眞有些提心吊胆，等看出追踪人是二妞以後，童不老樂了，心頭樂，步子緊，二妞跟的也就快，直跟出了城，跟到一座小樹林外。

童不老一頭鑽進林中，二妞全沒想跟了進去，走沒過十棵樹，二妞儍了，童不老竟笑嘻嘻的已站到她面前。

二妞不是呆瓜，眼珠轉，計已得，笑着道：「喲，您老可是眞人不露相呀！」

童不老嘻笑着，搓着手道：「妳說得對了，本來我老頭子可以跟妳多聊聊，無奈那小滑頭眞滑頭，吩咐下來要我趕着去什麼老山神廟，所以……」

下面的話，沒說出口，手已抓住了二妞腕脈，接着二妞全身一顫，已經人事不知。

× ×

鄭大剛接下了千兩黃金，巫老頭只叮囑一句，說什麼江湖人江湖事，金子送到了，過去的事他鄭大剛就等於忘了，從根上忘了個乾淨，鄭大剛拍胸答話，他說他由始至終，就沒看到什麼，巫老頭會心一笑，拱手而別，直的走了！

巫老頭前脚走，車飛虹後脚現身而出，他告訴鄭大剛，立刻去西城的「大安老棧」住店，在沒有接到他消息前，想活命的就連房門全別出，鄭大剛迭聲應是，由車飛虹悄悄送他一程，那千兩黃金，車飛虹藏起來了，鄭大剛連問全沒問。

巫家猴戲班子到達老山神廟的時候，已經二更天了，全班子的人馬，只缺巫老頭和二妞。巫老大和巫老二，在一角低低談着，巫老二不放心的說道：「爹早該到了，怎麼……」

巫老大過順了太平日子，笑着接口道：「老二担的那門子心，憑爹那身功夫，誰又能怎麼得了他老人家，說不定老爺子爲省來回麻煩，留在城裏盯牢姓鄭的小兒，然後來個月黑風高夜殺人永除後患！」

巫老二皺着眉頭道：「也不知道爲什麼，我總有些放不下心，尤其是二妞這浪貨，到現在還沒回來，她胆子是越來越大，竟敢當老爺子的話是耳邊風！」

巫老大嘆了口氣道：「有啥法子，老爺子疼愛她，當然嘍，多年來這兩個丫頭功勞不小，不過相信今天這檔子事，二丫頭會吃不了兜着走！」

巫老二目光掃過另一角落的大妞，道：「老大，咱們去接應老爺子好不？」

巫老大頭一搖道：「不好，最好的辦法是遵諭在這老山神廟等！」

巫老二沒再開口，多少年傳統下來的規矩，他不敢也不會忘，遵令行事，雖百錯也是對，否則一個弄不好，那後果可要自己負責，既然是多作多錯，又怎如不作不錯！

假如平日巫老頭不用這種十分特殊的規矩來率領家族，也許今夜也不致於不可收拾，前面寫過，惡盡則報應到，誠然！

正如巫老大所想的，巫老頭一不願意再往返老山神廟徒耗精神，二是不再放心交給別人完成這件大事，所以他離開鄭大剛鐵舖，就一頭扎進個小酒舖，要了酒菜低頭自飲，耗着時間。

過二更天，酒舖早該休息下來，巫老頭才算過酒賬走向長街，月黑風高，他笑了，街面上連個狗影子全沒有，他再不猶豫，閃身拔起，誰能想到一個古稀老者，會有這好的輕身功夫，眞是點塵不揚其疾如電射向目的之地，自高處一投直進入了鄭大剛鐵舖的後院中！

鄭大剛後院烏黑一片，不論柴房，廚上抑或住所，門全開着。這對老江湖的巫老頭說來，是一種誘惑也是一種考驗，所以他隱身暗角一動不動有很久很久。

直到他始終沒有發現可疑地方，才一閃到了臥房門口，只掃了一眼，已看清室內無人，柴房廚下全看過一遍，巫老頭搖頭了，自忖着——莫非我看錯了這個鐵匠，他已經逃之夭夭……心語未完，前面已傳來輕微而暗啞的敲擊聲，人還在前面，使巫老頭有些意外，但他仍舊十分小心的輕輕拉開前後的通門。

門很厚，是一塊木板做的，難怪能隔住前面燈光透不到後院，也幸虧門厚而重，拉開來才不發聲音，沒驚動前面的人！

有盞燈，不够亮，被坐在高背大椅子上的人正擋住，所以那人和椅子的影兒，映上天棚。

巫老頭只能看到那人的雙肘，喑啞聲音自那人置燈案上傳出，燈側，巫老頭看的十分清楚，金光閃灼正是他那千兩黃金，原來鄭大剛平空發了大財，金屬火，燒的這小子睡不着覺，夜半燈下敲金子聽聲响過癮！巫老頭一閃而進，毫沒聲响的又關上了門，他首先四顧，除了鄭大剛外再無別人，才輕步兒慢慢地走向鄭大剛背後，他早已想好了辦法，要快捷地緊揑住鄭大剛脖頸，窒息而死，然後用繩子高高吊頸樑頭，作出自殺樣兒！

就在巫老頭再走兩步够上位置的時候，他倏忽而停，發現一件剛才大意而沒發現的事！

這當空，高背寬椅上的人，笑了，其聲森然！巫老頭不是胆小鬼，再說自信一身功力技藝北幾省似乎還很難找出對手，雖覺事情有了變化，仍舊十分從容，沒退也沒開口！笑聲過後，坐着的人開口了，冷冷地道：「我等候閣下已經很久了！」

話聲絕非鄭大剛，這意外在巫老頭來說，並不算意外，因爲他早先就曾打算過，認定鄭大剛一個普通鐵匠，那來的這大胆量，向自己橫施敲詐，背後必有主使人，如今，一定是那個主使人到了！

巫老頭儘管早有打算，此時也暗暗提聚功力嚴防不懈，不是嘛，人家既敢等候自己，有句話叫善者不來，小心駛得萬年船，這就是巫老頭高明地方。

椅子被推開了，是坐着的人用一隻脚微頂木案而正好轉對了巫老頭，巫老頭看清了椅上人，竟不由的驚咦一聲道：「怎麼會是你？」

椅子坐着的，正是車飛虹，他聞言又是一笑道：「怎麼，你認識我？」

巫老頭暗恨大白天在場子裏瞎了眼，竟沒看出那俊公子是個扎手貨，不過以對方年齡來說，巫老頭十成中已有七成能放落懸心，不論這後生有多扎手有多大來頭，自信絕非己敵，所以也報之一笑道：「場子上我注意過你，只是沒有料到鄭大剛的靠山也是你罷了！」

「錯了巫班主！」車飛虹冷冷地說道：「姓鄭的和我毫無關係！」

「年輕人，老朽過的橋，只怕要比你走的路還多，騙不了我的！」

「隨你怎樣想全可以，巫班主，談談正事吧！」

「不錯，要談正事才對，年輕人，鄭大剛呢？」

「爲了他的安全，我安置他在一個你無法找到的地方！」

「這是表示你不會告訴老朽了？」

「當然，我必須留下他作個證！」

「年輕人，你太過相信自己了，老朽有辦法在你口裏問出那藏身之地的！」

巫老頭說着，往前逼近，車飛虹冷笑着，一動不動！

巫老頭皺眉止步道：「年輕人，報個名姓吧！」

車飛虹冷冷地嘆了聲：「巫班主，也許你有不少餘暇，可是我却空閑不多，廢話少說，動手吧，有話留在動手後談！」

巫老頭在車飛虹那含有奇特光輝的雙目中的看事不平常，竟倏忽退了幾步道：「你竟催我動手，怪！」

「沒什麼好怪的！」車飛虹離座而起道：「你是個老江湖，有些話是斷斷不肯平白告訴我的，可是我又非問個清楚不可，所以我們別無他途，只有放手一搏，勝者王敗者寇，你準備了！」

「了」字出口，巫老頭急忙搖頭擺手道：「且慢，你當眞不是鄭大剛同夥？」

「憑他也配。」車飛虹沉聲道：「我只是巧獲消息，找上鄭大剛，問明白他所以敢敲詐你千兩黃金的緣故，才專待你大駕光臨！」

「年輕人　是爲了仇？」

「巫班主，多少有些關連！」

「好，老朽不希望與你爲敵，你說，仇在何處仇人是誰，老朽爲了交你這個朋友，答應你把仇人交給你來發落！」

「很難，第一號仇人就是你！」

「年輕人！」巫老頭怒聲道：「你太過份了些！」

「少來這個，沒用的巫班主，實話告訴你，日下那老山神廟中你那些同黨子弟，已有了監視，包括你在內，已經很難有希望再看到日出了！」

巫老頭不開口啦，牙一咬，暴然發難，雙手連揚寒光射出，八柄彎月飛刀旋飛而到，都是各釘死穴又快又準！

車飛虹人沒動，右袖微拂，飛刀在三尺外已遇大力相阻，絞撞一堆紛紛落地。

巫老頭心頭一凛，面色頓變，不由說道：「天風化物，你……你是龍谷主人天風老人的門下？」

車飛虹冷笑一聲道：「你很識貨，所以我也就知道你究竟是誰了，打！」

一聲「打」，車飛虹袖拂罡風，捲了過去！

巫老頭雙掌平推，七成眞力震開罡風，人已旋身而起撲向剛剛進來的厚木門！

車飛虹閃身追上，二指一點，嘯聲已到巫老頭脊心死穴，巫老頭雙臂猛抖，燕翻而回，撞破前窗逃去！

車飛虹一聲哈哈，震袖旋身，空中疾射，當巫老頭左脚剛剛踏於街心時，車飛虹已穩立於前。巫老頭竟不硬闖，移步右側，仍圖奪路，人影閃處車飛虹似有化身般已阻於面前，巫老頭知已難逃，一聲狂喝揮拳攻上，提足一身眞力，招招擊向死處，意圖拚命！

車飛虹沉哼一聲，飛袖迎上，兩個人頓即合於一處，只見人影旋飛，勁風呼呼塵土起空，業已難分彼此！雙方奇招殺手迭出中，突然傳來一聲悲號厲吼，巫老頭翻滾着飛出三丈，砰的一聲摔於地上，一條左臂鬆垂下來，肩、胸血出如泉，喘如牛吼，掙扎欲起而未能如願。

車飛虹繼之撲到，除額頭微見汗珠外，身無絲毫血漬，這一戰慘敗的竟是巫老頭兒！

車飛虹沒猶豫，出指封死巫老頭六處穴道，抓住紮帶，提着巫老頭如飛般旋越出城，眞撲小土坡而去！

距老山神廟還有二十來丈，一條黑影已自迎頭飛射投到正阻去路，車飛虹好眼力，看清正是童不老。

童不老日光向被提的巫老頭掃過，一指老山神廟道：「全在裏面……」

車飛虹順手把巫老頭往童不老懷裏一遞，道：「放個安全地方，守回路，阻逃人，必要時，殺！」

童不老一把抓住剛剛要走的車飛虹，道：「且慢，我說小滑頭，你拿我老頭子當了啥？專聽人喝的，再說八字而我連個撇全沒弄懂，殺！殺！你當殺人是那麼簡單？」

車飛虹臉上永遠掛着的微笑，不知何故業已消失，那嚴肅勁兒，叫人看着喘不得氣，童不老知道必定有了大事，在話說完後，也收起臉上笑容。

車飛虹劍眉挑動着道：「老人家，巫家班那四匹銀狼，是在車上？」

童不老以愕然的神色看着車飛虹，道：「大概是。」

飛虹肅色道：「不能大概，這件車事最要緊，老人家，痲煩你了，守住那有銀狼的車，其他的我來辦，在時間上，我已經來不及說詳情了，總之一句話，凡是巫家班的人，全該殺！」

殺字出口，車飛虹已如行空天馬飛射直撲向老山神廟，童不老不再猶豫，帶着巫老頭，回到藏身處，再提起不能言動的二妞，欺向安置銀狼的馬車，他把活口放在車底，悄悄鬆脫了車轅勾環，頂死車栓，這輛車除非人抬，再也無法推動。

他一躍而登車頂，居高臨下，嚴守不懈，他已由車飛虹話中，聽出端倪，不能不小心從事！

老山神廟中的巫家班，上上下下全沒睡，三更了，仍舊不見巫老頭歸來，二妞也沒了影子，巫老二忍不住罵起山門！

巫老大皺着眉，低沉的勸巫老二道：「省口吧，萬一老爺子一步回來，聽你這個罵法，非出事不可！」

「老大，還他娘的指望不出事啊！三更天啦，老爺子不見影兒，或許了當好一切正在善後，二妞這浪貨呢，哼！」

巫老大沒答話，大妞一顆心擁到嗓子眼，暗地裏又恨二妞只顧橫吃野食，又代二妞担心回來後的活罪，低着頭一聲也不敢吭。

巫老大的渾家，似乎看不過去了，道：「我說老二，你和老大去看看，此地有我們老姊妹倆，就算眞遇上什麼也足能應付……」

巫老二牛眼一瞪道：「大嫂，看啥去？老爺子沒吩咐要人接應，誰敢碰那個釘子，至於二妞，我到什麼地方找，濟南城的男人這麼多！」

巫老大本來還能勉强忍耐住焦躁，如今巫老二橫裏火豎裏火發個沒完，由不得也勾起了巫老大的脾氣，突然喝道：「老二你給我住口，你還有完沒有完！」

巫老大火了，巫老二怒火被壓低了三分，一跺脚大踏步奔向廟外，廟裏的人只看到他身形在廟門口猛地一頓，接着就倒翻回來，砰的一聲摔臥硬石地上，再也沒有動過，這意外嚇傻了巫老大等人，巫老二的渾家，急三步跑向巫老二身前，手一探，號啕大哭起來，巫老二五官腥血滴流，已然死去！

大妞眼尖，驚呼一聲而起，巫老大等人才隨聲移目廟門，車飛虹寒着一張俊臉，大步而入！

巫老二的渾家，猛地站起手指車飛虹厲聲道：「小兔崽子，是你幹的好事？」

巫老二渾家出了名的「活夜义」，當年黑道上人見人怕，如今雖說老了，潑辣如昔功力更高，一聲厲號湧身撲上，不顧性命的十指箕張勁力先發直取車飛虹！

車飛虹動都沒動，在活夜义十指將及面門前胸寸許的時候，倏忽雙袖拂動，頓傳斷骨之聲，接着人影翻飛退甩而出，落地竟有數聲，巫老大注目時，駭然暴退不迭，活夜义竟被斬作五段，只因斬刄奇快，翻飛後尚未散，落地方始因一震而開，再看車飛虹，依然寒着俊臉步步前移，對剛才的事像從未發生過一般！

巫老大渾家識貨，竟飛身靠近了巫老大，悄聲道：「天罡袖，凌空斬，快活谷九絕奇功之一！」（未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千里不留行

獨輪遊四海

五峯如指翠相連　撐起炎荒半壁天
夜盥銀河摘星斗　朝探碧落弄雲烟
雨餘玉筍空中現　月出明珠掌上懸
豈是巨靈伸一擘　遙從海外數中原

這是古人丘文莊所寫的五指山詩，此山在今海南島之上，舊名黎母山，係火山遺跡，五峯矗立如指，常隱在雲霧之中，山多森林，所藏金銀銅鐵極豐，黎人環居其下，而黎母之巔，極高且險，據桂海虞衡志稱：「雖生黎亦不能至」，可見山之險峻！

寫「五指山」這首詩的丘文莊，據說少時即是一個聰明絕世目空一切的神童，曾因此詩而驚動天下，但因口氣太大，觸怒了中原讀書人，後來就有一位才子挖空心思想出「中原人物知多少，數到如今手未收」來駁他，不過仍然掩蓋不了這首詩所顯露的鋒芒。

長久以來，五指山仍舊屹立於島上，如巨擘撐天，遙從海外數中原！

居住在這裏的人，大都是生黎和熟黎，漢人極少，但在山之北面，一處森林蔽天的山腰上，却建有一座即使在中原也難得一見的莊院，莊主是個漢人！

這座莊院佔地不大，甚至還可說很小，但整個莊院的建築極具匠心，華麗如宮殿，當中的一間書房更是舉世無雙，竟是用金磚金瓦金柱建造而成的黃金屋！

它坐落在莊之正中，在陽光的照射下，反射出一片令人眼花撩亂的金光！

書劍論天下

莊主是個青年。

他姓年名書劍，今年三十歲，是個文弱書生，一年之中，幾乎有半年躺在病榻上。

但是他却是一個大財主，擁有一座日產數斤黃金的金礦，靠他過活的黎人數約五百，本地人視他如神仙，對他敬畏有加，因爲自從他到了這五指山不久，不論是生黎或熟黎，生活都有了極大的改善。

他只動動腦筋和咀巴，所有的黎人便獲益無窮，脫離了茹毛飲血的時代。

他是個「動口不動手」的人，因爲他體弱多病，平日連走路都沒力氣，出入以車代步。

車是獨輪車，金製的獨輪車！

替他推車的，是兩個攣生兄弟，他們是黎人，年已四十，很有趣的是身材和面貌完全一樣，叫人分不出誰是老大誰是老二。

他因不喜歡他們的本名，就替他們改名換姓爲：

年長壽

年長福

這兩個攣生兄弟對他忠心耿耿，成了他的左右手，除了輪流替他推車之外，還替他做任何事情，包括與人打鬥在內。

他手無縛鷄之力，却有滿腹驚人武學，曾有一次，由粵境來了五個綠林人物欲覬覦他的財產，但在他的臨場口授指揮下，年長壽和年長福沒幾個照面就將那五個歹徒擺平了。

所以，他雖然體弱多病，在黎人的心目中，却是個武林高手！

其實，不僅在島上，即在中原，他年書劍也是一個名頭響亮的人物。

這因爲他有個了不起的父親——大儒俠年南瀛！在中原武林，提起「大儒俠年南瀛」這個人，眞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乃是宇內有數的武學大宗師之一，一跺脚可使天地變色，武功之高，據說不在統治武林的「武林三公」之下。

這一點沒有一人敢不信，因爲「武林三公」中的「片瓦老人趙公鴻」即是「大儒俠年南瀛」的師兄，兩人年輕時，是同拜一個師父的師兄弟。

年書劍的武學，即是從其父學來的，他像牢記詩書一樣牢記下其父的一身武功，雖然他從沒練過，但與人「論劍」時，從未落敗。

三年前，其父突然一病不起，他於安葬了父親之後，便遠走南方，來到這島上隱居下來。

隱居的理由有二：

一是體弱多病，必須靜養。

一是其父生前在江湖上樹敵太多，他既不能「起而與人動手過招」，只好隱跡以避敵。

就這樣，他憑其過人的聰明才智，不但在島上建立了雄厚的根基，而且過了兩年多的平安日子。

這天——

初春的一天上午，他靜極思動，便命年長壽和年長福推出獨輪車，載着他出了莊院，在山徑上「踏青」。

兩年前，由於他在山中發現了一座金礦，現在他已是個富可敵國的大財主，但是他出入只喜乘坐獨輪車，而不喜騎馬或乘轎，因此便用千斤黃金打造出現在這輛絕無僅有的獨輪車。

起初，年長壽和年長福抱怨獨輪車太重，推起來十分吃力，但推了數月之後，他們已由抱怨而轉爲喜悅，因爲他們都發覺自己的膂力比以前大得多，現在他們只要輕輕推出一掌就可使人跌出四五丈遠！

這也正是年書劍的心意，他知道自己不會很快就死，必須培養兩個强有力的助手，以備將來替自己解決各種各樣困難。

現在——

獨輪車慢慢的在山徑上轉動着，倚坐在車上的年書劍，悠然欣賞着山上的景色，但忽然間，他發出一聲驚咦，隨即抬手示意停車，說道：「停，有客遠從中原來矣！」

年長壽和年長福也看到了那位客人，兩兄弟臉上不禁流露出萬分驚訝之神色。

那位客人還在下面的山徑上，正在順着環山的小徑上來，他是個身高體大的老人，年紀約在六十五歲左右，咀上留着兩撇鬍子，鼻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鏡，頭戴瓜皮帽，身着長袍馬褂，肩上荷着一支長有三尺餘的旱烟管！

這樣的打扮，即使在中原也很少見，但使年長壽和年長福目瞪口呆的却不是這人的打扮異於常人，而是他胯下那條牛！

那是一條木牛！

一條用木頭製成的木牛！

它大小與眞牛相同，有牛頭牛身牛足和牛尾巴，走起路來簡直和眞牛一樣！

一條木製的假牛居然會帶着人行走，這對年長壽和年長福來說，眞是做夢也不曾想到的怪事。

發現兩兄弟驚得發呆，年書劍笑了起來，說道：「他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中原武林鼎鼎大名的『怪俠歐陽善』……」

年長壽舉手指着「怪俠歐陽善」胯下的那條木牛，不勝駭異的驚聲叫道：「那條牛……」

年書劍含笑道：「那是木牛，是我於十年前根據三國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方式，製出來送給他老人家的。」

年長福有些不相信，驚問道：「眞是老爺您製造的？」

年書劍點頭道：「是的，那是宇內僅有的一條木牛，他老人家騎着它行走江湖已近十載……」

他的神情嚴肅下來，接着輕嘆一聲道：「此次他老人家遠涉萬里來到此處找我，必有重大的事情——長福！」

「小的在！」

「你先回莊準備茶點待客！」

「是。」

年長福應了一聲，轉身疾去。

這時，在下面山徑上的「怪俠歐陽善」已看見了上面山徑上的年書劍，只見他舉起長旱烟揮了揮，向年書劍打招呼，年書劍也舉臂揮舞，表示歡迎之意。

不一會，一片「幾幾吱吱」的聲音響近——怪俠歐陽善已騎着木牛到了。

年書劍老遠便起身迎接，拱手道：「善叔，歡迎你駕臨五指山來。」

怪俠歐陽善走到近處，扳動機關停住木牛，那對藏在玳瑁眼鏡後面的眼睛往上翻，瞪視着他笑嘻嘻道：「書劍，你最近氣色好看多了。」

年書劍笑道：「哦？」

怪俠歐陽善笑道：「怪不得你喜歡住在這兒，敢情這兒的氣候很適合你。」

年書劍笑了笑，轉對年長壽，一指怪俠歐陽善道：「這是我的父執，怪俠歐陽善！」

年長壽連忙上前長拜。

怪俠歐陽善打量年長壽一眼，問道：「他是……」

年書劍道：「他是本地人，叫年長壽，是小侄收的左右手，小侄替他取個綽號叫『左鐵衞』，另外一個『右鐵衞年長福』剛剛回莊去了。」

怪俠歐陽善點頭「哦」了一聲，探手入懷掏出一個烟絲袋，慢條斯理的塞上一把烟絲，點火，吸了幾下，然後吐出一大口烟雲，愜意地道：「嘿，走了數個月，今天終於到了地頭——書劍，你是不是發了橫財了？」

年書劍笑道：「善叔怎知？」

怪俠歐陽善用長烟旱指指他的獨輪車道：「要是我老眼不花，那是金子打造的。」

年書劍道：「不錯，小侄在山中開了一座金礦，每日可產五六斤金子。」

怪俠歐陽善嘆道：「你這小子算會享受，比我老人家還會享受！」

年書劍笑道：「善叔要的話，小侄可

以打造一條金牛送給你。」

怪俠歐陽善搖搖頭道：「我不要，我喜歡木製的，而且這條木牛跟隨我多年，我可不想在它年老力衰的時候拋棄它！」

年書劍問道：「它沒出毛病吧？」

怪俠歐陽善道：「沒有，只不過，一路走一路呻吟，以致我老人家每到一處地方，那些地痞流氓，一聽聲音就先腳底抹油！」

年書劍笑着一躬身，道：「善叔，此處非說話之所，咱們到裏面去談吧。」

怪俠歐陽善點點頭。

年書劍於是坐上獨輪車，領着怪俠歐陽善往莊院行去，到了莊院門口，年長福已在門口恭候，怪俠歐陽善一見到年長福，神色一怔，托托眼鏡再仔細打量他一眼，接着轉望推車的年長壽，叫道：「哎啊！我老人家的眼睛越來越不行了，怎麼看到的是同一張面孔？」

年書劍笑着向他解釋他們是一對孿生兄弟，然後命年長福上前拜見，怪俠歐陽善這才恍然道：「啊，敢情是孿生兄弟，——嘿嘿，你這小子不論幹甚麼都喜歡標新立異，與衆不同！」

他下了木牛，一面抽烟一面望着莊內的建築，又搖頭太息道：「唉，我老人家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現在連一間破草房都還沒有，而你小子……」

年書劍沒答腔，向他彬彬有禮的一擺手，笑道：「善叔裏面請！」

於是，怪俠歐陽善跟着他來到莊中的黃金屋，看見黃金屋，老人家又嚇呆了，睜大眼睛，叫嚷道：「我的天，這是甚麼呀？」

年書劍笑道：「善叔，別只顧自己碗裏滿，常怨他家井底深。」

怪俠歐陽善眨眨眼道：「甚麼話？」

年書劍道：「小侄有的不過是這些，你老有的是整個天下！」

怪俠歐陽善聽到這話，似有所悟，正經的長嘆一聲道：「不錯，你自小天賦異稟，才智當世無雙，只可惜體質羸弱，故雖有猛志逸四海之心，却無彈劍江湖之力，不過……你要『獨善其身』也用不着如此窮奢極慾呀！」

年書劍道：「小侄建造此屋，是取『書中自有黃金屋』之意，別無他心。」

怪俠歐陽善道：「你在這兒讀書？」

年書劍道：「是的，先父以『書劍』二字爲小侄之名，是希望小侄允文允武，而今小侄學劍不成，只好多用功讀書。」

怪俠歐陽善嘆道：「你雖學劍不成，但這回恐怕也得離開這間黃金屋而投入莽莽江湖了！」

年書劍一怔道：「怎麼說？」

怪俠歐陽善敲掉烟灰，舉步走入黃金屋，道：「到裏面去談吧！」

非常有趣的是：黃金屋中的一切傢具和飾物也都是金製的，金製的桌椅，金製的書架，金製的茶杯茶壺和金製的花瓶！只有兩樣東西不是金製的，一樣是書，一樣是花。

老人在金椅上坐下，用過年長福奉上的茶點之後，烟癮又發作，又掏出烟絲裝上，點火吮吸起來。

烟雲在屋中繚繞着。

可是老人遲遲不開口，像已忘記了。

年書劍等了一會，見他不開口，忍不住問道：「善叔，剛才你說……」

怪俠歐陽善「嗯」了一聲道：「你已準備好了麼？」

年書劍道：「準備甚麼？」

怪俠歐陽善緩緩道：「我帶來的是個壞消息，所以你心裏該準備準備。」

年書劍自父親逝世之後，已是孑然一身，沒有甚麼感情深厚的親戚，因此一聽之下，立刻想到了師伯「片瓦老人趙公鴻」，心想必是師伯或「三公會」出事了，當下凝了凝神道：「三公會出了事？」

三公會也者，是當今武林代表最高權威的一個組織，是被天下武林同道所承認的最高聯盟，主其事者即是「武林三公」，亦即是釋儒道三教的代表人物，代表佛教的是「百忍上人」，代表儒教的是「片瓦老人趙公鴻」，代表道教的是「無邊子」，這三位代表三教的最高人物，聯合組成了三公會，形成三司會審，以至公無私的態度，受理武林中發生的各種案件，排解恩怨，批判是非，已歷時十餘載，深受正派人士之擁戴，也爲邪派人物所深惡痛絕。

怪俠歐陽善搖搖頭道：「不是，三公會若出了事，你也無能爲力。」

年書劍又猜忖，問道：「或者是我師伯……」

怪俠歐陽善道：「也不是，你師伯活得很硬朗。」

年書劍道：「那麼？」

怪俠歐陽善道：「有人向三公會遞了狀子，控告令尊！」

年書劍幾乎失笑起來道：「先父生前無人告他，怎的死後三年才有人告他？」

怪俠歐陽善道：「更怪的是：提出控訴者多達十人！」

年書劍問道：「所控何罪？」

怪俠歐陽善道：「殺人。」

年書劍不禁冷笑道：「只見活人受罪，那有死鬼帶枷，先父亡已三年，現在才來告他——」

怪俠歐陽善搖手打斷他的話，說道：「不，他們控告令尊殺人，是去年四月至九月間發生的事。」

年書劍一呆道：「甚麼意思？」

怪俠歐陽善道：「也就是說：令尊在去年四月至九月間殺了人！」

年書劍站了起來，一臉啼笑皆非地道：「這不是開玩笑麼？」

怪俠歐陽善搖頭道：「一點也不，根據我老人家深入調查所得，令尊確實在那半年內殺了十個人！」

年書劍仔細的端詳他好一會，確定他不是在說笑話，不覺衝口而出說道：「先父果眞在去年殺了人，那除非是他變成了厲鬼！」

怪俠歐陽善說道：「不是厲鬼，是殭尸！」

年書劍大吃一驚道：「甚麼？」

「你父死後屍體未爛，變成殭尸四出害人！」

「胡說！」

「別跟我發脾氣，這樣的事情，我老人家本來也不相信……」

「善叔親眼看見了？」

「沒有，不過，我曾詳細盤問過被害者的家屬，其中有些人識得你父親，他們一口咬定，他們所見到的殭尸，是你父親不錯。」

「他們故意說謊誣害先父！」

「起初，我老人家也以爲是如此，後來經我老人家暗中察訪，發現他們都是正派和安分守己的人，以前對令尊，十分崇敬。」

「被害者都是甚麼身份的人？」

「其中一個是武林中人，其餘均是散居仙霞嶺附近的善良百姓，距離令尊墳墓近者一二里，遠者七八里，發生時間均在夜裏。」

年書劍好像被人打敗，頹然跌回椅子，臉色蒼白，全身癱瘓，眼淚幾乎要掉下來。

仙霞嶺原是他的老家，他曾在那裏度過了童年，後來才遷居太湖，三年前他父親病亡，他遵守「葉落歸根」的傳統觀念，將父親的遺體運回仙霞嶺安葬，散居在仙霞嶺附近的百姓當然認識他們父子，那些人也確實都是善良的居民，他們絕無憑空誣陷父親之理！

所以，他知道怪俠歐陽善所說的一切不是假的，至少那些被害者的家屬沒有說謊！

因此他大爲悲傷了。

父親竟變爲殭尸！

這是多麼可怕和失面子的事啊！

他像患了瘧疾，渾身陣陣發冷，過了良久之後，才悲嘆一聲道：「他們怎麼會去三公會控告？」

怪俠歐陽善道：「最初他們請道士做法事，結果那道士也遇害了，於是有人指點他們去向三公會求援，由於『兇手』是令尊，因此三公會不敢不受理……」

年書劍軟弱地道：「三公會採取何種行動？」

怪俠歐陽善道：「三公經一番會商之後，決定派遣『八衞士』中的四個前往仙霞嶺埋伏，結果如何，我老人家不得而知，因爲我老人家認爲應該把此事告訴你，就在傳說三公會派出四個『衞士』之後，我老人家即首途南來。」

年書劍沒有繼續發問，沉默了老半天，才開聲喊道：「長壽長福！」

「小的在！」

左鐵衞年長壽，和右鐵衞年長福應聲而入，一齊向他施禮，道：「老爺有何吩咐？」

年書劍道：「備車，打點行李，咱們到中原去！」

× ×

二十天後——

他和怪俠歐陽善已出粵境，進入福建地界，然後順驛道繼續北上。

他們走得不快，因爲他乘坐的是獨輪車，怪俠歐陽善騎的是木牛，他們都不願改乘別的交通工具，這也使得他們一路上很受人注意。

木牛使人驚奇，金製獨輪車使人眼紅。但沒有人敢動獨輪車的腦筋，因爲認識他的人雖然不多，認識怪俠歐陽善的人却是不少，在黑道人物的眼光中，怪俠歐陽善是要命閻羅，避之唯恐不及，誰還敢上來招惹呢！

復行三日，抵達連城。

年書劍連日坐車勞頓，已感疲乏不堪，因此便向怪俠歐陽善道：「善叔，咱們在這兒歇一天，明日再繼續趕路如何？」

怪俠歐陽善仰頭望望天空，說道：「現在才是午牌時分……」

年書劍道：「小侄累了。」

怪俠歐陽善點頭道：「好吧，咱們先去館子吃飯，然後去投店。」於是，他們在大街上一家酒館門口停下來。

每到一處地方，他們的木牛和金製獨輪車總會吸引許多人的跟隨圍觀，今天的情形也一樣，但他們對此已能習以爲常，在酒館門口停妥了木牛和獨輪車後，四人即走入酒館，登上二樓，揀一個座頭圍坐下來。

年書劍一向對飲食不大講究，不過此番進入中原，每上一家館子，總是點那最好的酒菜，主要是在慰勞年長壽和年長福，而兩兄弟對各地名菜都極欣賞，不但胃口大，而且酒量好，每次都將桌上的酒菜席捲一空，吃得開心極了。

今天，年書劍照舊點了最可口的酒菜，可是，當酒菜上桌後，他却只吃了一點點，就停着不食，怪俠歐陽善皺了皺眉，道：「你該多吃一點，吃得這樣少，是不行的。」

年書劍道：「小姪不知怎的，食慾總是不振。」

怪俠歐陽善道：「喝一點酒怎樣？」

年書劍搖頭說道：「不行，一喝頭就痛。」

怪俠歐陽善道：「以前有的毛病，現在都還沒消失麼？」

年書劍道：「是的，夜睡不寧，每天午後經常頭痛欲裂，提不起一點精神，此外心跳，耳鳴，目眩，腰酸腿軟，陰虛盜汗，甚麼都有！」

怪俠歐陽善飲了一口酒，說道：「可惜那老兒行踪飄忽不定……」

「善叔說誰？」

「一帖神醫。」

「哦，小姪也聽說他醫術十分高明，任何疑難雜症到了他手裏，都能一帖而好，不知是眞是假？」

「不假，那老兒最近煉製成功一種藥丸，能治百病，上次在金陵遇見他，他送我四顆，我吃了後，果有奇效，視力都似恢復了不少。」

「叫甚麼藥？」

「紫金丹。」

「哦。」

「下次碰見他時，我向他要一些讓你試試，說不定會使你脫胎換骨，毛病盡除的。」

「哦。」

「他那種『紫金丹』，主要在寧神固腎，而你的毛病依我看就是敗腎所致。」

年書劍從小至今，不知服過了多少種的藥，結果毛病依舊，所以他聽了「紫金丹」這種藥，心裏有些存疑，沒有多大興趣，當下改變話題道：「咱們大概還要走十二天才到得仙霞嶺吧？」

怪俠歐陽善點頭道：「差不多。」

年書劍沉默了片刻，忽然問道：「善叔，您相信人死後會變成殭屍麼？」

怪俠歐陽善道：「人死不爛是常有的事，至於變爲殭屍害人，我也是只聽人傳說而已，沒有親眼見過，不過令尊這回事，似乎是事實。」

年書劍黯然道：「先父生前雖然性情剛强不肯隨俗，但從未幹過一樁違背良心的事，他老人家死後會變爲殭屍害人，小侄實在不相信！」

怪俠歐陽善道：「據說人死變殭屍之後，也就變成另一個人，與生前的他無關，所以你也不必太愧疚自責，我相信沒有人會把這筆帳算在你頭上的，此次我老人家通知你來，也只不過希望你盡一點爲人子的責任而已。」

年書劍道：「三公會派出四位衞士，不知能不能制伏他？」

怪俠歐陽善道：「很難說，三公會所禮聘的那八位衞士，均是當今武林第一流的精英，若論他們的身手，天下最邪惡的人物均可手到擒來，不過今番他們要對付的却不是一個人……」

年書劍道：「一般殭尸，是不是晝臥夜出？」

怪俠歐陽善道：「是的，它是極陰之物，見不得陽光，故一聽鷄啼即遁藏不敢出來。」

年書劍又問道：「那四衞士如能降伏他，將如何處置他呢？」

怪俠歐陽善道：「最好的法子是予以焚化以絕後患。」

他又喝了一口酒，以體恤的眼光望着年書劍，說道：「眞要那樣，你不會反對吧？」

年書劍搖搖頭。

怪俠歐陽善正要再說話時，忽聽樓梯「登登」响，有個貌如瘦猴的老人走上樓來，這老人走上二樓，一眼瞥見怪俠歐陽善，面容一懍，抹頭便想下樓開溜——

「別走，老山猴，來跟我老人家喝一杯！」

那貌如瘦猴的老人，渾身一震，只得硬着頭皮，走到怪俠歐陽善座前，拱手陪笑道：「啊，原來是您老人家在此，嘻嘻嘻！小的無心冒犯，您老請多多包涵！嘻嘻嘻，……」

怪俠歐陽善瞪他一眼道：「你眞的不知我老人家在此飲酒？」

老山猴連連哈腰道：「眞的不知，眞的不知，小的要是知道——」

怪俠歐陽善，拿起了放在桌邊的長烟旱。

只這個動作，登時嚇壞了老山猴，只見他面色大變，哭喪着臉就要跪下，戰戰兢兢地道：「不！不！您老請饒恕小的這一回，小的實在是無心的，小的一直沒忘記您老的警告！」

怪俠歐陽善冷峻地道：「你沒看見我老人家的木牛停在門口？」

老山猴急道：「沒有，小的只見到許多人圍在那裏，只因小的肚子正餓得發慌，所以沒注意到。」

怪俠歐陽善一哼，道：「好了，這回饒你，下次再讓我老人家見到你，必打不赦！」

老山猴好像死刑犯獲得特赦，大喜号直打拱，道：「謝謝，謝謝，那麼小的告退了。」

說畢，轉身欲去。

怪俠歐陽善淡淡道：「我老人家還沒叫你滾，你居然敢滾？」

老山猴連忙回身道：「是是，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怪俠歐陽善示意他站好，才對轉年書劍笑道：「這傢伙外號『老山猴』，扒人錢財的技倆舉世無雙，偷鷄摸狗的手法更是一絕，前年被我撞見，賞了他五十下烟桿子，警告他下次再被我見到，非打斷他的猴腿不可，不想今天又被我見到了。」

年書劍笑笑道：「今天他並沒有扒人錢財啊！」

怪俠歐陽善回對老山猴笑問道：「有沒有？」

他的笑容很和藹親切，可是看在老山猴眼裏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只見他低頭斂手斂脚，期期艾艾的答道：「有的，但是不多，今天只做了一次……」

怪俠歐陽善回對年書劍笑道：「聽到沒有？」

年書劍嘆道：「沒出息！」

怪俠歐陽善道：「所以每次見到他，我老人家就要整他一下……」

老山猴發抖起來。

怪俠歐陽善喝道：「不要發抖！」

老山猴連忙站直了身子，雙脚貼得緊緊的，果然不敢發抖了。

怪俠歐陽善舉箸吃菜，一面說道：「把聽到的消息報上來！」

老山猴惶然道：「甚麼？」

「關於殭尸之事！」

「哦，是是，關於殭尸害人之事，如今已轟動了整個江湖，您老想必已知那殭尸是『大儒俠年南瀛』變的吧？」

「從三公會派出四衞士說起！」

「是的，據說四衞士趕到仙霞嶺時，當地居民又有四人遇害，都被活活扼死的，那四衞士一到仙霞嶺，立刻展開偵查搜索，每天晚上則分頭埋伏於墳場的四邊，但一連幾個晚上都沒發現那殭尸，到了第六天早上，當四衞士在指定地點會合時，却有一人未到——」

「誰？」

「乾坤雙絕劍龍化風。」

「他怎樣？」

「當另外的三位衞士找到他時，他已死在一個墳坑中，是被扼死的！」

年書劍面色發白了。

怪俠歐陽善神色如常，淡淡問道：「現場有無搏鬥痕跡？」

老山猴道：「這個小的不知道。」

怪俠歐陽善道：「後來呢？」

老山猴道：「四衞士四去其一之後，餘三人仍繼續加緊搜索，晚上仍分頭埋伏，但每人身上都帶了信炮，約定一旦發現殭尸，即發放信炮通知另外兩人，那知結果還是沒用，過了兩天，又死了一個『鐵扇秀士平中原』！」

「也是被扼死的？」

「正是！」

「說下去！」

「這一來，剩下的兩位衞士不敢再行動了，據說已返回三公會去啦！」

「還有沒有別的？」

「有的，現在江湖上流傳着一種謠言，說大儒俠年南瀛可能沒有死——」

年書劍一拍桌子，氣憤的喝道：「胡說！」

老山猴嚇了一跳，愕然道：「你這位年青朋友貴姓大名？小的說的都是聽來的，胡說的可不是我呀！」

年書劍滿臉憤慨地道：「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先父亡故時，是我親手入殮的！誰敢說先父僞死，我就跟他拚了！」

老山猴大驚道：「啊，你……你莫非就是年大俠的公子年書劍？」

怪俠歐陽善點頭道：「不錯，他就是年書劍，不過我老人家警告你，出了這家酒館，你若敢洩露一個字，我老人家就要割下你的舌頭！」

老山猴忙道：「是是，小的不敢，小的守口如瓶就是了。」

怪俠歐陽善冷冷說道：「你還聽到甚麼？」

老山猴吞了一口唾沫，道：「還有，聽說有人打算在白天掘開年大俠的墳墓，把年大俠的屍體拖出來燒掉！」

年書劍脫口道：「在眞相未明之前，誰敢動我父親墳墓，我必殺他！」

老山猴不敢答腔。

怪俠歐陽善沉思有頃，冷然道：「好了，你滾，但要記住我老人家的話！」

老山猴似乎巴不得趕快離開他，聽了忙應一聲「是」，深深一拱手，轉身拔步便走。

但走到樓梯口，忽似想到了甚麼事，又轉回陰笑道：「歐陽大俠，小的想到一件事，不知您老要不要聽？」

怪俠歐陽善道：「說！」

老山猴頓了頓，才道：「小的在想，年大俠爲人正直，死後那會變爲殭尸害人，此事可能是被人作了祟！」

怪俠歐陽善道：「作祟？」

老山猴道：「是的，您老應該還記得，十多年前，武林中曾經出現了一個會邪術的人，他叫——」

怪俠歐陽善目光一盛，說道：「殭屍王？」

老山猴點頭道：「不錯！」

怪俠歐陽善目中精芒很快收斂，又淡淡說道：「不可能，殭屍王後來被三公園剿，跌落萬丈深坑死了。」

老山猴道：「但並沒人發現他的屍體呀！」

怪俠歐陽善道：「跌落萬丈深坑，必死無生。」

老山猴道：「就算殭屍王已死，但他有四個徒弟還經常出沒於江湖上。」

怪俠歐陽善道：「那是跳樑小醜，不足爲害。」

他接着不耐煩的揮了揮手，道：「你滾吧！」

老山猴不敢再說，再拜而去。

怪俠歐陽善看着他下樓後，神情轉變嚴肅，輕輕說道：「三公會所禮聘的八衞士，個個都是身懷奇技的絕頂高手，如今竟折了兩個……」

年書劍憂心如焚，道：「這是否表示殭屍非人力所能與抗？」

怪俠歐陽善點點頭。

年書劍道：「這怎麼辦呢？」

怪俠歐陽善沉思有頃，說道：「看樣子，我老人家得去殭屍谷走一趟……」

年書劍知道「殭屍谷」乃是一代巨魔「殭屍王」當年盤踞之處，但聽他說要去「殭屍谷」，不禁一怔，道：「去殭屍谷何爲？」

怪俠歐陽善道：「那老山猴的猜測很值得重視，也許令尊的變成殭屍是『殭屍王』或其門下搗的鬼。」

年書劍道：「善叔也認爲『殭屍王』還在世？」

怪俠歐陽善道：「當年三公將『殭屍王』打落萬丈深坑時，因忖度他必難活命，故未下去察看，按說在那種情況之下，是非死不可的，不過世上的事，常有出人意外的事情發生……」

他停頓一下，繼道：「還有，他的四個門徒也確實值得重視，剛才我老人家說他們是跳樑小醜，其實他們一點也不是跳樑小醜哩！」

「小姪倒沒聽說『殭屍王』還有四個門徒，他們叫甚麼名號？」

「樹腹屍皮昌，石頭屍米永福，青竹屍牟撫天，花屍梅香香。」

「花屍梅香香是女的？」

「是的，容貌絕世，就是皮膚白得可怕。」

「他們都會邪術？」

「有其師必有其徒！」

「小姪記憶所及，先父與他們師徒似無過節……」

「殭屍王師徒向來無惡不做，不一定與他們有過節他們才作祟。」

「殭屍谷在何處？」

「勾漏山中。」

「善叔決定去麼？」

「是的，如果令尊之變爲殭屍，確是殭屍王師徒所作祟，那麼，解鈴還需繫鈴人！」

「小姪——」

「你不必去，由我老人家一人去就行了。」

「那麼小侄在仙霞嶺故居相候？」

「好，你就在仙霞嶺等我，遲則二月，我必趕去仙霞嶺與你會晤；你到了仙霞嶺後，白天不妨在附近找一找，但入夜之後，千萬不要進入墳地，懂麼？」

「好的。」

「長福長壽能夠保護你吧？」

「可以。」

「那麼，等下吃過飯後，你們就去投店，我老人家這就動身！」

「善叔何不歇一天，明早再走？」

「不，我老人家最是閒不住……」

他離席站起，拿起長旱烟敲敲桌子，叮嚀道：「此去仙霞尙有千里之遙，你們路上須多加小心，寧可招搖過市，莫走偏荒小徑。」

年書劍起身答道：「是的，小姪自會小心，善叔也請珍重。」

左右二鐵衞也起身相送，怪俠歐陽善說走就走，長烟旱往肩上一荷，就搖搖擺擺的下樓去了。

武俠長篇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冬眠先生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一字劍柳鶴鳴義助李知府，詎招來殺身禍，慘遭冬眠先生毒手，張捕頭及由各縣調來的捕頭也一併死於冬眠先生的手下，李知府只有雙手奉上萬兩銀子，冬眠先生迫問李知府柳鶴鳴住處及家中有無兒女，李知府失口說出地址，冬眠先生悻然而去，柳青嬋與田福站在一條木橋上，企盼柳鶴鳴平安歸來，久久未見柳鶴鳴踪影，忖料凶多吉少，正以此際突有一瘦長中年坐獨輪車到來，詢問柳鶴鳴住所及家人，田福支吾應付，立與柳青嬋奔入林中，青嬋向田福詢問柳鶴鳴是否已遭不測，田福無語以對——

身肩復仇責　智敗尋讐人

柳青嬋忽然垂首，哽咽的泣了起來！

田福亦不禁滂沱淚下！

一陣陣的寒風吹過來，竹葉子唰唰啦啦的響成一片，更增添了一些離瑟別絮，這其中倘若再加以生離死別，那情景可就更悲慘了。柳青嬋泣了幾聲，忽然咬了一下牙齒，就手要去抽劍。

田福一把抓住她道：「姑娘，妳要幹什麼？」

「我去找那小子去——」

「姑娘！」田福用力的拉住她道：「千萬不可——」

「爲什麼？爲什麼——？」柳青嬋大聲叫着：「我要跟大伯報仇……你放開我，你放開我！」

一面說，她一面用力的掙着！

田福死命拉住她不放！

「你放開我，我要找他問個清楚。」

田福神色凜然道：「姑娘妳可要想清楚，主公他老人家尚且不是這人的對手，妳又能報什麼仇？」

一句話說得柳青嬋頓時一呆！

田福感傷的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姑娘妳是聰明人……我們快走吧！」

柳青嬋咬了一下牙齒，緩緩的才鬆開了緊握的劍把。

田福拉着她張惶的步入竹林！

竹林內滿是積存已久的落葉，踩在腳下軟軟的！

二人先順着那條羊腸小道跑了一程，田福忽然站住腳道：「這樣不行！」

「怎麼？」

「那人會來的！」說着田福不容分說的拉着她穿入林內！

密密麻麻的竹枝穿插着，那裏有一絲空隙！當頭只見搖曳着的一綫天光，腳下是深可陷足的腐葉，偶而踩上才出土的竹筍，刺得人腳底生痛！

兩個人走了沒有多遠！

柳青嬋忽然站住腳，小聲道：「有人來了！」

田福一驚道：「在那裏？」

「在外面——」

「眞的？」

兩個人慢慢的把身子蹲下來！

柳青嬋咬一下牙道：「一定是他！」

說完二人屏息凝神，傾耳細聽！

柳青嬋武功得自大伯柳鶴鳴親傳，多年下來內外功方面已有深湛造詣，用之在「聽覺」方面，有「體察入微」之妙！

這時她細心聆聽之下，頓有所獲！

「他回來了！」

田福一怔，身子微微前俯！

透過參差無比的萬桿修羅，借着搖曳的一片天光，一個飄浮白影子忽然出現在視綫之內！——

正是先時所見乘坐在獨輪車上的那個人。

只見他遠遠站在小道一端，正自睜着一雙明銳的眸子向這邊打量着！

×　×

次日，年書劍乘坐獨輪車繼續北上。

車出連城不久，眼前已是一片廣無人烟的荒郊，年長壽記着怪俠歐陽善的叮嚀，這時不大放心的說道：「老爺，那位歐陽老前輩叮囑我們『寧可招搖過市，莫走偏荒小徑』，而現在……」

年書劍笑道：「但這條路是通驛大道，不是荒涼小徑呀！」

年長壽道：「可是，看起來荒涼得可怕。」

年書劍道：「不要担心，這種地方不會有——」

誰知底下的話還沒出口，驀聞路邊草叢「刷！」的一響，跳出了三個彪形大漢來！

年長福大吃一驚，叫道：「不好，强徒來了！」

叫聲中，急急刹住車子。

那三個彪形大漢手中各握一把鋼刀，模樣甚是兇悍可怕，他們一跳到了路上，攔住了去路，居中一個擧起鋼刀一指年書劍，喝道：「那小子，要命的快把那輛獨輪車留下來！」

年書劍並不是第一次碰到這種事，故不大害怕，笑了笑道：「三位要小可這輛獨輪車幹麼？」

居中那大漢粗聲粗氣的說道：「那是金子打造的，老子看得出來！」

年書劍含笑道：「閣下好眼光！」

那大漢得意的笑道：「要是老子沒看錯，它大約有一千斤！」

年書劍道：「對了，不多不少，正是一千斤！」

那大漢揮舞鋼刀嚇唬道：「留下獨輪車快滾，不然，老子一刀砍下你的腦袋瓜子！」

年書劍微微一笑道：「三位要動這輛獨輪車的主意之前，似乎應該先摸摸小可的底子……」

那大漢冷笑一聲，道：「老子早已摸清楚了！」

年書劍道：「閣下是說，已知道小可是誰了麼？」

那大漢粗暴地道：「老子管你是誰，老子只知那位『怪俠歐陽善』已不在你身邊，這就够了！」

年書劍道：「你們跟蹤幾天了？」

那大漢道：「三天！」

年書劍道：「好辛苦！」

那大漢怒瞪一眼道：「少廢話，你是要命還是要獨輪車？」

年書劍道：「錢財，身外之物也，小可當然以性命爲重。」

那大漢喝道：「那就快滾！」

年書劍下車站起，向年長壽笑道：「長壽，把包袱拿起來，咱們走吧！」

年長壽愕然道：「老爺，您……」

年書劍面容一沉道：「不要多言，人家跟蹤三天多辛苦，應該把獨輪車奉送才是。」

年長福詫異的嚷道：「可是，這三個兔崽子，小的可以輕易的打發呀！」

年書劍道：「胡說，我要你們對付的是武林高手，豈是兔崽子——快把包袱拿起來！」

年長壽和年長福不敢再說，很不情願的拿起放在車上另一邊的兩隻包袱。

那大漢眨眨眼，問道：「那兩個包袱，包的是何物？」

年書劍道：「我們主僕三人的衣服和百兩黃金，三百多兩銀子。」

那大漢聽得紅了眼，道：「那百兩黃金和三百兩銀子也要留下來！」

年書劍連聲應是，轉對年長壽道：「長壽，把那包包着金銀的放下。」

年長壽皺緊眉頭，很不高興地道：「老爺，您常說以前在中原行走的時候，怎樣的懲治奸惡之徒，如今看來——」

年書劍喝道：「住口，我叫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不得多言！」

年長壽嘟嘟嘴，又很不情願的放下包袱。

年書劍便朝那三個强徒一揖道：「好了，所有值錢的都已留下，小可等可以走吧？」

那大漢讓開了路，揮揮鋼刀道：「快滾！」

年書劍似怕年長壽和年長福忿而出手，當下左手拉起年長壽，右手拉起年長福，說聲「走啊！」就從三强徒身邊走了過去。

一直向路上行去，看樣子，眞是心甘情願要把獨輪車及一包金銀送給三强徒似的！

那三個大漢看着他們主僕走出數十步後，掩不住心中的高興，一聲歡呼，奔上獨輪車，便要把車推走。

但忽然間，只聽其中一人驚叫道：「咦，老大，這是甚麼？」

「啊，我的天，原來他是……快逃！快逃！」

三個人好像見了鬼，丟下獨輪車和包袱，抱頭鼠竄，轉眼就跑得沒了影子！

年長壽和年長福看到這種情形，不禁目瞪口呆起來。

年書劍却似已在意料之中，笑笑道：「好了，去把車子推回來吧！」

年長福一臉迷惑，道：「這是怎麼回事？」

年書劍笑道：「去把車子推回來，我再告訴你們！」

年長福拔步奔去，疾疾將獨輪車推回去，笑嘻嘻道：「那三個兔崽子一定是見了鬼！」

年書劍道：「不，他們見到的，是這個。」

他指着刻在車上的十個字。

那金製輪框上，刻着的是：

獨輪遊四海
書劍論天下

年長壽和年長福有些明白了，前者笑道：「這是老爺您的……」

年書劍點頭笑道：「是的，以前在中原，我坐的是木製獨輪車，那車上也刻着這十個字，這十個字，早已膾炙人口，無人不知！」

年長福笑道：「一看到這十個字，就知道老爺您是誰了，是麼？」

年書劍又點頭笑道：「正是！」

年長壽問道：「大家知不知道老爺您身體不好？」

（未完）

一段很長時間，他動也不會動一下！

風搖竹影，枝葉婆娑！

那人仍然一動也不動！

藏在竹林裏的兩個人，都不禁有些沉不住氣了。

柳青嬋把身子抬起來一些，換一個姿式，轉動之間，壓抑了一根岔出的小小竹枝，發出了「喳！」的一聲！

這原是毫不惹人注意的一點點聲音，尤其是混雜在萬桿修篁搖動的聲音裏，可以說絲毫也顯不出來！

可是對於所謂的一些奇人，也就是生具異禀的人來說，情形就大是不同！

立在小道盡頭的那個人，顯然已有所發現！

柳青嬋與田福由於和那人距離過遠，看不清他的臉上表情，可是由神態上看，他似乎已經有所覺察！

像是一陣風的那麼飄然！

那人已來到了眼前。

現在他們之間的距離，僅僅只有三四丈遠近！

借着隱約的天光，打量着這人陰晴不定的臉，實在是够怕人！

他那張蒼白的臉上顯然帶着一些怒容，兩隻招風耳朶，好像可以隨意的前後移動，上身的幾枚大黃鈕子，閃閃有光！

柳青嬋的手緊緊的抓着劍把子，以備必要時，隨時可以抽出劍身應戰！

田福一隻獨眼更是瞬也不瞬的注視着他！

那人在凝神細聽一陣之後，白臉上現出了一片陰險的狡笑！

他緩緩的移步前行，前行了約六七尺的距離，才又定下了身子。

柳青蟬由身側取出了一口細長薄刃的柳葉飛刀！

她兩隻手交合着，把飛刀的刃首，夾在兩手的十指之間，只要向外一翻，卽可出手，百發百中，萬無一失！

對於這手飛刀絕技，柳青嬋一向很自負，然而這一刹間，她却有一種說不出的猶豫和驚懼！

她暗自打着算盤，如果這個人就此離開，也就算了，如果他回身，或是一直還逗留在這裏，那就說不得請他吃一飛刀！

她雙目直視，全身功力提聚雙掌，等待着隨時予對方致命的一擊！

然而，那個人却沒有回頭，一逕的向前走了。

柳青嬋鬆下了一口氣，緩緩收起了飛刀。

田福道：「姑娘，可看清楚這人的臉了？」

「他燒成灰我也認得！」

田福嘆了一聲，道：「我們還是先到『天一門』見到了雷昆再說！主公是否遇害現在還不敢確定——」

這一句話不禁又帶給了青嬋一線希望，她頓時精神一振，點點頭道：「我們走吧！」

白衣人既然往前去了，他們也就不再担心，只是爲了怕他去而復返，所以還不敢現身而出。

兩個人在林子裏分拂着眼前的竹枝慢慢的往前面走。

這些竹子多是百十年的老竹，一桿桿高可參天，竹葉子層層相接，有如一面極大的布幔遮在當空，除了有時候偶而來的一陣風，把樹帽子吹開，才得以看見些許天日，大部份的時間都是黑黯黯的！雖不至「伸手不見五指」，却也够瞧的了。

田福本來就不太靈光，一隻眼睛白天看東西，有時候還會出岔子，何况眼前？走了沒多遠，他已經一連摔了好幾個觔斗！

柳青嬋還得分出一隻手來扶着他！

她另一隻手上拿着一口劍，遇見面前有擋路的竹枝就順手劈砍！

一不留意，田福又摔了一跤！

竹枝一陣子搖幌，只聽得一片啾啾尖鳴聲。

黑暗中飛起一天蝙蝠。

在黑黝黝的林子裏，這些小動物各有一雙碧綠閃光的眼睛，一刹那滿空都是，匯成了萬點飛蝗，撞擊在二人身上臉上吱吱怪叫着，煞是恐怖！

田福揮動雙掌，青嬋嬋動着劍，掌風劍影裏，不知殺了多少蝙蝠！

雖然是短暫的一瞬，却也够令人吃驚害怕的！

就在大片蝙蝠鼓動着刹時趨於寂靜之後，面前霍然的多了一個人！

一個穿着白衣服的人！

也許這個人早已站在這裏了。

他必然是早已站在這裏，因爲柳青嬋和田福根本就不曾發覺到有人由自己身旁經過，否則的話萬無不被發覺的道理！

因爲這人穿着一身白衣服。

一個人輕功精明到如此程度，是令人吃驚的！

試想，這人如果先二人以前已經停立在這裏，却能沒有驚動那些棲息的蝙蝠，這個人該是具有如何驚人的輕功身法？

最先發現到白衣人的是田福！

他原以爲自己的一隻獨眼大概看花了，那知道再一定目細看，才知道並非如此：——果然有一個人！

這時柳青嬋也看見了！

雖然光線很黯，然而正如柳青嬋所說：就是這人燒成了灰，他們也能够認得出來！

那張尖瘦的白臉！

那層平貼在前額上的一層短髮。

那件白綢子的短衫，以及點綴在短衫前面的一排閃耀着金光的鈕扣。

正是那個坐在獨輪車上的怪客！

剛才他明明的在二人眼前消失了，可是轉眼之間，竟然又來到了二人眼前！

事出突然，柳青嬋與田福都由不住大吃了一驚！

雙方距離太近了，近到伸手可及！

田福驚嚇之餘，大吼一聲，陡地一拳向着這人臉上擊過來！

一拳走空了！

又一拳！

兩拳！

三拳！——三拳快到形成一勢，一奔面門，一搗中庭，一奔下盤！

「颼！颼！颼！」形成了一天拳風！

然而這般快的拳法，仍然是走空了。

黑暗中所能看見的是那個白衣人，全

身就像是不倒翁般的搖擺着。

妙在是他擺動的姿態純係自然，令人堪嘆遺憾的是田福的每一拳，偏偏都打在他搖擺着的身影空隙之間！

三拳之後，田福才知道對方的不是好相與——

他身子向左一閃，快速的跨出了四根竹桿！

柳青嬋也機靈的退開了五尺以外！

兩個人四隻眼睛，無限驚嚇的打量着眼前這個人！

像是不倒翁，不停搖動着的身子慢慢的靜止了下來！

依然是那張木訥的臉！

死魚的一雙鈕子。

閃爍着金光的眸子！

偶然吹過來一陣風，撥開的竹桿，透下來一片天光，使得兩個人更能清楚的看見面前這個人！

「獨眼賊！你編得好一篇謊話！」

——那個人淡淡的笑着，接下去道：「可是你們仍然是逃不開我的手掌心，說！柳鶴鳴是你們什麼人？」

「是我大伯！」

「啊——？」

白衣人偏過臉來，注視着柳青嬋。

「好——妳很誠實——」他伸出一隻手，指向田福道：「他呢！」

「義僕田福！」

白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柳家怎麼只會剩下你們兩個人？」

「你先不要問我，我還要問問你！」

「姑娘請問！我是知無不言！」

柳青嬋憤憤道：「我大伯呢！」

「妳是問的柳鶴鳴？」

「柳鶴鳴就是我大伯！他老人家怎麼樣了？」

白衣人冷森森的一笑道：「他已經死了！」

「死——」

柳青嬋由不住打了一個冷戰，雖然這是她內心早已斷定的下場，然而究竟只憑推測，並未證實。

這時，白衣人親口說出這句話，無異加强了事情的眞實性！那能不使她大吃一驚！

柳青嬋與田福兩個人，俱都由不住突然呆住了！

冷澀的眼淚，汩汩的順着兩腮淌了下來。

她緩緩的垂下了頭，全身微微的顫抖着！

田福雙手抓着一桿竹子，雖然看不出他臉上的表情，可是那桿被他抓着的竹子，却簌簌的起了一陣子顫抖！

黑暗中，飄洒下許多竹葉！

白衣人依然一動不動的看着他們，他臉上毫無表情，彷彿對於柳鶴鳴的死，認爲是理所當然，絲毫無愧於心！

短暫的沉寂！

柳青嬋似乎已經恢復了鎮定！

她抬頭看了眼前的白衣人一眼——

「是你的下手？」

「不錯！」

「爲什麼？」

「我只是——」白衣人冷漠的笑了一下，露出白森森的牙齒：「他原來想殺我，但是武技不如我，反爲我所殺，這是很合情理的事情！」

頓了一下，他接道：「武林之中，本來是弱肉强食，當你第一天拿起劍把子學劍的時候開始，首先你心裏就應該有接受死的準備！」

雙方好像不是仇人相見，倒像是在冷靜的討論一項話題了！

白衣人冷冷的道：「你大伯武技不錯，是我出道江湖以來所遇見最强的一個敵人，所以——」

「所以你認爲很驕傲？」

「那倒不是——」他冷冷的說：「柳姑娘，說一句平心靜氣的話，妳大伯的武功與我比較起來，還差得遠！他既然有那身功夫，就應該想到武林中應該還有人比他强，他是自己找死！非但如此，他還連累了姑娘妳和他——」

這個「他」當然指的是田福。

柳青嬋冷冷一笑！

如果僅僅由外表上看過去，似乎體會不出她復仇的意思，卽使是傷感的情緒，看上去也微乎其微！

田福反倒不同了！

在他們說話之間，田福一直沒有開口說話，可是暗地裏他却有所聳動！

面前的這個白衣人，不可否認的，必然是他生平從所未見的勁敵。

田福甚至於已經認定自己和青嬋，都將再難以逃開這人的毒手！

想到了主公的一番託囑，以及本身所負責保護青嬋小姐的任務，田福毋寧感覺到由衷的傷心！

他所以始終不曾開口說一句話，主要的是在運用着思維，他是在想怎麼樣才能逃開這人的魔掌，如果必要的話，他甚至於攷慮到不惜犧牲自己也要保全住青嬋小姐的性命！

其實柳青嬋又何嘗沒有想到這一點？

正因爲如此，她才會强自壓着內心的激動傷感，表面上，作出無所謂的一種神態！

聽了白衣人殺機迸現的話，柳青嬋微微冷笑了一下！

白衣人臉色一沉道：「你笑什麼？」

「我笑你只是嘴裏說說而已！」

白衣人道：「你是說，我不會對你們兩個下手？」

「不錯！」

「爲什麼？」

「爲什麼？」柳青嬋眼波一轉，道：「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他又是瞎了一隻眼的殘廢老頭，這樣的兩個人，你豈能下手殺害？」

白衣人沒有說話！

過了一會兒，他眼睛注定向柳青嬋道：「妳很聰明，妳以爲妳這麼說，我就會放過了妳？」

柳青嬋冷冷一笑，道：「你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那兩條路？」

「一條是現在殺了我！」

「我本來就是這個打算！」

「不會的！」柳青嬋一笑道：「如果你眞有這個打算，也不會拖到現在了！」

白衣人眨了一下眼皮，木然的道：「爲什麼？」

柳青嬋說道：「因爲這樣你內心會不安——」

白衣人發出了一陣子怪笑，笑聲裏多少帶着一些牽强的意味，證明柳青嬋的話不無道理！

笑聲微頓，他冷冷的道：「還有一條路呢！」

青嬋道：「放了我們！」

「放了你們？」

白衣人搖搖頭！冷笑了一下！

柳青嬋道：「你當然不是一個講義氣有仁慈的人，你才不會放過我們，這一點我想得很清楚！」

白衣人沒有說話。

他開始發覺到對方這個少女，有一張靈巧的咀，有一顆智慧的心！對於她却也不可過於大意！

柳青嬋悽慘的笑了一下道：「因爲你今天放了我，以後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白衣人冷笑着，但是對方說得有理，他也就情不自禁的點了一下頭！

柳青嬋緊接着道：「但是眞的你就會怕了我嗎？」

白衣人下意識的又搖了一下頭——

這些證明儘管白衣人武技出衆，罕世其匹，可是他在處世爲人的經歷上來說，實在還不够成熟！

柳青嬋冷冷的道：「所以你心裏是矛盾的！」

白衣人吶吶的說道：「我爲什麼會矛盾？」

「你既想下手殺害我們，却又顧及到你的聲譽，因爲以你如今的身手，去殺害一個女人和一個殘廢的老頭，到底不是一件光榮的事！」

白衣人果然一怔！

柳青嬋狡智的一笑，以嘲弄的口氣說道：「可是你又不甘心放我們逃走！因爲你這個人生性度量奇狹，也是一個很自私的人——」

白衣人臉色登時一變！

柳青嬋道：「你先不要生氣，因爲你這種人到底還有一些優點，否則我也就不會在這裏跟你說話了！」

白衣人的嘴動了一下，但是沒有說出聲音！

柳青嬋道：「你的優點是誠實，不說謊！」

白衣人頓時又點了一下頭。

柳青嬋道：「即使對於你自己，你也勉强可以算得上是個『不欺暗室』的人，是不是？」

白衣人又點了一下頭！

柳青嬋拉雜的說了一些廢話，其實，並不能算是廢話，因爲這些話都是有作用的！

這些話已逐漸的在白衣人身上產生了作用！

白衣人那張白臉上綻出了一絲冷笑，道：「我不知道妳說這些話有甚麼用！」他吶吶道：「你以爲我會放過你們，那可就大錯了！」

「但是你也不會冒然向我們出手！」

白衣人揚了一下眉毛，道：「照你這麼說，我既不殺你們，又不放你們，豈不是很矛盾麼？」

柳青嬋搖搖頭道：「也不矛盾！」

白衣人忽然神色一凌，那雙眸子裏平添了一些凶光。

柳青嬋現在全心全意的貫注在他身上，對方的一舉一動，那怕是內心的一點點變化，她也都可以由他臉部的表情裏體察入微。

「就像你現在，你已萌發了殺機！」柳青嬋冷冷一笑，道：「其實你已經殺害了我的伯父，斬草除根，你是不應該放過我們兩個人的，雖然一個是老人，一個是女人！」

白衣人臉上的肉剎時扭曲在一團——

「你不要自己以爲很聰明，其實你想到的，我也早就想到過，說這些，只有拖延時間，並不能救你們兩個人的命！」

柳青嬋道：「但是就智力上來說，我却比你聰明得多！」

「我看不一定！」

「我們可以打一個賭！」

白衣人一笑道：「你想用這種方法逃得活命，我可不上你的當！」

「那麼，你就是承認你的智力不如我了！」

白衣人那張笑臉立刻又顯得沉重了。

「你要打甚麼賭？」

「就是你說的，賭我和田福兩人安全離開！」

「你看怎麼樣！我猜對了！」

柳青嬋道：「這樣證明你並不是一個笨人，怎麼樣，你願不願意賭一下？」

「如果你賭輸了呢？」

「我和田福不要你出手，馬上自刎眼前！」

她轉過臉來看向田福道：「田福，你願意麼？」

田福素知這位姪小姐冰雪聰明，伶俐透剔，却不知道她竟然在大敵當前如此冷靜，較之先前的衝動，似乎判若二人。

想不到眼前，事態轉變至此！

當時田福毫不思索的道：「姑娘決定的事，田福何敢置喙？姑娘說一聲死，田福這顆頭顱願意隨時雙手奉上。」

柳青嬋微微一笑，目光轉向白衣人道：「現在就是看你敢不敢了！」

白衣人喃喃道：「天下沒有事情是我過某人所不敢的！」

「原來你姓過！請教大名？」

「過之江！」白衣人吶吶道：「人稱冬眠先生的便是！」

「失敬的很！」

——柳青嬋心裏焉能不痛心疾首，面對仇人，她眞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

然而，是她發覺到已方的功力與對方不成比例時，她就不得不攷慮到生存的重要！

只要生存下去，就不愁沒有復仇的機會！

白衣人過之江冷笑道：「廢話少說，現在你就說要打甚麼賭吧？」

「我要賭你心裏想的——也就是說你預備怎麼來處置我們兩個人！」

過之江冷冷一笑道：「好吧！」

柳青嬋道：「要是我猜對了，你放我

們走路，要是我猜錯了，不須要說話，你只搖一下頭，我馬上橫劍自刎！」

過之江點點頭，說道：「好吧！妳說吧！」

柳青嬋道：「你所以沒有馬上向我們出手，那是因爲你顧及着你的聲譽——」

「妳已經說過了！」

柳青嬋道：「你又不放我們走，那是因爲你根本就沒打算要放我們走！」

「廢話！」

「那麼……」柳青嬋含蓄的目光盯着他道：「……你想我們會向你出手，是不是——？」

過之江頓時一呆。

柳青嬋於是斷定自己沒有猜錯，立刻接下去道：「因爲這樣一來，你就可以順理成章的對我們下毒手了，是嗎？」

過之江倒吸了一口冷氣！

他一向自負過人，從來也不曾攷慮到會被人擊敗過，然而這一次却是敗了。

雖然並不是在技擊上敗給人，可是在智力上敗給了對方！然而一樣是丟人現眼的事情！

柳青嬋微微冷笑道：「所以你明明看見了田福暗中準備向你出手，你却僞裝不知道！」

過之江緊壓在前額上的一叢短髮，忽然聳立了起來，可是立刻又恢復平靜！

一個武功達到他如此境界的人，當然不會是一個遇事衝動的人！

雖然他生性嗜殺，却也有他自己一套殺人的規格——他必然也是一個「不欺暗室」的人！

柳青嬋橫起手中的劍，比向咽喉！

只要他搖一下頭，她必然會毫不攷慮的橫劍自刎！

空氣一下子靜了下來！

甚久之後，過之江才緩緩的點了一下頭道：「你猜的不錯，我正是這個打算，你很聰明，善於捕捉機會，但是下一次再遇到我手裏，這一套就不靈了！」

柳青嬋心裏鬆了一口氣！

她初次嘗到戰勝敵人的快樂！

她緩緩的把長劍收回劍鞘裏——

「下一次再遇見你的時候，我當然另有一套對付你的方法，也許，我會要你的命？」

過之江全身打了個顫！

不是怕，是氣！

如果早聽見她這一句話，他必然會毫不攷慮的向她出手，那麼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然而，她剛才却沒有說出任何可以激怒他的話！

武林中無論正邪兩道，最最標榜的就是「信義」兩個字，只要自視甚高的强者，無不信守着「一諾千金」，只要是由自己嘴裏說出來的話，絕不反悔！

「冬眠先生」過之江忽然發覺到對方這個女孩子的不可輕視！

冷笑了一聲，他緩緩的說道：「我們總算認識一場，我可以請問一下妳的名字麼？」

柳青嬋毫不猶豫的，報出了自己的名字！

過之江冷笑着道：「我記住了，我們還會再見面的！」

說完他伸出一隻白手，攀住了一棵竹子，用力的把它彎了下來，突的一放！

只聽得「叟！」的一聲。

彈起來的竹子，把他像一支箭般的射了出去，剎時間已消逝無踪！

× × ×

「天一門」地處大名西隅。

在武林一十三大門派中，忝居末席。

昔年在天一門最盛時期，這一門派也曾在武林中大大放過異彩，然而自從前掌門人裘風去世以後，掌門職司落在其師弟「混元掌」雷昆手裏以後，這一門派在江湖上的聲望可就每況愈下了。

這意思倒也不是說當今掌門人「混元掌」雷昆的武功不濟，實在說，這個人是個老好先生。

如果一定找出原因的話，勉强可以說他不長於行政管理，而且有點逃避現實，凡事都拿「出世」的眼光去衡量，做事不積極，苟安！

這麼一說，好像他的缺點又太多了一點……

自從五年前，雷昆感染了嚴重的風濕症之後，他的以上那些缺點，可就表現得益加明顯——

於是，「天一門」這一武林大派，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墮落下去的，而且一落千丈！

「天一門」，原有衆多弟子，六堂長老！

由於當今掌門人雷昆的消極，凡事不與人爭，那怕是人家欺侮到頭上，他也常常不加理睬，衆弟子實在氣不過，紛紛還善爲良！

有些弟子雖然得藝自「天一門」，却爲此而改投了別的門派，在武林規矩上來說，這是絕不可饒恕的大罪，然而，這位雷老兄却眞是好涵養，聽過之後，一笑置之！

這麼一來，必然是衆叛親離！

「天一門」現在是門可羅雀，再也難以想像昔日的生涯了！

說起來，這位雷老先生等於是在唱獨台戲！

偌大的一個門派，如今只剩下了四個人——

除了雷昆本人不算以外，一共還有三個人！

一個是劉長老！

一個是洪長老！

還有一個不是長老！

是個道道地地的年輕小夥子！

這小子姓弓名富魁，二十五歲，是豫東來的！

前掌門人裘風認爲這個人是不可造就的蠢材，一直就看不起他！

可是裘風去世以後，當今掌門人雷昆上台以後，這位老好先生，對於這個師兄認爲不堪造就的蠢材，却似乎特別順眼！

也許是爲了報答他的知遇之恩，所以在所有弟子衆叛親離以後，這個弓富魁却仍然守着這個敗落的門戶，不肯離開！

劉長老是掌門人的師兄！

洪長老是掌門人的師弟！

兩個人別看輩份很高，說白了實在是

兩塊廢物，再說一句不中聽的話，實在是因爲外面沒辦法混了，才沒法子斷守着這個老家！

偌大的一個武林名門大派，如今就只這麼四個人！

雷昆可以說已經完全跳開三界，不問外事，一天到晚坐在雲床上參佛習道——然而他到底是一派名門的掌門人，自有其不隨凡俗，不同於一般的風度。

至於劉，洪二位長老，可就實在太不爭氣了。

過去「天一門」聲勢喧赫的時候，每月都有出道的徒子徒孫大批的孝敬，劉，洪二位可以不須要工作，坐享衣食，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

雖然現在再也沒有弟子甘心孝敬，可是劉，洪二位依然不事生產，老習慣不改，依然是茶來張手，飯來張口！

三個老的都享福，吃苦受罪的就只有那個沒出息的徒弟弓富魁！

他每天必須要到山上採摘藥材，拿到市鎭上去賣，「天一門」所在地的五母山，後山上出產很豐富的煤礦，弓富魁每天都要開採十幾車煤，賣到附近煤炭行！

就是靠這些，才能維持着四個人的生活！

雷昆時常感傷的說：要不是小魁子，我們三個老人都要餓死了！

事實上確是如此！「天一門」的確是不行了！

× ×

冬天的太陽是寶貴的！

院子裏的雪才化了不久，沒有風——

劉，洪兩個長老一人一把籐靠椅，坐在廊子下面。

太陽照在他們那身老羊皮襖上！

兩顆白髮皤皤的頭——

兩張叠滿了皺紋的老臉，分畫出此一刻淒涼落寂的畫面！

時間是「申」時已過「酉」時才到！

兩邊垂掛着老白頭，看樣子馬上就要沉下去了。

劉長老嘆息一聲道：「小魁子下山老半天，也該回來了！我還等着他揹回來的酒呢！」

洪長老道：「這小子最近不大聽話了，交待他的事情常常都辦不到，以後要好好說說他！」

劉長老剛要說話，却聽見身後傳出一聲冷笑！

二老一齊回頭，意外的發覺到，原來是掌門人到了！

雷老頭子一身短襖，兩隻手拄着一根紅木短杖銀眉銀髮，宛若畫上仙人一般！

劉洪二位頓時吃了一驚，相繼站起！

每年以來，雷昆一直是住在他那間丹房裏，從不見他出來過，就算是每天晨昏練練腿，也只限於他所住的丹房前面那道廊子。

前院與後院相距甚遠，雷昆從來不曾到前院來過！

莫怪乎，劉洪二位那般的吃驚了！

劉長老慌忙上前作勢摻扶他，雷昆却後退了幾步！

洪長老含笑趨前道：「掌門師兄身子骨看來輕快多了，坐！坐！」

雷昆兩隻手拄着棍子冷冷的道：「小魁子還沒有回來麼？」

劉長老道：「說的是呀！我們等他老半天了！」

洪長老道：「這小子生來是個野種，只要一出去，就想不到着回來，天都快黑了……他回來以後，師兄你要好好教訓他一頓才是！」

雷昆冷冷一笑，原想反唇相識，可是他這個人就是出了名的厚道，碍於同門師兄弟的情面，有些話終是不便出口，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

看着兩個老人，他嘆了一口氣，道：「劉師兄，洪師弟——我有幾句話要對你們說！」

說完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劉，洪二位對看了一眼，心裏透着希罕，但是掌門人吩咐不敢不遵！

兩個人各自欠了一下身子分別坐下。

「掌門人有甚麼要緊的話關照麼？」

雷昆點了一下頭道：「很要緊——」

說完他長長的嘆息了一聲，一雙沉鬱的眸子，緩緩的在前院各處轉了一圈，特別是「天一門」那塊大橫匾，他注意的盯了幾眼！

臉上是有說不出的一種感慨！

眸子裏流露出的是無限依依的一種情誼！

劉長老頓時大爲緊張！「掌門人，莫非有什麼不妥的事情麼？」

雷昆才把注視着「天一門」那塊匾的眸子拉了回來，改爲注意在二老的身上！

「我們這裏還有些什麼人？」

「嘀——」劉長老笑了一下道：「掌門人問得好，不就是我們四個人了，那還有什麼人？一羣牛肝狗肺的東西，……」

雷昆淒涼的點了點頭，苦笑了一下道：「這些年，我早已不問門裏的事了，倒是負虧了二位師兄弟！」

洪長老一個勁的吸着氣，寒暄的笑着道：「那裏，那裏……自己師兄弟嗎，說這些幹嗎！」

天知道還能有什麼事？

雷昆苦笑着，一面點頭道：「是我無能，也是氣數使然，天一門完了！」

二老頓時的嘆息了一聲，却沒想到雷昆的話別有所指。

劉長老說：「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掌門人也不必自責！也許若干年後，天一門仍能光照武林……」

這話說得太離譜！所以他才說了一半，就發覺到太荒誕，自己就停了下來！

雷昆一雙眼睛在劉，洪二人身上轉了一眼。他苦笑了一下道：「適才我靜中參悟得悉天一門眼前將有一步大難——」

劉，洪二人頓時大吃一驚——

劉長老張大了嘴道：「大……難？」

雷昆嘆息一聲道：「我近幾年來參習上乘心法，對於吉凶之數，常有靈驗，你們且看——」

說罷，他拄杖站起蹣跚向窗前行近！

劉，洪二人亦跟過去！

雷昆手指後山，但見一團濃重的黑雲，緊緊罩壓着山巔，却有一道朱紅色的光條，穿雲直下，把後山陵地渲染成一片血紅！

（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黑獄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蕭夢喬斬斷尹衍一條手臂後，還來不及解去吸入尸衍發出的毒氣，已爲尹衍點了穴道，被尹衍挾往一樹林，此時尹衍失血太多昏倒地下，把蕭夢喬墮下一低窪中，幸好如此，使追尋尹衍的人只發現尹衍而未發現蕭夢喬，尹衍被隨從救出後，蕭夢喬運功衝穴，未待完全復元，立即離開險地，路遇九道十二宮的人，險遭污辱，幸章君佑等及時來到，解了蕭夢喬的危厄，蕭夢喬要往找孟南湖算賬，却向孟輕虹嘲諷，意思是指百行以孝爲先，孟輕虹不可與父爲敵，這一來，使得章君佑左右兩難——

因傷暫息影　風雲罩名山

蕭夢喬似是吃了秤錘鐵了心，櫻唇不屑的撇了一下，道：「兄弟！你到底走是不走？」

章君佑吶吶道：「這個……」

蕭夢喬面色一沉道：「別這個那個了，事到如今，難道你還不明白？」

章君佑道：「姊姊是說……」

蕭夢喬道：「你想想看，無論孟輕虹怎樣放蕩，她總是當代武林盟主的千金，縱然要使美人計來拆散咱們，也用不着以盟主的女兒以身啖魔！還有……」

還有什麼，孟輕虹已沒有再聽下去的勇氣了，她一聲悲嚎，便轉身急馳而去。

不管她是不是孟南湖的女兒，最起碼她總是一個女人。

不論她與章君佑的結合是否合理，她總是將一切獻給他了。

一個女人被迫得離開她心愛的丈夫，那孤零零棄婦的生活與頭銜，不是一般女人所能忍受的。

因此，章君佑瞅着她那逐漸消失的背影，內心中難免生出一股歉疚。

蕭夢喬哼了一聲，說道：「捨不得，是嗎？」

章君佑收回目光，長長一吁道：「不談這些，姊姊，我認爲咱們的處境，以及今後的行動，應該澈底檢討一下。」

蕭夢喬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章君佑道：「妳不覺得江湖之中危機隱伏，一場罕見的動亂正在逐漸形成？」

蕭夢喬道：「這與咱們什麼相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誰要惹上了咱們，咱們就跟他沒完！」

章君佑道：「可是咱們已經捲進了這個險惡的漩渦，變做被人利用的一顆棋子了，今後不僅永無寧日，而且隨時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險。」

蕭夢喬道：「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章君佑道：「依小弟之意，咱們應該採取主動，拆穿那般殺人的陰謀，否則咱們不僅無法洗刷盲煞淫魔的惡名，也將永遠生活在驚濤駭浪之中，要時時防備別人的計算。」

幽冥二號道：「對，而且咱們空負一

身武學，爲什麼不行俠江湖伸張正義？」

幽冥一號喝道：「老二，你又在信口開河了。」

章君佑道：「二號前輩說的對，別人既然在計算咱們，怕事只有更糟。」

蕭夢喬道：「好，好，咱們去八斗嶺，先給點顏色叫孟南湖瞧瞧。」

於是，他們立卽轉頭向北，越過天目山，直趨安徽省的寧國縣境。

寧國墩，是寧國縣屬的一個小鎭，它位於天目山的北麓，是一個十分貧困的山鎭。

此等窮鄉僻壤的山區，人們整日都在爲生活忙着，他們的生活平凡得很，八輩子也瞧不到一件稀罕的事兒。

但，章君佑等剛剛到達鎭口，却爲眼前所見而大吃一驚。

其實他們瞧到的也是一樁平常事兒，只不過一個瞎子攔住他們的去路而已。

瞎子有什麼稀罕？六根不全的人，在擾攘人羣之中幾乎到處可見。

不過這個瞎子似乎與衆不同，他穿着一身白衣，白得纖塵不染。

再就是他的氣度，他在鎭口一站，像豎立了一座鐵塔，任何人瞧他一眼，都會覺得他有一股超人的氣勢。

惟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長像，雖然他臉蒙黑巾，無法瞧到他的雙眼，但露在黑巾之外的，不僅凸凹不平，那副土黃膚色，也令人不敢恭維。

此時已是黃昏，蕭夢喬將蒙眼的黑巾解了下來，他向攔路的白衣瞎子瞧了一眼，以一股冷得令人發抖的語氣道：「你做什麼？閃開。」

白衣瞎子身軀輕輕一抖，接着長長一嘆道：「喬妹子，我終於找到妳了。」

章君佑心頭一動，暗忖：「此人原來也是來自黑獄，看情形他與蕭夢喬似乎頗有淵源。」

不錯，此人與蕭夢喬淵源極深，就拿他那溫徇的語氣，激動的神情猜想，他與蕭夢喬可能極爲親近。

誰知蕭夢喬却櫻唇一撇道：「你找到我了又待怎樣？哼！」

蕭夢喬的語氣十分不善，像是對白衣瞎子深痛惡絕似的。

立在蕭夢喬身後的幽冥一二號趁機打着圓場道：「佟少俠何時離開本門的？門主可有什麼交待？」

白衣瞎子道：「晚輩離開本門已逾百日，門主命晚輩尋找兩位前輩及喬妹子，希望咱們儘快回去。」

蕭夢喬冷哼一聲道：「你想挾天子以令諸侯，哼，作夢！」

佟姓白衣人呆了一呆道：「于前輩！還有一位是誰？」

原來幽冥一號名叫于龍，幽冥二號名叫于虎，還有于彪于豹，合稱幽冥四煞。

于龍道：「是章少俠，名叫君佑。」

佟姓白衣人哦了一聲道：「章少俠是前輩的朋友？」

于龍說道：「這個……咳，可以這麼說。」

佟姓白衣人道：「此話怎講？」

蕭夢喬道：「你不覺得，你管的太多了？」

佟姓白衣人道：「家父是本門的總督察，小兄是本門的總巡山，明查奸宄，保護本門，是小兄的責任。」

蕭夢喬撇撇嘴道：「佟岱山，你不必跟我說這些，老實告訴你，章君佑是我的丈夫，你總巡山還無權過問。」

白衣人佟岱山心頭一震，白衣無風自動，面色變得一片赤紅。

顯然，他受到無比的震驚，也引起了極度的憤怒，因而大聲問道：「喬妹子，此話當眞？」

蕭夢喬淡淡道：「我沒有要你相信，請閃開一點，咱們要落店住宿。」

佟岱山沒有閃開，他抑壓着激動的心情，緩緩道：「喬妹子！妳忘了本門的門規了，妳不願嫁給小兄我不怪妳，但妳不能違背祖宗的遺訓嫁給外人！」

蕭夢喬冷冷道：「要我嫁給你麼，你不配，以祖宗的遺訓壓我麼，你不夠格，告訴你，我是有夫之婦了，你如果再糾纏個沒完，可別怨我手辣心狠！」

佟岱山呆了一呆，終於側身讓過一旁，但誰都看得出他的心情是激動的，攣拳緊緊的握着，嘴唇在不停的顫抖。

蕭夢喬沒有理會這些，伸手挽着章君佑臂膀，揚揚頭，挑挑眉，逕向鎭上走。

寧國墩只有一家客棧，兩廂及後院全是大統舖，連一個像樣的房間也沒有，自然談不上什麼雅房上房了。

好在客人不多，蕭夢喬索性包下了整個後院。

所謂整個後院，也不過是兩個房間而已，蕭夢喬自已佔用一間，另一間由章君佑及龍虎二煞使用。

晚餐之後，龍虎二煞會在蕭夢喬的房中密談，章君佑不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麼，憑猜忖，必與佟岱山攔路之事有關。

想到佟岱山，章君佑的眉峯皺了起來，由此人的言語琢磨，蕭夢喬可能爲逃婚而離開黑獄。

他不明白黑獄有些什麼祖訓，以及什麼門規，但黑獄門下不得與外人聯姻是可以肯定的。

他無意破壞佟岱山的婚姻，只是他與蕭夢喬的深厚情感已然如膠似漆，達到難以分離的程度。

而且近年來與蕭夢喬聯袂江湖，也是多采多姿的。

這些往事值得令人留戀與回味，但白衣人佟岱山却給他一記當頭棒喝。

背叛祖訓，違背門規，在江湖幫派來說，是一項不可原諒的重罪。

他愛蕭夢喬，希望能娶她做自已的妻子，只是如此一來，蕭夢喬就變作黑獄門的叛徒了。

目前的江湖，已是暗潮洶湧，山雨欲來，他們已捲入一個極端可怕的漩渦之中，如果再加上一個黑獄，他們只怕要落得死無葬身之地了。

他不怕死，却不能不爲蕭夢喬着想。

如果蕭夢喬能回到黑獄，她必然會擺脫江湖是非，同時也不致因違背門規而變做黑獄門的叛徒，那麼犧牲的不過是他自已而已。

愛是犧牲，他應該爲所愛之人着想。

於是他牙齦一咬，作了一個痛苦的決

定。

他匆匆收拾了一下，便由後窗縱身而出。

此時晚風習習，明月在天，他辨識了一下方位，逕向北方放步狂馳。

他一口氣馳出數十里，脚步才緩慢了下來。

忽然他神色一呆，瞅着一條白色人影倒吸一口寒氣。

他停止了前進，那白色人影却向他逼了過來。

「你想走？」

「不錯。」

「爲什麼？」

「爲使蕭夢喬不致於變作黑獄門的叛徒。」

「就這麼簡單？」

「你說呢？」

「閣下是那一門派的高徒？」

「在下無門無派。」

「哦，閣下的武功是跟誰學的？」

「蕭夢喬。」

「這就是了，閣下怎能一走了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很簡單，黑獄武功不傳外人，閣下要走可以，必須留下你的武功。」

「在下悄然遠引，已經够忍讓的了，朋友，希望你不要做的太絶。」

「太絶？嘿嘿，這你不能怪我。」

「怎麼說？」

「你是聰明人，咱們如果易地而處，爲了斷絶蕭夢喬的念頭，你該怎麼做？」

「哦，朋友是要除去在下了？」

「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希望閣下多多包涵。」

「看來咱們不必浪費唇舌了，請。」

章君佑顧意退讓，但不能連生命也送給別人，因而他退後一步，暗凝功力，神情之間，顯得凝重無比。

這位攔阻章君佑的，自然是佟岱山了，他沒有立卽出招，但全身煞氣迸射神態威猛已極。

良久，他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你喜愛蕭夢喬？」

章君佑道：「不錯。」

佟岱山道：「那你就應該爲蕭夢喬想想……」

章君佑道：「我如果不爲蕭夢喬着想，怎會不辭而別？」

佟岱山搖搖頭道：「蕭家妹子心如鐵石，她決定之事從不更改，你雖然不辭而別，她總會找到你的。」

章君佑冷哼一聲道：「按朋友你的看法，章某除了將生命交給你，已別無選擇了。」

佟岱山道：「兄弟十分抱歉。」

章君佑哈哈一陣狂笑道：「很好，動手吧，朋友。」

佟岱山一嘆道：「閣下不要以爲佟某過於殘忍，其實閣下的生命早在風雨飄搖之中了，既是非死不可何必牽連別人。」

章君佑道：「不錯，咱們被人目爲盲煞淫魔，曾經被孟南湖派人追殺，不過咱們走南闖北，經過了不少驚濤駭浪，到現在咱們不是還活得好好的麼？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尊駕大可不必危言聳聽。」

佟岱山道：「你如果認爲天下武林都奈何你不得，你就大錯特錯，閣下所以能够活到現在，別人不過投鼠忌器而已。」

章君佑道：「我不懂。」

佟岱山道：「很簡單，別人要殺的是你，蕭夢喬只是受到池魚之殃罷了，其實一個人如果要在女人庇護之下苟且偸生，倒不如死了來得乾淨！」

章君佑勃然大怒道：「姓佟的，你太過份了，章某原想讓你的，看來憑閣下這副德性也不配做蕭夢喬的丈夫。」

佟岱山面色一沉道：「這麼說必須我來超渡你了，接招。」

話落招出，一記觸體生寒的掌力，猛扣章君佑的前胸。

他是存心要將章君佑毀在掌下，出手一招，便使出了十成功力。

章君佑不避不讓，口中嘿了一聲，揮掌迎了上去。

轟的一聲巨响，氣流急旋石走沙飛，他們身形一陣搖晃，終於各自倒退三步。

佟岱山一退卽進，掌力如同巨斧開山，一個勁兒强攻猛打。

他不用什麼招式，每一記都是拚鬥內力，但如此一來章君佑就相形見拙了，無論他智慧多高，根骨多好，他的內力，是無法與一個從小就習武的佟岱山相比的。

經過數十記硬拚之後，章君佑已力不從心，他的掌力逾鬥逾弱，終於被佟岱山一掌震得倒了下去。

他已受他嚴重的內傷，忍不住張口噴出一股血箭，他失去了再鬥之能，但佟岱山仍不顧就此罷休。

「起來，姓章的，是男子漢就別學躺在地上撒嬌的娘兒。」

章君佑提一口眞氣，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他不惜力戰而死，決不接受佟岱山的侮蔑。

佟岱山臉上的肌肉抽搐，右掌緩緩提起，他知道章君佑已受到極重的內傷，這一掌必能將他立斃當地。

但……

「姓佟的，你敢……」

隨着這聲嬌叱，一股勁風已向佟岱山迎面射來，由那强勁的破空之聲推測，這股勁風已含蘊着驚人的內力。

佟岱山暗暗嘆息一聲，估不到爲山九仞，竟然功虧一簣，雖然這股迎面撞來的勁力他可以硬行接下，但他却失去殺死章君佑的機會了。

而且他知道來人是蕭夢喬，不管他的武功能不能勝過於她，他都不願與心愛的人兒動手相搏。

於是他足尖一點，身形倒竄，錯眼之間，已向黑幕之中逃去。

來人果然是蕭夢喬，她向佟岱山的背影恨恨的瞧了一眼，便轉身奔到章君佑的身側。

「兄弟！你爲什麼要這樣？」

她扶住章君佑搖搖欲倒的身軀，以衣袖揩抹着他嘴角的血水，一雙朗如明星的美目，掛住兩行晶瑩的淚珠。

「姊姊……我……」

「不要說了，兄弟，快坐下，讓姊姊替你療傷。」

她扶住章君佑坐下，並餵給他黑獄門

的療傷靈藥，然後向跟踪而來的于氏兄弟道：「我要爲他療傷，請兩位叔叔替我護法。」

章君佑的傷勢十分之重，雖有黑獄門的獨門靈藥，以及蕭夢喬的精湛內力相助，也只能保住傷勢不再惡化，要完全康復，最少須要百日。

因此，蕭夢喬找到一家獵戶住了下來，在章君佑傷勢復原之前，她不願再闖蕩江湖。

× ×

晌午過後不久，合肥城北的尹家堡正在進行一項會議，與會的人數不多，除了奪命神梭尹琦，就只有武林盟主孟南湖，及副盟主祝懷憲了。

奪命神梭尹琦面帶怒容，向孟南湖及祝懷憲冷哼一聲道：「在杭州灣要以炸藥謀害蕭夢喬是誰的主意？」

孟南湖道：「這個……小弟是秉承師兄的意旨……」

尹琦哼了一聲道：「我是那麼告訴你的？」

原來奪命神梭尹琦，與當代武林盟主孟南湖是師兄弟，只不過他這位做師兄的似乎霸道了一點，不僅語氣生硬，那份神色就像在申斥晚輩似的。

令人不解的是這位武林盟主，他不但沒有絲毫不快之色，而且誠惶誠恐，一副奉命惟謹的神態。

其實說穿了並沒有什麼稀罕，只是奪命神梭尹琦對孟南湖有救命之恩，而且代師傳藝，造就了孟南湖一身超凡拔俗的藝業。

像這麼這位師兄，他還能不奉命惟謹麼？否則他豈不變作忘恩背本之人了。

問題是孟南湖並非武林盟主的材料，碰到較爲棘手的事故發生，奪命神梭就不得不干預盟主權限，而從中指導了。

因此，當尹琦作不留情面的呵責時，孟南湖不敢作一字之爭，直待奪命神梭的心氣稍平，他才躬着身子道：「今後如何着手，尚祈師兄指示。」

尹琦道：「傳令天下武林，不得對蕭夢喬作半絲傷害，並精選堪當重任的金星特使十名，對她作週密的保護。」

孟南湖神色一怔，他不明白奪命神梭爲什麼要對一個盲目女煞星這般照顧，但他不敢詢問，只是連聲答了兩個是字。

副盟主祝懷憲却不以爲然的道：「尹大俠……」

奪命神梭尹琦冷聲道：「祝兄有什麼指教？」

祝懷憲道：「指教不敢當，小弟只是有一點不明白。」

奪命神梭尹琦道：「祝兄有什麼不明白？」

祝懷憲道：「盲煞淫魔爲禍江湖，是人人都要除去的亂臣賊子，弟等身負武林同道的寄託……」

奪命神梭擺擺手，制止祝懷憲再說下去，同時壽眉一挑，冷冷道：「我明白祝兄的心意，但請問盲煞淫魔到底作了些什麼喪天害理之事要咱們如此大張撻伐？」

祝懷憲道：「湘江兄弟，九宮部屬，以及江漢幫主的屬下，鐵劍門下的弟子，喪生在盲煞淫魔手下的生命，當眞罄竹難書……」

奪命神梭道：「祝兄說的是，不過你忘了事故的起因了，如若易地而處，你是否願意任人宰割？」

祝懷憲道：「這個……」

奪命神梭一嘆，說道：「一個初涉江湖的小夥子，一個目難視物的小姑娘，竟被人目爲盲煞淫魔，幾乎落得四海難容，咳，……」

祝懷憲一呆道：「尹大俠！令郎。」

奪命神梭冷冷道：「孽子斷臂是罪有應得，祝兄不必再提那畜牲了。」

祝懷憲不明白奪命神梭尹琦爲什麼立意要庇護盲煞淫魔，他雖是不敢當面頂撞，臉色却難看已極。

孟南湖心知不便再呆下去，急起身一抱拳道：「師兄如果別無他事，小弟就此告辭。」

奪命神梭尹琦道：「師弟及祝兄好走，恕愚兄不送了。」

孟祝二人同時雙拳一抱，恭聲道：「不敢。」

他們離開了尹家堡，兩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直到合肥的客棧，誰也沒有吭出一聲。

守在店內的九星特使官任俠，八星特使楚迎風，及尋夢谷主司馬玉蚨立即將他們迎入後院。

司馬玉蚨瞧了孟南湖沉重的面色一眼道：「盟主！有什麼不對？」

祝懷憲哼了一聲道：「奪命神梭尹大俠竟要庇護盲煞，當眞令人難以理解！」

司馬玉蚨道：「尹大俠怎麼說？」

孟南湖道：「尹師兄要我傳令天下武林，任何人不得對盲煞有半點傷害。」

司馬玉蚨愕然道：「爲什麼？」

孟南湖道：「尹師兄的口吻，說盲煞淫魔是被迫殺人。」

司馬玉蚨道：「你會聽他的？武林盟主可是你孟南湖！」

祝懷憲哼了一聲道：「咱們如若出爾反爾，怎能向天下武林同道交待？如若盟主當眞要聽他的，兄弟這個副盟主只好退位讓賢了。」

司馬玉蚨目射煞光，冷冷道：「盲煞滿手血腥，固然罪在不赦，淫魔更强擄輕虹，始亂終棄，你如若不除掉這兩個惡魔，還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

聽司馬玉蚨的口氣，敢情孟輕虹在南昌表演的一場鬧劇，孟南湖竟絲毫不知，他這位武林盟主，也實在够窩囊的了。

現在他既不敢違背師兄的吩咐，又被祝懷憲以去留相迫。再加上司馬玉蚨要報斷臂之仇而熱嘲冷譏，他就像熱石上的螞蟻，而有點坐立難安了。

最使他難堪的，還是司馬玉蚨的挑撥，天下父母心，雖然孟輕虹棄家出走，但總是她的女兒，任是何等之人，總不能聽到自己的女兒被人始亂終棄而漠然無動於心。

最後，他終於長長一吁道：「兄弟對祝兄依俾甚殷，只待明年端午泰山之會，兄弟當然力保祝兄繼任盟主的職位，現在又剩下一年不到希望祝兄能勉爲其難。」

祝懷憲沉吟良久，才嘆息一聲道：「小弟決無野心，盟主千萬不要這麼說，唉，士爲知己者死，盟主已有決定，小弟還能再說什麼。」

其實此人只是面貌忠厚，實際上是一肚子的壞水，他之所以跟隨孟南湖，無非想號令天下，圖謀那唯我獨尊的盟主職位而已，孟南湖既允予力保，他還能不就此下台？

安撫好了祝懷憲，孟南湖這才對官任俠道：「師弟，傳下金星令，通告天下武林，不得對蕭夢喬有半點傷害。」

九星特使官任俠道：「遵命。」

孟南湖再對八星特使楚迎風道：「楚特使立即選派八星以下九名特使，由你負責率領担當保護蕭夢喬的任務。」

八星特使楚迎風道：「屬下遵命。」

孟南湖目光一轉，瞅着司馬玉蚨道：「請谷主持金星令傳檄少林泰山兩派，全力追殺淫魔章君佑，不惜任何代價，必須取得淫魔的首級。」

司馬玉蚨這時才轉嗔爲喜，身形一轉，與官任俠，楚迎風等相偕離去。

待遣走他們三人，孟南湖忽然眉峯一皺道：「祝兄……」

祝懷憲道：「盟主有什麼吩咐？」

孟南湖道：「江湖之中山雨欲來，似乎在醞釀一項劇變！」

祝懷憲道：「盟主是說那什麼九道十二宮了？」

孟南湖道：「不錯，聽說這批人個個功力驚人，又不以眞面目相示，雖然他們還沒有鬧出什麼事端，但我却有點放心不下。」

祝懷憲道：「他們既不惹事，盟主何須過慮。」

孟南湖道：「咱們怎能担保他們始終不招惹是非？唉，這批人如此神秘，咱們絲毫不知道他們的底細，在武林盟主來說，這豈不是一項極大的譏諷？」

祝懷憲淡淡道：「盟主既不放心他們，待小弟派人摸清他們的來歷就是。」

孟南湖道：「那就偏勞祝兄了。」

祝懷憲點頭道：「好說，小弟就此告退。」

祝南湖道：「祝兄好走。」

待祝懷憲的身影消失，孟南湖忽然面色一沉，嘴角間現出一股冷酷的笑意，接着身形一幌，向窗外一閃而沒。

× ×

這是一幢古老的巨宅，庭院深深，到處都顯得陰沉沉的。

此時約莫三更時分，它的大廳之上，仍然是燈火閃爍。

那只是一盞吊燈，由於廳堂十分廣大，燈光就顯得頗爲微弱。

不過，它仍然可以照射到大廳之上的幢幢人影，只不過氣氛有點陰森而已。

這片人影約莫百十來個，他們全都面蒙黑紗，肅然靜立，人數雖是不少，却沒有人喘出一口大氣。

大廳的上方，有一座高約三尺的木台，台上也立着一名面蒙黑紗之人，像是這般人的首腦。

此人的面紗之下，是一件寬大的黑袍，他一身皆黑，連鞋襪也是黑的。

他目光流轉，向肅立大廳之上的蒙面人瞥了一眼，以一股冷肅的語音道：「桃宮七號……」

「屬下在。」

一名身着綠衣，左襟上揷着一朵桃花標誌的女郎越衆而出。

台上黑衣人道：「說……」

綠衣女郎道：「章君佑已受嚴重內傷，現與蕭夢喬居住於寧國縣境一家獵戶之內。」

台上黑衣人道：「是誰傷他的？」

綠衣女郎道：「此人的行動十分神秘，他從未在江湖之上現身，依屬下推測，他可能與蕭夢喬頗有關連。」

台上黑衣人畧作沉吟，道：「猴道聽令。」

廳上一陣暴諾，十六名襟上揷着猴頭標記的蒙面人立即趨近台前。

台上黑衣人道：「說說你們工作。」

這十六名蒙面大漢之中，爲首的是一名身着灰袍的高大老者，他雙手一叉，宏聲道：「本道的任務，是爲章君佑蕭夢喬宣揚盲煞淫魔之名，此點極爲成功，江湖之上，幾乎無人不知他們是兩個惡魔。」

台上黑衣人道：「還有呢？」

灰袍老者道：「其次，是渲染盲煞淫魔的惡跡，挑撥他們與武林各派之間的仇殺……」

台上黑衣人道：「這一點，你做到了麼？」

灰袍老者道：「本道已盡力而爲，只是盲煞淫魔功力過高，武林各派幾乎無人堪當他們的敵手。」

台上黑衣人冷哼一聲道：「那他們就該橫行江湖，放手屠殺才對，他們可曾如此？」

灰袍老者身軀一震，說道：「屬下無能！……」

台上黑衣人忽然冷酷的嘿嘿一笑道：「那你還等些什麼？」

灰袍老者連打兩個寒噤，接着噗的一聲跪了下去道：「屬下該死，但請門主寬貸一死，屬下願意戴罪立功。」

其餘十五名猴道也同時跪倒地上，全身觳觫，如同待決之囚一般。

台上黑衣人嘆息一聲道：「本門的門規似乎嚴了一點，你知道爲了什麼？」

灰袍老者道：「本門志在天下一家，所以不計毀譽，使未來武林獲得百年之安，因此……」

台上黑衣人道：「你說的對，但本門行道江湖，已有五年之久，除了對武林各派的控制稍有成就，對天下一家的目標，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最可怕的，是盲煞淫魔的忽然出現，對本門是一項嚴重的威脅。」

他語音倏頓，以灼灼目光向廳上環視一眼，然後咳了一聲道：「你們想一想，一變如此年輕的男女，竟身具高不可測的武功，而那少女還是一個盲人，那麼他們師門，豈不是本門天下一家最大威脅！」

灰袍老者道：「稟門主！屬下願於百日之內，查出盲煞淫魔的來歷。」

台上黑衣人道：「對付盲煞淫魔，本門主另有安排，限你們在百日之內，生擒擊傷章君佑的神秘人物，否則兩罪俱發，決不寬貸。」

灰袍老者道：「遵命。」（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靳珞與淮陽派發生衝突，阿琴一上來便被淮陽派掌門人裘通海的奪魂神功所傷，昏迷不醒，靳珞左手抱着阿琴，右手發出六淸罡氣擊傷淮陽派數十高手，衝出重圍，驀見崆峒高手太虛道長攔住去路，靳珞向他解說無效，逐與太虛道長力拚三掌，太虛道長重傷倒地，而靳珞也爲太虛掌力震傷內腑，裘通海趁機暗算，靳珞傷疲交迸無法躲閃，身中七八枚算盤珠子，裘通海喝令門下齊上，正危急間，余化龍挺身而出，要裘通海給他面子放過靳珞，裘通海不願與余結仇，答允放人，靳珞抱着阿琴急奔——

新穎俠情中篇連載

文　高庸
圖　盧令

虎魄





讒言當金石　怒劍指黃山

靳珞內臟傷勢已經按捺不住，途中又吐了兩三次血，等到抵達十餘里外的土坡，將阿琴放下，人已疲累得氣喘噓噓，幾至虛脫，忙盤膝坐下，運氣調息。

也不知過了多久，內腑才漸漸平靜，睜開眼睛。

那知一睜眼，却見迎面五尺外，併肩站着兩個身穿土色袈裟的和尚，四道精芒閃閃的眸子，正望着自己和阿琴。

這兩名僧人一色裝束，顯然都是內家好手，否則，靳珞縱然在療傷之際，也定會有所感覺，決不會被他們欺到數尺內尚無警覺。

假如這兩個和尚存着惡念，那還了得。他一陣心驚，急忙從地上一躍而起。

左邊的和尚似乎年紀較長，臉上神情一片漠然。

右邊年紀輕輕的一個却冷笑一聲，道：「師兄，咱們走吧，看來不過是個蠢物，再有多大修養也是枉然。」

左邊僧人道：「話雖不錯，但此人內功深厚，至少已有兩甲子以上修養，這豈不是與他的年歲不相稱麼？他若成材，咱們不可失此善緣，他若是邪魔歪道，就該聯手將其除去，以免遺害天下蒼生。」

靳珞聽了這話，心頭大怒，皆因他自從目睹玉梅慘死，心中思想已近偏激，再聽這兩個和尚竟把自己當作了妖魔鬼怪，更怒火上衝，厲聲道：「我跟你們素不相識，誰要你們管我是人是鬼，不怕死的，你們就出手試試看。」

年紀輕輕的僧人眉頭一軒，眼中殺機隱現，身形微動，似想出手。

左邊僧人忽然舉臂一格，道：「且慢，待我問問他的出身來歷再說。」

靳珞冷笑道：「你不用問，就是問也白問，我的出身來歷，你們管不着。」

年紀輕輕的僧人哼道：「咱們偏要問，你不說話，咱們自有手段叫你說。」

年長的一個搖搖頭，說道：「此子孽障重重，心魔已侵，若不及早超脫，不知要殺害多少生靈！」

年紀輕輕的道：「我看這人既用西域奪魂邪功將婦女迷住，帶來這荒僻之處，一定是採花下九流淫賊無疑，趁早殺了他，爲百姓除此一害。」

靳珞怒火萬丈，大喝一聲，一掌向那發言的僧人猛劈了過去。

那和尚冷笑道：「好孽障！」

輕輕一扭腰，也不知用的什麼身法，竟絲毫不費力的便將一掌避開。

但靳珞掌力渾厚，却遠出兩僧意外，年輕的一個雖然及時閃開，掌力却將年長的一個身體牽動，那僧人臉色一變，忙跟着幌身疾退。

靳珞沉臂撤掌，正想換式再攻，冷不防右側一絲銳風已向自己腹部襲到。

他吃了一驚，本能地右手一撥，左掌順勢拍出，使了一招「掃地揮灰」。

那偷襲的年輕僧人被他一招掃得向前直衝出三四步，方才拿樁站穩。和尚氣極了，暴吼一聲，怪蟒翻身扭轉過來，十指箕張，便向靳珞撲到。

年紀較長的僧人，忽然沉聲叫道：「師弟住手！」

那和尚雙臂已舉到胸前，硬收住攻勢，側目道：「師兄，這人留他不得，待我用大佛印

手斃了他吧！」

年長僧人搖搖頭，目光注着靳珞，好半晌才緩緩問道：「誰是你？」

靳珞一怔，突記起大愚禪師和哭笑二僧對答的言語，忙答道：「我便是我。」

這話出口，非僅年長僧人面露驚訝之色，連那來勢洶洶的年紀較輕僧人也駭然垂下手。

兩人互相換了一瞥詫異的眼色，年長僧人又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靳珞接口道：「相逢之時太匆匆。十八羅漢居何處？」

二僧一齊合十道：「惠生惠明住漠中。」

靳珞鬆了一口氣。笑道：「原來二位前輩是天聖教門下，敢問何事駕蒞中土？」

年紀較長的一個答道：「貧僧惠生，與師弟惠明居住漠西喀喇崑崙，這次奉佛面諭，前往東海尋找本門兩位師弟，途經此處，恰遇施主抱着這位姑娘奔來，是咱們一時好奇，跟來看看，不知施主怎會知道本教口訣？」

靳珞便將淤泥潭遇見哭笑二僧的經過，大畧說了一遍。二僧大喜，重又叙禮。

惠生和尚道：「難怪施主適才所使那一招掃地灰揮，乃是師弟惠知的獨門手法，幸喜被貧僧認出，否則，這場誤會只怕更比爭奪牛頭龍熱鬧了。」

惠明和尚也謝過先前出言不遜之罪，二僧便查看阿琴的傷勢，那惠明和尚笑道：「靳施主今日正好巧遇咱們，這種西域奪魂玄功，中土能解之人甚少，咱們久居漠西，故爾畧識解救之法，被這種奪魂術所制的人，雖無大礙，時間太久也能傷及神志，那就不好治了。」

靳珞忙請教解法，惠明和尚想了想，道：「解法雖很簡單，落手却必須稍重，靳施主與令師妹是同門，或許下不了重手，還是由貧僧動手吧。」

靳珞道：「那麼，大師父出手解救時，萬望畧斂力道，我師妹內力不足，別傷着她。」

惠明和尚道：「不妨，貧僧自有分寸。」

緩步上前，向阿琴看了一會，又笑道：「那姓裘的功力尙淺，所得僅及西域玄功十之四五，若由那西域奪魂術高手施爲，令師妹此時形狀與死無異，連呼吸也不會有了。」

說着，突然駢指疾落，向阿琴眉心穴猛戳了下去。

眉心雖非死穴，但因距腦太近，如果落手過重，很可能傷及大腦，靳珞担心阿琴會承受不起，險些驚呼失聲。

惠明和尙落指如電，連點了阿琴「眉心」、「人中」兩穴，又將她頭部扶起，手起掌落，向她「百滙」重穴用力拍了一掌。

靳珞心頭一震，只聽阿琴一聲嚶嚀，人已淸醒過來。

惠明和尚笑道：「好了，稍作休息，即可復原，最好能讓她閉目小睡片刻。」

靳珞忙深深致謝，道：「多謝二位大師父援救之德，他日有機會，必當答報。」一面又替阿琴引見。

漠西二僧道：「彼此有緣，談不上報答二字，咱們只有幾句不太中聽的直心話，望施主多行善舉，少啓殺孽，須知饒人一命，積德三生，施主多珍重，咱們告辭了。」

說完就走，合十一禮，飄然而去。

靳珞悵然望着二僧遠去的背影，心中百感交集，想起大愚禪師和哭笑二僧也說自己殺孽太重，必須收斂那暴戾之氣，但每到臨頭，總是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尤其玉梅慘死之後，恚憤之念，與日俱增，要想使自己超拔出殺孽之外，眞是談何容易。

他痴痴獨立，望着土坡下那一片荒野，不禁長長嘆了一口氣，只覺胸中塊壘沉沉，無法可消，心煩意亂，好生懊惱………

阿琴小睡了一會，精神已完全恢復，却始終未見余化龍尋來。

靳珞便想回頭去找，阿琴却勸道：「余化龍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他幫我們是爲了報恩，現在恩情已經扯平了，這種人還是少跟他結交的好，咱們走吧，別等他了。」

靳珞佛然道：「不！阿琴，不許說這種話，受人點水，須報湧泉，咱們不能因爲他是黑道中人便對他歧視，余化龍今日仗義援手，獨擋強敵救我們脫困，這份情義，又豈是那些自命正派人物所能及的。」

阿琴道：「可是我們已經等了他很久，是他自己不來，又不是咱們沒有等他。」

靳珞道：「或許他獨擋強敵發生了意外，咱們得回去找他。」

阿琴不便再勸，只得隨同他循原途向西尋找。

才離開土坡不過里許，便發現余化龍倒臥在地上，後肩頭中了一枚淬毒鋼鏢，氣若游絲，奄奄一息。

靳珞慌忙趕過去，替他起出毒鏢，敷上解毒藥粉，又將笑和尚所贈「辟毒舍利」給他含在口中，足足整治了半個多時辰，余化龍才悠悠醒來，靳珞急問受傷原因。

余化龍道：「都是裘通海這殺胚，老子總有一天叫他好看。」

靳珞道：「他不是已經賣了余兄面子，爲什麼又忽然改變了主意了？」

余化龍道：「他本來不甘願，是因爲自己受了內傷，明知無力勝你，才勉強答應，你們一走，突然來了有力奧援，裘通海便改變了主意，是我拾命阻敵，亂陣中受了毒鏢。」

靳珞道：「又來了什麼厲害人物？」

余化龍道：「一個老和尚，名叫木佗，是黃山天龍劍客謝光祖的朋友。」

靳珞怒道：「我正要去黃山找姓謝的算帳，那賊禿既是謝光祖的朋友，咱們先殺了他，再往黃山。」

余化龍忙道：「這却使不得，天龍劍客謝光祖不是等閑之輩，靳兄弟，你是怎樣跟他結上仇的？」

靳珞便將巧獲奇緣，以及玉梅臨終囑托代報父仇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余化龍沉吟了一下，忽然義形於色道：「論起來，我余化龍這條殘命雖是你靳兄弟一手成全，間接也出於呂姑娘所賜，沒別的，黃山之行，我是追隨你老弟了。」

靳珞大喜道：「在下對黃山情形一無所知，能得余兄鼎力相助，必然省力不少，但那賊禿木佗………」

余化龍道：「擒賊先擒王，收拾了姓謝的，還怕賊禿飛上天去？咱們應該先以呂姑娘囑托爲重，些小仇隙，且等以後慢慢再說吧。」

靳珞欣喜不已，着實對余化龍誇讚了一番，便帶着阿琴一同動身，直奔黃山。

一路上，余化龍對靳珞和阿琴關懷畢至，不時噓寒問暖，又將那江湖中有趣的掌故逸聞向二人講述，把靳珞聽得眉飛色舞，改口稱呼余化龍叫「余大哥」，余化龍也滿口「靳老弟」、「琴小妹」，親熱萬分。

阿琴雖然看余化龍不很順眼，只因靳珞將他當作知交好友，不敢再作規諫。

× × ×

這一天，已離黃山不遠，三人來到一處鎭甸，先安頓了住宿之處，又叫了酒菜吃喝。

余化龍道：「天龍劍客謝光祖雖已歸隱多年，仍有少數武林中人偷偷與他往來，譬如賊禿木佗便是個例子，淮陽擂台的事，可能早已傳到姓謝的耳中，咱們必須隱蔽行跡，別被他

有了準備，那就不好下手了，今日且在這裏早歇，養足精神，明日一早入山，給他個措手不及。」

靳珞道：「何須如此謹愼，就算被他聽了消息，咱們也不怕。」

余化龍道：「你老弟一身功力超羣，謝老兒當然不是敵手，但咱們總得防他聞風遠颺，害咱們前去撲空。」

靳珞笑口道：「好吧，咱們就住一晚，明早再行。」

阿琴却忽然一揚眉，問道：「余大哥，咱們又是聽人傳聞，並未見過那天龍劍客謝光祖是什麼模樣，你請說說看，謝光祖究竟是何等人物？是好人？還是壞人？」

余化龍道：「我的琴小妹，你年紀太輕，那裏知道人世間的險惡奸詐，天下儘多盜名欺世之徒，表面上是天大好人，骨子裏却男盜女娼，什麼壞事不幹？名氣越大的好人，幹的壞事也越多，謝光祖就是這樣一個傢伙，不然，他怎會在青牛峽外行刺呂姑娘的父親。」

阿琴道：「依你這麼說，世上就沒有好人了？」

余化龍道：「好人當然有，但眞正的好人，絕不貪圖名聲，那些名氣好的人，八成都是僞善之徒。」

阿琴道：「如此說來，但凡有好名聲的，必是私下裏專做壞事啦？」

余化龍道：「正是如此。」

阿琴突然臉色一沉，冷笑道：「余大哥，你這話就不對了，想我師兄當初的入門恩師，凌雲劍夏侯老前輩，還有我們的授藝恩師大愚老師父，誰不是江湖中有名的好人，依余大哥的說法，難道他們也都是僞善之徒？」

余化龍一怔，竟答不上話來，好半晌，才乾笑道：「他們幾位老人家，自然不能跟一般欺世盜名之徒比較……」

靳珞怕他下不了台，連忙喝責阿琴道：「怎麼可以拿師父來作譬喻？快些住口！」

阿琴噘着咀沒有爭辯，臉上却明顯流露着不豫之色。

余化龍自覺沒趣，喝了幾杯悶酒，便各自回房安歇。

夜間，阿琴擁被而臥，却不斷思念靳珞近來所言所行，似乎越來越偏激，只怕他因玉梅慘死之痛，再受余化龍誘惑，太過偏激，會做出甚麼大錯來。

她懷着滿腹沉重的心事，直到午夜過後，仍難成寐，矇矓中，忽然聽一聲呼叱，接着，又响起衣袂振風聲响。

阿琴急忙躍下床來，匆匆穿了衣裳，取了魚腸劍，一推窗戶，掠身而出。

院子裏靜悄悄的，不見人影。

阿琴一身輕功已臻化境，畧一提氣，便飛身上了屋頂，但瓦面上也是一片寂靜，毫無人蹤。

心裏納悶，忙又轉到靳珞臥房外，却見靳琴和余化龍兩間相連的臥室，都是窗戶虛掩，房內已不見人影。

阿琴想起靳珞自從玉梅慘死後，神志一度痴迷，後來在淮陽派擂台上，雖畧見清醒，但性情已有些反常，如果被余化龍引誘去做出人神共憤的事，那可怎麼好？

一時憂心如焚，急忙也飛馳出了客店。

奔出鎭甸，放眼盡是一片荒山，却未發現靳珞和余化龍的去向。

阿琴停步沉吟，這兒已是黃山山麓，難道靳珞和余化龍會連夜溜上黃山去了？

正遲疑間，忽聽夜風中傳來幾聲輕微的人語聲，側耳細辨，人聲似來自數十丈外一塊突出的岩石後。

阿琴心中一動，柳腰輕折，貼地一連幾縱，已掠到那岩石近處，飛快的一旋身，背部緊貼着岩石。

只聽一個聲音吃吃而笑道：「老弟，你這話未免太腐迂了，老賊沒追到，先捉住一個小的，這又有甚麼分別？你只管將她交給我，不出個時辰，我負責叫她招出老賊的賊窩來就是。」說話的聲音，正是滾堂刀余化龍。

有了余化龍，另一個八成便是靳珞了。

阿琴本想現身，但轉念一想：何不偷偷聽他們談甚麼？擒獲的又是甚麼人？余化龍心計鄙薄，正好趁此機會，聽聽他懷着甚麼圖謀？

因此，便屛息靜氣，隱在岩石這一邊，存心聽聽他們再說些甚麼？

果然靳珞的聲音輕輕一嘆，說道：「余兄，你不知道我這時心境，自從玉梅死後，我最怕看見這種年輕女孩子舞刀弄劍，擠身江湖殺戮之中，咱們寃有頭，債有主，要找就找姓謝的，何苦跟一個無知女娃兒一般見識……」

阿琴暗暗點頭，心想：大哥這話分明神志很清楚，只不過因爲目覩玉梅慘死，一時憂悶，以致言行偏激，若能够多予開導化解，一定會趨於正常的。

方在沉吟，又聽余化龍格格笑道：「老弟，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彼此仇已結上，縱你有惻隱之心，他未見得便有感激之意，你只管回店去吧，別讓琴姑娘發覺咱們不見了，這小丫頭交給我，天明之前，一定有好消息帶回來給你們。」

靳珞沒有回答，似在猶豫。

余化龍道：「放心去吧，老弟台，玉梅姑娘是我余某的大恩人，難道我就不想早日替她報仇嗎？仇人勢大，咱們也要用非常手段。」

提到替玉梅報仇，靳珞似乎無法再堅持了，道：「好吧，我先回店去了，你這裏早早返店，須知此地已是黃山，謝賊耳目衆多，何況，還有另一個男娃兒脫身逃了，可能會邀約援手趕來……」

余化龍搶着道：「好了，我的好兄弟，你快回去吧，做哥哥的我自有主意。」

靳珞輕笑了一聲，颼的突從岩石後凌空拔起。

阿琴忙縮身藏在岩後，眼看着靳珞頭也沒回，幾個起落，向鎭中而去。

靳琴悄悄移步繞過大石，探頭一看，不由心頭一陣狂跳……

原來岩石後一塊平地上，仰面躺着一個年齡才十四五歲的藍衣少女，兩眼尙能轉動，手脚却絲毫不能動彈，大約是被制住了穴道。

余化龍面含獰笑，說道：「小丫頭，你我年齡相差雖多些，說來却很有緣，想你們謝家自命領袖天下武林，何曾將余某人放在眼中，今天你也落在我余某人手裏。」

那少女怒目瞪着余化龍，臉色一片冷漠，只不答話。

余化龍又嘿嘿笑道：「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十餘年前，你爹和你娘在天山山麓，給過余某一劍，余某今夜却要在你這丫頭身上加倍索回來，你可別怪姓余的心狠了。」

說着，一把抓起那少女，扭頭向四下張望了一遍，將少女挾在脅下，縱出了岩石。

阿琴決心要看看他將這少女如何處置，悶聲不响，啣尾緊隨。

論輕功，阿琴遠在余化龍之上，是以兩人一前一後，相距十來丈，余化龍的一行一動，全未脫出阿琴眼下。

余化龍好像對附近地勢很熟悉，兩三個轉拐，來到一條小溪邊，越過小溪，不多遠，有一處濃密的林子。

余化龍駐足，向四下畧一張望，放腿奔進

密林之中。

阿琴心中一動，暗忖道：這狗賊言辭曖昧，行動鬼祟，莫非起了淫毒之念？

密林中易藏難覓，阿琴雖然輕功卓絕，也怕被余化龍脫出視綫之外，難以尋找，連忙一拉短劍，就想趕過去將他截住……

突然，林中一聲輕响，掠出來一條人影。

阿琴忙不迭轉身躲在一叢矮樹後，却見那人原來竟與余化龍相識，兩人互相擧手打個招呼，便湊在一起說起話來。

那人約莫三十多歲，混身勁裝，背揷兩柄藍汪汪的餵毒緬刀，左頰上斜劃着一條鮮紅刀疤，相貌兇惡，身軀粗壯，左邊一隻眼睛已瞎，僅餘右眼，閃射奸詐陰沉的目光，側目看了看余化龍脅下的少女，吃吃笑道：「老余，你眞有一手，從那裏弄來這原封未動的雛兒，可肯分給我姜洞也享受片刻？」

余化龍道：「你他媽的就知道檢現成便宜，這一路上我留了多少暗記，還怕你小子迷在娘兒們懷裏忘了正事哩。」

那人哈哈一笑，說道：「老余，你把我黑心喪門看作甚麼人了？姓姜的爲了朋友，刀山劍海，何曾失過約？如今咱們來是來了，人家謝老兒可也不是好招惹的，你那朋友眞能罩得住麼？」

余化龍道：「這一點你大可放心，人家輕描淡寫便挑了淮陽派，單掌掃羣雄，連崆峒三元觀太虛老道也擋不了一掌，對付謝老兒綽有餘裕，你我只等他們二虎相爭時，從傍檢些現成，報了昔年天山一劍之仇，管他們誰勝誰敗，誰死誰活？」

黑心喪門姜洞陰陰一笑，道：「這雛兒是甚麼？」

余化龍道：「她就是謝老兒的嫡親孫女兒，也是咱們仇家的閨女，老姜，你替我望望風，待我先將這雛兒開了，出出胸中這股多年積悶怨氣。」

姜洞道：「好固是好，你可不能儘顧一個人痛快，忘了我這喝冷風的兄弟。」

余化龍笑了笑，說道：「放心，有你一杯羹就是。」

說着，挾着那少女匆匆進了密林。

黑心喪門姜洞聳聳肩，伸脖子嚥了一口饞涎，果然躍上林邊一棵大樹上，代余化龍把風瞭望。

阿琴偷聽到他們的對話，心裏又驚又怒，她跟天龍劍客謝光祖並不相識，此次跟隨靳珞來替玉梅報仇，彼此可說已是敵對仇家，可是，她怎能坐視這少女清白的身子，斷送在余化龍淫辱之下？

但靳珞正將余化龍當作知己朋友，如果貿然衝進去救了那姓謝的少女，事後余化龍絕不會承認，到那時，反而引起靳珞的不諒。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趕回客棧將靳珞帶來目覩醜行，却又怕來去費時，那少女的清白已被余化龍斷送了。

左思右想，竟沒有主意。

正在着急，林中忽然傳出一聲驚呼，緊接着，一前一後兩條人影，從林子裏奔了出來。

前面那人正是余化龍，一面狂奔，一面提着褲頭，滿臉惶急之情。

後面那人鶉衣百結，蓬頭垢面，手裏綽着一根打狗棒，竟是曾將阿琴誤認爲小金華的窮家幫首領——鐵臂擒龍應三青。

這時，應三青兩眼瞪得滾圓，邊追邊罵道：「余化龍，你這王八羔子的東西，今天你就是逃上天去，應某人也追你上凌霄殿，納命來吧！」

余化龍大約是騰不出手來繫褲子，只得繞樹而奔，口裏大叫道：「老姜，還不快些擋住應化子，讓我先把褲子繫好呀……」

黑心喪門姜洞大喝一聲，從樹上一躍而下，橫刀叱道：「姓應的，你也是吃白手飯的朋友，幹啥要强出頭破壞別人的好事？」

應三青用打狗棒指着姜洞罵道：「原來又是你們這一對壞胚，不用廢話，我只提了你們的頭顱去見謝老前輩。」

話未落，打狗棒橫飛直掃，分取姜洞上下三路。

姜洞也不示弱，雙刀盤旋，力敵應三青的打狗棒，大叫道：「老余，快一些，咱們聯手合上。」

余化龍三把兩把繫好褲子，也撤出鋼刀加入了戰圈，兩人三柄刀，圍住應三青捨命撲攻，展開一場惡戰。

阿琴靈機一動，暗忖：趁此時候，我何不救了那少女回客棧去，當面向大哥揭發余化龍的無恥行徑。

於是，悄悄繞行了一段距離，吸一口氣，飛身撲向密林。

誰知應三青眼快，突見有人影撲入林中，急忙暴喝道：「甚麼人？站住！」

打狗棒一陣潑風盤打，盪開了三柄刀，竟捨了余化龍和姜洞，大步追了過來。

阿琴怕被余化龍認出，慌忙低頭奔進林中，只聽身後呼喝之聲不絕，大約是余化龍和姜洞又攔住應三青打了起來。

林中陰暗，更充斥着濃重的潮濕氣味，阿琴橫劍護身奔了數丈，停步傾聽，左邊似有低沉的呼吸聲，便轉身直奔左方。

繞過十餘株大樹，果然發現有塊空隙之地，那少女衣衫破碎，昏臥地上。

阿琴伸手探她鼻息，知道她並未受傷，只是被點了穴道，忙替她解開制穴，又將自己外衣代她裹住半裸的軀體，低問道：「謝姑娘，你叫甚麼名字？」

那少女驚魂未定，顫聲道：「我……我名叫謝芸，承姐姐好心救了我，請問姐姐是誰？將來我會報答你的。」

阿琴道：「我並不望你報答，只要你跟我去向一個人證明剛才的事，你願意嗎？」

謝芸道：「當然願意，那個人是誰呢？」

阿琴道：「他是我的師兄，也就是擒你的人……」

謝芸一驚，道：「你是說靳珞？」

阿琴道：「不錯，就是他，你先別害怕，讓我告訴你原因……」

謝芸沒等她說完，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他是我們的仇人，特地來黃山找我爺爺尋仇的……姐姐，很對不起，你救我的恩情，我會報答你，可是我不能跟你去見他……」

阿琴還想解釋，忽聽脚步聲响，應三青已像旋風似的奔了過來。

他一見阿琴蹲在謝芸身邊，不由分說，便揮棒疾掃而至，同時喝道：「芸丫頭快走，這婆娘交給應伯伯來對付。」

阿琴不得已，只好拔劍招架，劍棒相交，「卡察」一聲响，當場將應三青的打狗棒削斷了一小截。

應三青吃了一驚，連忙收棒躍退，護住謝芸。

謝芸道：「應伯伯，不要動手，這位姐姐是靳珞的師妹，剛才却是她救了我。」

應三青道：「我知道她叫阿琴，別信她的假話，靳珞已經趕到了，快跟應伯伯走！」

說着，伸手拉住謝芸，向林中奔去。

謝芸好像還有話要對阿琴說，接連回頭了兩三次，無奈被應三青拉住，只得跟他走了。

阿琴呆立在原地，不多一會，衣袂之聲入耳，靳珞已飛步穿林而至。

他一見阿琴，似很意外，忙道：「難怪我囘客棧找不到人，原來你在這裏？」

阿琴默默垂首，沒有囘答。

靳珞又問：「剛才你看見應三青和一個年輕女孩子從這裏經過嗎？」

阿琴輕聲應道：「看見了。」

靳珞道：「你怎麼不攔住他們？」

阿琴道：「我爲甚麼要攔他們？」

靳珞憤然道：「那女娃兒，是謝光祖的嫡親孫女兒，被我擒獲，正訊問口供，却被應三靑出手救走，而且還傷了余大哥和他的一個朋友……」

阿琴道：「這些我都知道。」

靳珞道：「那你爲甚麼還放過他們？」

阿琴道：「因爲我親眼看見余化龍和姜洞想汚辱那姓謝的女孩子，他們縱然死在應三靑手中，也是罪有應得。」

靳珞一怔，道：「阿琴，你怎麼說出這種話？」

阿琴緩緩抬起頭來，道：「我並沒有說錯，大哥，是你錯了，你不應該把豺狼當作朋友，更不應該把一個淸白的女孩子，交給余化龍那種人去處置，今天是應三靑適時趕到，否則，我也會出手殺死余化龍。」

靳珞沉聲說道：「可是，那姓謝的女娃兒，是——」

阿琴道：「對！姓謝的女娃兒是謝光祖的孫女，但她跟咱們沒有仇恨，咱們要找的是謝光祖，不是他的孫女兒，余化龍和姜洞只是利用你作他們報復私仇的工具，如果他們汚辱了謝家女孩子，罪名却在你的頭上。」

靳珞揚了揚眉，道：「你怎能確定他們會汚辱她？」

阿琴道：「我親眼看見他們把他挾持到樹林裏來，而且，親耳聽見他們商議的話。」

靳珞道：「那也可能是他們的故意嚇唬她，想逼她從實招供。」

阿琴道：「大哥，事到如今，你還想袒護他們？老實告訴你吧，姓謝的女娃兒是我救的，當時她衣衫破碎，穴道被制，根本就不能開口說話。」

靳珞頓了頓，冷哼道：「不管怎樣，玉梅的仇非報不可，我一定要去黃山找謝老兒要囘這筆血債。」

阿琴道：「仇固然要報，但也得先弄淸楚事情眞象，咱們不能僅憑臆測，就硬指謝光祖是兇手。」

靳珞變色道：「兇器證據俱在，不是他還有誰？阿琴，你年輕不懂江湖中奸詐，最好多看少說，更不要凡事擅作主張。」

自從在揚州相識以來，靳珞從未這樣疾言厲色對待過阿琴，想不到竟爲了余化龍，對她如此斥責。

阿琴心裏好委屈，淚水在眼眶裏直轉，却被她咬牙忍住，深吸一口氣，苦笑道：「大哥，我並沒有說謝光祖不是兇手，我只是說，他的孫女兒是無辜的，而余化龍的手段，太卑鄙無恥……」

靳珞道：「這情形跟三義堡有什麽分別？三義堡雖然多行不義，玉梅也同樣是無辜的，他們爲什麽就該砍斷她的雙腿，敎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受盡了人間痛苦？」

每當提到玉梅慘死的事，他就非常激動，聲音越來越高，臉也紅了，脖子也粗了。

阿琴張大了嘴，呆呆望着他，嚇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靳珞眼佈血絲，混身衣衫無風自動，咬牙切齒，一字一字道：「阿琴，你囘客棧去等候，我現在就去黃山，尋那謝老兒報仇，若不能血洗黃山，誓不爲人。」

猛然一頓脚，如飛而去。

阿琴急急高叫道：「大哥！大哥！你等等我……」

可是，呼叫毫無囘應，等到隨後追去，林中四處陰暗，並無道路，竟不知靳珞從那一個方向走了。

阿琴只得循原路退出林外，却見余化龍和姜洞已雙雙橫屍林邊，余化龍被利劍刺透胸部，姜洞被攔腰斬成兩截。

二人死狀很慘，難怪靳珞會那麼氣憤，不過，阿琴只知道應三靑僅有打狗棒，並無刀劍，余化龍和姜洞顯然不是應三靑殺的。

由此推想，密林中一定還有其他高手埋伏，那些人，必定都是天龍劍客謝光祖的朋友。

那麼，靳珞孤身隻劍，怒闖黃山，豈非會吃大虧？

阿琴想到這裏，心急如焚，也不再轉囘客棧，展開身法，直奔黃山追去………

靳珞盛怒之下，一口氣奔了好幾里路，才發覺自己不知何時，竟置身在一遍野花叢裏。

四週異香撲鼻，恍如進了錦簇世界，花香入鼻，直似陳年醇酒，中人欲醉，靳珞一邊走，一邊聞着花香，胸中舒暢了許多，氣也消了不少。

可是，那野花叢裏竟似有數不淸的道路，錯綜複雜，縱橫在前面，也不知那一條才是通往黃山的道路，乍看都有些相似，行不數步，又覺不對。

靳珞一味在花叢中亂轉，不知走了多久，依舊仍在原地，竟始終未能走出那片花叢。

這一來，他才駭然發覺不妙，連忙盤膝坐下，閉目行功。

「太淸罡氣」乃玄門至高之學，一經運習，便覺靈台澄澈，腦海中淸醒了不少。

行功一週天之後，再度睜開眼睛，才知道天已大亮，自己竟在這片錦繡花叢中，整整奔走了半夜。

放眼無邊無止，這花叢彷彿廣有百里，異香瀰漫，分明是一座極厲害的陣式。

靳珞雖然武功高，却不識五行生尅之法，心裏一急，暗忖道：這花果能有多結實？竟想困住我？大不了我一陣亂掌，打它個粉碎。

主意一定，跳了起來，將三成罡氣貫注左臂，抖手便是一掌。

這一掌，果然打折了丈餘內許多野花，花瓣橫飛中，陣陣濃冽香味透鼻而入。

突然，體內罡氣好像鬆散了。

但一散又聚，又好像並無什麼大影响，運氣試探，並沒有異樣感覺。

靳珞可有些納悶起來，怔怔地竟未敢再度出手。

其實，他却不知道這是曾食過牛頭龍肝，百毒不侵，才畧感暈眩，尙無大礙，如果換了任何一個人，只怕早已中毒昏倒了。

漸漸日影西斜，靳珞困在野花陣中，仍然無法脫困。

就在這個時候，遠處傳來一陣山歌，唱的是：

「兒十九歲娘十八，
婆婆十六一枝花。
可笑爺爺最頑皮，
尤在撒尿捏娃娃。」

隨着歌聲，忽見萬花叢中緩緩轉過來一頭青牛，牛背上坐着一個年約十二三歲的牧童，一面唱着山歌，一面向靳珞立身處徐徐行來。

靳珞這時又飢又渴，忙拱手道：「這位小兄弟，請了！」

牧童似乎吃了一驚，急忙喝住青牛，向靳珞上下打量了一番，道：「你是幹什麽的？一個人躲在花叢中，莫非想打刼過路行人嗎？」

靳珞道：「在下欲去黃山，路過這片花叢，不想竟被困在裏面大半天，找不到出路，小兄弟若能助我出得這花叢，自當重重酬謝。」

那牧童搖了搖頭，道：「這就奇了，幾株野花那有困住人的道理，我每天上山牧牛，那一天不經過這兒三四遍，怎的從來就沒有被困住過？」

靳珞心中一動，道：「那敢情好，小兄弟只須像平時一樣行走，我跟在你的牛後，一定就能出去了。」

牧童搖頭道：「不成，我看你面帶凶煞，八成不是什麼好人，你若趁我不備，從後面打我一悶棍，搶了我的牛去，那才叫有冤無處訴哩。」

靳珞苦笑一聲道：「在下縱然窮，也不致偷搶你的牛，你儘管放心引路，出去之後，多拿銀子謝你便是。」

牧童道：「如今人心難測，誰知你是不是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呢？我是窮苦人，你要動歪腦筋，趁早別在我身上動。」

靳珞忍着氣，取出一錠十兩黃金，道：「喏，你若是不放心，我先將這錠黃金給你，只要你引我出去，黃金便是你的了，這錠金子足足可買到一二十頭牛，你總該相信我不會搶你的牛了吧？」

那牧童接了黃金，睜大眼睛看了又看，又掂掂份量，又用舌頭舐舐，然後將黃金揣進懷裏，道：「目下金光黨太多，我還不知道你這金子是眞是假，你且等一等，待我拿囘去尋個銀匠驗驗看，果然是眞的，那時，我再來引你出去。」

靳珞一聽這話，勃然大怒，喝道：「小東西，敢情你是故作痴呆，戲弄於我？你知我是什麼人？再不乖乖引我出陣，我拚着困死此地，先打殺了你再說。」

誰知那牧童竟然不懼，冷笑道：「是了吧？我說你不是好人，你還不承認哩，瞧你這滿臉兇樣，虧得我沒答應引你出去，要不然，還眞上了你的惡當。」

靳珞怒叱道：「小雜種，你在找死！」五指如鈎，猛向那牧童抓去。

那牧童哈哈大笑，身形向後一仰，避開了靳珞的一抓，順手猛拍牛背，那牛怒吼一聲，放開四蹄，對着靳珞衝了過來。

野花小徑本不甚寬，牛身又粗橫，幾乎佔去花徑大半，靳珞措手不及，慌忙閃避，衣襟已被野花上的刺尖鈎住，吱吱連响，半截衣衫撕碎，連肌膚也劃破了好幾處。

那牛一衝未中，掉頭又直撞過來。

靳珞火起，抖手一掌，拍在牛頭上，「蓬」地一聲，把個牛頭一掌拍得稀爛。

青牛前蹄，突然跪地，將那牧童掀落在地上。

牧童顯然並非庸手，就地一個翻滾，跳起身來，可是，當他看見靳珞肌膚已被花刺所傷，仍然神色如故並無異狀，却不禁心頭駭然，轉身便逃。

靳珞喝一聲「那裏走？」人如飄風，眨眼已到牧童身後，左手一招「龍躍波騰」，逕拍牧童肩上穴道。

牧童好像身後也長了眼睛，一縮頸子，身體一蹲，竟然將這一招「降龍金剛掌」躲過，小脚一轉，放腿又奔。

靳珞倒不由一呆。

皆因「降龍金剛掌」雖然僅有三式，却是瘋僧大愚禪師精心苦研所創，靳珞自從下山，隨便使用三招中任何一招，從未失過手，不想竟會被這荒山中一個牧童輕易躲過，怎不叫他震駭？

看來這牧童年紀雖輕，一身武功却相當不俗，若非高人門下，焉能如此。

就在他微微一呆的時候，那牧童好快的身法，業已逃出一丈以外，兩個拐彎，隱入花叢中不見了。

靳珞喟然長嘆一聲，一絲莫名的惆悵突然湧上心頭，自己學成下山，只說天下再無敵手，如今才知道人外還有人，天外還有天，這話一點也不假。

他低頭看看倒斃的牛屍，眞有些後悔自己太過孟浪，如果剛才不將這頭牛打死，說不定循着牛脚蹄印，也能出得此困……

突然，他心中一動——是啊，牧童騎着牛來的，難道地上便沒有留下脚印？他能從陣外進來，我若反向而行，不就可以出去了麼？

心念急轉，再不怠慢，忙俯身細查地上的牛蹄痕印。

果然，如他所料，地上有一行淺淺的牛蹄印。

靳珞大喜，便循着那蹄印，一步步的向前爬去。

這樣一邊爬，一邊尋找蹄印，自然行得很緩慢，所幸蹄痕未斷，費了個把時辰，終於爬出花叢外了。

靳珞如釋重負，剛吁了一口氣想站立起來，却聽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道：「說你犯賤吧，好好的人不做，偏要爬在地上學狗樣。」

囘頭一看，正是那牧童抄着手對他冷笑。

靳珞一躍而起，怒叱道：「小雜種，這下我倒看你再往那兒逃！」

牧童道：「要打架我也不怕你，接招。」呼地一拳，直搗過來。

靳珞那會把這一拳放在心上，雙掌一分，便待扣拏他的手腕。

誰知那牧童拳勢到了一半，突然變拳爲掌，手心裏一把泥沙，直向靳珞面門洒來。

靳珞急忙收掌旋身，避開沙泥，那牧童已拔腿逃了。

靳珞恨恨道：「我若讓你逃出手去，就不姓靳。」展開了大步，直追了下去。

那牧童年紀不大，一身功夫却很不凡，一路縱躍奔騰，轉眼已是三數里。

四週全是一片亂山，怪石峋嶙，地勢越來越險，那牧童一直奔入亂山，甚至不循道路，全仗着輕功在亂石中飛躍前行。

靳珞藝高胆大，毫不畏縮，一口氣又追了十來里，看看已快要追上了。

那牧童突然加快速度，兩個轉彎，奔進一處巨大的峭岩背後。

靳珞追過岩後，忽覺眼前一暗，原來岩後隱着一條長達數十丈的陰暗甬道，兩旁全是萬丈峭壁，寸草不生，兩壁對立，只留有五六尺寬一條甬道。

說它是甬道，不如說是一處奇險峽口，人在峽中，陰森森不見天日，別說隱伏高手難以防備，倘或入峽之後，被人以巨木亂石堵塞峽口，也將活活餓死其中。

靳珞胆量再大，也有些猶豫起來，停身峽口沒有冒然過去。

那牧童在峽中也停住了步，囘頭大罵道：「胆小鬼，有種你跟進來，小爺跟你拚個高低強弱，你打死了小爺的牛，小爺要叫你拿命來賠！」

靳珞被他一陣叫罵，怒火又起，暗想：總共數十丈距離，我就不信你比我快多少，只要你在峽中，我就不怕被困住。

心裏想着，暗暗吸了一口氣，將「太淸罡氣」遍佈全身，突然一塌腰，閃身撲了過去。

那牧童罵得正高興，冷不防靳珞已到，急忙囘頭便跑，可是，靳珞那肯放他逃走，他兔起鶻落，快如輕烟般疾追了過去。（未完）

陰陽谷

風流一劍傳奇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夢襄把賽玉環制住，正欲爲上官明解開穴道，萬事空突自崖頂躍下大聲制阻，說出上官明所中白郎君丹元之毒的厲害處，建議迫問賽玉環解救之法，雲夢襄震散賽玉環武功內力後，向她迫問解毒之策，據賽玉環說，需生擒另一毒蛇黑郎君，用牠鑽入女子陰戶，時機成熟時，在牠尾部白點處擠出丹元，給上官明服下，上官明所中白郎君之毒自解，恰好萬事空把白郎君帶來，聞言之後，遂依法在賽玉環身上施爲，雲夢襄趁此空閒，把四名婢女穴道解開，並向她們曉之大義，勿再爲惡致招惡報——

助洩十年恨　繼承三絕功



雲夢襄又指着另外四個女子，向那滿面淚漬的婢女翠翠，發話問道：「她們四個除了身體粗壯以外，不似會甚武功，加上目光發直，神情呆滯，是不是被賽玉環迷以邪毒，作爲奴役？」

翠翠點了點頭，表示雲夢襄猜度得絲毫不錯！

雲夢襄道：「她們所中的迷神邪毒，應該用甚麼藥物，加以解救，你們可知道麼？」

翠翠應聲答道：「知道，婢子身邊，便帶有解毒藥物，服食之後，人便立刻清醒。」

雲夢襄道：「好，你先讓她們服下解藥，恢復神智，然後趕緊退出『野人山』去，倘再效法賽玉環妖婦，肆意淫亂作惡，被我撞上，便立即行誅，決不寬饒的了！」

翠翠恭身領命，立即餵另外四名健婦，服下解藥，等她們恢復神智後，向雲夢襄再拜而去。

陰素華看了雲夢襄發放賽玉環四名婢女之事，雖覺十分妥當，心中佩服，但臉上神色，依然憂鬱不開，愁眉難展！

雲夢襄最懂得女人心理，見狀之下，向陰素華含笑安慰說道：「陰二公主不要着急，此時已到緊要關頭，只等萬事空兄取得『黑郎君』的丹元，上官兄便可解毒無恙的了！」

原來在雲夢襄發放婢女之際，萬事空爲賽玉環作最後一次服務，以蛇淫人的出出入入動作，便告開始。

賽玉環初初被「黑郎君」猛鑽入戶時，似乎受不住那種强烈刺激，突告暈厥過去。

等她醒來，萬事空手握蛇身，爲她執行出出入入的工作，賽玉環便感到一種比自己與「白郎君」合歡還要刺激多多的特別奇趣，遂忍不住地，又復開始她那令人不堪入耳的淫聲浪語！

但「黑郎君」畢竟身有逆鱗倒刺，縱令尚未張起，也異於「白郎君」的光滑溜柔，遂使賽玉環「快」中帶「痛」地，享受了一次特別「痛快」，不消幾十回合，陰道中業已有血漬不斷流出，床褥爲之殷然！

這時，賽玉環那些勾人魂魄的淫詞浪語，似乎也叫不出了……

但她咀裏還發出種聲音，那就是「哼」！嚴格說來，「哼」字並不單純，有表示不服的「冷哼」，有病苦難耐的「慘哼」，有心情愉快的「吟哼」，有男女間樂趣難忍的「淫哼」……

賽玉環如今的「哼」聲，則更複雜，她似乎痛中有快，快中有痛，故而所哼出的聲音，也是揉合了「痛苦」「歡樂」兩種極致的特殊交响樂！

漸漸，賽玉環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終於連哼都不再哼了……

雲夢襄對於風月之道，乃是大大行家，知曉時機將到，生恐萬事空萬一會對賽玉環眷念舊情，以致錯失良機，危及上官明的生命，遂趕緊一提眞氣，運用「傳音入密」神功，遙向萬事空耳邊叫道：「萬兄，我看時機差不多了，難道那『黑郎君』的身上，還未發熱，並熱得有點燙手麼？」

這幾句耳邊密語，宛如焦雷震頂，把那位「瀟湘俊客」萬事空，震得從夢中醒來！

原來萬事空起初確是對賽玉環恨毒已極，要想親手報仇，並知道賽玉環愛與「白郎君」人蛇交合的奇淫習性，遂帶了「黑郎君」，一直對賽玉環暗暗追踪，打算覓一良機，利用自己「瀟湘三絕」中的馴蛇秘技，把「白郎君」換成「黑郎君」，便足令賽玉環樂極生悲，身遭慘死！如今，願望達到，可以公然報仇，心中自然高興，殊不料過未多久，竟有點神思恍惚起來？

萬事空神思恍惚之故，是由於賽玉環那種痛快淋漓，欲死欲仙的淫叫浪叫！

因爲賽玉環奇胖如猪，其醜如鬼，但語音方面，却宛如出谷黃鸝，珠圓玉潤地，十分好聽！尤其……她如今所發的，是天下各種聲音中，最迷人，最蝕骨，最蕩魄的「帳中音」，以致把萬事空聽得漸漸回想起自己昔日與她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倒鳳顚鸞的娛樂滋味！

神思一經恍惚，手中的出出入入動作，自然略爲緩慢！

動作略爲緩慢，那原本業已連哼都哼不出來的「天香娘娘」賽玉環，似乎又在喉中隱隱約約地，發出了極之低弱「哼」聲！

正在此時，雲夢襄的「獅子吼」般語音，適時傳到，於耳邊響起！

萬事空神思一朗，覺得手中所握的「黑郎君」蛇身，業已滾熱發燙！

他心內一驚，臉上一熱，知道自己若非雲夢襄及時提醒，可能會坐誤良機，使「玉面鬼谷」上官明返魂無術，「白骨魔」陰素華終身抱憾！於是，萬事空牙關緊咬，把「黑郎君」的蛇身，不再控制，儘量往賽玉環的桃源洞中一送！同時在在那蛇腹下近尾七寸處的小小白點上，用力一捏一擠！

哇……

這不是蛇叫，這是人叫！

賽玉環本已穴道被制，不能轉動，但在這一聲大叫之下，却突然從床上蹦了起來！

不過雖說是蹦了起來，也只蹦起了尺許高下！

然後，重又跌落床上，一聲不響，一動不動。

雲夢襄與陰玉華，陰素華姊妹，看在眼中，自然知道這種情況定是由於「黑郎君」的全身逆鱗倒刺，一齊怒張豎起所致！

慢說「天香娘娘」賽玉環的一身功力，業已被雲夢襄廢去，就算她功力仍在，也絕對無法練到桃源洞中的那等細嫩之處，自然禁不住「黑郎君」這種罕世毒蛇周身逆鱗猛刺猛刮！

故而，適才她突然在床上蹦了起來，是因刺激太大，禁受不住地，把所有人身潛力，一齊迸發出來，人雖蹦起尺許，全身血管，却已盡爆！

餘力既竭，血管又爆，無疑於跌落床上後，立卽死去。

雲夢襄與陰家姐妹，認爲賽玉環必已死去，但却未見萬事空有甚行動，不禁頗感驚奇，由雲夢襄發話問道：「萬兄，是否大功告成，那粒『黑郎君』的丹元，可已到手？」

話完片刻，方聽得萬事空以微弱的語音答道：「雲大俠請過來吧，『黑郎君』的丹元，業……業……已到手，但……但小弟因……深仇一報，精神突萎，有點全……全身癱軟，恐……恐怕要……要等休……休息一陣，才才……才……能動彈……」

雲夢襄聞言，自然趕緊閃身縱過。

賽玉環果然已死，雲夢襄只瞟了一眼，便不再看，急急向那垂頭喪氣，精神十分萎頓的萬事空問道：「萬兄，你怎麼樣了？要不要服些補益元氣的藥物，以……」

萬事空苦笑道：「多謝雲大俠，小弟休息一會便可，不須服甚藥物，到是上官大俠中毒已久，請雲大俠趕緊把這粒『黑郎君』的丹元，餵他服下，約等半盞熱茶時分，藥力行開以後，再替他解開穴道！」

說完，便伸手遞過一粒僅如蠶豆大小的紅色圓珠。

這時，陰玉華與陰素華姊妹，因放心不下，也雙雙趕了過來。

可憐萬事空在江湖人物稱是「瀟湘俊客」之時，也是一位既具絕世風神，又具上乘武學的萬俠士，如今却因誤墮慾海，雖然妖婦已除，大仇得報，但他却似突然蒼老了五十年，甚至於一百年，衰弱得連這伸手遞過「黑郎君」丹元之舉，都好生辛苦，似乎費了莫大氣力！

雲夢襄接過了「黑郎君」的丹元，向萬事空點頭說道：「萬兄，是因積忿一消，心神頓懈，才有這種現象，你請靜靜調息，休憩一下，小弟解救了上官明兄再來。」

話完，便與陰玉華，陰素華走到上官明身邊，把那粒「黑郎君」的丹元，餵他服下。

雲夢襄因知萬事空精擅「瀟湘三絕」，熟知蛇虫禽獸之性，遂聽從他的話兒，等了約莫半盞熱茶時分，見上官明額上青筋，與雙目中的滿佈紅絲，均已消却以後才爲他診察脈象。

診察之下，發覺上官明周身氣血，果已恢復正常，遂一掌替他拍開被制穴道，但却隨手又點了他的黑甜睡穴。

陰素華驚道：「雲大俠，你這……這是作甚……」

陰玉華笑道：「素妹定是關切上官妹夫過份，才急令智昏，想不通其中道理，雲大俠是因上官妹夫先中蛇毒，亢奮太過，後又受制甚久，恐怕他元氣有傷，遂令他解毒之後，再好好睡上一覺，當可完全恢復。」

陰素華玉頰一紅，有點無以解嘲，但目光略轉之下，急手指山壁叫道：「雲大俠，玉姊，快看！」

雲夢襄與陰玉華順着陰素華的手指看去，只見萬事空不辭汚穢地，把那滿身血漬，下陰中尙拖着半截「黑郎君」蛇尾的賽玉環遺屍，緊緊抱在懷中，向山壁下的一個幽深黑洞中走去。

陰玉華表示有點驚奇地，雙眉微軒，「咦」了一聲，訝然說道：「這位萬大俠到也恢復得快，適才我看他連遞過一粒『黑郎君』丹元的力氣，都不太够，如今却又抱得動那樣肥，那樣重的賽玉環了！」

雲夢襄感慨頗深地，嘆了一口氣兒，向陰玉華搖頭苦笑說道：「陰大公主，你說錯了，萬事空不是恢復極快，而是迴光返照地，在拚

竭全身餘力！」

陰玉華驚道：「你是說他……」

雲夢襄略爲頷首，截斷了陰玉華的話頭，面色凝重，緩緩說道：「陰大公主忘了萬事空適才向『天香娘娘』賽玉環所作與她併骨大荒的許諾麼？……」

陰玉華恍然道：「對了，萬大俠是要與這妖婦併骨，以踐昔日『華清池』中的『死當同穴』之諾，我……我們應該怎……怎樣救他性命才對？……」

雲夢襄搖頭道：「此人精枯髓竭，油盡燈乾，最重要的一顆心兒，也已死了，我們不僅無法可救，即令救得了他，也只是令他多受痛苦而已，不如聽他行動，反可讓他求仁得仁，心有所安……」

說至此處，失聲一嘆又道：「這到底是緣？是孽？是情？是恨？慢說我們是局外人，就是連萬事空與賽玉環，當事之人，也未必弄得清楚？……」

陰素華忽又手指那壁下深黑山洞，向雲夢襄叫道：「雲大俠慢發議論，你看萬大俠在作甚麼？」

雲夢襄等，一齊看去，只見萬事空在洞口放下賽玉環屍體，不知伸出手指，對壁上寫些甚麼？

他們注目之際，萬事空業已寫完，重又抱起賽玉環的遺屍，走進洞內。

陰玉華道：「根據雲大俠適才所作判斷，則萬大俠定是在山壁之上，留下甚麼遺言？」

雲夢襄點點頭，道：「我們對於萬大俠的心願，可以不加阻撓，但對於他的遺言，卻不可不讀，倘若有甚未了之事，還須爲他盡力才是！」

話完，便與陰玉華陰素華姊妹，一齊向壁下洞口走去。

原來萬事空是以指代筆，蘸血爲墨，在那洞口壁上，留題了一首詩兒。

那詩兒寫的是：

「情仇緣孽一場空，併骨西荒向此中，三絕瀟湘雖小技，鴻泥留贈大英雄！」

在這首血書七絕之旁的山壁之下，還放着一本大才如掌，但厚度幾有一寸的絹面小書。

書上赫然題着「瀟湘三絕」，翻開扉頁，只見目錄上寫着第一篇虫蛇鳥獸，第二篇奇門遁甲，第三篇消息機關。

在目錄之旁，還有兩行用指甲蘸血的草書小字，寫的是：

「萬事成空，乘化歸去，留此雪泥鴻爪，以贈風流劍客，倘祈夢襄兄勿哂雕虫，莫令斯技絕世」，最後還有「士雄絕筆」四字。

雲夢襄看完「瀟湘三絕」上的血書字跡以後，雙眉微挑，向那深黑洞中揚聲叫道：「萬兄請放心安息，雲夢襄除拜登嘉貺，研習『瀟湘三絕』，以匡我不逮外，並定必尋覓資質適當之人，代兄傳藝，務使這『瀟湘三絕』，發揚光大就是！」

他的話了，深黑洞穴之中，居然有了回音，是句極爲微弱，也極爲簡單的語聲：「多謝雲兄！……」

跟着又聽得低低「呃」了一聲，此後便再無絲毫動靜！

雲夢襄何等經驗，聞聲便知萬事空因絕技付托有人，心事已了，業告自盡死去。遂搖了搖頭，向陰玉華，陰素華二女輕嘆道：「萬大俠業已化去，此處雖屬蠻荒，無甚閑人，但也不必聽任禽獸等進入洞中，毀損遺體，我們索性再費點力氣，把洞口封閉了！」

陰家姊妹自然點頭，三人便合力弄來幾塊千斤大石，把內藏萬事空與賽玉環屍體的那個深黑洞穴，堵得死死。

在他們以石堵洞之際，有兩隻大得嚇人的怪鳥，在空中振翼飛過。

陰素華笑道：「雲大俠快快點勤習那『瀟湘三絕』，倘能精於禽獸言語，設法收服上空這樣一隻巨鳥，作爲坐騎，豈不有趣得很？」

陰玉華失聲一笑，說道：「素妹胡說，禽言獸語，是何等複雜之學，要想精擅運用，豈是朝夕之功……」

誰知雲夢襄不等陰玉華話完，便連連點頭，接口揚眉說道：「陰二公主說得對，我要盡我的聰明才智下點苦功，試試在極短時日內，能否速成？因爲若有適才那樣一隻巨鳥，作爲坐騎，找起那『天慾十女』的別府『歡喜橋』來，就事半功倍的了！」

陰玉華頓足道：「哎呀，我們忘了一樁大事！」

雲夢襄倒被她嚇了一跳，目注陰玉華，詫然問道：「我們忘了何事？」

陰玉華道：「那『天香娘娘』賽玉環，是因與『天慾十女』路數差不多的慾海妖姬，或許她們雙方熟識，知道『天慾』別府『歡喜橋』的確切所在，也說不定，我們怎未憶及此事，在賽玉環的生前，問上一聲？」

雲夢襄也覺有點後悔，但因事已過去，人已死去，追悔根本無益，遂反向陰玉華安慰道：「這是由於上官兄一上來便中人算計，我們對他關懷太過，難免靈機微昧！此事已成過去，無須追悔，只要再遇見其他或正或邪的江湖人物時，莫忘記一問便可！」

說完，翻動手中的「瀟湘三絕」，看了幾行，又向陰家二女說道：「這冊『瀟湘三絕』，甚有趣味，我要好好看上一看，陰大公主與陰二公主，請去照拂上官明兄，萬一有甚麼事兒，再來叫我！」

陰家姊妹知道這位「滄海巫山」，是想倚仗他的絕代才華與超人智慧，速通禽言獸語。遂微微一笑，雙雙點頭，不再對他打擾地，離開山壁，向上官明睡處走去。

雲夢襄則就在壁下洞口，尋塊乾淨青石落坐，獨自聚精會神地，觀看那冊「瀟湘三絕」，口中並嘰哩咕嚕地，不斷發出奇異聲調。

也不知過了多久，耳邊突然聽得有人含笑叫道：「雲兄，你口中嘰哩咕嚕地，是在大作禽言？還是表達獸語，我看今後除了『滄海巫山』外，應該再替你添上一個『禽王獸主』的美號了！」

雲夢襄初聞言時，仍在出神，慢慢回過頭來，見是上官明業已安然無恙地，在對自己發話，遂把嘴唇一撮，向上官明吹出：「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一些或是停頓，或是拉長的尖銳音響。

上官明被他吹得莫明其妙，目注雲夢襄，皺眉問道：「雲兄這是作甚？是在噓鷄？抑或噓狗？你把我也當成披毛戴角的禽獸之類，來作試驗品麼？」

雲夢襄失笑道：「上官兄會錯意了，我不是拿你當作試驗品，而是在替你可惜！」

上官明聽得越發茫然，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腦袋地，詫聲問道：「替我可惜？可惜甚麼？」

雲夢襄笑道：「上官兄若是在走入那轎形大罩之前，像我適才那樣『噓…噓…』吹上幾聲，那條藏在轎頂上『白郎君』，大概就不會對你噴毒！」

上官明恍然道：「這噓聲竟可以控制蛇虫之類麼？雲兄眞是天縱奇才，短短時間內，業已有此成就！」

雲夢襄道：「我雖擅強記，並能聞一知十，觸類旁通，但能够速成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這冊『瀟湘三絕』，有條有理，寫得太好！

如此秘笈，小弟不敢自珍，上官兄與陰大公主陰二公主，若有興趣，不妨都對它參解參解，將來縱橫江湖，遊俠四海之時，可能用處多得很呢！」

上官明奇毒既解，於黑甜睡鄉中，一覺醒來，陰玉華陰素華姐妹，業已把經過情事，向他告知，故而聞言之下，立即從雲夢襄手中，接過那册「瀟湘三絕」，「哦」了一聲，含笑說道：「這『瀟湘三絕』，眞有此妙麼？我倒要看上一看！」

誰知不看還好，上官明一看之下，他立即被牢牢吸引地，不肯釋手！

雲夢襄笑道：「上官兄，我覺得對這『瀟湘三絕』，只是獨自參悟，進展仍慢，最好能兩人配合起來，一面問答，一面參研，互以心得，仔細推敲，定必事半功倍！」

陰玉華一旁聽得，含笑說道：「反正我們打算明日才進『純陽谷』去，與『氤氳神君』喬大化，作一決鬥，你們索性利用這一日一夜光陰，互相合作，對『瀟湘三絕』，仔細參詳參詳……」

上官明道：「你們……」

陰玉華不等他往下再說，便自搖搖螓首地，含笑接口說道：「我姊妹是聰明人中的笨人，比不上你們這種聰明人中的聰明人，何必夾在裏面，一齊起鬨？我們姐妹，且爲你們權充護法，沒有大事，不加驚擾，等你們有了大成，再復轉教我們，豈不反而輕鬆得多麼？」

雲夢襄想了一想，覺得在沒有遇上甚麼凶邪人物之前，確實沒有甚麼事兒，遂贊同陰玉華所提意見，點頭笑道：「好，就請陰大公主陰二公主，暫時居住護法，等我與上官兄把禽言獸語，驅役蛇虫，暨奇門陣法，消息機關等『瀟湘三絕』，參透精微之後，再讓你們身受其成便了！」

計劃既定，選了一處較高平坡，與上官明雙雙縱上，並搬過兩塊磨盤大石，神功凝處，「叭叭」兩掌，便擊碎成無數小塊。

陰素華道：「咦，你們是互相參研文縐縐的『瀟湘三絕』，又不是練甚雄渾掌力，奇奧玄功，卻先擊碎兩塊大石則甚？」

上官明含笑答道：「素妹有所不知，我與雲兄參研『瀟湘三絕』中，頗爲精奧的生死陰陽奇門遁甲之道，空言難於了解，非有實物，不易爲功，雲兄才擊了一大堆碎石，藉充擺陣之用。」

陰家姊妹，這才恍然，雙雙躍下高坡，就在坡下一小潭泉水之側，對坐低聲笑語，防範有不相干的人物撞來，對雲夢襄上官明有所滋擾！

雲夢襄與上官明不肯浪費絲毫時間，立即用那些碎石，排列門戶，參研「瀟湘三絕」書上所載的各種精奇奧妙的奇門陣法。

他們之間，已有「默契」。

所謂「默契」，就是雲夢襄與上官明均覺對於「消息機關」方面，可以留待大破「純陽谷」再加參研。

目前，他們所急於學習的是能通禽言獸語，能役蛇虫，以及能擺能解各種奇門陣法的罕見絕技！

故而，雲夢襄與上官明二人，手中不停在擺，口中不住在哼！

他們手中不停在擺，是擺生，驚，開，死，杜，景，休，傷等各種陣法門戶。……………

口中不停在哼，則是哼那些啁啁，啾啾，咕咕，唧唧的奇異聲調……

對於這一位「滄海巫山」，和一位「玉面鬼谷」來說，自然是學習奇門陣法較易，學習各種禽言獸語較難！

因爲，他們對五行八卦，兩儀，太極等學，均曾涉獵。有了底子，再求深造，自不十分陌生。

至於啁啁，啾啾，咕咕，唧唧的各種獸語禽言，卻是初次嘗試，饒他們天賦奇才，聰穎無比，也難免弄得一頭汗水！

安靜了一段時間後，怪事又生！

「啁啁，啾啾，咕咕，唧唧……」

這是各種不同獸語禽言，但卻並非「滄海巫山」雲夢襄，或「玉面鬼谷」上官明所發！

這些聲音，是甚麼呢？

是突然間自天空有無數大小飛禽，地面有無數蛇虫走獸，一齊「啁啁，啾啾，咕咕，唧唧」地，向同一方向趕去。

陰玉華陰素華姊妹因生長邊荒，幼時偶曾見識過這種場面，故而尚不十分驚異，陰素華只是輕輕「咦」了一聲，向陰玉華含笑叫道：「玉姊，記得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野人山』中曾有一次『百鳥朝凰』的奇景，不料今日重睹，並加上百獸暨蛇虫之屬，難道牠們也是去朝甚麼王麼？」

陰玉華臉色頗爲沉重地，點點頭答道：「百鳥既是朝凰，那些蛇虫百獸，自然也是去朝參甚麼希世難睹的祥瑞，或是凶惡之物！不過，依我看來，多半不是什麼罕世祥瑞，而是特殊的凶物……」

「白骨魔女」陰素華聽至此處，方發現姊姊陰玉華的臉色沉重，遂接口問道：「關于屬於祥瑞，或屬於凶物一事，玉姊是怎樣加以判斷的呢？」

陰玉華道：「此事似乎無須分析研究，只須根據直覺，便可斷言，素妹大概未曾注意到那些飛禽走獸，暨蛇虫之屬，是朝甚麼方向趕去吧？」

陰素華被陰玉華一言提醒，對那些禽獸蛇虫紛紛趕去的方向，看了一眼，恍然說道：「這些禽獸蛇虫，都是趕去『氤氳神君』喬大化所居的『純陽谷』！」

「白骨公主」陰玉華輕領螓首，說道：「除了牠們所去的方向，是『純陽谷』外，這些禽獸蛇虫的口中所發鳴聲，均不似愉悅，而似哀愁……」

陰素華不等陰玉華話完，便自已有所悟地，「唔」了一聲，說道：「這樣說來，定是喬大化爲了對付雲大俠，設法弄來了甚麼人力難敵的罕世凶物！」

陰玉華加以修正地，揚眉說道：「喬大化未必有這等本領，據我推測，多半是請來了甚麼豢有兇物，並善於調教利用禽獸蛇虫的罕世魔頭！」

陰素華道：「我們未見有人經過……」

陰玉華微微一笑說道：「『野人山』範圍極廣，喬大化有圖霸武林之意，對『純陽谷』辛苦經營，出入秘道，定必甚多，我們只截住一個方向，那裏完全看得見有無甚麼人物，出入谷內？」

陰素華翟然說道：「既然如此我來告訴雲大俠暨明哥……」

陰玉華搖了搖手，截斷陰素華的話頭，雙眉微皺，想了一想，微笑說道：「我覺得不必告訴他們，一來那豢有罕世惡物的不知來歷凶邪，既已進入『純陽谷』，則告知雲大俠與上官妹夫，也沒有用。二來，他們正在對於『瀟湘三絕』，悉心苦參，最怕中斷打擾，不如聽任他們，寧神參悟，若是有甚大成，明日到了『純陽谷』中，與那凶邪，來個大家鬥法，不也極有趣味麼？」

陰素華秀眉一挑，嬌笑說道：「玉姊這種想法，確極有趣，但願明哥與雲大俠，能倚仗蓋代才華，速成絕學……」

「啁啾……唧唧……唧唧……」

此時空中飛鳥，與地下走獸蛇虫，業已漸稀，却突然有陣奇異鳥鳴之聲，起自陰家姊妹的頭頂上方。

陰玉華與陰素華吃了一驚，雙雙抬起頭來，循着那奇異鳴聲望去。

這回發出「啁啾」聲息，不是鳥，是人！

原來雲夢襄與上官明，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手下猛擺，口中低哼之後，像是驪珠已得，雙雙面含微笑地，站起身形。

如今，雲夢襄仰面朝天，那陣「啁啾」鳥鳴，便是由他口中發出。

陰玉華想問他為何突作奇異鳥鳴，遂目注高坡之上，含笑叫道：「雲大俠……」

三字甫出，她便自行住口不語。

因為天空中突然有一點黃影，向雲夢襄所立的高坡，緩緩飛去。

到了近處，方看出那是一隻比鷹畧小，比鴿畧大，全身金黃，鈎喙鋼爪，顯得神態十分威猛的罕見鳥兒。

那隻黃鳥的神態雖猛，來勢却緩，牠飛到距離雲夢襄上官明所立處近僅數尺的一塊矗立怪石上，便自輕輕落下。

雲夢襄口中又是「啁啁啾啾」地，咕嚕了一陣，那隻黃鳥也自「啁啾」相應。

跟着，雲夢襄竟走了過去，伸手撫摸牠身上的金黃羽毛，那隻黃鳥也毫無懼怯之意，顯得與雲夢襄頗為親善。

又過一會，雲夢襄再口中低低「啁啾」幾聲，把手一揮。

那隻黃鳥便振翼沖天飛起，向「純陽谷」方向，冉冉而去。

陰家姊妹，看得呆了，直等那隻黃鳥業已飛得無踪無影，陰玉華方回過神來，向高坡之上叫道：「雲大俠與上官妹夫，你們眞是天縱奇才，當眞已把『瀟湘三絕』練成，可以和鳥兒們交朋友了麼？」

空中人影一閃，雲夢襄與上官明雙雙縱落，由雲夢襄含笑答道：「我們雖得皮毛，但因那隻黃鳥，也是通靈異物，彼此心意，遂易溝通，若換隻普通笨鳥，便將大費唇舌，並不易收到理想效果了！」

陰玉華聞言，蓁首微偏，向妹子陰素華看了一眼，苦笑說道：「素妹，看來我們是屬於笨鳥一類……」

話猶未了，上官明已面含微笑地，截斷陰玉華的話頭，接口說道：「玉姊怎麼說法？如今要想速成，時間確來不及，且等明日『純陽谷』赴會之後，包你在三五日內，學會各種鈎磔鳥語，和啁啾獸言就是。」

陰素華看着自己的新婚夫婿，嬌笑問道：「明哥，你與雲大俠既通絕學，可知適才那隻全身金黃，比鷹畧小，比鴿畧大的，是甚麼鳥兒？」

「玉面鬼谷」上官明搖頭笑道：「此鳥似甚罕見，慢說是我，就算淵博如雲兄，也不曉得牠究竟叫甚名兒？」

雲夢襄從陰素華的說話神情之上，看出她似乎話中有話，遂含笑叫道：「上官兄，你怎不向陰大公主、陰二公主請益請益？她們生長在『野人山』中，或許知道那隻通靈黃鳥的名稱來歷呢？」

上官明被他一語提醒，遂向陰素華微笑說道：「素妹，雲兄說得可對，你是明知故問地，在攷我麼？」

陰素華雙現梨渦，嫣然笑道：「那隻黃鳥，是『野人山』的深山特產，慢說別處絕無，就連偌大『野人山』中，也恐怕僅有一兩隻，不是隨時可見！」

上官明道：「此鳥何名？既是『野人山』中特產，素妹是定必知道的了。」

陰素華道：「我們『白骨砦』中，有一年老苗婆，對『野人山』中的一切怪異，太以熟悉，我也是聽她說起過這種全身金黃的似鷹非鷹怪鳥，否則，照樣茫無所知……」

語音頓處，畧一思索，又道：「據那年老苗婆所說，此鳥乃『野人山』中之最大鳥兒，雌性巨鷲。與最小鳥兒，雄性蜂雀，在極偶然機會之下，互相交配而生，每胎產卵三枚，色澤各異，一銀，一藍，一金……」

雲夢襄笑向上官明說道：「上官兄，這眞是聞所未聞的山海經，巨鷲能配小蜂，乃一奇，產卵必有定數，乃二奇，色澤又分為銀、藍、金三者，乃三奇，我們似乎可以叫牠為『三奇鳥』了。」

陰素華微微一笑，說道：「雲大俠，你這名兒，起得對了，適才那隻金黃色的鳥兒，正是叫作『三奇金鳥』！」

雲夢襄笑道：「小鷹曰隼，這名兒倒也不錯，倘若以此類推，那銀卵之中，應該孵出隻『三奇銀隼』，藍卵之中，應該孵化出隻『三奇藍隼』！」

陰素華先是搖了搖頭，後又點了點頭，目注雲夢襄，嫣然笑道：「雲大俠猜對一半。只有『三奇藍隼』，沒有『三奇銀隼』。」

雲夢襄詫道：「却是為何？」

陰素華笑道：「因為銀色卵中，永遠孵不出鳥兒來，等到『金隼』『藍隼』相繼出世時，『銀色鳥卵』也爆，但其中却只是一些水汁而已！」

上官明聽得頗有趣味，揚眉笑道：「素妹這番話兒，眞是我前所未聞……」

陰素華接口微微一笑說道：「明哥不要覺得希奇，還有更奇怪的事呢，這『三奇藍隼』和『三奇金隼』，雖係一胎同生，却性情絕不相同……」

雲夢襄一旁笑道：「常言道：『龍生九子，子子不同』，『金隼』與『藍隼』二者，莫非有善惡之分？」

陰素華頷首道：「『藍隼』性惡，『金隼』性善，『藍隼』一經長成以後，必將母鷲啄死，『金隼』亦立即與『藍隼』作殊死搏鬥，往往都是兩敗俱傷，故而無法大量孳生，在這『野人山』中，也是罕見之物！」

上官明笑道：「此鳥有何特性，素妹可知道麼？」

陰素華應聲答道：「這種『三奇隼鳥』，得父之速，得母之力，故其特性，一是飛行極速，二是力大無窮，可以抓起比其身大數倍之物！不過，『藍隼』凶鷙，『金隼』良善，雲大俠適才所遇，本是『金隼』，才肯聽任你撫弄羽毛，倘若是換了『藍隼』，雲大俠或許會在猝不及防之下，挨上牠動作如電的一記鳥爪子呢！」

雲夢襄微微一笑，說道：「陰二公主只看見『三奇金隼』，異常和順地，任我撫弄羽毛，可知道牠更飛往『純陽谷』中，替我探聽機密了麼？」

陰素華說道：「利用『三奇金隼』，刺探敵情，着實再妙不過，最低限度，牠總可以探出『純陽谷』中，究竟來了甚麼怪物，能夠引得『野人山』的一千禽獸蛇虫，都趕去對牠朝拜！」

陰玉華目注雲夢襄笑道：「雲大俠，你要那『三奇金隼』，替你去『純陽谷』中，探聽機密，從牠對你的親善神情看來，定必表示願意的了。」

雲夢襄尚未及答，上官明已在一旁，代為作答地，含笑說道：「豈僅願意効勞而已，那隻『三奇金隼』慧眼識主，從今以後，將終身追隨雲兄的了！」

陰素華笑道：「恭喜雲大俠，有了這隻飛行極速，力大無窮的『三奇金隼』，雖因容身太小，不能乘騎牠上下青冥，一日千里，但對於前去天慾別府『歡喜橋』找尋素心人之舉，定也幫助甚大了！」

不提起歐陽珊來，雲夢襄到還笑語從容，滿面得意之色，但陰素華一提此事，雲夢襄立時情愁滿面，雙眉立蹙！

陰玉華一見雲夢襄面容變色，便趕緊說話岔開話頭，向上官明笑道：「上官妹夫，你如今既通鳥語，是否已從『三奇金隼』口中，得知牠們那些大小鳥兒，飛去『純陽谷』中之舉，究係朝拜甚麼凶禽？」

上官明道：「那隻『三奇金隼』鳥兒，再怎通靈，也無法與我們人類，把意思完全溝通，何況牠尚未進得『純陽谷』中，在一半靠猜的情形下，大概『純陽谷』內，不是來了一隻罕世凶禽，就是來了一條巨大惡蟒……」

陰玉華說道：「百鳥朝凰，古有所傳，故而『純陽谷』中，若是來了一隻罕世凶禽，還有可說，但不知上官妹夫怎麼猜到來了條巨大惡蟒身上？……」

陰素華笑道：「玉姊難道忘了大蟒最愛吃鷄，假如『純陽谷』中所養的鷄鴨，不够牠吃，豈非便要把腦筋動到『野人山』中的一些野生禽鳥身上。」

陰玉華道：「這些野生禽鳥如何這樣笨法，願意趕去『純陽谷』送死？」

雲夢襄被陰家姊妹這一打岔，果然情愁漸減，側顧陰玉華道：「陰大公主，你是擅於驅遣蛇蟒之人……」

陰玉華聽他說至此處，便連連搖頭地，不等雲夢襄話完，便接口笑道：「雲大俠，你大概是由於在『高黎貢山』中，彼此初見之事，以為我擅驅蛇蟒，其實那是我手下一名婢女所精，我根本不擅此道。」

雲夢襄道：「有些蛇蟒身上，會發出一種特殊氣味，這氣味能使週圍數里，甚至於十里以外的各種鳥兒，大受引誘，趨之若鶩，但人類却無法嗅得，毫無所聞。」

陰玉華聽得突然發出「哎呀」一聲，玉容以上，也為之微微變色！

雲夢襄詫道：「陰大公主何事吃驚？」

陰玉華道：「假如上官妹夫料得不錯，『純陽谷』中，眞是來了條巨大毒蟒，則那『三奇金隼』，豈非自投死路，難免被惡蟒吸入腹內！」

上官明失笑道：「玉姊放心，剛才雲大俠沒有向你解釋清楚，那些飛去『純陽谷』，數以千百計的大小鳥兒之中，可以分為兩類。」

陰玉華向上官明看了一眼，未曾說話，但目光却流露出詢問之意。

上官明又笑道：「第一類的鳥兒，是弱者，牠們乃受了特殊氣味引誘，神智昏迷，前去送死。第二類的鳥兒，是強者，牠們乃採取物性互尅的敵對態度，去向那發出特殊氣味的惡蟒挑戰，『三奇金隼』身體雖然不大，定是屬於強者，牠若非受了雲兄和我囑咐，前往『純陽谷』中暫斂鋒芒，探聽秘密，必將和惡蟒拚命一鬥，惡蟒甚至於大吃苦頭的呢！」

陰玉華道：「『三奇金隼』若是探得什麼重大秘密，怎樣向我們報告？」

上官明道：「『三奇金隼』屬於鷹類，目力極銳，可於百丈高空之上，瞥見草內藏珠，何況我們又不會遠離『純陽谷』週圍，牠要找我們時，自然一找便着。」

陰玉華想起他們在高坡之上，堆石為陣一事，又向上官明問道：「上官妹夫，你與雲大俠研究禽言獸語之術，已有成就，但不知對於各種奇門陣法方法……」

上官明揚眉接道：「我與雲兄對各種奇門陣法之學，早曾涉獵，自然駕輕就熟，事半功倍……」

陰玉華啞然失笑道：「呀，我竟忘了上官妹夫的江湖美號，是叫『玉面鬼谷』，倘若有不懂得奇門陣法的『鬼谷子』，就是天大笑話的了！」

上官明偏過臉來，向雲夢襄笑道：「雲兄，反正我們要到明天才去『純陽谷』，如今閑得無聊，又未見有何正邪雙方的赴會人物到來，不如來個學以致用何如？」

雲夢襄會意地微微一笑，道：「上官兄是想把我們適才速成的『七曜三才陣法』，演練一番？」

上官明道：「這種陣法，異常複雜，我們目前只能具體而微地，試試它的玄妙之處！」

雲夢襄笑道：「怎樣試呢？是否請陰大公主和陰二公主等兩位……」

話猶未畢，陰素華便自連搖雙手，表示不願地，接口苦笑說道：「不幹，不幹，雲大俠莫要拿我們姊妹開心，若是被困在陣中左轉右轉，空自轉得頭昏眼花，仍無法辨清門戶，出得了陣，豈不太以丟人現眼？」

上官明失笑道：「素妹也是，包括雲兄在內，大家都是自己人，在自己人的面前，那裏談得上甚麼『丟人現眼』之語？……」

語音至此，畧畧一頓，目光西面微掃，手指右側方五六丈外的一大片嵯峨石筍，向雲夢襄含笑說道：「雲兄，那邊有好大一片的嵯峨林立石筍，可以利用，委實再妙不過！我們只消畧為移動移動，便可佈成一座具體而微，急就章的『七曜三才陣』呢！」

雲夢襄見上官明如此興緻勃勃，不便拂他之意，只得含笑答應，與上官明一同合力着手佈置。

陰素華展目望去，只見雲夢襄與上官明二人，並未大費氣力，僅僅畧為移動了數十根石筍，不禁雙眉一挑，向陰玉華耳邊，低聲說道：「玉姊，剛才我不願試，如今竟突又有點興趣了呢！我不信他們就移動了這樣幾根石筍，便能產生甚麼神奇玄妙變化？」

陰玉華笑道：「試上一試，原本無妨，最多只要施展輕功，躍上石筍頂端，不也可以出陣了麼？」

她們私語方畢，上官明已在五六丈外，高聲笑道：「玉姊，素妹，我們已把最簡單的『七曜三才陣法』佈好，你們有無興趣……」

陰玉華不等上官明的話說完，便自含笑答道：「有興趣，有興趣，素妹現在又突然有興趣了！」

一面發話，一面雙雙閃動身形，疾縱了過去。

上官明笑道：「玉姊看見沒有？那些較高石筍，便是門戶，你們隨意從任何門戶入陣均可……」

陰素華揚眉道：「我們也多少懂得一些門戶方位，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們乾脆從『死門』入陣，闖一闖看！」

說完，拉着陰玉華的手兒道：「來，姊姊，我們從西北入陣！」

陰玉華知曉陰素華一來是生性好強，二來明知雲夢襄與上官明在旁，不會有甚危險，才故意硬闖「死門」，自然不加反對，與妹子雙雙携手，從西北兩根畧較高大的石筍之間，闖進那利用大片林立石筍臨時佈成的「七曜三才陣」內。

上官明笑道：「素妹，我們佈的是顚倒陰陽，你所闖的『死門』，恰好是最適當入口，最多方位被迷，不會有任何凶險！」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雅慧制服古家堡主少堡古劍秋後，迫令他簽署悔過書，隨與小虎子約好後，偕七步凌波杜一萍離開古家堡，趕回止水莊，途次汀泗橋，投宿於杜一萍好友莊青所開設的客棧中，剛歇下不久，旋風刀吳乘風到來，說是代古劍秋送來一份禮物，交給葉雅慧，葉雅慧堅拒不收，吳乘風惱羞成怒，強欲葉雅慧收下，葉雅慧不願與他多費唇舌，願與他手底下見眞章，莊青見吳乘風無理取鬧，婉言向吳乘風勸告，杜一萍却勸阻莊青勿予插手，說是止水莊的事不願他人干預，莊青只好一笑，袖手不管——

雛鳳凌空嘯　老鷹折翼逃

「旋風刀」吳乘風眞希望莊青能插手管下去，然後拏話扣住他，至少這份禮物可以交給他代收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眞可惡，心怨之下，不由的望了「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眼，「七步凌波」杜一萍回了一陣微笑，道：「小弟接受吳兄之請，願爲雙方公證人，但願你們雙方動手過招點到爲止，自尊自重。」

「自尊自重」這四個字說得相當重，聽得「旋風刀」吳乘風耳根一熱，頭一回，不敢再與他交日正視。

葉雅慧探手腰間，解下一條金銀綫交織的腰帶，兩手分執，握在那腰帶中段部份，腰帶兩端，各繫着一對小金鈴。

葉雅慧雙手微微一震，那對小金鈴便發出一陣叮噹之聲，清脆悅耳已極。

葉雅慧輕輕抖動了一下金鈴，金鈴之聲震動了「旋風刀」吳乘風的心弦，他雙目一瞪，道：「令師把綉帶金鈴也傳給你了。」

葉雅慧微微一笑道：「晚輩對這『綉帶金鈴』是初學乍練，更從來沒有正式使用過它，如有不是之處，還請老前輩多多指教。」

「旋風刀」吳乘風單掌一立道：「老夫就以掌代刀，見識見識姑娘的『綉帶金鈴』絕學吧！」

「旋風刀」吳乘風在葉雅慧面前，乃是江湖前輩身份，空手迎敵，這是他聰明的地方，勝了不算是以大欺小，敗了更可藉口遮羞。

何況，他掌上功夫，和他仗以成名的「旋風刀」不相上下，要是雙掌勝不了她，只怕「旋風刀」也不一定穩操勝算。

葉雅慧神色一凝，道：「請！」

吳乘風道：「姑娘先請！」

葉雅慧便不再客氣，口中道了一聲：「晚輩遵命！」纖腰微擰，欺身向前，右手一抖，手中綉帶金鈴，「噹！」的一聲，歘然襲到。

「旋風刀」口中道了一聲：「來得好！」立掌如刀，右臂一揮，迎着綉帶金鈴劈出一掌。

葉雅慧右手一壓，綉帶金鈴向下一沉，堪堪讓過「旋風刀」吳乘風掌力，疾如輪飛電閃，帶着「叮噹！」之聲，纏向「旋風刀」吳乘風雙足。

「旋風刀」吳乘風垂首一顧，不禁心頭大駭，雙足一點，平飛而起，接着旋空折轉，甩臂出掌，向葉雅慧左肩打出一道凌厲的掌風。

詎料，葉雅慧身子輕便靈巧已極，猛地一提丹田眞氣，嬌軀一折，他的掌力又走了空。

「旋風刀」吳乘風的掌力走了空，但葉雅慧手中的綉帶金鈴，却有如常山之蛇，自具靈性，並不因葉雅慧的變換身形而失去變化，仍然纏繞點打而到。

「旋風刀」吳乘風身軀尙未落地，突然感到身後勁風襲體，金鈴「叮噹」之聲，已到腦後，危急之中，身子猛然向下一裁，使了一招「星沉月落」，陡然疾瀉而下，落在地上。

葉雅慧出手三招，將「旋風刀」吳乘風逼得險象環生，逃了出去，她只微微一笑，站立當場，沒有乘勝急追。

「旋風刀」吳乘風雙腳落地，霍的轉過身來，臉上是又紅又白，又羞又怒，打了一個哈哈大笑道：「止水高足，果然不同凡响！葉姑娘，也看看老夫的旋風十八斬！」

話聲一落，身子便急旋而起，帶起一陣旋風，排影如刀，向着葉雅慧和身疾快旋到。

「旋風刀」吳乘風這時已是使出了全身功力，勁道之強，實足驚人，莊青看得心神一震，悄聲道：「杜老哥，葉姑娘接得住麼？」

「七步凌波」杜一萍微微一笑道：「講修爲深厚，葉雅慧當然不是吳老兒的對手，可是，尺有所長，寸有所短，止水山莊揚名江湖，更非僥倖所至……。」

話聲未了，只見葉雅慧清嘯一聲，揮動手中綉帶金鈴，嬌軀電閃，飛快地在「旋風刀」掌勁之中盤旋遊走，「旋風刀」那强勁的掌力，竟是奈何她不得。

「旋風刀」身形快如旋風，招招連綿，一絲不懈，眞不愧那「旋風刀」之稱，只看得「七步凌波」杜一萍與莊青目眩神馳，震駭不已。

兩人這一交手下來，就是四五十招下來。

驀地，葉雅慧手中綉帶金鈴一變，妙着連發，瞬眼之間，一連向吳乘風搶攻了三十多招。

她這三十多招變化玄詭，迅捷無匹，金鈴响處，不是指向「旋風刀」的腕脈，就是點向他必救的要穴，逼得「旋風刀」吳乘風轉攻爲守，退讓不迭。

激戰之中，忽聞一聲冷哼，嬌喝，兩條交錯盤旋，疾轉如輪的人影，倏然分了開來。

只見「旋風刀」一臉鐵青，左手抱着自己右手腕，望着葉雅慧怒氣勃勃。

葉雅慧呢，却是一臉微笑着欠身道：「承讓！承讓！」

莊青哈哈一笑，叫了聲：「好。」

他這一聲「好！」叫得「旋風刀」吳乘風更是無地自容，恨恨的一頓脚，身子疾射而起，跳出院外而去。

莊青朗聲大笑道：「眞是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痛快！痛快！杜老哥，咱們該浮一大白。」端起酒杯，何止喝一杯，竟一口氣連喝了三杯。

葉雅慧雖說勝了「旋風刀」吳乘風，自己也打得甚是疲累，「旋風刀」吳乘風一去之後，便忍不住嬌吁喘喘，香汗淋淋了。

葉慧雅回到屋內，莊青竟親自替她打了一盆洗臉水，笑道：「姑娘辛苦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看得眉頭一皺道：「莊老弟，你這樣怕不要把雅慧的驕氣助長了。」

莊青笑道：「吳老兒不是好對付，如今葉姑娘竟能一鼓擊敗吳老兒，不但難能，而且可貴，值得鼓勵，什麼助長驕氣不驕氣的，年紀輕輕的，有這身本事，小弟能不敬服！」

葉雅慧歉然道：「吳老前輩功力深厚，晚輩那裏是他敵手，他不過一時輕敵，被晚輩所乘，晚輩勝來僥倖，不值方家一笑。」

莊青哈哈大笑道：「杜老哥，你聽到了沒有，葉姑娘那有半點驕氣。」

「七步凌波」杜一萍搖頭一笑道：「她要和你相處久了，就是沒有驕氣，也要被你捧出驕氣來了。」

莊青笑道：「不會的！葉姑娘比你我都明白得多，要不然，她怎能勝得了吳老兒。」

莊青又替葉雅慧倒了半杯酒，接着道：「先喝一口酒，平平氣，然後把我心裏這悶葫蘆給解了吧！」

葉雅慧螓首一垂，笑向「七步凌波」杜一萍道：「老前輩，還是請你說吧！」

「七步凌波」杜一萍慨嘆一聲道：「說來我要是有那樣的兒子，非把他活劈了不可！」於是，將葉雅慧與古劍秋交惡的情形一一告訴了莊青。

莊青臉色一變，勃然大怒道：「有這種不要臉的事，眞丟盡武林人物的臉了，還好意思再來胡纏。」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古家本來就是那類貨，不管怎樣做還說得過去，唯有『旋風刀』吳乘風本來還不錯的，竟然也爲虎作倀起來，那就太不值得了。」

莊青道：「說來也眞奇怪，誰都知道古家不是什麼好貨色，偏偏大家還愛和他們往來，我眞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笑道：「因爲你沒有和他們結交，同時他們也沒有看上你，否則，你就知道他們那副靈活的手腕了。」

莊青道：「一個小小的客棧主人，當然不在他們眼裏，幾時我倒要和他們攀攀交情，看看他們有什麼辦法攏絡我……」

驀地，話聲一歛，雙目精光陡射，暴喝一聲道：「什麼人！」身子一射而起，撲向牆頭。

莊青發動奇快，話聲出口，人已撲上了牆頭，但是他發動得快，回來得更快，只見他雙脚一點牆面，隨之悶哼了一聲，身化「老猿墜枝」，又復落回庭院中。

隨着莊青下墜的身形，只見另有一條人影，如影隨形的尾隨而下，落在庭院之

中。

莊青顯然在牆頭上吃了一點小虧，冷笑一聲，右手一探而出，向着來人肩頭上抓去……。

葉雅慧一看來人原來是小虎子，急得大叫一聲，道：「莊老前輩，手下留情，那是自己人！」

其實葉雅慧不叫，莊青又豈能傷得了小虎子，小虎子雙肩微微一幌，便已讓開了莊青忿怒之下所發的一招殺手「鷹王探爪」。

小虎子要不是飛身下落之際，已經看見了葉雅慧他們，兩人可能就已經交上手了。

葉雅慧一叫，小虎子一讓，莊青的招式落了空，回轉身來，小虎子已是抱起雙拳笑道：「失禮！失禮！不知不罪，尚請老前輩多多海涵原宥。」

莊青哈哈一笑道：「老夫多年不出手，一出手就討了一場沒趣，後生可畏，後生可畏！看來老夫眞只有守住這客棧終老了！」

葉雅慧飛身而出，笑着替小虎子引見道：「這位是莊老前輩，是這吉安客棧的東主。」

小虎子又一抱拳道：「晚輩小虎子，見過老前輩！」

葉雅慧接着說道：「小虎子是晚輩在古家堡新交的小兄弟，我們在這裏就是等他。」

莊青剛才和小虎子對手之時，暗中吃了一點小虧，見他年紀小小的，竟是這般了得，心中不勝感慨之至，臉上回答的笑意，顯得甚是苦澀。

要知道，莊青在江湖上可也不是無名之輩，人稱「鐵爪鷹王」的其實就是他，日前，因爲隱身此間，不爲外人所知道罷了。

別說別人不知道他就是「鐵爪鷹王」莊樹青，就「七步凌波」杜一萍與他相交有年，也只看出他是武林人物，而不知道他的眞正來歷。

葉雅慧一臉高興，急着問小虎子道：「虎兄弟，你爲什麼這個時候才趕來？我們還以爲你無法脫身哩！」

小虎子笑道：「葉大姊，你還說我慢，其實你們也剛到不久是不是？」

葉雅慧笑道：「雖說不久，也有半天了，我們是傍晚時分到的，你看，現在算將近初更了。」

小虎子目光閃動，掃射了一遍道：「剛才可曾有人替你送一份禮物來？」

葉雅慧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小虎子道：「你沒收那份禮物吧！」

葉雅慧冷笑一聲，道：「你就這樣看不起人，你大姊再沒出息，也不會收他那種禮物。」

小虎子一笑道：「葉大姊，你會錯小弟的意了，常言道『兵不厭詐』，其實你該收下那份禮物的。」

葉雅慧一怔道：「此話怎講？」

小虎子道：「理由很多：第一，你可以暫時穩住古劍秋，留下再去古家堡的後路……。」

葉雅慧「嗤」笑一聲，道：「古家堡還值得我再去麼！」

小虎子笑了一笑道：「小弟離開古家堡時，對你大姊的事，又作了進一步的探討，據種種跡象顯示，那位瘋老太太，極可能就是令堂！」

葉雅慧全身一震，張目大叫道：「眞的嗎？」

小虎子道：「小弟不能說有十成把握，但，至少從她身上，可以找出令堂的下落來。」

葉雅慧悔恨得跺脚不止道：「該死！該死！我眞該死！」

葉雅慧只顧和小虎子說話，竟然忘了請小虎子進屋，這時，「七步凌波」杜一萍已是忍不住走出廳來，接口道：「虎少俠，你這消息的來源可靠麼？」

小虎子「啊！」了一聲，幌身而前，迎住「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禮道：「晚輩失禮，只顧和葉大姊談話，忘了和老前輩相見了。」

大家這才回到廳中，分別就座。

「七步凌波」杜一萍輕咳一聲，道：「虎少俠，剛才你所說的話非常重要，但是一定要相當可靠……。」

小虎子道：「晚輩這消息，可說絕對可靠。」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顧葉雅慧道：「那我們連夜趕回君山從長計議如何？」

葉雅慧道：「以晚輩來說，當然是越快越好……」

日光一轉，望着小虎子，說道：「虎兄弟，你一路趕來累不累，要不要稍作休息？」

小虎子一笑道：「葉大姊，你只要能趕，小弟一定奉陪。」

葉雅慧柳眉一挑道：「好！我們馬上就走。」

莊青一笑道：「葉姑娘，何用急，喝完了這半壺酒再上路也不遲。」

葉雅慧欠身道：「多謝了，晚輩聽得家母消息，日前已是食不甘味，盛情心領，改日再來叨擾吧！」

莊青嘆息一聲道：「如此說來，老夫倒不便勉强留客了……。」

話聲微微頓了一頓，接着說道：「不過，老夫有一不情之請，尙請姑娘坦誠見教。」

葉雅慧沉吟了一下，暗暗皺了一下柳眉，勉强地點頭道：「老前輩有什麼話，晚輩洗耳恭聽。」

莊青單刀直入地道：「請問姑娘令尊可是單名一個『泰』字？」

葉雅慧驚愕地道：「老前輩你怎樣知道的？」

莊青道：「老夫原不知道葉泰兄就是令尊，是剛才從你們談話之中，推測出來的。」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笑道：「這樣說來，你與葉泰兄是老朋友了？」

莊青道：「二十年前，我們常常在一起。」

「七步凌波」杜一萍眉頭一蹙道：「與葉泰兄够得上交情的朋友，老夫差不多都認識，只有莊老弟你，老夫何以想不起來？」

莊青道：「老哥哥是貴人多忘事，當然記不起叨在交末的小弟。」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怔道：「聽你這樣說來，好像我們過去也見過面？」

莊青道：「本來就見過面。」

「七步凌波」杜一萍一楞道：「請教老弟，過去怎樣稱呼？」

莊青搖頭道：「現在不能告訴你。」

杜一萍道：「爲什麼？」

莊青道：「其中當然有道理。」

「七步凌波」杜一萍長聲一嘆道：「我們相交了好幾年，眞沒想到，你原來是個陰陽怪氣的人。」

莊青一笑道：「你老哥哥沒想到的事還多啦！」

「七步凌波」杜一萍可是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的江湖客，聞言一震，道：「難道你與老夫結交乃是別有所圖？」

莊青點了一點頭，道：「不錯，等的就是今天。」

「七步凌波」杜一萍雙眉一豎，喝聲道：「好小子，你原來也不是好東西！」

莊青泰然自若的一笑道：「老哥哥，你未免罵得太早了一點吧！」

「七步凌波」杜一萍冷笑道：「你處心積慮，圖謀老夫……。」

莊青搖手截口道：「老哥哥，你把話說得太嚴重了，小弟絕無圖謀你老哥哥的意思。」

「七步凌波」杜一萍「哼！」的一聲，道：「你不是圖謀老夫，那你所說『等的是今天』，是麼什意思？」

莊青道：「請老哥哥替小弟帶個信給止水夫人如此而已。」

「七步凌波」杜一萍不敢相信地大聲說道：「只是帶個信給她？」

莊青點頭道：「是的，只是請你替小弟帶個口信給她……。」

話鋒一頓之後，語氣一變，冷肅地接道：「請你告訴她，她和姓莊的有筆帳，該算一算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雙目一瞪道：「你要和她算帳，爲什麼不自己找她去？」

莊青道：「她不用八人大轎來迎接小弟，小弟絕不踏入她止水莊一步。」

「七步凌波」杜一萍見莊青說話的神態非常認眞，不像是開玩笑，眨了眨眼睛道：「老弟，就只這句話？」

莊青道：「就只這句話！」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你老弟究竟是何許人，也沒有一個交待？」

莊青一笑道：「不用了，她應該心裏有數。」

「七步凌波」杜一萍冷笑一聲，道：「好！老夫一定替你把話帶到。」

莊青雙拳一抱道：「多謝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對莊青顯然不高興，不再理會莊青，站起身來，招呼着小虎子和葉雅慧道：「我們回房去整理一下，立卽啓程吧！」

話聲一落，便走出大廳去了。

葉雅慧與小虎子可不能像「七步凌波」杜一萍那樣不客氣，兩人同時向莊青行了一禮，道了一聲「叨擾」，這才轉回而去。

莊青微微一笑，在他們背後叫道：「杜老哥，小弟馬上去替三位準備三匹快馬，請你消消氣吧！」

「七步凌波」杜一萍不好意思再生氣，只好哈哈一笑領了莊青的情。

一路快馬加鞭，不日到了名聞天下的岳陽樓。

一艘特製快艇，把他們送進了君山止水山莊。

君山止水莊的名氣在江湖上很是响亮，其實步入止水山莊之後，觸目所見，不過是一些普通房屋而已。

來往人士，彼此點頭微笑，一片祥和，看不出絲毫江湖習氣。

他們到得莊內客廳時，止水夫人早已在廳中等着他們了。

止水夫人據說已在五十開外，但看來只像四十許人，沒有特殊的姿色，却有着令人起敬的氣質。

止水夫人與老朋友「七步凌波」杜一萍寒暄過後，日光一轉，落向小虎子，微微一笑，道：「你就是虎少俠吧！聽說你在古家堡很是關顧小徒雅慧，老身這裏相謝了。」

小虎子抱拳一禮，道：「不敢當！晚輩向老前輩請安！」

止水夫人欠身還了半禮，一揮手道：「請坐。」

侍女奉上香茗，葉雅慧走到止水夫人面前，附耳說了幾句話，止水夫人臉色微變，日光閃動之下，望了小虎子一眼。

葉雅慧把話說完，止水夫人微微一笑，恢復了和顏悅色。

葉雅慧回身坐到了小虎子一旁，輕聲道：「虎兄弟，你給大姊帶來了家母的消息，家師今天非常高興，你有話儘管問，不用顧慮担心了。」

小虎子暗暗一笑，忖道：「我這消息多寶貴，你能對我不禮遇麼！」

小虎子心裏有了準備，站起身來，先向止水夫人行了一禮，說道：「老前輩俠名遠播，武林同欽，晚輩心儀已久，只是無緣晉謁，親領教益，深以爲憾，這次幸遇葉大姊，承蒙不棄，得附交末，並蒙引見，得親老前輩俠範，晚輩至感榮幸與快慰。」

一口氣說到這裏，已是聽得止水夫人心中非常高興，暗暗頷首不已，而對小虎子眞的另眼相看了。

微微一笑，止水夫人接話道：「少俠太客氣了，老身愧不敢當。」

小虎子話鋒一轉，道：「此外，晚輩尙有一事，有請老前輩見教！」

止水夫人含笑着道：「什麼事？你說吧！」

小虎子道：「晚輩曾聽得江湖傳言，老前輩獨門奇功『寒靈指』，在特殊運用之下，可以制止一個人的生長發育，不知此說是否確實？」

止水夫人微微頷首道：「不錯，有此可能，不過，老身從來沒有向人用過那種手法，奇怪，江湖上怎樣知道？」

小虎子疑訝地道：「老前輩從來沒有用過那種手法？」

止水夫人肯定地搖頭道：「從來沒有用過！」

小虎子緊迫一句，問道：「就是對小孩也沒有用過？」

止水夫人臉色一變，雙目之中射出二

道怒芒，望了小虎子一眼，忽然，輕聲一嘆，隱住了怒芒，儘量把語氣放得和緩道：「老身對成人都沒有用過，那會向小孩子身上下手，請少俠相信老身的爲人。」

小虎子問話之間，同時也非常注意止水夫人的情緒反應，看她雖然在盡量控制自己，但她所說的話，相當明快，不是經過思慮後說出來的推諉之言，因此，沒有理由懷疑她說的不是眞話。

小虎子相信她不是暗暗向自己下手的人，暗自吁了一口氣，道：「晚輩絕對相信老前輩的話，因此晚輩言止於此，並多謝老前輩的誠摯。」

止水夫人微微一笑，說道：「少俠爲人誠懇，所以老身不敢相欺……少俠如果沒有話問了，不知少俠可願回答老身幾個問題？」

小虎子道：「老前輩如有垂詢，晚輩樂於回稟。」

止水夫人望了葉雅慧一眼道：「聽說少俠有相當的理由，可以證明古家堡那瘋老太太就是雅慧的母親，或是知道她母親的去處的人，請少俠詳細見告如何？」

小虎子道：「談起那位瘋老太太，晚輩想先請問老前輩一事。」

「什麼事？」止水夫人接口問道。

小虎子道：「請問老前輩與葉大姊之間，除了師徒關係之外，是否另有親戚關係？」

止水夫人神情暗然的悲嘆一聲道：「不瞞少俠說，雅慧她娘就是老身同胞妹子，舍妹生下雅慧之後，她就把雅慧自小交給老身了，這倒無意之間，給雅慧逃過了一場生死大刧。」

小虎子點了一點頭，道：「再請問老前輩，令妹之禍，可是因爲得了『神武寶庫』之故？」

止水夫人訝然道：「你怎樣知道？此事江湖上知道的人並不多呀！」這一答話，已是完全承認了。

小虎子笑了一笑，道：「這原來只是晚輩的猜測之詞，有了老前輩這句話，晚輩可以肯定的說，那位瘋老太太應是令妹無疑了。」

止水夫人迷惘的望着小虎子道：「虎少俠，請道其詳。」

小虎子道：「據晚輩在古家堡調查所知，那位瘋老太太就是因爲保有『神武寶庫』之秘，才被古家堡弄去，希望獲得那藏寶之秘的。」

止水夫人神色一慘，「啊！」了一聲，道：「我可憐的妹子，這樣說來那她眞是我的妹子了。」

葉雅慧慟哭失聲地叫道：「師父，你要想辦法快快救我的娘啊！」

止水夫人凄然道：「孩子，這還要你說，師父也和你一樣心急難安。」

「七步凌波」杜一萍長嘆一聲，插咀道：「虎少俠，老夫請問你，那藏寶之秘，古家堡得到了沒有？」

小虎子猶豫了一下道：「這個晚輩就不知道了。」

葉雅慧哭聲一止，接口說道：「以晚輩推測，古家堡定然還沒有得到那藏寶之秘。」

「七步凌波」杜一萍說道：「何以見得。」

葉雅慧道：「以古家堡那批人的心黑手辣而論，他們要是得到了藏寶之秘，那還會讓家母活下去，只怕早把她老人家殺以絕口了。」

小虎子點頭道：「大姊說得是，古家堡要是得到了藏寶秘圖，絕不會讓伯母生存下去。」

止水夫人嘆息一聲，道：「以我們現在的人手實力，要向古家堡救人，談何容易，虎少俠，你對古家堡已是瞭如指掌，以你所見，我們應該如何進行，才能救出舍妹？」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更不能輕舉妄動，所以小虎子不敢輕率回答，沉思了一下，道：「此事宜三思而行，謀定而動，晚輩一時之間，尚無良策。」

止水夫人暗暗心許，忖道：「看這孩子不出，年紀小小的，就如此沉練踏實，將來年長之後，其成就必然非常，我們倒要好好的和他結交才是。」

止水夫人此念一生，意念之中已把小虎子當成大人一般對待，點頭道：「少俠少年老成，顧慮週詳，所見甚是，我們大家還是多想想，以策萬全，只是，這樣一來，老身有請少俠在敝莊屈駕，多住幾天，以便隨時請益了。」

止水夫人這一番客氣話太出大家意料之外，相顧欣然，小虎子更是受寵若驚，起座一禮道：「老前輩所命，晚輩敢不遵命，只是老前輩萬萬不可這般客氣，致令晚輩於心不安。」

葉雅慧叫了一聲，道：「師父，虎兄弟和徒兒已經姊弟相稱，你老人家也實在客氣得過份了一點，……。」

止水夫人笑道：「笨丫頭，你知道什麼，人重其才，虎少俠這份天賦才智，能不令人起敬，你妄自和他姊弟相稱，眞是太不自量了，以後不准如此無禮。」

小虎子急口接道：「不，老前輩，你把晚輩抬舉得太高了，其實晚輩學無所長，這次對令妹的事雖然能有所獲，那完全是一種機緣，……。」

止水夫人截口笑道：「虎少俠，就憑你這幾句話，如果沒有過人的才識，以你的年紀，老身就不認爲你能說得出來，少俠，老身老眼不花，這一點老身還看得出來。」

小虎子笑道：「不管怎樣說，老前輩你如果看得晚輩起就讓晚輩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玩樂吧。」

「七步凌波」杜一萍哈哈一笑道：「夫人，你這人百般好處，就是不通情達理，不管虎少俠爲人如何，他到底年紀還輕，年輕的人，自然只能和年輕人打成一片，原先老夫還担心你和虎少俠談不來，現在，你却又客氣得過份了，你這一來，怕不要把他悶死了才怪啦！」

止水夫人老臉一紅，也笑了起來道：「好！好！好！算你們人多勢衆，你們愛怎樣就怎樣吧！」

葉雅慧撒嬌地道：「那徒兒還是可以和他姊弟相稱？」

止水夫人笑道：「你看，你杜老前輩都說話了，爲師能不准麼？」

葉雅慧喜氣盈盈的一笑，道：「多謝

師父！」

水止夫人一揮手，說道：「這大的丫頭，還不知道待客之道，準備了酒宴沒有呢？」

葉雅慧「啊！」的一聲，飛也似的跑出去了。

「七步凌波」杜一萍望着小虎子一笑，道：「虎少俠，老夫現在可以問問你，你剛才打聽『寒靈指』之事的根源始末了吧？」

這事，「七步凌波」杜一萍在古家堡時就問過小虎子，當時小虎子含糊其詞過去，「七步凌波」杜一萍念念不忘，又問了起來。

小虎子既然相信止水夫人不是傷害他的人，當下便不再隱瞞，坦誠的道：「不瞞老前輩說，晚輩說的被害人就是晚輩自已，晚輩幼年之時，曾被人暗施辣手，傷了主經，所以體型無法長大。」

「七步凌波」杜一萍目放奇光，道：「少俠，今年貴庚多少？」

小虎子暗暗一皺眉頭道：「晚輩年約二十左右。」

「七步凌波」杜一萍心中怦然狂跳了起來道：「二十左右，實在年齡究竟是多少？」

小虎子訕訕的道：「晚輩身世迷離，父母是誰？出生何地？都無以稽查，所以晚輩實在多大，晚輩也不知道。」

「七步凌波」杜一萍微微一點頭，忽然暗中施展傳音神功問止水夫人道：「夫人，你看此子有點像誰？」

止水夫人暗暗「啊！」了一聲，迷惑地傳聲道：「他像誰？……。」

話聲未了，雙目陡然一凝，明白了「七步凌波」杜一萍的意思，但却搖了一搖頭道：「像倒是有點像葉泰，不過按照時間計算，那孩子只有十八歲，比他小得多，我想這是不可能的。」

「七步凌波」杜一萍欲言又止的點了一點頭，沒有再堅持自己的看法。

正好，這時葉雅慧又已跑了回來，道：「師父，大師姊二師姊她們在招呼着啦！很快就好了。」

止水夫人一笑，道：「你就比不上她們懂事。」

葉雅慧笑道：「師父，我今天情形不同呀！虎兄弟初來，我總得陪陪他吧！」

止水夫人笑罵道：「你總有理由。」笑中帶罵，憐愛之情，溢於言表，看來她對葉雅慧是特別的鍾愛。

葉雅慧忽然想起了什麼事地「啊！」了一聲，轉向「七步凌波」杜一萍道：「杜老前輩，那莊前輩的話你告訴家師了沒有？」

不待「七步凌波」杜一萍答話，止水夫人已是一震道：「什麼莊前輩？」

「七步凌波」杜一萍道：「事情是這樣的……」於是把莊青的話一一告訴了止水夫人。

止水夫人聽着聽着，臉色陡然地蒼白了起來，雙目之中，竟然現出了滾動的淚水……。

葉雅慧大叫一聲，道：「師父，你怎麼啦！」

止水夫人嬌軀微微一震，「啊！」了一聲，道：「沒有什麼……。」

她再是否認，也掩飾不了她剛才的失態，不過大家不好追問吧了。

葉雅慧話鋒一轉接着道：「那莊前輩到底是什麼人？與師父好像有着很深的嫌怨似的？」

止水夫人忽然長長的嘆了一聲，道：「他的事，以後再慢慢告訴你吧！」

止水夫人有意移轉大家視聽，打起笑容，轉問小虎子道：「虎少俠，老身還沒請教令師是那位武林奇人？」

小虎子恭聲說道：「家師自號『恨海遊魂』。」

止水夫人一臉芒然之色望着七步凌波杜一萍道：「杜兄，可知道他是誰麼？」

「七步凌波」杜一萍搖頭道：「從來沒有聽過。」

止水夫人自言自語的點頭道：「那一定是一位絕俗脫世的前輩高人了。」

小虎子微微一笑，沒有接話，因爲他從師父口中早就知道這位止水夫人對他師父誤會重重，所以還是不說明的好。

兩位如花似玉的素裝少女走了進來，目光先掃射了小虎子一眼，然後，一齊向「七步凌波」杜一萍萬福問了好，最後，才向止水夫人施禮，道：「酒宴已好，請師父肅客移駕！」

止水夫人點了一點頭，離座站了起來，指着那兩位少女向小虎子道：「虎少俠，她們兩人就是葉雅慧的師姊，顏雅靜，莊雅宜。」

小虎子抱拳一禮道：「小弟小虎子，見過兩位姊妹有禮。」

顏雅靜莊雅宜含笑還禮道：「虎兄弟，我們非常高興能認識你。」

止水夫人一聲：「請！」請他們轉向另一座精雅的小亭角。

這座亭角，建築在一塊突岩之上，背山臨水，面對着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暈夕陰，氣勢萬千的洞庭湖面。

這時，正是夕陽西下，晚霞滿空的傍晚時分，只見浮光耀金，天水一色，令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幾疑身在天上人間。

這裏不是自尋苦惱，高談塵世俗務，人間恩怨的地方，大家盡情的享受着大自然的美景，陶冶在清風明月的懷抱裏，不知不覺已是深更半夜，大家才盡興而散，各自回房就寢。

小虎子回到房中，運功調息了一陣，未及天明，已是疲備盡滌，精神奕奕了。

他想起止水夫人要他策劃拯救葉雅慧母親的重托，縈迴腦際。不知不覺，全心全意，沉浸於深思熟慮之中。

驀地，心神猛然一震，察出有人站立在房門之外，奇怪的是那人既不進來，又不離去，使他心神非常不安。

過了一陣，房外那人似是下定了決心，舉手在房門上輕輕叩了幾下。

小虎子打開房門，原來是「七步凌波」杜一萍。

這時不過四更過後五更不到，「七步凌波」杜一萍自覺不是打擾小虎子的時候，因此，不待小虎子相問，便先自訕訕的一笑道：「老夫無法入睡，因此想來和少俠談一談，干擾少俠……」（未完）

練武樓隨筆

中國武術五大器械之戟術

文 半禪居士　圖 盧令

戟有數種之多，有「雙戟」「單戟」之別，雙戟短，如三國時代典韋所用者便是，單戟有戟頭，兩側均有月牙者名爲「方天戟」，一側有月牙者是爲「畵戟」，方是眞正之戟也。

此戟傳於武昌某翁，爲六合門神鎗劉祖師所得來，一名摔子黏，今知此戟者，甚少人也。蓋戟較鎗尤爲厲害，六合門之祖師也是不易傳人，卽使有所傳者，亦不及先輩功夫之深，所以漸漸就將絕矣，半禪對於器械上之操用，亦不過是畧知梗概，惟將所知，告於愛好諸君，「戟」好比一條龍，龍身有八處，戟亦有八處，龍有頭，有口，有身，有四爪，有尾，此八處皆可以防身而又可制外物之侵犯，故龍頭能攢，龍口能刁，龍身能貼能靠，龍的爪能抓能鈎，龍尾能擺也。

戟則比龍有八處用法，譜云：「戟本是一條龍，高低裏外能斜行，裏外有貼靠，上下有刁攢」。所謂貼靠者裏爲貼，外爲靠，上爲攢，下爲刁，鎗以拿攔二着爲閉法，戟則以貼靠二着爲護法，拿攔者，裏爲拿，外爲攔，是以戟之有貼靠，尤如槍之有拿攔也，然則貼靠之用法又如何？又與槍之拿攔有何分別。例如：敵人如持槍扎來，偏裏則貼，外則靠，此爲出手二着，但如持槍向下扎來，使槍者往下一提，可以破之，如使用戟者可向下一合，亦可以破之，是名爲刁也，如自上扎來，使槍可用纏攔，使戟者以戟向上一攢，貼往槍桿往下一拉，便能破之，如能用之精而使之急，此着並無破法，戟法一着可傷敵人三處，一處面上，一處腕上，一處脅下，則敵人一命休矣，此着名爲「靑龍探爪」，此不過是舉例畧述其用法之梗概。至於變幻用法，凡一百二十反串，則見下條中矣，此戟法分六路，每路均有名目讚語，不遑俱論，其用法引四十八字，一字一法，亂串變化無窮，卽：「貼靠搜提，崩掛擢挑，截攔托化，轉還挫拉，搖撲滑押，封閉拆閃，推幌格打，掃摟搮扎，捆纏吃架，抄貫抛片，支剎刁攢，鈎躲龍翻」是也，其變化百二十反串下：搖撲護法，撲帶還法，撲搜挑法，拆撲退法，撲鈎劈法，撲冲提法，撲支扎法，撲托進法，撲貼刁法，貼提捉法，貼截攏法，撲格推法，返提靠法，反截片法，貼靠貫法，抛片摟法，推幌冲法，攢托劈法，提攢拉法，戟頭朝下，攪轉三圈進法，名曰孤樹盤根，裏轉三圈托劈法，名曰：撥草尋蛇，提劈法，戟頭朝上，搖幌轉圈，名曰：「搖旗磨旗」（裏爲搖旗，外爲磨旗）有提摟攢法，掃上摟下，名曰鐵掃把亦有烏龍擺尾之名，乃大劈戟法，下插到步，名曰懶龍翻身乃大片戟法，有黃龍占桿之名，乃裏外推法，抛戟摟法，托化劈法，提攏摟法，攏摟擐法，退步撲法，到步斜進返劈法，提攏捉法，上下幌，名曰「白蛇弄風」，一云化法，有攔提進法，外推鈎托裏劈拉，外片鈎托裏劈拉等戟法，是爲六路戟法，反串之大凡是也。戟法有推托二字，化法有鈎摟二字，招法除有刁攢二字，亦有貼靠二字，進法有抛片二字，亦有提攏及連環變化法，護法有提撩二字，習者不可不留意，凡貼必刁，凡刁必攢，凡攢必拉，凡拉必鈎，必托，凡托必劈，凡劈必摟，凡摟必提，凡提必截，凡截必抛，凡抛必帶，凡帶必還，凡還必拘，必劈是也，詩曰：「此戟本是一條龍，張牙舞爪令人驚，戟法好似龍探爪，回拉總要奔前胸，靑龍低頭托戟勢，搯住前手不放鬆，走開到步劈山勇，換手劈山不留情。」

茲將戟術一路譜，撰於本刋如下：「初手搖撲」「背身返提」「回身返截」「進步推挫轉還」「裏外三翻轉」「烏龍擺尾」「大劈鳳凰三點頭」「搖旗」「纏劈」「燕子掠水」「點脚」「崩上」「打下」「向回一帶」一路完。

讚曰：「初手搖撲最剛强，背身返提身後防，轉身翻截進右步，黃龍占桿走轉還，烏龍擺尾變頂膝，鳳凰點頭變搖旗，燕子掠水要猛急，向下朝往回急走，崩上打下防後邊，搖撲一帶頭路完。」

畫戟圖解（譜訣）

開式

這是琵琶式，凡所繪戟月牙之方向，請加留意，看淸解說，自然洞悉眞理。

開式

初手搖撲

由前式，向後開左步，同時將戟撲下，卽用月牙砍下。

初手搖撲

背身返提

不動右步，將左步收回，與右脚成一直綫，背身以戟月牙反提之。（左脚跟後向，卽將脚尖朝裏也）。

背身返提

回身翻截

回身上右步，將戟抱攏，月牙向上。

回身翻截

進步推挫轉還

開左步，偸右步，將月牙外向成圈翻出，如此連環三步。

（圖見下頁）

進步推挫轉還

裏外三轉還

裏外三轉還

上右步，成橫綫前進三步，戟身則隨身自裏向外轉還推出，月牙平行，不上向。

烏龍擺尾

烏龍擺尾

上左步，月牙後向擺開。

大劈鳳凰三點頭

大劈鳳凰三點頭

回身上右步，同時戟頭向外鈎掛劈出成右式，戟柄置左膝頭，右手固定之，左手可上下活動搖三次，月牙向下。

搖旗

搖旗

仍按前式，將戟頭裏向轉還如上式。

纏劈



纏劈

再外轉還上右步劈下。

燕子掠水

燕子掠水

上左步，將戟裏向撈回。

點脚

點脚

斜並右步，將戟頭外向成圈點下。（月牙下向）

崩上

崩上

復後向開右步，將戟崩起。（月牙下向）

打下

打下

復不動步，將戟頭點下。

向回一帶

向回一帶

再開右步，向回一帶，拖戟回走。轉身將戟前向推出如上式。

轉身頂膝

轉身頂膝

頭路戟法，至前式已終，再變轉身頂膝式，一則可為收式，一則亦可為第二路之起式也。

這一路戟法至此亦算終結，下期再講解「棍術」。

新派武俠長篇／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被困鐵室，楊玉燕、朱奇、唐嘯久候不見岳秀出宮，心知有變，毅然發動，擒下一宮女迫問出岳秀陷身天香宮，楊玉燕等強闖宮內，得到一年長宮女之助，闖進內院，制服一名大漢及一白衣少婦，唐嘯正擬向大漢施刑迫供，那年老宮女出言制止，說是問他們也沒有用，如要拯救岳秀，須往找天香妃子，楊玉燕向她詢問天香妃子刻在何處，年老宮女答稱在樓上，此際突聽一格格嬌笑傳了過來，一全身黃衣黃袍麗人自樓上下來，黃衣麗人停下笑聲，向年長宮女道：你背叛了我——

天香嚥毒藥 虎賁出牢籠

老宮女黯然說道：「老奴只是担心小姐的安危。」

黃衣麗人緩步行了過來，道：「可惜，可惜，你十年的忠誠，毀於一旦。」

忽然一揚右腕，一道白光疾飛而出，穿入老宮女的前心。

她揚手發劍，快如閃電，那老宮女雖然瞧的很清楚，但却無法閃避開這一擊。

黃衣麗人這出手一劍，不但使得老宮女中劍身亡，而且也使得楊玉燕和朱奇等；大爲驚奇。

唐嘯怔了一怔道：「好快的劍法！」

黃衣麗人淡淡一笑，說道：「你是什麼人？」

唐嘯道：「在下唐嘯。」

黃衣麗人道：「小頑童。」

唐嘯道：「想不到，我這小頑童的名字，竟然能使宮中的妃子知曉，眞是三生有幸了。」

黃衣麗人目光轉到朱奇的臉上，道：「你是胆叟朱奇。」

朱奇哈哈一笑，道：「看來，姑娘把我們的名字，都摸得很清楚了。」

黃衣麗人冷笑一聲，道：「這一位是楊玉燕楊姑娘了？」

楊玉燕道：「是！你是天香妃子。」

黃衣麗人微微一笑道：「不錯，姑娘請品評一下，小妹當不當得天香二字。」

楊玉燕道：「單以姿色而論，姑娘確然不錯。」

黃衣麗人道：「誇獎，誇獎，三位是來救岳秀的了。」

楊玉燕道：「是！」

黃衣麗人道：「我可以奉告姑娘一聲，就憑三位，救不了岳秀。」

楊玉燕道：「你是說，我們沒有機會救岳秀。」

黃衣麗人道：「不錯，你們救助他的機會不大。」

楊玉燕道：「夫人，有沒有商量的餘地。」

黃衣麗人道：「岳秀太固執——」

楊玉燕接道：「如若我能見到他，我定會盡全力勸服他，退出這場事非。」

黃衣麗人笑一笑，道：「楊姑娘太晚了，岳秀已如籠中之鳥，而且，我們也不會再給他離開此地的機會，所以，我想，你姑娘，也不用多費心機了。」

楊玉燕道：「你不放岳秀，那是逼我們拚命了。」

黃衣麗人道：「楊姑娘，除了岳秀，你們還有什麼人能够拚命，又如何一個拚法。」

唐嘯道：「你好大的口氣，這樣的瞧不起人麼？」

黃衣麗人點頭道：「小頑童，對你的刁鑽頑劣，我是早已久仰，今日給你一個機會，你出手試試吧！」

唐嘯冷冷道：「你準備如何出手？」

黃衣麗人道：「讓你試試，我要好好教訓你一頓。」

唐嘯身子一側，道：「小頑童闖南走北，見識過的高人不少，寧叫血流橫屍，也不願束手就縛。」

說話之中，忽然雙手齊出，攻向天香妃子。

黃衣麗人玉掌輕揮，瀟洒自如的化解了唐嘯的攻勢。

唐嘯怔了一怔，道：「高人——高人。」迅快的欺了上去，拳脚齊施，展開了一輪快攻。

小頑童施出了全身的解數，足影拳風，極具威勢。

楊玉燕冷眼旁觀，此刻才發覺了小頑童眞正的武功。

但見他身子如穿花蝴蝶一般，飛舞盤旋，一直圍繞着黃衣麗人。

黃衣麗人的門戶很嚴謹，也很輕鬆，毫不吃力的封開了唐嘯的攻勢。

雙手搏殺了十餘個回合之後，那黃衣麗人突然輕笑一聲，道：「小頑童，也不過如此罷了。」

掌法突然一變，一連反擊三招。

唐嘯避過了一、二兩招，但却無法避開第三招，被對方一掌，擊中左臂之上。

這一擊，力道不輕，唐嘯身不由主的退後了五步，一跤跌坐在實地之上。

朱奇奔了過去，一把扶起了唐嘯，道：「小兄弟，你傷的如何？」

唐嘯振起了精神，道：「不輕，但却要不了我的命。」

張嘴噴出了一口鮮血。

楊玉燕道：「傷在內腑麼？」

唐嘯點點頭。

楊玉燕取出兩粒藥丸，說道：「呑下去。」

唐嘯一口吃下才道：「是什麼藥？」

楊玉燕道：「專醫內傷的靈丹。」

黃衣麗人一邊冷眼旁觀，直待唐嘯服下了藥物之後，才緩緩說道：「你們那一位不服氣，可以出手試試。」

朱奇放下唐嘯，說道：「胆叟，頑童，爲江湖上忘年之交，無人不知，夫人既然能打傷了頑童，也該給老朽一點手段才是。」

黃衣麗人道：「你請吧！」

朱奇白髯無風自動，顯見內心之中的激動，已到極處，只是他故意壓制着未讓它發作出來。

黃衣麗人淡淡一笑，道：「楊玉燕，你也一齊上吧！朱奇一個人，難是我十合之敵。」

朱奇冷笑一聲道：「楊姑娘，咱們遇上了高手，請姑娘退出，招請援手，老朽阻擋他們一陣。」

黃衣麗人搖搖頭，道：「朱奇，別打逃走的算盤，那辦不到。」

楊玉燕目光轉動，不知何時，所有的窗門口處，都站了一個手執長劍的宮女。

黃衣麗人道：「別看她們都是宮女的裝束，宮女的身份，但她們確是受過高人指點的劍手，那一位不相信，不妨闖一下試試看。」

朱奇冷笑一聲，道：「看來妳一身江湖氣，怎的會得了個天香妃子的封號。」

黃衣麗人嗯了一聲，道：「朱奇，你可是覺着我這天香妃子的封號，有些不當麼？」

胆叟朱奇道：「老夫這一把年紀了，見過的南、北佳麗很多，此刻已老眼昏花，不太能辨別美醜，但老朽感覺，至少妳的氣質，沒有皇妃的尊貴，倒是像一個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

黃衣麗人道：「朱奇，你多一句輕薄的話，死亡之前，就會多受一份活罪。」

朱奇忽然一探腰，伸手由靴筒中拔出了一把匕首，道：「老夫這把年紀了，死而何憾，今天，咱們要拚一個不死不休之局。」

黃衣麗人冷笑一聲，道：「就憑你朱奇麼？」

朱奇冷冷一哼，說道：「不錯，妳請出手吧！」

黃衣麗人道：「讓你先機。」

朱奇道：「恭敬不如從命了。」擺出了門戶，準備出手。

楊玉燕高聲喝道：「住手！」

朱奇一皺眉頭，道：「楊姑娘，妳怎麼還不破圍而去。」

楊玉燕苦笑一下，說道：「走不了，如其被他們一一擊殺，倒不如合力和她一戰了。」

朱奇嗯了一聲，說道：「這個於事何補。」

楊玉燕道：「如若咱們兩個人之力，能够制服了這位天香妃子，以她交換岳侯爺。」

朱奇道：「對啊！老朽怎的竟然沒有想起來。」

楊玉燕道：「所以，咱們可以合力一戰了。」

朱奇道：「好！」

楊玉燕神情冷肅，右手拔出長劍，左手却扣住四枚蜂翼鏢，冷冷說道：「天香妃子，你要我們一齊出手，想必是，有着勝我們的把握了，不過，我們是以命相拚，這一戰，不論什麼手段，都可以施用出來了。」

望着楊玉燕臉上的堅毅和冷肅之氣，黃衣麗人，忽然打了一個寒顫，暗道：「這位大姑娘，似是已下定拚命的決心。」

楊玉燕回顧了朱奇一眼，接道：「奇老，我的生死事小，有機會就抓住這位天香妃子，她是唯一能交換大哥的人了。」

朱奇這等老江湖，一時間，竟然無法瞭解楊玉燕話中的含意，不禁一怔，道：

「燕姑娘，妳這話是……」

靜坐養傷的唐嘯忽然也站了起來，道：「我也算一個。」

朱奇道：「小兄弟，傷勢未好……」

唐嘯哈哈一笑，道：「老哥哥，我的傷勢雖然未好，但我還有搏命餘力，需知你和楊姑娘死在此地，我也一樣無法活命，爲什麼不趁着還有口氣，拚他個生死出來。」

朱奇哈哈一笑，道：「小兄弟，說的也是，咱們這一老一少，兩兄弟，來一個生死同命，那也算一段江湖佳話了。」

口中說話，事實上，兩人已擺出了攻敵的形勢。

論武功，天香妃子，確然不會把三人放在心上，但這三人有一股拚命的氣勢，却造成了一種先聲奪人殺氣。

天香妃子伸手拔出了長劍，手橫胸前，冷笑一聲，道：「好吧！三位一齊出手吧。」

楊玉燕，朱奇，互相望了一眼，正待飛身而上，突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喝道：「住手。」

楊玉燕聽得那聲音之後，幾乎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急急說道：「岳大哥。」

是岳秀，緩緩由樓上行了下來。

他神色如常，看不出驚慌之色，也沒有脫險的狼狽之情，仍是那麼從容瀟洒，鎭靜。

天香妃子呆了一呆，道：「你怎麼出來的？」

岳秀緩步行到了楊玉燕，唐嘯身側，拍拍唐嘯，和聲說道：「快坐下去，運氣調息。」

唐嘯依言坐下。

朱奇一欠身，道：「見過主人。」

岳秀向他微微一笑，說道：「你們辛苦了。」

又回頭和楊玉燕打過招呼之後，才轉向天香妃子道：「那鐵室建築的很牢固，在下不是破壁而出。」

天香妃子道：「不是破壁而出，你是怎麼出來的？」

岳秀淡淡一笑，道：「在下如何脫險而出，似是非重要的事，咱們應該談談的是，咱們之間的事，如何了結。」

天香妃子道：「你的打算呢？」

岳秀道：「在下倒是有點打算，只恐妳不肯接受。」

天香妃子道：「說說看吧！」

岳秀道：「放下你手中的兵刃，我帶你去見當今聖上，也許，妳還有活命的機會。」

天香妃子格格一笑，道：「好像我應該答應——」

岳秀接道：「那對彼此都妙。」

天香妃子道：「只可惜我不願作階下之囚，也作不了主。」

岳秀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妳也是一個聽命行事的人了？」

天香妃子道：「你岳秀難道是不用聽人之命麼？」

岳秀道：「岳秀也聽人命，不過，我自己還有自己的主見，是非正邪，我還知得清楚。」

天香妃子道：「是非正邪，見仁見智，那是一個人的看法而已，並非是絕對的事。」

岳秀輕輕哦了一聲，微笑說道：「夫人！……」

天香妃子怒聲喝叱道：「岳秀，你叫我甚麼？」

岳秀淡淡一笑，道：「叫你一聲夫人，在下已經覺着高稱了。」

天香妃子道：「目下爲止，我還是聖眷很隆的妃子，就算你是布衣侯，也該叫我一聲娘娘。」

岳秀笑一笑，道：「妳如是很眷戀這個妃子之位，那就不應該生出叛逆之心，需知這是大逆不道的事，何況，奉有聖諭，捉拿於妳。」

天香妃子道：「岳秀，老實說，和我作對，你不會有好的結果。」

岳秀道：「那是以後的事，在下想請教夫人的是，你是不是龍鳳會中人？」

天香妃子道：「龍鳳會中有很多人才，我不過是其中一名小卒。」

岳秀道：「夫人太自謙，如若只是一名小卒，怎能混入皇宮。」

天香妃子道：「岳秀，我們不希望和你作對，只要你肯撒手不管……」

岳秀接道：「夫人，因爲沒有把我害死，所以，夫人想另外一個花樣出來，一面加害於我，一面又勸我退出不管此事，算盤打的很如意啊！」

天香妃子苦笑一下，道：「岳秀，爲甚麼要苦苦迫我，你一個男子漢大丈夫，我只是一個女流之輩，就算是迫死我於你有甚麼好？」

楊玉燕冷哼一聲，道：「要賴了，你既敢造反，怎麼這樣胆小如鼠。」

天香妃子不理會楊玉燕，仍望着岳秀說道：「當今皇上，能給你些甚麼？我們照樣能辦到，他不能給你的，我們却能，要不要再想想。」

岳秀笑一笑，道：「我想得很清楚了，也領教過貴會的惡毒，威迫，利誘，貴會對岳某人，都已經施用過了。」

天香妃子道：「你是軟硬不吃啦！」

岳秀道：「嗯！夫人，如是識時務，該放下兵刃了，以妳之美，也許當今還不忍處妳於死刑。」

天香妃子道：「我眞的很美麼？」

岳秀道：「很美，可惜的是，妳只有一副好容貌……」

天香妃子道：「我如眞的很美，怎的對你岳秀全無一點誘惑之力。」

岳秀淡淡一笑，道：「夫人，一個人的外形美醜，和內在有着很大的關係，如是內在醜惡，縱有一具美麗的外形，那也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罷了。」

天香妃子道：「我就是你覺得的那種人，一具行屍走肉。」

岳秀冷漠一笑，道：「夫人，咱們今日不是論美還嬌而來，說的是國體大事，夫人是自甘受縛呢？還是要我動手。」

天香妃子道：「好逸惡勞，人都不想自甘受縛。」

岳秀道：「那很好，夫人既不甘束手就縛，那是存心一戰了。」

天香妃子道：「妳已經迫得我無路可走。」

岳秀冷笑一聲，緩步向前行走。

他瀟洒，英俊，動人芳心，但却自具有一種冷漠的威嚴。

天香妃子不自主的向後退了一步。

兩個從婢，突然仗劍而出，雙劍如電，交攻而至。

楊玉燕和朱奇，兩旁側身而上，準備出手。

但他們晚了一步，岳秀雙手齊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扣住了兩個女婢的雙腕。

只一抖，兩個女婢手中的兵刃，已到了岳秀的手中。

這時，天香妃子身後的從人，突然一擁而上，兵刃交錯，攻向岳秀。

岳秀冷笑一聲，道：「諸位當眞是想迫我開殺戒了。」

口中說話，兩手長劍已然疾如閃電一般的劃了出去。

但見寒芒飛閃，泛起一片金鐵交鳴和慘叫之聲。

就是那一刹工夫，七八個圍攻岳秀的人，全都倒了下去。

有的斷臂，有的傷腿，也有人被在前胸上劃了一劍。

只有一合，一場羣攻的搏殺，立刻停了下來。

天香妃子搖搖頭，道：「你們不是岳秀劍下敵手，都給我停下來吧！」

岳秀道：「夫人，妳自己是否還要試試。」

天香妃子道：「你武功之高，比傳言，似乎是尤過三分。」

岳秀道：「夫人，你要動手呢？還是束手就縛。」

天香妃子道：「我非你之敵，所以不能打，但我也不願甘心受縛。」

岳秀道：「你待如何？」

天香妃子道：「我想還有一條路，那就是自絕一死。」

岳秀道：「你沒有這個機會。」

天香妃子道：「有，而且，已經開始了。」

岳秀淡淡一笑，說道：「你吞下了毒藥。」

天香妃子道：「是！這是一種很强烈的毒藥，但却不是立刻發作。」

岳秀道：「沒有救治的希望麼？」

天香妃子搖一搖頭，說道：「沒有，所以，別再打算救我，在我還未毒發之前，我想問你一件事，但不會讓你吃虧，我會回答你兩件事，現在，你是可以先問一樣。」

岳秀凝神看去，發覺她臉上泛起了一陣黑氣，果然是服了劇毒之故。

如是馬鵬在場，也許還有救治之望，可惜的是馬鵬不在。

輕輕吁一口氣，道：「你們龍鳳會，難道眞的要謀篡大明的江山麼？」

天香妃子道：「不是，要大明江山的另外有人，我們只是幫幫他的忙罷了。」

岳秀道：「甚麼人？」

天香妃子道：「留到第二間吧！現在，我要你回答我一個問題。」

岳秀道：「妳很想知道我如何離開了那座鐵屋，是麼？」

天香妃子道：「對！這是道道地地的鐵壁銅牆。」

岳秀道：「有一點，夫人沒有想到，操縱那鐵壁銅牆的是人。」

天香妃子道：「不可能，他們都是對我很忠實的人。」

岳秀道：「人心多變，除了你的人幫助我之外，我沒有離開的機會。」

天香妃子道：「這倒是不錯，告訴我，甚麼人幫助你。」

岳秀道：「是甚麼人想謀篡大明的江山。」

天香妃子道：「中靖……」

只說得兩個字，身子突然一顫，倒在地上死去。

好厲害的毒藥，天香妃子死去之後，那絕美臉上，完全佈滿了黑氣。

岳秀冷眼四顧了一眼，道：「甚麼人下的手。」

楊玉燕聽得一怔，忖道：「這不是毒發而死麼？怎會有人下手？」

只聽一聲冷笑，由窗外傳了過來。道：「我……」

岳秀一幌身，整個人如一條突發的離弦之箭一般，飛射了出去。

但聞砰然，木窗碎飛，岳秀已飛落院中。

抬頭看去，但見繁星滿天，四外寂寂，那裏還有人蹤。

天香妃子死去之後，那守護在窗口的宮女，早已失去了鬥志，眼看着岳秀等飛躍而去，却無人出手攔阻。

楊玉燕緊隨岳秀身後，飛落院中，手扣着兩枚蜂翼鏢，四面瞧了一陣，低聲道：「大哥，人走了麼？」

岳秀低聲道：「我行動够快，他沒有化陣清風而去的本領，我相信他逃不過我的雙目，很可能隱在暗影之中。」

楊玉燕道：「可要燃起火把。」

岳秀道：「我仔細的觀察一陣，也許會找出他的藏身之所。……」

附在楊玉燕耳際，接口說道：「去告訴朱奇，好好的保護唐嘯，最好把他移於壁角，來人是位暗器能手，而且，施的是一種極爲細小的歹毒暗器，中人必死，所以，你也要留在室中，保護唐嘯，要熄去室中的燈火，悄然移動位置，別讓他瞧得見你。」

楊玉燕道：「小妹記下了。」

岳秀又低聲告訴了她連絡之法，楊玉燕又飛入室中。

這時，仍然不少宮女，手執長劍，站在室中。

這些人，似非親信，可能只是爲天香妃子選出的一批人手，天香妃子死後，她們就變成了一副六神無主的樣子。

楊玉燕要他們集於一處，道：「聽我之命，可恕無罪。」

這些宮女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當兒，聽得楊玉燕一說，立時棄劍投奔。

楊玉燕並未收回幾人的寶劍，緩緩說道：「現在熄去火燭，各執兵刃，聽我之命行事。」

老江湖朱奇看她處理得井井有條，心中暗暗佩服，也就未接口。

室中突然間黑了下來，楊玉燕却悄然

告訴朱奇，把唐嘯移在一處壁角。

一切都遵照岳秀的吩咐辦法，才傳出了信號。

岳秀突然間長身而起，飛上屋面，冷冷道：「朋友，用不着鬼鬼祟祟了。」

但聞暗影中，傳出一聲冷笑，道：「岳秀，看來，你是個很沉着的人。」

岳秀道：「閣下太誇獎。」

一陣衣袂飄風之聲，一條人影，疾如流星般飛上屋面。

是一個全身黑衣的人，左手執着一把長刀，背上插着一把短劍。

他劍未出鞘，但長刀上湧出來一股殺機，直迫過來。

岳秀立刻感覺到，遇上了眞正的高手了。

輕輕吁一口氣，岳秀緩緩說道：「朋友，你是甚麼人？」

黑衣人道：「你雖然不認識區區，但我却認識你？」

岳秀道：「各位抬舉岳某，把岳某的底細，早摸的很清楚了。」

黑衣人道：「他們爲你，費盡了心機，在下覺着倒可不必。」

岳秀道：「閣下的意思是——」

黑衣人道：「我的意思是，儘可和你放手一搏。」

岳秀道：「閣下此刻露面，就是這個用心了。」

黑衣人道：「確然如此。」

岳秀道：「岳秀奉陪。」

黑衣人冷冷說道：「岳秀，你一路勢如破竹而來，確有着能者無所不能的感覺，但一個人，活的太榮耀了，只怕是很難活得久遠下去。」

岳秀道：「哦！」

黑衣人道：「現在，閣下可以亮兵刃了。」

岳秀點點頭，道：「閣下的口氣，雖然太狂了一些，但可能是我岳某人一路行來遇上的勁敵之一。」

黑衣人道：「客氣，客氣。」

岳秀嘆口氣，道：「朋友，在咱們未動手前，我想先說明幾件事。」

黑衣人道：「岳兄不但武功高強，聽說，說服之力，也高人一等，在下倒也希望聽聽閣下的高見。」

岳秀道：「咱們這一戰，是要分出生死呢？還是點到爲止。」

黑衣人道：「動手相搏，難免會濺血送命，咱們既然動上了手，那就不用顧慮太多。」

言下之意，即是要以命相搏了。

岳秀點點頭，說道：「刀中劍，是一門很獨特的武功，可否告訴在下兄台的出身。」

黑衣人道：「岳秀，我不想和你攀交，也不願和你交往，這些事，似乎是用不着談了。」

岳秀道：「好吧！在下經已說完了，閣下有甚麼交代麼？」

黑衣人仰天大笑三聲，道：「岳秀，你似乎一定有勝我的把握了。」

岳秀道：「我感受到你的藝業不凡，但我自信能够應付得了。」

黑衣人道：「好狂的口氣。」長刀一擺，劈了出去。

岳秀手中執着奪來的長劍，一招「玄鳥劃沙」，長劍橫裏遞出，硬接下一劍。

但聞噹的一聲大震，硬接了那黑衣人一招。

長刀上的力道很大，幾乎震飛了岳秀手中的寶劍。

岳秀心頭微微震動，這一招，不止發覺了這黑衣人的兵刃上的奇幻變化，而且，也發覺了這黑衣人有着很紮實的內功。

那黑衣人也有着震動的感覺，刀上之力未能震飛岳秀手中的長劍，也發覺了這人不是浪得虛名。

兩人心中在想，手却未停，那黑衣人，刀、劍已出鞘，劍交織成一片綿密不絕的攻勢。

這是岳秀出道以來，第一次遇上的勁敵，刀，劍交錯的變化，迫的岳秀全無還手之力。

旁觀的朱奇和楊玉燕，更是看的暗暗驚心，自他們和岳秀相視以來，看岳秀對敵，從未超過三招，這一次，竟然搏殺數十招，使岳秀沒有還手之力。

但岳秀之能，也使那黑衣人驚震，他一上手，就用出刀，劍合擊之術，竟然未能把岳秀迫退一步。

刀和劍，組成了連波衝擊的劍氣，刀罡，但岳秀的防守，有如一堵銅牆鐵壁，竟然無法突破分厘。

黑衣人一口氣，攻出了三十六刀，一十八劍，一掄刀劍配合的招術用完，才露出了一個破綻。

岳秀突然挺劍進擊，劍光如電，連攻了三招。

（未完）

下期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怪嬰」 上官庸·著

一個甫出世的嬰兒，被生母從十餘樓高空拋了下來，腦漿迸裂而死，親眼看到那嬰兒死狀的警員，嚇得險些昏死過去，究竟那嬰兒之死狀如何恐怖？而十七歲的母親，爲何忍心將之謀殺？

由於這樁「殺嬰案」引出了一個波譎雲詭，聳人聽聞的奇情故事，牽涉之廣，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下期刊出，敬祈留意。

彩色國語奇情風趣浪漫大喜劇

監製人 黃素卿






導演



鄧光榮 領銜主演

江楓 領銜主演

汪萍 特別情商客串主演

唐菁 領銜主演

唐菁 沈殿霞 梁蘭思 胡楓 歐陽莎菲 陳琼美 馬劍棠 徐風

曹達華 羅蘭 苗嘉麗 鍾叮噹 邱莉 施君黛 高峰 鄺美寶 關聰 桃麗絲 黃新 西瓜刨 鄭愛華

音樂 顧嘉輝

製片 黃文

楓德影業公司創業鉅製